

世界少年文学名著珍藏版

初刻拍案惊奇

初刻拍案惊奇

世界少年文学名著百部

警世通言

喻世明言

醒世恒言

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

目 录

导读

一、陈御史智判金钗案.....	003
二、羊角哀舍命报知己.....	015
三、吴保安弃家赎友.....	021
四、裴晋公义还原配.....	026
五、金玉奴棒打情郎.....	033
六、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040
七、俞伯牙摔琴报知音.....	050
八、吕大郎行善保全家.....	056
九、李白醉写吓蛮书.....	064
十、钝秀才苦尽甘来.....	072
十一、唐解元化名点秋香.....	079
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087
十三、王娇鸾百年长恨.....	097
十四、两知县齐心助孤女.....	105
十五、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111
十六、灌园叟遇花逢仙女.....	117
十七、钱秀才代兄相亲.....	127
十八、卢秀才高傲遭横祸.....	137
十九、李勉穷途遇侠客.....	148
二十、蔡小姐忍辱报仇.....	159
二十一、文若虚遇巧洞庭红.....	168
二十二、怀私怨恶仆告主.....	177

二十三、潘富翁炼丹赔金银.....	186
二十四、郭刺史船破变艄公.....	194
二十五、崔俊臣重见芙蓉画.....	202
二十六、守财奴到头一场空.....	210
二十七、十三郎五岁见天子.....	217
二十八、赵县君假意送黄柑.....	225
二十九、女秀才移花接木.....	235

导读

北宋时的城市繁荣发达，百业兴隆城市市民阶层空前壮大，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贪婪感到不满，对荣华富贵的生活又极其向往。这种矛盾逐渐形成了一种既反封建又不能彻底反抗的市民意识，与这种特殊意识相应的话本文学也慢慢由雏形向成熟发展。话本作为一种平民文学，其语言通俗、感情真挚、人物形象丰富。后来，在话本的基础上多产生了拟话本。话本或拟话本主题多元化，或以人文主义的思想去歌颂友谊、抨击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摧残；或对王侯贵族、地主恶霸的种种罪恶行径和腐败生活进行深刻讽刺；或借助神话的幻想情节表达出对专制统治的憎恨和追求自由的思想。尽管作品没能脱离当时的文化背景的影响，难免掺杂忠义、宿命虚无等封建落后因素，但从不同侧面和切点将一个腐朽的封建社会以剖面形式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明朝末年，冯梦龙搜集了大量话本，拟话本、撷取其中优秀的部分，编成了流传至今的《古今小说》集，其中又分三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亦称“三言”。

本书选取“三言”中优秀的篇章，并力求使语言更加通俗，同时对其中的方言与口头俗语也略作改动，以期提高其可读性。

一、御史智判金钗案

在江西赣州石城县，有一鲁姓人，曾做到“廉宪”的官，此人为官清廉，人称为“鲁白水”。而鲁廉宪同县有个姓顾的人，做过“金(q i n)事”的官，两家几代和好，而鲁家儿鲁学曾与顾家女阿秀订婚，故两家都以亲家互称。

殊不料，没过几年，鲁廉宪和夫人相继患病逝世，只剩下可怜的儿子学曾孤苦伶仃地在老家过日子，家里穷得只有几间破房子，实徒四壁还缺吃少穷的。

顾金事眼见女婿穷得不像人样，就想要退亲，他私下与夫人孟氏商量说：“鲁家现在一贫如洗，还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把咱女儿迎娶过去。还不如给阿秀另选个好婆家，也不至于误了女儿的终身大事。”孟氏说：“鲁家人虽穷，可两人从小就定下的这门亲事，怎么好说退婚的事呢？”顾金事又说：“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现在就可以差人到鲁家催鲁学曾马上准备彩礼来迎娶女儿，他怎么说也是官家出身，为了面子，不好开口说‘没钱’两字，可实际上那穷鬼又拿不出钱，自然而然呢只好情愿先退婚了。”

孟夫人把金事要退婚这事说给女儿听，阿秀很伤心地说：“父亲大人真是贪贫爱富，不讲道理。婚姻大事哪能只凭钱财？我就是不答应！”孟氏说：“现在你爹爹要去鲁家完婚，他若觉得娶不起而情愿退亲的话，那么你又怎么办？”阿秀很气愤地说：“我活着时是鲁公子的人，死了仍是鲁家的鬼！爹爹如真逼迫鲁公子退亲，那我情愿去死！”

孟夫人知道女儿态度强硬，怕她万一真的要寻死，就想了

一个法子，打算先瞒着金事私下里把鲁公子叫来，先给他些银子，好让他把阿秀迎娶过去。正巧赶上顾金事到东庄去收租子，要过好几天才能回来，孟氏就和女儿商量好，又把管花园的老欧也叫过来，让他偷偷去请鲁公子到园子后门来相见。

老欧头来到鲁家后，一看，那家是确实穷得揭不开锅，鲁公子这回又到他的姑母家借米去了，他家里只剩下一个烧火的白发婆婆。鲁学曾这个姑母家姓梁，而他姑父早去世了，表哥梁尚宾则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一家三口，日子还过得挺美的。所以鲁公子得以常去讨点吃的穿的。老欧知道公子不在家，就对那屋里白发婆婆说明夫人的意思，又吩咐道：“夫人说了，趁老爷子这几天出门在外，请鲁公子赶紧去，有要事跟他说，叫他从前园门进去。”白发婆婆觉得这事拖不得，又不好让别人去告诉鲁公子，老欧刚走，她老人家自己就一跌一撞地去了梁家。

梁妈妈被告知了这件好事，高兴得马上叫侄儿抓紧时间去顾家。鲁公子也乐得手舞足蹈的，只是衣服褴褛，不好意思去见未来的岳母，就开口向表哥借衣服穿。他这表哥梁尚宾是个不安本分的人，听说顾家要表弟过去，就马上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于是对鲁公子说：“衣服有是有，可天色这么晚了，就你去顾家不太好。你想想，那官家墙院不知深浅未明，你岳母虽有事对你说，但是仆人不一定能知道，万一把你当贼抓了起来，岂不惹出诸多麻烦。依我看呀，不如改为明天白天去吧。”鲁公子觉得此话有道理，就听信了他的，当晚就住在姑母家。梁尚宾还对他说：“我今晚要到东庄去，因为有要事跟人家商量，就不能陪你了。”说着，跑进自己屋里，换了套新衣裳，悄悄一个人出门，径直来到城里顾阿秀家去了。

回头再说孟夫人呢，当晚让老欧早早就开了花园后门，等

候鲁公子。天一黑，老欧就见一个衣冠整洁的年轻人在园门口走来走去的。老欧问：“请问您是鲁公子吧？”梁尚宾马上鞠了个躬答道：“正是在下。因老夫人召见，特地来到这里。请您去通报。”

老园公赶忙去通知老夫人，孟夫人让管家婆把公子请到内室相见。梁尚宾就跟着那婆子过去了。这个梁尚宾啊，一来是小户人家，没机会见过顾家这种富贵豪华的摆场，二来没文化修养，三来自知是个假货，心虚，所以一见孟夫人就心里发慌，说话粗鲁，也不知如何行礼。孟夫人也有些怀疑：奇怪！这女婿怎么没个官家的子弟的样子。可又转念一想，不能怪他，人穷志短嘛，他穷得发慌，又头一次见丈母娘，难免慌忙紧张，就马上又可怜起他来了。

孟夫人让人摆上酒宴，让女儿出来跟公子说话。这假公子见阿秀人长得这么标致招人，心里不禁一阵阵发痒，恨不得在老夫人面前就亲她一口。夫人开始把她们母女俩的心意向他说了，吃过饭后，就叫仆人收拾好铺盖，还让丫鬟们送假公子到东厢房去住。孟夫人取出了八十两银子、两对银杯，加上十六件金首饰，交给女儿，说：“现在娘手里就只有这些，你亲自去交到公子手里，做结婚时的费用。”阿秀当然不好意思去了，孟夫人又说：“你一定要亲自去，用夫妻之情感动他。否则，他一个穷孩子家，不懂理事，自己的婚姻大事也不放在心上，若让人给哄骗了，把这钱花掉，岂不白费了做娘的一片苦心？”阿秀只好答应了。

在半夜里，孟夫人就让管家婆把小姐送到东厢房与公子说话，并吩咐说：“你送她到后，就在门口静候，好让他们说话方便。”管家婆很快答应了，按要求只把小姐送到门口，然后看着小姐进去，而自己守在门外。

假公子一见了阿秀，心里有说不尽高兴，并甜言蜜语相送，小姐也挺大方的，两个人聊了半天话。阿秀把她娘给的银子和首饰一并递给了假公子，还说出父亲提出的要退亲的事，不觉得泪流满面，假公子也顺势装出伤心叹气的样子，假惺惺地给小姐擦泪，也趁机抓住小姐亲热了一回，阿秀害怕管家婆和丫鬟们听到，也不好叫喊，无可奈何的顺从了他。

梁尚宾占了便宜后，便放走阿秀，自己则乐滋滋地很快进入了梦乡。天就要亮了，他从床上爬起来，也不敢打招呼，不忘揣起昨晚阿秀交给的那些银子和诸多的首饰，急匆匆地从后园门溜了出来。他边走边美滋滋地想：“啧啧！太便宜了！白白骗到一个官家小姐，还白得了这么多白银子，也没露出半点马脚来，真是天下最美的事！可是，表弟今天如果去顾家就不妙了，我想法子耽误他一两天，先拖住他，等顾金事回家了，他就不敢去了。这样，我做的这事岂不干干净净，神不知鬼不觉的！”主意已定，他高兴地跑到酒店里，要了几个好菜，独自喝个痛快，一直到午后才回家。

再说梁妈妈见梁尚宾彻夜不归，鲁学曾总是催着，她也着急了，让人到东村去找他儿子，可是不见他的踪影。她又到了儿媳田氏的房子里找她儿子的衣服，田氏说，他自己的衣服自己收着，也没留下钥匙。田氏知道丈夫成天不干好事，常跟他生气，衣服也就自管自的。梁妈妈没法，只能干等着。姑侄俩正等得心急，见梁尚宾满面春风地进屋来了。梁妈妈就指着他的鼻尖骂道：“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你表弟在家里专等你的衣服呢，你倒流浪出去干脆不回来了！”梁尚宾不说话，笑嘻嘻地跑回自己屋里，把阿秀送的金银首饰藏好了，才出来跟表弟说：“我被些小事给缠住了，所以耽搁了表弟一天时间，不要见怪。你看，现在天又晚了，还不如明天再去吧。”梁妈妈

又骂他道：“你赶快把衣服拿出来给你表弟，好让他去干正事。你管他今天明天干啥？真是个十足的不务正业的东西！”

鲁公子则不好意思地低声说：“表兄，除了借衣服，鞋子也要借。”梁尚宾见他要借鞋子，心中窃喜，想正好借此机会再拖他一天，就说：“倒是有一双青缎子鞋，但在间壁的皮匠家里上底，今晚我就去催回来，明天你再穿上去吧。”鲁公子没法了，只得又住了一夜。

到第二天，梁尚宾又推说头疼，一直睡到早饭后才起床，把自己的衣服鞋袜给了公子。鲁公子把衣物包好，梁妈妈又送给他些米、菜，并让庄客送他回家，吩咐说：“学曾，亲事说好后，就来给姑妈说声，省得挂念。”

梁尚宾借机把鲁公子送出在门外，说：“兄弟到顾家去时要小心，谁知道他们把你叫去是好还是歹。依我看呀，反正是他家请你去的，还不如直接从前门进去，你若是从后门去，万一顾家有计划要暗算你，也没外人知道，挺危险的。”鲁公子是个老实人，哪里料到梁尚宾这是在害他，还说：“哥哥说的也是，我就从前门直接进去好了。”

鲁公子回到家后，从头到脚仔细打扮了一番，径直来到了顾家大门前。看大门的人不认识他，不肯放他进去，说：“老爷到东庄去了，还没回来。”鲁公子毕竟还是个官宦子弟，就不慌不忙地说：“你可去通报老夫人，就说鲁某在这里。”老门公不知他有何贵干，说：“老爷不在家，我也不敢去乱传话。”鲁公子仍然很斯文很有礼节地说：“是老夫人让我来的，劳驾你去通报就是了。”

门公见他不像坏人的样子，就进去通报。孟夫人听了，不禁吃了一惊，心想他前天晚上才来过，为什么现在又来了？忙叫管家婆把人领到正厅坐下。管家婆见了鲁公子，慌忙去报告

老夫人说：“这个公子是假冒的，不是前天的那个脸儿。前夜见的那个人是黑黑的、胖胖的；现在的这个却是白白的、瘦瘦的”。孟夫人不相信，说：“哪会有这等事？我自己去看。”

孟夫人亲自到厅上一看，果然如此。孟夫人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叫管家婆先退出去，自己仔细地问他的家事，鲁公子答得不差毫厘。孟夫人前天见到那假公子时，就有过怀疑，如今见这鲁公子眉清目秀，谈吐文雅，才知道他是真公子，脑子里乱如麻团，好半天才缓过神来，问他为啥今天才来。鲁公子不好意思说等人借衣服，就说道：“因家中有事脱不开身，所以今天才来。”

孟夫人像失了魂似的，跑过去告诉女儿这怪事。阿秀听了，惊得像个泥人一样呆了大半天，不觉又慌又羞，又恼又气，想了想前夜的事，银子被骗走倒是小事，可自己和那冒充的贼人亲热的事却脱不掉了。阿秀一句话也说不出，心里早已做下了自杀的打算。

孟夫人让阿秀去见鲁公子，阿秀说啥也不肯去见，只隔着个帘子让管家婆把话传给公子说：“公子不该今天才来的，辜负了我们母女的一片苦心。”鲁公子解释说确实是急事脱不开身，阿秀还说：“三天前我还是你的人；可今天你来迟了，我这里就只有两只金钗、一对金钏送你作个纪念了，请公子还是另选佳偶吧。”就让管家婆把金钗钏给公子，公子哪里明白小姐心里的苦衷，还以为她后悔了，就不肯收那金钗钏。阿秀说：“公子请收下吧，不久你就会明白一切的。你快请回吧，留在这里对你没好处！”说完就哭着进去了。

鲁公子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忽听里边乱了套，丫鬟们气喘吁吁地跑来叫道：“老夫人，大事不好了！快去救小姐！”“孟夫人吓出一身冷汗，管家婆赶快把她搀扶到阿秀房里，只

见阿秀已经上吊自尽了。孟夫人哭得像泪人似的，手忙脚乱地让人抢救，可是小姐已经断了气，一切挽救都不回来了。

鲁公子听到了哭声，也跑到阿秀房里，只见床上直挺挺地躺着死小姐，顿时如万箭穿心痛苦万分，放声大哭。孟夫人止住泪劝道：“贤婿，此处不能久留，快请回吧，否则会连累你的。”管家婆把那两样首饰装进了鲁公子的衣袋里，扯着他走了。孟夫人一边安排着阿秀入殓，一边派人去叫顾金事回来，只跟他说阿秀不愿与鲁公子断绝关系，所以才自缢身死的，顾金事后悔莫及，痛哭了一场，就安排埋葬了女儿。

再说鲁公子，失魂落魄地出了顾家，回家后又是伤心，却百思不得其解，阿秀为啥要寻短见。第二天，他就把借的衣服鞋袜给表哥送去，梁尚宾一听说他来了，赶快躲到一边睡大觉去了。鲁公子就给姑妈说起了顾小姐上吊自尽的事，梁妈妈惊吓得差点瘫倒在地上，很伤心地掉了一回泪，打发侄儿吃完饭走了。

梁尚宾看见表弟回去后，就来问他母亲：“表弟到顾家去过了吗？”梁妈妈说：“昨天去的，也不知咋回事儿，那小姐就怪他去晚了，就抹脖子自尽了。”梁尚宾不禁失声大叫：“哎呀！可惜啊！这么标致的小姐！”梁妈妈瞪大眼睛惊奇地问：“你见过这小姐？”梁尚宾一下子脸涨得通红，料想已无法遮掩什么，只好把自己假冒公子的事全说了。梁妈妈这一惊还真是不小，气得顿时昏死过去。梁尚宾赶忙摇醒她，梁妈妈才睁开眼，愤怒地一把扯住儿子的头发，臭骂道：“你这个伤天害理的禽兽！居然做出这样的恶毒勾当！你的婚事还亏得你舅舅帮你促成，这次你却坏了你表弟的姻缘，又害了人家顾小姐一条命！”梁妈妈不停歇地说着，千禽兽、万禽兽，哭骂着没个完。

梁尚宾想回到自己房去，可妻子田氏也知道了这事，关上门就是不让他进，在屋里骂道：“你这个不仁不义的小人，不久会自有报应的，你不得好死！从此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是你，我是我，别想连累人！”梁尚宾一脚就把门踢开，用力揪住妻子的头发就打。梁妈妈跑过来喝住儿子，田氏哭喊着要死要活，梁妈妈劝不住她，就叫了顶轿子先送她回娘家去了。

梁妈妈又是惊又是气，还怕事情露马脚，儿子要吃官司，竟一病不起，不几天就断气了。田氏从娘家赶回来奔婆婆的丧，却又被梁尚宾痛骂了一顿。田氏说：“你干了亏心事，气死了老娘。若不是为了奔丧，我发誓永世也不见你！你干脆休了我吧！我宁可一辈子守寡，也不会跟你这狼心狗肺的人了！”梁尚宾还真的写了休书交给田氏，从此二人就算断绝了夫妻关系。田氏拜过婆婆的灵位，还痛哭了一场，回娘家去了。

再说孟夫人，等女儿下葬了，心情也平静了些，又回过头仔细地想：给鲁公子送信儿的人是老欧，把那黑胖汉子从后园领来的人也是老欧，可见这个老头不是他跟人同谋作案，也一定是他走漏了风声，被那贼人知道了来冒充。于是，她趁丈夫离家，把老欧头叫过来审问，老欧百口难辩，夫人还以为他死赖，喝令手下人把老欧推倒在地，并重打三十板子，直打得个老园公皮开肉绽。”

一天，顾金事有事要叫老欧，却见老欧躺在床上哼哼咕咕，就问他被打的缘故，老欧只好把夫人如何差他去请鲁公子，如何把那黑胖汉子接回家，夜里与夫人小姐约会的事，一一道来。顾金事气得直吹胡子，拍案大叫道：“原来如此！”马上坐上轿，就到县里把这事报告了知县，并请求处死鲁学曾，给女儿抵命。

知县派人把鲁学曾抓来，当堂审问。鲁学曾拒不承认他曾

去过后园，知县就叫老欧作证。老欧一是因为那天天黑看不清，二是顾金事吩咐过他该怎么说，所以就一口咬定那天夜里到顾家去的就是鲁学曾。知县也不再怀疑，下令给鲁公子用刑，鲁公子被重刑拷打，实在是受不住，只得提供假供说：“孟老夫人好意把我叫去，还给了金钗钿作为资助，我当夜见阿秀长得标致，就起了邪心，就霸占了她。第三天我又去敲诈，而使阿秀羞愤自杀。”知县叫人录下口供，将鲁公子打进死牢，把他的案卷呈报给上级。一段时间，这件事在石城县成了头条新闻，街谈巷议，到处在传说。顾金事认为自家出尽了丑，对鲁公子愈加恼怒，下决心一定要将他置之于死地。

眼看鲁公子已没有活路了，可天无绝人之路，当时有个京官叫陈濂，奉旨到江西督察，他善于分析冤案疑案，常能翻定案、起死案，反过来惩治那些昏官的罪，因此官员们听见他的名字都十分害怕，唯恐被陈御史查出自己错判的案子。在赣州督察这几天，陈御史让将各县的犯人全押来，依次重审。重审到鲁学曾一案时，看了口供与金钗钿之后，询问鲁学曾：“这金钗钿可是顾小姐同你初识时送给你的吗？”鲁公子急忙说：“小人仅去过一次。”陈御史迷惑地问：“那你的供词上所说第三天你又去了顾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鲁公子赶忙说供词是假的，又将到顾家去的情况与屈打招供的过程全都向御史讲了。御史想：孟夫人专门叫他去，哪可能只赠送他金钗钿？现依阿秀的口气推理，肯定有人先前去冒充，先骗了钱后又骗到了人，要不然阿秀一定不会自尽！”

陈御史又将老欧提来审问，老欧也把前因后果讲了一遍。陈御史听毕，又问鲁公子：“你家离城多远？”公子答道：“不太远，离城北门仅十里。”御史拍案叫道：“大胆鲁学曾！你说得到信后三天才到顾家，这就不对了。你岳母专门叫你去，

有此等的好事，离城又不远，为什么拖延了三天才去？”鲁公子慌忙说：“请老爷息怒！”赶忙把跟表哥借衣服的经过讲了一通。御史紧接着又问：“你表哥是谁？家住何处？叫什么名字？他可知道你借衣服的用途吗？”鲁学曾依次答道：“表哥叫梁尚宾，庄户人，家居城北十里的梁庄。他也知道我借他衣服是为了去见顾家小姐。”御史这时在心中已有数了，让众人全都退堂，明日再审。第二天他叫人挂起了牌子，称自己身体有恙，暂停工作。

再说梁尚宾，听说鲁公子已被县里抓去押入死囚，心里倒宽松了许多。一日，他听见门外喧嚷，往外一瞧，看见一个卖布的商人，头戴白孝帽，身着孝服，正在和围着他的人说话。听他自己说，他是南昌人，家中老父去世了，要星夜赶回，他手中有几百匹布还没有卖掉，如果谁全买去，他情愿多赔些价卖给他。

梁尚宾认为这个买卖挺便宜，就与客人讨价侃价，最终讲定价钱是一百七十两银子。梁尚宾说：“我手中现银不够，但有几件金银首饰，行吗？”客人开始是不肯，后来见梁尚宾实在没现银，也只得说：“没办法，首饰算个公道价吧。”梁尚宾拿出一百两银子，又将首饰拿来，叫众人估价，折算为七十两，一起交给了客人，自己将布搬到家里。

梁尚宾认为这买卖大有赚头，还高兴得飞上天了，哪料想那个卖布的人是陈御史化装的。他对外说有病，停止理案，暗中却叫中军官聂千安排好这些布匹，来到梁家门口，诱梁尚宾出门，但梁尚宾还蒙在鼓里呢。回到衙门，陈御史马上填上一张逮捕证。叫聂千户将梁尚宾捉拿归案，一边通知顾僉事马上到赣州府相会。梁尚宾被押到赣州，顾僉事也就到了。陈御史对顾僉事说：“你女儿的命案，今天就真相大白于天下了。”

让门子拿出来一个匣子，取出了许多首饰，让顾金事认领。顾金事认出是自家的东西，惊奇地问：“这是从哪里来的？”御史说：“阿秀小姐的死因，全部在这几件东西上。现在你看我审问就明白了。”

御史让人把鲁学曾、梁尚宾都带上来，猛地拍了拍惊堂木，厉声斥道：“梁尚宾！看你在顾家干的好事！”梁尚宾如同听到了晴天霹雳，双腿已经发抖了，嘴中还在抵赖。御史叫门子将首饰放到他面前，问：“这些东西从何而来？”梁尚宾抬着一睨，这个问官正是那个卖布的商人，顿时耷拉下脑袋，无可奈何地说：“小人该死。”御史说：“我也不用大刑了。你从实招来，免得受刑！”梁尚宾在证据面前也就无法抵赖，不得不把作案过程全部供认了。

陈御史命手下把梁尚宾重打八十军棍，打得个梁尚宾喊爹叫娘，血肉模糊。御史又让人把鲁学曾的刑具都取下来套在他的身上，按强奸罪、诈骗罪处他死刑，命押回本县，立即处斩。那四百匹布追回，银子与首饰叫顾金事带回，金钗钿判给鲁学曾作学费，马上释放他回家。

顾金事听了审判，惊骇不已，谢恩不已。末了还对御史说：“另有一事需请大人明察。我家的首饰一定还有几件在梁家，他的妻子必然知情，望大人一起追回。”御史说：“这个不难。”立刻写了个文书，叫石城县严审梁妻。

石城县知县从狱中提出梁尚宾，问：“你老婆姓氏名谁？你们是不是同案？”梁尚宾正恼恨妻子，说：“老婆田氏贪财，是同案。”田氏的哥哥在县里当差，闻听了此信，马上回家通报给妹妹。田氏十分镇定地说：“哥哥不用害怕，我自有分寸。”

田氏立刻带上梁尚宾写的一纸休书，叫了一顶轿子，前往顾金事家去了。孟夫人一时眼花，还认为是阿秀回来了。等田

氏走近孟夫人跟前，孟夫人才看清楚是个陌生的漂亮妇人，不免心中一惊。忙问：“你是谁？”田氏说：“我本是梁尚宾之妻田氏，因恶夫做那些伤天害理勾当，怕遭受他的连累，预先跟他离异了。顾老爷本人还不知道呢，现请夫人救命，首饰他确实没交给我。”

夫人见田氏说话一派正气，令人敬重，马上就又想起女儿，痛哭起来，丫鬟死劝活劝总算止住了哭。孟夫人拿住田氏的手问：“你爹娘安在吗？”田氏说她双亲早已经去世，夫人就说：“我现在举目无亲，见到了你就像见到阿秀一样，你肯不肯做我的干女儿？”田氏马上跪倒在地说：“如果能服侍夫人，是我一生的万幸。”因此，夫人就收田氏做了顾家的义女。

顾佺事一回到家，听说田氏早就与梁尚宾离了婚，夫人又收她做了干女儿，就立即写了一封信，包括田氏的休书派人送到县里，请求县里不要再提审田氏了。事情忙毕之后，顾佺事想到鲁公子无辜受侮，即可怜他，又后悔自己不该如此待他。想来想去，他决定将义女田氏许配给鲁公子，权作对鲁公子的一点补偿。

顾佺事到鲁公子家提亲，只说新娘是自己刚过继来的远房侄女儿。孟夫人对田氏讲亲，也只说新郎是个秀才。所以，一直呆到入了洞房之后，田氏这才知道丈夫就是鲁公子，鲁公子也才明白妻子原来就是梁尚宾的前妻。从此之后，夫妻双双和睦相处，十分亲密。顾佺事也只这一个义女，在他夫妻俩过世后，鲁公子就成了他的家产继承人。

二、羊角哀舍命报知己

战国时期，楚国国王十分看重读书人，天下智者贤士都争相投奔他。在西羌积石山中有一个叫左伯桃的人，他勤奋饱览群书，具有济世安民的才学，听说楚王遍求天下英才，就凑了点盘缠，背起一袋子书前到楚国。走到陕西，正当隆冬季节，风雪交加，他顶风冒雪走了一天，衣服全都淋湿了。到了黄昏，左伯桃想寻个人家住下，看见竹林中有一户人家，从破窗里透出灯光，就走上去一看，是个矮篱笆墙围着小茅草屋，左伯桃敲了敲木门，草屋里出来一个男子。左伯桃道明了来意，那人热情地将他让进屋里。

小屋中只有一张床，床上堆满了好多书，一看就知道那人是读书人。小屋的主人抱来了一些竹子，烧起火来，给伯桃烘烤衣服，伯桃攀问了他姓名，那人说：“小生我姓羊，名角哀。自幼父母早逝，独自居住在这里，只会读书，田也不会种。”羊角哀给伯桃烤干了衣服之后，做了点便饭给他吃，晚上就同他睡在一张床上。两个人一旦谈起学问，就讲个没完，一夜也没入睡。雨接连下了两三天，羊角哀也挽留伯桃住了两三天，两人讲得异常投机，只恨相见太晚，于是就结为玉兰，伯桃长角哀五岁，角哀就拜他为兄。

雨停下了，伯桃就对角哀说：“楚王求贤若渴，贤弟能有这样的才华，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去投奔他？”羊角哀因此就高兴地带上路费与开粮，同伯桃一起走向南方。

跋涉了两天，到了歧阳地方，路费用完了，只余下半包干粮，天又下起了大雪，北风吹得雪片乱飞。两人问了问一个打

柴的老夫，老汉说往前方圆百里之内渺无人烟，全是深山旷野，虎狼逡巡。

伯桃问角哀：“我们是去还是不去？”羊角哀坚定地说：“既然已经到了这里，我们还是继续往前赶吧。”又行走了一天，两人夜间栖宿在一座古墓的墓道中，衣服单薄，寒风彻骨，大雪仍在下个不停。伯桃说：“估计再往前百里肯定也不会有人家，眼下只剩这点干粮了，衣服又如此单薄，假如我们兄弟二人同去的话，即使冻不死，也会饿死。我看不如这样：你的身体远比我结实，我将衣服脱下让你一个人穿上，你自己带上这点干粮，加紧赶路，或许能赶到楚国。我实在走不动了，宁可死在这里。等兄弟见到了楚王，他肯定会重用你，到那时再来安葬我也不晚。”

角哀异常生气地说：“岂有此理！我兄弟虽不是父母所生，可义气胜过亲兄弟，我怎能把你扔下，自己去寻求功名！”坚决扶起伯桃又艰难地往前走。

刚走几里，伯桃冻得嘴唇发黑，上牙直打下牙，说：“风雪这么大，我实在走不动了！”角哀搀着他走到一个背风的小山坡坐了下来。伯桃让角哀去捡点柴火取取暖，等角哀找了柴火回来一看，只见伯桃将全身的衣服都脱了下来，放在一起。角哀大吃一惊，惊问：“兄长，你这在干什么？”伯桃哆哆嗦嗦着嘴唇说：“我再三考虑，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你赶快穿上我的衣服，带走全部干粮走吧，你千万不要再耽误了自己，我就呆在这里等死好了。”

羊角哀给他又披上衣服，抱住他痛哭说：“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永不能分离呢？”伯桃摇摇头说：“如果都冻死在这里，我们的尸骨谁埋？”角哀流着泪说：“既然如此，我情愿脱下我的衣服，让哥哥穿上，兄弟甘愿死在这里！”伯桃还是

摇摇头：“我身体不好，贤弟体格健壮，又比我有才干，你一旦见到楚王，肯定给你高官。我死了不重要，贤弟不要久留于此，你快走吧！”

羊角哀坚决不肯离开，说：“我决不能让哥哥饿死在这旷野中，独自一人去取功名利禄，做不仁少义的人！”伯桃已经得全身有气无力了，吃力地说：“我打西羌出发，途中遇到你，一见如故，因此邀你同去楚国。今天如叫贤弟也死在这里，这是我的罪过啊！”说罢，要马上跳崖自尽。角哀抱住他，哭泣着又给他再披上衣服，伯桃将衣服推开。羊角哀再要劝告时，只见伯桃已四肢僵硬，脸也全青了，连话也说不出口，只是用劲挥挥手，让角哀赶快走。

羊角哀用衣服将他裹起来，但伯桃已经奄奄一息了。羊角哀悲痛万分，自忖着：“我若久居在这里，也一定会冻死，那样谁来安葬我们呢？”因此在雪地上向伯桃大哭着跪拜道：“兄弟我只得一人走了，望您在阴世能保佑我能到楚国。我得了功名后，一定来厚葬大哥！”伯桃尽力睁开眼点了点头，一会儿就咽下了气。羊角哀穿上伯桃的衣服，带上干粮，一步一回头地哀伤而去。

羊角哀坚忍着严寒，半饱半饥，总算来到了楚国。楚王在宫门外特设了一座宾馆，命上大夫裴仲接纳天下贤才。羊角哀来到宾馆正门前，正逢裴仲下车，角哀忙上前施礼。裴仲见角哀衣衫虽破旧，但气度不凡，也就还了一礼，问：“贤士从何处来？”角哀说：“小生名叫羊角哀，雍州人。听说贵国广招贤士，特来投奔。”裴仲就将他领进宾馆，让他换了套新衣，吃饭休息，先安顿下来。

翌天，裴仲考他学问，角哀对答如流。裴仲大喜，马上领他去晋见楚王。楚王询问他富国强兵的计策，他讲了一条又一

条，全适合当时楚国的国情。楚王异常高兴，当即拜羊角哀为中大夫，赏给他百两黄金，百匹彩缎。羊角哀痛哭着谢恩，楚王感到非常惊奇，问他为什么这样悲伤，他就将左伯桃脱衣给他、而自己冻死途中的经过哭诉了一遍。楚王十分惋惜，问羊角哀有何要求，羊角哀说：“只请大王准臣几天假，等我将伯桃兄安葬后，再给大王效力。”楚王于是追认左伯桃为中大夫，还赏赐了埋葬之费，另外还派了好多人坐上马车与羊角哀同去。

羊角哀辞别了楚王，径直奔伯桃冻死之地，觅到了他的尸体。只见伯桃的面目还鲜活如生，羊角哀哭拜了一阵子之后，用香水洗净伯桃的尸体，给他穿戴好中大夫的官衣官帽，装殓进楠木棺内，寻来乡间的父老找墓地埋葬。下葬后，他又于伯桃坟墓的四围筑起了砖墙，栽上树，在墓前又建了一所祭堂，雕塑了伯桃的像，派专人看守。

当夜，羊角哀就住于祭堂中。夜深了，他正独自在灯下黯然神伤，忽然吹来一阵阴风，灯灭了一瞬，但接着又亮了，灯影下走来一个人，隐隐约约还带有哭声。角哀喝道：“干什么的？”那人没答话，角哀仔细一瞧，正是伯桃！羊角哀大惊，问：“兄长的阴魂因何来见我，一定发生什么事！”伯桃说：“感谢兄弟前来埋葬了我，但我的坟墓与荆轲的相连。这个人在世时，因行刺秦王不成被杀，他的朋友高渐离把他的尸体埋于这里。他的魂魄十分威猛，每晚都持剑来骂我说：‘你这个冻死的小人，怎么将坟墓安于我上首，夺了我的风水？如不赶紧迁走，我就将你的尸体弄出来抛于野外！’因此，我特意来告诉贤弟，快把我的坟墓迁到别处，以免抛尸之祸。”羊角哀还要问，阴魂突然不见了，角哀忙要去追，忽然惊醒过来，原来只是在祭堂里做了一个梦。

第二天，角哀问附近的乡人，他们果然说在松荫下荆轲墓，

在墓前还有荆庙。高渐离正是此地人，荆轲在秦国被杀，抛尸野外，就是他把尸体偷来埋于这里的。荆轲常常显灵，因此当地人就在这里给他建了庙，四季祭拜，求他降福。

角哀听完，更加相信梦中的事确是真的，于是径直奔荆轲庙，指着他的牌位大骂道：“你仅是燕国的一个匹夫，到秦国行刺不成被杀，竟敢还在这里惊动百姓，让人祭拜；我兄长左伯桃是当代豪杰，是仁义之士，你怎敢去逼迫他？你若再如此，我就毁掉你的庙，拆掉你的坟！”骂完，又来到伯桃墓前说：“荆轲如果敢再来逼你，你就告诉你，我会扒了他的坟。”

当夜，羊角哀点上灯等着，伯桃果然哽咽着来了。他对角哀说：“十分感谢贤弟对我的特意关照，但荆轲的随从众多，全是当地农民献的纸人。你也可做些草人，用彩纸扎成衣服，并让他们手持兵器，到我墓前烧掉，到时草人就会来帮助我，不受荆轲的侵害了。”说完就不见了。

羊角哀连夜让人扎了许多草人，剪了一些彩纸作衣裳，都让它们拿着纸扎的刀枪，前往伯桃墓前焚烧。角哀在祭拜时说：“如果这样有铲，请兄长来告诉我一声，我好放心。”羊角哀当夜又依旧住在伯桃祭堂里，隐约听见厮杀之声。他出来一看，只见伯桃跑过来对他说道：“兄弟烧的那些持刀草人，只会呐喊，不能打仗，荆轲又得到高渐离相助，我一个人对付不了他俩。兄弟你虽然勇猛，但不能和阴鬼斗。不久我的尸体将被他们抛出坟墓，望贤弟还是尽快把坟迁走吧。”羊角哀说：“请哥哥先回去，我自有良策。”

第二天，羊角哀又走进荆轲庙中大骂，砸毁了荆轲的塑像，还要放火烧庙。当地人知道后，都来苦苦哀求，说怕触犯了荆轲，降祸于他们。羊角哀也没办法，回到伯桃祭堂之后，向楚王写了一封信说：“假若没有伯桃兄，我肯定早就命归九泉了。

感谢大王对我的厚待，可我不能报效大王了，等我来世再相报！”信发出后，他来到伯桃墓前大哭了一场，对从人说：“我兄遭荆轲所逼，无处安身，我宁愿去做鬼，去帮助他战胜荆轲。你们将我的坟墓埋在他的下首，让我们永远在一起。”说完，就拔剑自杀了。

时夜二更时分，风雨大作，雷电交加，杀声震天动地。羊角哀的随从清早起来一看，只见荆轲的墓已被震裂，白骨散了一地，荆轲庙也着了火，化为一片白地。

当地人见状大惊，立刻到羊角哀、左伯桃的墓前去祭拜。楚王知晓这件事后，也为羊、左二人的深情厚谊所感动，马上派一名大臣前去给羊角哀建庙，亲自题写“忠义之祠”四个大字作为庙名。之后当地人个年都祭拜羊、左二人，香火一直兴盛不断。

三、保安弃家赎友

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人叫郭仲翔，宰相郭震的侄儿，他文武全才，豪侠仗义，但为人高傲，不愿向权贵低头，所以无人举荐他做官。他的父母见他年龄够大了，还是功难成，名不就，便写了一封书信，派他到京城去找伯父郭震。

当时南方少数民族建有南诏国，常常掳掠唐朝的州县，掠夺财物，拐走汉人。为此，皇帝特派李蒙作姚州都督，镇守姚州，征讨南诏。郭震见侄儿来投奔自己，就托李蒙说：“我侄儿仲翔，颇有才干，假使让他跟你同去，等到你破敌建功，请让他立点小功名。”说完就叫仲翔出来与李将军相见，李蒙见郭仲翔果然仪表堂堂，又是宰相的侄儿，心中十分欢喜，当即任命他做行军判官。

仲翔告别了伯父，就随李蒙启程了。来到剑南地方，仲翔收到一位同乡的信。这位同乡是吴保安，时任遂州的方义县尉，这人尽管没与仲翔见过面，但也知道他讲义气，肯帮助人，因此他写了这封信，讲他任期已满，没地方官做，因此请仲翔推荐他在军中谋个差使。郭仲翔看了信之后，感慨地说：“这人与我从未谋过面，但向我提出这种要求，可见他深知我的为人，是我未曾谋面的知己了。大丈夫遇到了知己，怎能不为他出力？”因此就向李蒙举荐吴保安，请求将他调来营中来任用。李都督同意了，当下任命吴保安为官记。

李蒙刚打发人将任命书去送给吴保安，忽然有探马来报：南诏人又进入内地来了！李都督马上传令星夜进军，刚到姚州，就遇上敌兵，在肆意抢掠财物，见大军突然杀到，顿时四散乱

窜，不成队伍。李蒙带领大军乘胜追击，一直赶出了五十里开外。

这时，郭仲翔建议说：“今天这些南诏的蛮人被我们追得溃不成军，将军的威名已经立下了，他们也不敢轻易再来犯了，我认为我们现在应及时班师返回姚州，若再深入蛮地的话，恐怕会陷入他们的埋伏。”李蒙说：“凭这种蛮子，懂什么埋伏用兵？”也不听郭仲翔的建议，下令继续追击。追着追着，但前面忽然就没有了路，大家正在疑惑，忽然山谷中金鼓齐鸣，南诏兵漫山遍野杀了过来。唐兵陷入重围，无处可逃，不多时全军覆没了。最后李蒙自杀，郭仲翔与不少将士被蛮兵抓了去。

南诏人抓到汉人俘虏，全分给各洞洞主当奴隶，任他们驱使奴役。这一回，郭仲翔被他们掠去后，被分给了洞主乌罗。南诏人将他们严密看守，但同时又允许这些被俘的汉人给中原通信，让家里拿银钱来赎。如谁是当官的，或谁家有钱，要的赎价也就高。郭仲翔身为唐军判官，又是宰相的侄儿，所以南诏人给他定的赎价也就特别高，要一千匹绢。

仲翔想：“这一千匹绢的赎价，肯定只有伯父才能操办。可关山遥远，怎么将信让人送去？”想着想着，他忽然回想到吴保安：“幸亏他没有及时赶来军中，要不然也避免不了这场灭顶之灾。我虽与他从未见过面，但前几日，他仅给我写了个字，我就推荐他去做官记，今天如要用他，他一定肯出力。如今他大约已来到了姚州，我不如央求他将我的信带到长安，交给我的伯父。”因此，他就给吴保安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他在蛮洞中受到的非人折磨，请求保安马上到长安去告诉他伯父郭宰相，尽快来赎人。信写完之后，恰好有个姚州的解粮官被赎放回，仲翔就托他顺便将信捎给吴保安。眼看着解粮官逃出魔掌，回姚州去了，想到自己还不知要苦熬到什么时候，仲翔如

万箭穿心。

再说吴保安，收到李蒙都督任命为军管记的任命书后，明白是郭仲翔推荐的，心中非常感激。他把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小儿子留在遂州，仅带上一个仆人，赶忙上路，赶赴姚州任职。但刚到姚州，就听见李都督阵亡的消息，保安十分震惊，再四处奔波打听仲翔的消息，但都不知生死下落。他正在焦急，那个解粮官回到了姚州，带来了仲翔给吴保安的信，保安拆开看过之后，悲痛不已，就马上写了封回信，答应去长安告诉郭宰相，让仲翔放心。他把信交给解粮官，让解粮官找人送到南诏，就马上收拾行李，急忙赶往长安。

姚州离长安三四千里，吴保安一路奔波劳苦，路上正好经过遂州，他也不回家去看看妻子小儿，径直奔到长安去找郭震宰相。但谁知到相府一问，郭震早在一月前已去世，全家人都回老家为他安葬去了。吴保安只得单身赶回遂州，见到妻子，放声大哭，妻子张氏忙问他因何这样悲伤，保安就把郭仲翔身陷蛮中的事叙说一遍，同妻子商量说：“我想将他赎回来，但家里没有这么多的钱？但一想到他在蛮中日夜的盼望，我心中就十分不安！”说完又哭起来。张氏劝他说：“他力小势微，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要过于伤心了。”保安摇着头说道：“我先前仅是偶然地给他写了一封短信，他就全力推荐了我；今天他在生死一线，我怎能忍心辜负他呢？如赎不回仲翔，我今生誓不为人！”

吴保安卖掉了家中所有财产，也只够二百匹绢，另外那八百匹怎么办呢？他就丢下妻儿，前往姚州附近去经商，想一来可以挣些钱，二来也可随时知道郭仲翔的情况。他身穿破衣，粗茶淡饭，整日东奔西走，费好大劲挣够了一百匹绢，就全都寄存到姚州府库里，自己一文也不花，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挣钱，马上救出仲翔！他连妻儿都忘了，整整奔起了十多个年头，但一共攒了七百匹绢，还差三百匹凑不够数。

另外，再说吴保安的妻子张氏，携带着年幼的儿子孤单单地在遂州住了十个，刚开始还有人看吴保安当过县尉的薄面子，周济他们母子一些，但后来这么多年都没保安的消息，也无人再理他们了。娘儿俩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张氏就携带上十一岁的儿子前往姚州寻找在丈夫。

途经乌蒙山，盘费就用尽了，张氏坐在山下悲苦难禁放声大哭。这时，新任姚州都督杨安居恰好从这里路过，问明了张氏母子的遭遇之后，感叹说：“吴保安乃天下义士啊！”就带上他们一起来到姚州，派人安顿下来。

杨安居来到姚州，就派人四处去寻找吴保安，不过几天就找到了。他将吴保安迎到都督府中，热情款待，说：“我听说古人有刎颈之交，今天总算亲眼目睹到了！”您的爱妻和儿子全在旅馆里，您去那里同她们叙叙十年分别之情吧，你还差多少匹绢，我会去全力办好的。”吴保安说：“我对朋友尽心，是分内的事，怎么能麻烦您呢？”杨安居说：“我只是仰慕您的义气，所以才要帮您赎出朋友，谈不上什么麻烦不麻烦。”便取出四百匹绢，赠给了保安，并送给他鞍马，让他前去蛮中。保安大喜，也顾不上前往旅馆看望妻儿，带让一千一百匹绢，就骑马直奔南招边界。

再说郭仲翔先在乌罗部下，洞主让他喂养战象，每天也只给吃一顿饭，还不时挨打受骂。仲翔思乡心切，趁乌罗外出之机，撒腿向北逃走。但没跑多远，就被南诏人抓了回去，又转卖给南洞洞主为新丁。这个新丁最狠毒，稍不如意，就用皮鞭抽打促翔，经常打得他皮开肉绽。仲翔再次逃跑，又被新丁部下捉回去，卖给南方另外一个洞主。那个洞主叫菩萨蛮，他知

道仲翔曾多次逃跑，就将他的双脚分别钉在两块木板上，日常就拖着两块板行走，两脚被钉的地方，浓血常流，真比在地狱还要惨！

乌罗洞主见内地有人前来赎郭仲翔，已带够了一千匹绢，十分高兴，就派部下到菩萨蛮那里去将仲翔再买回来。菩萨蛮让部下将郭仲翔脚上的板子取下来，但钉子和肉已长在一起，拔出来时血流如柱，比刚钉上时更难忍，仲翔当即就痛昏了过去。在醒过来后，他也无法走路，几个蛮人不得不把他抬到乌罗洞中。

吴保安将一千匹绢交给乌罗，乌罗将仲翔还给了吴保安。这两个生死之交的朋友，到今天首次见面，他们相对言，抱头痛哭了起来。哭了一场，吴保安让仲翔骑在马上，自己则牵着马，慢慢走回了姚州。

杨都督亲自出城迎接他们，给仲翔洗了澡，换了衣服，又命军医给他治伤。疗养了一个多月之后，仲翔渐渐恢复了健康，吴保安这才同妻儿相见。十年分别，孩子都十一岁了，他的妻子也老了，全家团聚，又是大哭一场。杨安居十分敬重吴保安的这种为朋友的义举，上书长安朝廷，褒扬他弃家赎友的事迹，朝廷提升保安任嘉州丞之职，仲翔亲送他到姚州界口，痛哭悲别。

郭仲翔后来又出任蔚州参军，后听说吴保安已在嘉州去世，便不远千里赶到嘉州，亲自将吴保安的骨灰运到老家安葬，还对他披麻戴孝，守灵哭丧。忙完了丧事之后，仲翔见保安的妻儿贫穷无依，就上书给朝廷，愿把自己的官职让给保安的儿子吴天佑。此时，吴保安的事迹早已在京城广为流传，朝廷也被仲翔的报答朋友的诚意所感动，特意任命吴天佑为岚谷县尉，仲翔仍官任原职。

四、裴晋公义还原配

唐朝有个大臣名叫裴度，他在唐宪宗时平定了叛乱，功劳显著，被任命为宰相，封为晋国公，人们都恭称他为“裴晋公”。

在叛乱必平定后，宪宗皇帝认为天下太平无事了，就大肆征发民工，大规模地修建楼堂殿宇，人民叫苦连天。裴多次诚恳地劝谏皇上应该爱护百姓，但那皇帝老儿就是不理，只是听信两个奸臣的话，将国家搞得一团糟。裴度不愿与奸臣们沆瀣一气，同做一朝之臣，就上表请辞官。不料，皇上不但不许，反而疑心他辞官想要回家组织造反，对他十分提防。这一来，裴度就再不敢提辞官的事了，只好挂个宰相的空名，在家饮酒作乐，打发日子。以前他有权有势时，地方官员为了利益讨好他，除了送给他大量财物外，或是用高价购买、或是为权势所迫，弄来大批能歌善舞的歌女献给他。裴度其实并不喜欢那些女孩子，可又怕退回他们，会让那些官员失去面子，怀恨在心，就不得不暂时收下。如今，他闲着无事可做了，就叫歌女天天给他表演，自己则成天喝着酒观看，这样做，一来是为了解闷，二是为了向皇上表示自己只是个图安逸的人，决没有造反之心，好让皇上安心。

在这群歌女中，有一人名叫黄小娥的，长得特别出众。小娥原籍晋州万泉县人，父亲是一个太学生。黄太学生有个同乡名唐碧，曾任过龙宗县尉，后来升任到南方为越州的会稽郡守。唐碧尚在家乡晋州时，就征得了黄太学的同意，同黄小娥订了婚。但只因为那时小娥年龄还小，唐碧又要去远方做官，所以没有来得及完婚。小娥长到了十八岁，出落得如花似玉，又能

娴熟地操作演奏许多乐器，美名传遍了晋州。

谁知，正是这美名给小娥带来了灾祸。当时的晋州刺史为了巴结裴晋公，就在他所属的各县选出一队六人的歌舞班子进献长安，已经选够了五人，还缺一位出色的领头人。听说黄小娥既有美貌又能歌善舞，刺史觉得十分中意，于是拿出了三十万钱，命万泉县县令将小娥招来。万泉县令只顾去奉承晋州刺史，立刻派人到黄太学家去说了这个命令。

黄太学听了，坚决不拒绝，说：“小女已经订婚好长时间了，马上要出嫁了，岂能卖出去给人家去当歌女？”来人再三强求，黄太学坚辞不就。县令得知软的不行，就决定来硬的。一天，他打听到清明节这天黄太学一家将去扫墓，只会留小娥在家，就亲自带上了一班人来到黄家，搜出黄小娥，将三十万钱扔在黄家，权作为小娥的身价，将小娥拖进轿里，送到刺史那里交了差。

黄太学扫完墓回家来，知道女儿已被县里抢走了，急忙跑到县里要人，但县里说已送到了州里，他又跑到刺史那里，苦苦哀求放了他女儿，刺史却厚着脸皮诞笑道：“你女儿又漂亮，还会歌舞弹奏，进了相府一定得宠，难道不比做一般人的妻子好吗？再说你已收下了我的六十万钱，为什么不把钱给了你的女婿，以让他另外娶妻呢？”黄太学哭诉道：“县令趁我不在家，抢起我的小女，将三十万钱扔在我家。我今天只来领女儿回去，不要钱。”刺史大怒道：“你这人可真不讲道理？什么三十万，那是六十万！你卖了女儿，竟敢瞒过三十万钱？你女儿如今已送到裴相国那里去了，想要你自己去要吧，在这里闹也没用！”黄太学瞧见刺史既发怒又要赖，也不敢再开口，忍着一肚子气，含泪出了衙门。他在晋州呆了几天，再也没听到女儿的音信，只得噙泪回家去了。

晋州刺史将那六位姑娘弄到手之后，又花了许多金银，买来一些衣服首饰，将她们打扮得像天仙一般，又弄来全套乐器，逼她们整天在衙内来演练，等到裴相国生日那天，就把她们当贺礼送去了。尽管晋州刺史费了那么多心机，原本想得到裴相国的欢心，但谁知，裴相国府中各地献来的歌姬美女多得不计其数，晋州刺史送的，裴相国并不看在眼里，敢从没留意过她们。

再说唐碧，这年在会稽任期已到，该去京师长安候补了，他猛想到未婚妻黄小娥也长大了，就先回家结婚，再进京候职。

回到万泉县家中，他去叩拜岳父黄太学，还没等唐碧开口，黄太学就将女儿被抢送去想府的事全告诉了他。唐碧听了，血气直涌，气得咬牙切齿，吼道：“我一个堂堂男子汉大丈夫，连妻子都无法保全，还活着做什么！”黄太学悲泣着劝他说：“贤婿如今年富力强，又有干才，将来一定会有好姻缘的。是我女儿不福气，你也不要过于悲伤，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唐碧怒气难消，要到县府、州衙去告状，黄太学劝住他说：“人已经送到相府去了，理论也没用。这事已经牵涉到裴相国，他现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一旦不高兴，你的前途就毁了。”黄太学让人把县令留下的三十万钱全抬出来，交给唐碧说：“这些钱请你拿走另聘佳偶吧，你当初所送的聘礼，那副玉镯小女身边戴着，如今不能归还给你了。你要以自己的前程为重，千万不要再为这事烦心了。”

唐碧痛苦不堪，说：“我将近三十岁了还没结婚，最终失去了小娥这样一个好妻子，这是我贪图区区官位，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如今后悔也迟了。我今后再也不想娶妻，也不会去想什么当官前程了！”说毕，也不收那三十万钱，就告辞而去了。

第二天，黄太学又亲自到唐碧家中去，再三劝说他到京师候补，等得了官后再谈婚事，唐碧就是不肯去，老丈人就一连几天到唐家劝说。唐碧知道老丈人的一片诚意，一再考虑，在家这么苦闷，到京城走一趟也好，就选定日期，雇了只小船去长安。黄太学前来送行，将那三十万钱悄悄地放在他船上，吩咐随从先不要告诉主人，开船两天后才对他说，到京都后就可利用这些钱讨个美官。唐碧在路途中见了那三十万钱，又难过了一阵子，嘱咐仆人说：“这些黄家卖女儿的钱，一文也不能动。”

唐碧到了长安，到管官员升迁的吏部报到后，就在裴度相府附近找了家旅店住下，顺道打听黄小娥的下落。他一天几十遍到相国府门口去等，可住了将近半月，也没打听到她的一丝消息。

很快，吏部发下文书，让唐碧出任湖州录事参军。唐碧眼看无法打听到小娥的消息，就领了官印，收拾好行李，准备雇船上任。谁知，他那三十万钱太扎眼了，在长安就给一伙强盗盯上了，他们事先买通了船老大，从长安一直尾随到潼津。这日深夜，唐碧去船头小便，几个强盗都举着大刀乘小船直冲向他的船来，他一看就明白了，赶紧跳入江中，游上岸逃命去了。

如今，唐碧钱全没了，官印也丢了，官是做不成了。他上了岸，呆呆地站立于江边，越想越觉得倒霉。想回家去，又觉得无脸回去；想回长安投诉，又没路费，也没熟人可以借钱；想投江自杀，又觉得一个男子汉就这样轻生太惭愧。唐碧坐在路边哭一阵、想一阵，实在想不出办法，一直哭到天大亮，有一个老人走过来询问他：“官人因何在此哭泣？”唐碧将夜里被打劫的事讲了，那老汉就将他领到家里，两人谈起来，原来，这老人的儿子任湖州武源县尉，正是唐碧的属下。老汉就送给唐碧衣服和二十两银子，让他重回长安。

唐碧返回到了长安，还是在先前的相府附近的店中住下。他又跑到吏部，请求重发官印，吏部说他丝毫凭证都没有，真假难辨，不给他重办。唐碧无可奈何，只好回到店中，泪眼汪汪地坐着发愣。

正在这时，只见一个人走进店来，看见了唐碧，就作了个揖，在唐碧对面坐下，这个人大约五六十岁，头戴一顶软翅的乌纱帽，身着紫衫，是个有身份的人。那人叩问唐碧：“客官是何处人？到长安来有何事？”紫衫人这一问，唐碧不禁又凄然泪下。紫衫人友好地笑笑地说：“你有何难处，不妨细细说来，我或许还能给你出出主意。”唐碧见这人挺和善，就将两次来京的经历讲了一遍。那紫衫人同情地说：“你中途遭劫。为什么不再去吏部，让他们重发官印？”唐碧说：“我已请求了几次，都遭到拒绝。”紫衫人又说：“当朝的裴晋公最乐意帮助落难的人，你为什么不去求见他？”唐碧一听裴晋公三个字，更加悲愤，说：“官人不提此人罢，一提到裴晋公三个字，我的心就如刀割！”

那紫衫人听了此话，惊讶地问：“你为何这样说？”唐碧就将与黄小娥订亲、因在南方做官没有结婚，小娥却被州县抢去献给了裴晋公的事细讲了一回，恨恨地说：“这分明是那裴晋公拆散了我们夫妻，我怎么可以去求他！”紫衫人问：“你当初送给黄小娥什么聘物了吗？”唐碧说：“随身玉镯。”紫衫人说：“我正是裴晋公的亲信侍卫，能出入于他的内室，我帮你查访一下吧。”唐碧异常感激地说：“但愿官人给我传递信儿，能让小娥知道我的心事，我死也闭上了眼！”紫衫人用十分肯定的口吻说：“明天这个时候，一定有好消息告诉你。”说完，就拱了拱手，踱着方步走了。

紫衫人走后，唐碧一会儿兴奋，一会儿又在担心那人报告

给了裴相国，又惹出麻烦，一夜难安，也没睡着，第二天傍晚时分，他正准备点灯，外边忽然有两个小吏衣着的人急急地走进店来，高声问，谁是唐碧参军？”吓得唐碧躲在一边不敢答应。店主问：“二位是谁？”那两个人说：“我们是裴府中的堂吏，现奉裴相国之命，来请唐参军到府上说话。”店主指着一旁的唐碧说：“此位就是。”唐碧不得不与那两人相见，说：“我同裴相国从来没见过面，为何叫我到他府上去？”两个小吏说：“裴相国现正等你呢，你去了就明白了，快点走吧。”唐碧心惊胆颤地跟他们去了。

两个堂吏引着唐碧，来到相府中的一个小厅堂，裴相国正在那里等着。唐碧没敢抬头看，慌忙拜倒在地，吓得汗流全身。裴相国将他扶起，客气地说：“在内室相见，不必行大礼。”让他坐下。唐碧谦让了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坐下了，偷偷看了裴晋公一眼，心里更加恐慌，这个裴晋公不是别人，正是昨傍晚在店中谈话的那个紫衫人！

唐碧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原来，裴晋公经常到外边去私访民情，昨日到店中正好遇见唐碧，回府后查到了黄小娥的名字，让人叫来一看，果然貌美出众。裴晋公问明了她的来历，听她说的与唐碧说的完全相同，又看了她的玉镯子，也与唐碧说的相合。裴晋公怜悯地说：“你丈夫唐碧如今就住在外边的店中住着，你想见他吗？”黄小娥一听唐碧二字，早已泪满腮边，恨不得马上见到他，诉说自己的遭遇，但又不敢说，只得说：“奴才红颜命，见与不见，全在大人。”裴相国点了点头，就让她出去了。

小娥走后，裴相国命手下准备一千两银子去置办嫁妆，又取一张空白的官员任命书，填上了唐碧的名字，又差人到吏部查明了唐碧的确是新授了湖州参军，诸事完备了，才派人请唐

碧到府。

如今唐碧来了，裴相国和蔼地请他坐下，道歉地对他说：“我先前没有拒绝晋州吏，收下了小娥，这全是我的罪过啊！”唐碧吓得六神无主，跪拜在地说：“小人昨天心情不定，讲了许多冒犯大人的话，自知死罪，还望大人海涵！”裴相国扶起他说：“哪里，哪里，今天正好是吉日，我为你和小娥主婚，并送给你们礼物，姑且表示一下我的赎罪之意，你们成亲后，你就可带着小娥到湖州去上任。”唐碧感激得五体投地，连连谢恩，说裴晋公如此成人之美，真甚于再生父母，这大恩大德永世难忘。

正在讲话，听得院子里一片乐声，向外一看，外面红灯高挂，一队女乐走在前面，丫鬟老妈子们簇拥黄小娥走了进来，裴晋公就让唐碧和小娥当晚完婚。二位新人见了礼，对裴晋公拜了又拜，万分感动。

早有花轿等候在那里，黄小娥上了轿，径直抬到唐碧住的店房中。裴晋公命唐碧回店里去了，又命人送去了一箱绢帛布同一匣子金银，另外还有一小匣子里装着唐碧赴湖州上任的官诰文书。唐碧异常高兴，就在店中完了婚。

翌日，唐碧到裴府拜见谢恩，说就要启程去湖州赴任，特来告辞。裴相国命门官叫他们只管去，不需再见了，说这种成人之美的事正是我应该办的。唐碧只好在相府门口叩了头，流着泪带上小娥赴任去了。从此，裴晋公的名声在长安更大了，人人都称颂他，都说这件小事，就足以证明他的确是一代贤臣。

五、金玉奴棒打情郎

话说南宋高宗年间，杭州城中有许多乞丐，乞丐中有个首领，叫做“团头”，管着这些人。乞丐要是讨不到吃的，团头就熬些粥养活他们；乞丐要是没穿的，团头就给他们些破衣烂衫。因此，这些乞丐如奴仆一样小心翼翼地服从团头，讨到钱财，就得上交一些给团头。就这样，团头拿现成的，自己再也不用讨饭吃苦，还在乞丐中放一些债盘剥他们，慢慢地富了起来，同大财主家也差不多。只是团头的名声不好听，家产挣得再多，别人说起来也只是个叫化子头儿，还比不上平常老百姓身份。

当时，杭州城中有个团头名叫金老大，到他这一代已做了七八代团头，挣了一份不小的大家业，有高房敞厅，万顷良田，花不完的钱，吃不尽的粮，奴婢成群，骡马无数，在杭州也算是屈指可数的富户了。有了钱就要有名，金老大觉得团头的名声不好，就将这个位置让给了本家族的金癞子，从此不再同那些乞丐纠缠，一心只想当财主老爷。谁知，虽然他不干团头了，但大家叫惯了，仍叫他团头，金老大听了，心里很不痛快。

如今金老已经五十多岁了，没有妻子，只有一个女儿叫金玉奴。这个玉奴人生得水灵，又聪明可爱，金老大将她当成掌上明珠，自小就让她读书识字，玉奴刚到十五六岁就可以写诗作画，还懂得音乐歌舞、女红针线，是个既有才也有貌的姑娘。金老大决心要将女儿嫁给一个有头脸、也有前途的读书人，将来女婿做了官，他也好当老太爷。但姑娘生在团头家，好一点的读书人都不肯来求亲，要是平常人家没前途的来求亲，金老

大又不乐意。这样高不成低难就，玉奴姑娘到了十八岁，还没找到婆家。

这日，有个邻居老汉到金家说亲，对金老大说：“在太平桥下有个书生，人称莫稽，二十岁，一表人才，也是个读书饱学的人，近日考中了秀才，但只因父母双亡，家穷娶不起妻子，情愿给人家来做上门女婿。我看这个人正好与你女儿合适，为何不招他来做女婿？”金老大一听是个秀才，忙说：“好吧，就请你来做个媒人怎么样？”

那老汉答应了一句，径直来到太平桥下，找到了莫秀才，对他说：“我给你说个媒，也不瞒你说，姑娘的祖上是做过团头，但现在不做了。她可是个好姑娘，她家又富财，秀才若不嫌她的出身，我就帮你们介绍介绍，”

莫稽心中暗想：“虽然团头的女儿配不上我，但我现在缺衣少食的，哪还有能力娶妻子进门呢？她家里既然如此有钱，我就答应下来吧。”因此厚脸皮对那老汉说：“大伯说得对。但我家贫，又拿不出聘礼该怎么办呢？”老汉说：“秀才只要答应，分文也不要你花，全都包在我身上。”

那邻居老汉又去拜见金老大，金老大听说秀才心中愿意，十分欢喜。在结亲那日，金家还倒送给秀才一套新衣，以便莫秀才去金家拜堂成婚。进入洞房，秀才见玉奴才貌超众，高兴异常，觉得自己又没花一分钱，就白白娶了一个美貌的小娘子，简直太合算了。

结婚后满月后的一天，金老大准备了丰盛的宴席。让女婿请他的秀才同学一起来喝酒，想替自家门添光彩。不料，那金癞子听到后十分恼怒，在家里拍着桌子说：“你也是个团头，我也是个团头，你只不过挣的钱多些，但论起祖宗家族来，咱又没两样，侄女玉奴要招女婿，也该请我喝杯喜酒。你女婿现

在是个秀才，难道今后就能做尚书宰相吗？我这做叔的难道就坐不得你家的板凳？怎么如此瞧不起人！我得去闹他一场，让大家讨个没趣。”因此就叫上五六十个丑态百出的乞丐，一起跑进金老大家来。

金老大听见吵闹声，开门看时，那金癞子就领着一群乞丐乘机而入，乱叫齐嚷，抢杯夺碗，闹得一塌糊涂。癞子径直奔向酒桌，看见好酒好菜只顾吃喝，嚷道：“快叫侄女夫妻俩来见见叔公！”那些秀才们全吓得跑了，连莫稽也随朋友躲避起来。金老大也无可奈何，只得再三向癞子央求说：“今天是我女婿请客，并不关我的事，改日专门请你。”又拿出好多钱送给那帮乞丐。乞丐们方才吃饱拿够了散去。

玉奴在屋中泪流满面，金老大见了女婿，也自觉出丑，满脸羞愧。莫稽见丈人家有如此的亲戚，心中也闷闷不乐，只是没说出口。

从此之后，玉奴只怪自己出身不好，也就全力帮助丈夫刻苦读书，等待他将来好出人头地。所有古今书籍，只要能够买到，玉奴就不怕花钱给他买来读，读不懂又请人来讲解。另外，她还出钱让丈夫同有地位的人交往，提高名声，在丈夫身上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和银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莫稽不仅学问增多了，名誉也高了，二十三岁考试，一举考中进士，被委任为无为县的司户官。

这日，莫稽从朝廷拿了委任书，穿上官服，骑马回到丈人家，那些邻居都争着来看，孩子们争相指着他说：“金团头家的女婿做大官了。”莫稽在马上听见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不好与人家辩白，只能忍耐。回家见了丈人，莫稽虽然表面上彬彬有礼，肚子里却气鼓鼓的，暗想：“早知有今天的富贵，还怕没有王侯贵族招我为女婿！现在拜了个团头做丈人，

等将来生了儿女，还是团头的外孙，别人知道，还不知怎么笑话呢！但事到如今，妻子贤惠，找不出她的毛病，也不好将她休掉，该如何是好呢？”

没几天，莫稽去无为县上任，丈人备酒饯行，莫稽带着玉奴，登上船，船在长江中航行了几天，一日来到一个叫采石矶的地方，船就到岸边停下。

这晚月光明洁，如同白昼，莫稽睡不着，披上衣服坐在船头赏月，向四周一望无人，又想起团头的事，猛然生出一条毒计：倒不如干掉这个妻子再娶一个，如此就可免掉我的终身屈辱了。

因此，莫稽走进船舱，假意请玉奴一起来赏月亮。玉奴已睡下了，不肯出去，莫稽再三逼她起床，玉奴只得跟他去了。她刚走上船头，莫稽就于身后猛推一把，将妻子推到江中。看着玉奴沉入江水不见了，莫稽呆呆了一阵，又跑到船尾，悄悄地叫起船夫，吩咐说：“快点开船走，不要迟缓，我有重赏。”

“船夫不知怎么回事，慌忙撑船前行。走了十多里，莫稽才让船停下并说：“刚才夫人赏月，不慎落水，抢救已经来不及了。”

“说着将三两银子赏给开船的，开船的心里明白，也不敢说什么。船上有几个丫鬟，只以为小姐真的不慎掉到江中，大哭了一场，也就罢了。”

事也正巧，这里有个许德厚的淮西转运使，也正好是新上任的，将船也停在采石矶北岸，正好是莫稽推妻下水的地方。许公同夫人正在赏月饮酒。忽然听岸上有个妇女的啼哭声，忙让水手去看，只是个单身妇女坐在江边哭。许公叫水手将她领到船上来，问清她的来历，原来正好是无为县司户莫稽的妻子玉奴！

在玉奴刚被推下水时，只吓得魂不体，认为这下必死无疑

了，但在江中被浪头推来打去的不知怎么就踏上了陆地。她挣扎着上岸，只见江水茫茫、举目无亲，莫稽的船也早走了。这才明白丈夫是刻意要淹死她。玉奴想想自己如今尽管没死，但无处安身，又想起丈夫如此忘恩负义，丧尽了天良，不住地痛哭。她被许公的人救上来之后，见许公盘问，就将事情经过从头到尾仔细地说了一遍，许公夫妇也听得落泪。

许公劝她说：“不要再悲伤，你现在也无他处可去，不如就做我们的干女儿，我再给你想办法。”玉奴连忙拜谢说心甘情愿，许公也当场认了她做干女儿，又让夫人拿衣服替干女儿换上，安排她在后舱一个房间中住下，让仆人都称玉奴为“小姐”，谁也不能泄漏这件事。

几天后，许公到了淮西上任，无为县正好是他的下属，许公正是莫稽的上司，莫稽免不了常去参拜许公，许公见了莫稽，心想：“如此一表人才的青年，怎会干出这种无情的事呢？唉，真是可恨又可惜。

几月后，许公对属下们说：“我有一女，很有才貌，想招一佳婿入赘，你们看有合适的吗？”属下们都知道莫司户有才貌，又年青丧妻，都齐声推荐他。许公说：“我也早在这个想法，但他年少做官，说不定志气还高远，不肯入赘我家。”属下们说：“他出身贫寒，巴不得找个您这样的靠山，哪会不肯？”许公点说：“那好，你们去给他谈谈，只说是你们自己的意思，不要提我，看他怎么说。”

众人依命，去给莫稽说讲了这事，莫稽正想高攀，况且又是同上司的女儿联姻，正求之不得，马上高兴地答应了。众人当即又去回命了许公，许公说：“如今我们老两口子只有这个女儿，而且又娇惯成性，不舍得让她出嫁，只想招一个上门女婿。司户年少气盛，进了我家之后，恐怕不愿让着我女儿，有

伤我夫妇之心。你们要对他预先讲明，凡事要都忍耐些，这样才能让他入赘到我家。”众人又到莫稽那进传话，他全都答应了。送聘礼，选日期，准备好做许公的女婿。

许公先让夫人对玉奴说：“干爹怜你寡居，想替你招一少年进士，你不可推阻。”玉奴却说：“我虽出身寒门，但还懂得一些礼教，尽管莫郎弃贱嫌贫，毒心害我，我却不愿改嫁，宁肯一辈子寡居。”说着不禁泪湿衣襟。夫人见她讲得诚恳，就对她说了实话：“你干爹所说的这个少年进士，正是莫郎。他恨莫稽的薄情，一定要让你们俩再结合在一起，因此只说有个亲女儿，要招入赘女婿，让下属们去给莫郎说亲。如今莫郎已经欣然同意，今晚马上就要入赘我家。等他进新房时，我准备如此如此，替你了这口气。”玉奴听了，方才收住了泪，收拾打扮，准备成亲。

到了晚上，莫稽衣冠楚楚，帽插金花，身披红衫骑着雕鞍红马，身后齐鸣鼓乐，众官都去送亲。一路上老百姓围观喝彩。许公家也张灯结彩，吹打不停，亲朋好友满门，专等佳婿上门。莫稽到门前下马，许公出门来迎接。莫稽走入内院，新娘用红布盖头，两上丫鬟搀扶出来，婚礼主持人在屋外喝礼，两人双双拜天地，又去拜了岳父母，后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莫稽此时心里飘飘然，欢喜得无法言表。仰着脸，气昂昂地入了洞房。刚跨进门，门两边猛然出来七八个老仆，个个手拿大木棒，劈头盖脑围上他打将起来，把他的乌纱帽都扯掉了。莫稽背上棒如雨下，又无处躲闪，抱着头龟缩在地上在声叫：“岳父岳母快来救命！”他正号叫着，只听里边有人娇声喝道：“不要打死这薄情的东西，让他来见我。”众人方才住手，那七八个女人扯着耳朵，拽上胳膊，将莫稽悬地拖到新娘面前。

莫稽还叫：“下官我有何罪！”猛地一抬头，花烛前端正

坐着的新娘并不是别人，正是原妻金玉奴。这下莫稽吓坏了，大叫：“有鬼呀！有鬼！”众人全笑了起来。此时许公走进来说：“请贤婿不要怀疑，这正是我从采石矶江边认的义女，不是鬼。”莫稽马上跪下道：“我知罪了，还望大人宽容！”许公笑着说：“此事与我无关，只要我爱女没啥话说就行。”

玉奴向莫稽脸上啐了一口，骂道：“你这薄情贼！你不记得‘贫贱之交不能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这话吗？想当初你还是个穷光蛋，空手到了我家，假若不是我资助你读书，你哪会有今天？谁知你忘恩负义，丝毫不念夫妻之情，恩将仇报，要将我害死。幸好上天可怜，干爹也救我，收做义女，要不然，一定会葬身鱼腹了！”骂了一阵子，便放声痛哭了起来。

莫稽满脸羞愧，有口无言，只好磕头求饶。许公眼看玉奴骂够了，才将莫稽扶起来，规劝玉奴说：“我儿息怒，现如今贤婿已经悔恨，料他以后也不会再轻慢你。你两个虽是旧日的夫妻，但到我家还算新婚，看在我的面子上，闲言闲语一笔勾销罢。”又对莫稽讲：“贤婿，你自己做了错事，不能责怪别人，今晚只得忍耐，我叫你丈母娘来劝劝女儿。”说罢，就出房去了。不久，夫人过来，又讲了好多调和的话，两个人方才重归于好。

第二日，许公设宴招待新女婿，将他送的聘礼归还给他，说：“义难受二聘，贤婿前次在金家已经送了聘礼，如今下官不敢重收。”莫稽低头默默无语，许公又说：“贤婿常恨金老大是个团头，导致夫妻离散，几乎害了人命。现在尽管到了我家，恐怕我的官小，还不能满足贤婿之意吧。”莫稽羞得满脸通红，只好一个劲地磕头，心里痛斥自己。从此之后，莫稽痛改前非，对玉奴加倍恩爱，还将金老大也接来一起住下。一直奉养他到年老病终。

六、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明代嘉靖年间，有一个大奸臣，搞得朝政混乱不堪，奸人横行、忠良蒙冤，那人就是宰相严嵩。这人表面上忠厚慈善，内心却奸诈狠毒，儿子严世蕃是审拜工部侍郎，比他老子更加狠毒，又很有些歪才，朝中蔑视他父子为“大丞相”、“小丞相”。这父子俩平时网罗爪牙，狼狈为奸，谁要是和他们作对，马上就会招来灾祸。只有一些性格十分耿直、不怕死的人，才敢冒犯顶撞他们几句。

朝廷中有个人叫沈链，浙江绍兴人，能文善武，有治国安邦的才能。他自小就欣赏诸葛亮的人品，平时最爱读诸葛亮的《出师表》，常将它抄下来贴在墙上，以便随时诵读。他担任三任知县，因不会讨好上级，被降职做了个京城的小官——棉衣卫经历。一进京城，他就目睹了严嵩父子的种种胡作非为，心中甚是不平。

一日，朝廷官员集会开宴，在宴席上，严世蕃旁若无人、大呼小叫。有位马给事，是个滴酒不沾的忠厚人，可严世蕃硬揪着人家的耳朵狠灌了一大杯，弄得那个马给事差点死了过去，他却看着哈哈大笑。沈链这天也在宴会上，见了这情景，一股怒气冲上脑门，他也倒了一大杯酒，走过去声色俱厉地对严世蕃道：“马给事已喝了，这杯酒你也要喝下去！别人惧你，我可不怕你！”说完，也揪着他的耳朵狠灌了下去。灌完了，沈链拍着手哈哈大笑，而严世蕃狼狈不堪，在座的官员们全都吓得面如土色，低头不敢出声，个个替沈链捏着珠马冷汗。

回到家中，沈链想：“严世蕃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要不，

先下手为强，我到皇上那里揭发他们父子！”于是，他连夜铺纸提笔，向皇上写了一个奏章，列举了严家父子的十大滔天罪状，请求皇上下令杀了他们，以谢天下。

这一下，沈链算真是捅了马蜂窝。那皇上早就被严嵩骗得昏头昏脑的，哪能信这小小的沈链的话？不几日，圣旨就下来了，说沈链诬蔑、诽谤大臣，该重打一百大棍，发配西北关外！沈链当即就被抓了起来，严世蕃暗中吩咐那些打棍子的人，让他们往死里打，不能沈链活着出京。还好，那些人原是沈链的下属，手下还留了情，沈链这才捡了一条命。

沈链带着全身棒疮，当天就收拾行李，带上妻儿，雇了一辆车，前往关外的充军保安州。沈链有四子，大儿子沈襄、号小霞，是绍兴有名的秀才，一直在绍兴，二儿子沈袞、三儿子沈褰随父读书，四儿子沈链刚满周岁。沈链同夫人徐氏，带着三子，一家五口人，艰苦地向大西北去了。

保安州地处僻远，沈链到了那里，就想租间民房住下，但不知该去哪里询问。他正呆在街上为难，街边有一个人见他气度不凡，又面带难色，就问：“官人贵姓？何处人？”“姓沈，从京师来。”那人用敬佩的目光注视着他说道：“您就是那个上表请求处死严嵩父子的沈链吧？哎呀呀！我可对您仰慕不已，今天还真是幸会！我家离这里不远，快请上到我家去说话。我叫贾石，先前也做过官，因为严贼当权，我不愿给他送礼，就弃了官不做。家里还有一些薄地，我现在就靠种地过日子。你敢同严嵩作对，可真是忠臣义士啊！”贾石一面说着，一面欢天喜地地领着沈家一家人回到了自己家里。

等沈链他们坐下了之后，贾石叫庄客杀猪备酒，热情款待沈公一家。两个人谈得异常情投意合，就拜为兄弟，贾石拜沈链为兄，沈链的两个儿子叩拜贾石为义叔。贾石将自己的房子

让出来让沈链一家住，自己一家则搬到了别的地方。

保安州的父老乡亲，听说沈链因为得罪严嵩父子被发配到此，个个对他异常敬仰，都争想着来看望他，有送柴米油盐的，有带酒菜的。沈链就对他们讲些古往今来忠臣义士的一些故事，还教他们学射箭，并用稻草扎三个草人，一个写上“唐奸相李林甫”，一个写上“宋奸相秦桧”，另外一个写“明奸相严嵩”，若射中哪个，就高声叫骂哪个奸贼，骂他们“看箭”，一点儿也不怕让严家们知道。

严家的耳目很多。早有人将沈链在保安州的所作所为报告给严嵩父子。严嵩父子气得咬牙裂齿，商量着要找个借口，好杀了沈链，以绝后患。于是，严嵩就派干儿子杨顺到西北去当总督，以便下手。

杨顺到了保安，正逢西北少数民族入侵，他不敢去抵抗，反杀了很多无辜的百姓，说是敌兵，将首级献到朝廷去报功。沈链听说之后怒不可遏，他找到那狗官杨顺，当面怒斥他的恶行。杨顺恼羞成怒，就写了封密信，让人送给严世蕃，说他暗地里结下死党，图谋造反。严世蕃接到密信后，马上派心腹人路楷前往保安，将沈链抓进和监狱。

沈夫人同沈袞、沈褒急忙找来贾石商议。贾石沉思了一阵，说：“杨顺、路楷正是为给严家报仇来的，看来沈先生这此凶多吉少，两位公子最好还是马上离开这里，远走他乡，不然肯定要被他们谋害。”沈夫人和两个儿子知道他分析得对，可决不肯抛下沈链一人独自逃命，贾石无法，只得让他们留下。

沈链在狱中丝毫不害怕，仍然每天大骂严贼、杨顺一伙，杨顺终于对他下了毒手，派人到监狱里将沈链活活打死。贾石暗中花大把银子，托人买通了狱卒，将沈链的尸首买出来，偷偷埋葬了，也没告诉沈夫人和她儿子。事情办完后，他又苦苦

劝他们兄弟二人赶快逃走，他们仍是不肯。贾石十分生气，说：“我贾石一生对朋友尽心倾力，你们既然主意已决，我也不勉强。如今我要出远门了，或许一年半不回来，你们母子要多加保重！”临行之前，贾石去和他们告别，见墙上贴有沈链写的《出师表》，就从沈夫人那里了一幅，说：“以后相逢，就让这幅字为凭。”原来，贾石早估计到杨顺、路楷杀了沈链还不够，肯定会株连其他人，自己同沈链是好朋友，留在此地一定会受连累，因此就逃到河南省亲戚家去了。

果然没出贾石的所料，几天后杨顺、路楷把沈链的家属和所有与沈链有往来的人全部抓了起来，沈袞、沈褰又被他们生生打死了，幼子沈链免死活命，随母亲发配到云南充军。

杨顺、路楷一伙并不甘心就此罢休，密谋说：“沈链的大儿子沈小霞，如今是绍兴有名的秀才，这人也不可放过！”因此，杨顺就给浙江绍兴府写了一个文书，说要提朝廷钦犯沈小霞到保安受审，又特意派了两个能干的差役张千与李万到绍兴去捉拿沈小霞，并命他们就在途中偏僻静的地方把他杀掉，再让地方政府写个“沈小霞途中病死”的回文。张千与李万领了赏银，急忙赶往绍兴去。

再说沈小霞，在绍兴也早就听说了父亲得罪了严家，被充军西北的事。他也十分挂念父母兄弟，一心想去保安州看望，但家里无人照管，脱不开身，因而一直也没去成。忽然有一天，绍兴府的差役闯了进来，不由分辩，一阵绳捆索绑，把沈小霞捆得结结实实，押回府里，交给张千、李万，又封了沈小霞的家，把门用封条封死。沈小霞这才知道父亲和两个弟弟早已被杀害，母亲同小弟弟远赴云南，不禁放声痛哭起来。

沈小霞的妻子孟氏赶上绍兴府，噙泪送给张千、李万一包银子，求他们不要在路上虐待丈夫。沈小霞吩咐妻子说：“我

走之后，你不要挂念，就权当我死了吧。”又指着和孟氏一起来的小妾闻氏说：“她年纪也还小，让她改嫁算了。”闻氏一听马上哭了，说：“官人说的是什么话！你被押送到千里之外，又无亲人照顾，怎么叫人放心？我愿跟你一起去，一路上好服侍你。”沈小霞不肯，说：“我这次去是凶多吉少，可不能连累你也死在他乡！”闻氏说：“老爷在京做官，但你一直在绍兴，就是老爷有罪，也同你不相干。我要帮你去申辩，或许还至于问成死罪。”沈小霞也知道闻氏是个聪明有心计的人，且诚心诚意，因而就同意了。

沈小霞被押解上路后，闻氏紧紧跟着丈夫寸步不分离。她看张千、李万贼眉鼠眼的，就暗自对丈夫说：“我看这两个差人不怀好意，如到了前边荒野的地方，你可要多提防着点儿。

“到了前边休息的时候，沈小霞果然发现那两个差人包裹里有把尖刀，二人还不住地交头接耳，就对闻氏讲：“前边不远就到济宁府了，走过了济宁，正是梁山泊，全是荒野，他们如果动起手来，我俩必死不可，得想一个办法。济宁府东门内有一个冯主事，是我父亲当年最要好的同事，最讲义气。明天我设法来摆脱这两个差人，去投奔他，他肯定会把我藏起来。但是你一个妇道人家，怕撒下你对付不了这两个差我……”闻氏忙抢着说：“官人如能逃脱的话尽管去，我自有法子对付他们，请不用挂念！”夫妻两个商量好了，张千、李万却睡得如死猪一样，一点也不知道。

第二日，到了济宁，沈小霞对张千、李万讲：“济宁乐门内有一个冯主事，同我父亲在京城的事先他贷了我父亲二百两银子，如今有借条在我身上。我如果去要，他看在我是个落难的人，肯定会给的。”两个差人一听有银子，甚是高兴，就让闻氏行李留下，由张千看着，李万则跟着沈小霞到冯主事

家。闻氏故意大声对丈夫讲：“冯主事虽然欠了老爷的银子，但如今老爷死了，你还是个犯人，他不一定肯还，还不如别去了。还是快点赶路要紧。”沈小霞也故意大声回道：“冯主事家反正离这里不远，给不给也随他，我一定得走一趟去试试看。”张千、李万听见了，疑心全没了。

沈小霞同李万走到半路，李万突然肚子疼了要解手，他知道沈小霞是个忠厚人，又戴有刑具，料想他不会逃跑，看到路旁有一个厕所，就让沈小霞等着，自己捂着肚子跑了进去。沈小霞回首一看没有了李万，就撒开两条腿，一口气跑到冯主事家。冯主事此时正在厅里坐着喝茶，他原先就认识小霞，一见小霞此模样，大吃了一惊，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小霞禁不住痛哭起来，说：“父亲同两个弟弟都被严贼一伙害死了，他们又提我到保安州问罪。两个差人贼眉鼠眼的，只怕他们到了前边的梁山泊一带会暗害我，所以逃来投奔大伯。”

冯主事说：“不要怕，我的书房后边有个地下室，可以藏人，肯定谁也搜不到。你就留在我这里吧，我自有法子来对付他们。”说着就将小霞领到地下室里藏好了。

再说李万出了厕所，却找不到沈小霞，匆匆打听冯主事家在哪里，就跑到冯主事大门口，就问看门的老汉：“有个穿白衣服、戴枷的沈公子来找过你家老爷，你看见了吗？”门公早已得到冯主事的吩咐，心中有数，见差人来问，便“呸”的一声吐到李万脸上，说：“见鬼！老爷家中有丧事，一律不接见外客，你却说鬼话！你大概想借口说找人，来偷东西的吧？赶快走开！”李万急了，说：“这沈小霞可是朝廷上要紧的犯人，并不是闹着玩的！快请你家老爷出来，我有话讲！”门公说：“你这人可真罗嗦，老爷正睡午觉，没什么事，谁敢去叫他？”李万直闯进厅中，大叫：“沈公子，走吧！”叫了几声，就

不见一个人影，但他又不敢进里屋去搜找，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半晌，也不见一人，不得不回到大门口。张千很长时间不见李万回去，也就到冯主事家来找，二人在大门口见了面，正在互相埋怨，门人“砰”的一声就将大门关上了。

李万说：“这沈公子也真好笑，居然呆在冯家吃饭，也该出来讲一声。不过，有他小妾同行李在店里，也不怕他不出来。”两个蠢东西在大门口一直等到黄昏，也没见开大门，只好忍饥挨饿，滚在大门洞下胡乱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大门刚打开，两个人就跑了进去，到大厅中大呼小叫。冯主事穿着一身孝衣走了出来，张千李万赶紧行礼，说：“冯老爷，小的是奉旨到绍兴去押解沈小霞的，昨天，他说要看您，我们不敢阻挡，让他去了，但现在还没见他人影，请老爷快让他出来赶路吧。”冯主事反问：“沈小霞难道不是沈链的儿子吗？”张千、李万说：“正是。”冯主事显出十分惊讶的样子，责怪他们说：“我的妈！你们两个当差的真不知道天高地厚！那沈小霞是朝廷钦犯，更是严相国的仇人，哪个敢收留他在家？你们胡乱讲些什么？他昨天也根本就没到我家来。你们在胡说，若传到严府去，那我可担当不起！你俩认准是得了钱，私自放了犯人，却跑到这里来诬赖我！”说着就对家人道：“将这两个东西打出去，把大门关上，不能惹这是非，让严府知道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众家人答应一声，一下子将张千、李万赶出大门，把大门关得个结结实实。

张千、李万只好又回到店中。闻氏听见他们的声音，假装十分焦急的样子，问：“我丈夫为何没来？”李万把他去厕所私奔到冯家的经过讲了一遍，闻氏顿时大嚎起来，抓住两个差人大叫：“好，好！你们两个快点还我丈夫！”

那老店主听到吵嚷声，就过来问发生了怎么回事，闻氏就

凄切地哭诉了前面的事，又说：“我丈夫昨天到冯家讨银子，是差人跟他去的，怎么会有到现在还不回来的道理？肯定是两个差人将他害了！请老店主快领着奴家，到官府去喊冤！”这时店里已经聚了四五十人，听闻氏哭得伤心欲绝，个个都恨那两个差人，说：“小娘子真要去告状，我们情愿领你去官府。”

“说完，就推搡着张千李万，带着闻氏来到济宁府。”

济宁府的贺知府立刻开堂审问这案子。闻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贺知府哭诉，一口咬定就是那两个差人暗自谋害了她丈夫，张千、李万也将实情叙述了一遍。贺知府眼见无凭无据，也不好判断，就马上坐上轿子去了冯主事家。谁知冯主事一听“沈小霞”三字，就马上掩住两耳，说：“他是严相国的仇家，我岂敢容留他呢？”贺知府见无法问出名堂，只好作别回府。

贺知府回到衙门中，将惊堂木一拍，斥骂张千、李万道：“你们当公差的，是管什么？哪有让犯人白白跑掉的道理？肯定是你俩贪财，将犯人暗害了！”就喝令手下将他们重打三十大板。两个家伙被打得无法忍受了，苦苦哀求说：“沈小霞真的没有死，肯求老爷限期让我们去找回他！”贺知府就命四个壮丁押着张千、李万，限他俩在五天内抓回沈小霞，又将闻氏暂时安排于尼姑庵住下。

五天期限过了，张千、李万连个沈小霞的头发也没看到。贺知府闻听大怒，命手下再杖三十板，张千本已又累又伤，顿时呜呼哀哉了。

李万命还不该绝，正遇到了个好机会：总督杨顺毒杀平民偷报功的罪行最终让皇上知道了，皇上下令将杨顺和路楷押解到京城去治罪。贺知府见杨顺已完蛋了，想想抓不抓沈小霞也无关紧要了，李万又苦苦哀求放他走，也就写了个文书，让李万保证回去后仍要捉回沈小霞，李万一拿到文书，就如得了救

命草一样，一溜烟地夹着狗尾巴跑了。

且说沈小霞居住在冯主事家的地下室中，三顿饭全是冯主事送的，他不敢外出，外面也不知道他。光阴如箭，沈小霞在冯家一住就是八年。那一年，皇帝最后弄清了严嵩父子的滔天罪行，判了严世蕃死刑，严嵩发回老家为民，被严家迫害的人全部平反昭雪。冯主事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沈小霞，沈小霞欣喜异常，当即跑到尼姑庵去找到闻氏，夫妻二人相见，喜得抱头大哭了一场。

几天之后，沈小霞把闻氏寄于冯主事家，自己上京替父亲申冤。不久，皇帝这降旨，恢复沈链的名誉，处死杨顺、路楷，放回徐夫人同沈链，并赐给沈小霞知县的官职。沈小霞领旨谢恩，但想到父亲的冤案虽然得到昭雪，可尸骨却仍然抛于大西北，不禁又大哭了一场，亲自赶去保安州寻找父亲和弟弟的遗骨，另外写信托冯主事请人去接回了母亲和小弟。小霞赶到保安州，接连寻访了几天，也没一点消息。一天，他到一位老翁家里讨茶喝，只见墙上挂着一幅诸葛亮《出师表》楷书，下边没有署名，但像是父亲的手迹，不由地盯着看了一阵子，便询问那老人：“这字是谁写的？”那老人说：“此是我的亡友沈链所写。”沈小霞激动无比，问：“因何留在你这里？”

这位老汉也正是贾石，刚打河南回来，听小霞追问，他就将从结识沈链到为他安葬的过程细叙了一遍。

沈小霞听罢，连忙跪伏在地，泣不成声，说自己正是沈链的亲儿子沈小霞，向贾石连连磕了三个头，称贾石“恩叔”。贾石既惊且喜，问：“听说杨顺那贼派人到绍兴去谋害你，你怎么会到了这里？”沈小霞又将绍兴被捉、济宁出逃的经过对他说了一遍。

贾石听了之后，叹息了良久，领小霞去祭拜了他父亲的坟

墓。沈小霞准备了三口棺材，将父亲和两个弟弟的尸骨用大车运回绍兴老家去安葬。临行前，他又从贾石讨回了那幅《出师表》。从此以后，沈家一家人在绍兴团聚，重兴了家业。为了纪念那段日子，他们把沈链亲笔所写的《出师表》悬挂在祠堂上，凭后人瞻仰，以盼后人永远不忘“忠义”。

七、伯牙摔琴报知音

春秋时期，有一楚国人名俞伯牙，投奔到晋国，官至上大夫。一年，晋国国君派他去楚国办件公事，楚王接见了，他，盛情款待，十分敬重。办完公事，俞伯牙要回晋国，请求从水路反回去，以便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楚王也就派了两只大船送他。

船至汉阳江口，正好八月十五中秋节的夜里。天突然下起了大雨，船不能前行，就停泊在山崖下。伯牙在船舱中无事可做，让童子点上火，弹起琴来。但一曲没弹完，琴弦“叭”的一声断了一根。伯牙感到十分奇怪，叫童子去看看周围有何动静。童子来到船头看了看，虽有草木，但没人家，也没听到任何动静。

伯牙想：要是在城市或村庄，或许有些聪明好学的人，偷听我弹琴，因而琴声忽然变化，弄断了琴弦。但这荒山下，哪会有听琴的人？或许是仇家派来的刺客在附近，要不有盗贼趁夜来劫船上的财物，不然，我的琴弦一定不会突然断掉。

他让随从左右上岸去探查一番。手下人正要上岸去，忽听岸上有人大声叫道：“船上的大人，勿用怀疑。我是打柴的，正在岩上避雨，听您弹琴，琴弦为何断了？”伯牙大笑，说：“一个山野里的打柴的人，也敢说‘听琴’，他懂什么音乐？让他去吧。”那樵夫不肯走，站在石崖上又大声说：“大人您错了！别以为山野里没有听琴的人。按您的说法，这荒山野地里也就不该有弹琴的人啦。”伯牙见他讲得有理，就让他来到舱口，笑着对他道：“你在这里听我弹琴，你应该知道我弹的

是什么曲子吗？”“我若不知道，也就不听了，刚才大人弹的是孔子叹息他的学生颜回早逝的曲子。那词，‘可惜颜回命早亡，教人思想鬓如霜。只因陋巷箪瓢乐’——到了此句，琴弦就断了。末句我还记得是‘留得贤名万古扬’。”

伯牙听了他的对答，异常高兴，说：“先生果然优秀，快快请上船来细谈！”让船夫放好跳板，接他上来。樵夫上了船，船夫都看不起他，叫道：“喂，打柴的，见了老爷是要下跪，你懂吗？”那樵夫也不答话，径直走进船舱。舱内灯火通明，那人向伯牙行了礼，但并不下跪。伯牙身为晋国大夫，怕向他还礼失了自己的身份，只微微抬了抬头说：“你坐下吧。”那人也不谦让，坐下了。伯牙心中有点气，沉默了一阵，强压气问他：“你既然来听琴，那你一定知道这琴是何人所造啦？”伯牙正在问话，船夫走过来说，风顺了，又有月亮，可以开船了。樵夫说：“承大人下问，但小人如答得罗嗦，只怕耽误了行船。”伯牙说：“只是怕你不懂琴理，如讲得有理，不要说是耽误一点时间，就是我不去做官也不打紧。”

樵夫于是就将这琴的产地、来历、生产过程、各部分构件的尺寸，包括琴的弹奏方法，弹奏时所应注意的问题等，如同音乐教师一样，依次详细讲了，足足畅谈了两个时辰。

伯牙听他如流水一样讲了大半天，怀疑他这是死忆的学问，未必是真正琴音，想再考他，说：“先生确实知道不少，请问，当初孔子在室内弹琴，颜回自外边进来，听到琴声里隐有一种含杀气的感情，感到十分奇怪，就问老师是什么事。孔子说：‘吾刚弹琴时，见猫正在捉老鼠，我希望猫能捉住老鼠，这种含杀之意就隐大琴声中’。可见圣人的音乐实在很微妙。我现在也想弹上一段，你能从我的琴声中听出我的心事吗？”樵夫说：“大人请弹，小人仔细揣摩揣摩。要是不对，大人也不要

见怪。”

伯牙修好了断弦，想了一段时间，脑中呈现出高山的念头，弹了两声，那人说：“真美啊！大人的意念正是在高山。”伯牙也不说话，将意念又转到流水上，又弹两声。那人说：“也很美，大人此时正思着流水。”伯牙见他两次说对了自己弹琴时的心事，十分惊奇，急忙握住那人的手，迭声说：“失敬，失敬！我若单凭外貌去看人，岂不误了天下贤士。请问先生您的贵姓雅名？”那人说：“小人姓钟，名徽，字子期，以打柴为生。”伯牙敬礼，说：“是钟子期先生！”钟子期也请问了伯牙的姓名、官位，伯牙全部回答，并在船上宴请子期。伯牙问子期家住何方，子期说：“离这里很近，叫马安山集贤村。”

“伯牙感叹道：“真不愧是名集贤村，有像先生这样的贤人！”

“伯牙又问：“先生有如此的才能和抱负，为什么不求取功名，外出做官呢？”子期说：“因为父母年迈，无人来照顾，不能够外出。”伯牙听了，更加敬重，说：“原来还是个大孝子！”

二人边喝边谈，异常投机。伯牙说：“你我真不愧为知音，若先生不嫌弃，我们结为兄弟如何？”子期放下酒杯，笑着说：“不敢！大人可是晋国的名人，而我只是个穷乡的小民，怎敢高攀？”伯牙说：“我结识的人虽满天下，然而能知心的又有几个？能与先生这样的大贤结为玉兰，实在是我平生的一大幸事！假若只论贫富贵贱，那我俞伯牙又是个什么人？”于是二人就于船舱中顶礼八拜，结为生死金兰，伯牙为兄，子期为弟。

二人意合情投，虽然相见才半天，但已如多年的至交，不知不觉就谈到了天亮。水手收拾好家伙，准备开船。子期要起身告辞，伯牙亲自捧过一杯酒，递给了子期，说：“贤弟，我与你真是相见太晚，分别过早啊！”说完，紧紧握住子期的双手，泪流满腮。子期将那杯酒一饮而尽，也倒上一杯捧给伯牙，

两兄弟难舍难分，泪满了衣衫。伯牙让子期一起去晋国住段日子，子期说家中有老父老母，不能去。伯牙说：“那好，明年我再来看你。今天是八月十六，晚年八月十五、十六这两天。

“命童子把钟子期的地址和相会地点、日期写于记事簿上。子期说：“在明年这个时期，我会准时在江边恭候兄长。”

子期就要上岸去了，伯牙让童子取出十两黄金，送给子期，说：“贤弟，这点薄礼权且送给二位老人去买点果品。自家兄弟，请不要嫌少。”子期没有推辞，收下。伯牙送他至船头，挥泪而别。

于是转眼就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伯牙十分想念子期。中秋将至，伯牙向晋君告了假，再从水路回楚国。路上吩咐水手，注意去年同子期相会的地方。事情也正凑巧，八月十五夜里，船正好驶到了离马安山较近的地方，就是去年同子期相会的江湾，伯牙让水手抛锚停船。

伯牙中秋节这天夜里在船上等候了一夜，第二天又苦等了大半天，也没见子期的影子。他心中很焦急，想道：或许是过往的船只太多，我坐的船变更了，所以我弟认不出吧，不然他肯定不会失信的。于是，他就弹起琴来，希望子期能够听到。谁知刚一弹，就感到弦中隐有哀怨之声。伯牙停了琴，说：“我弟家一定出大事了。去年他说父母年迈，看来不是丧父，必是母亡，因而不能来见我。”伯牙就和一个童子带上琴与丧礼，弃船登上岸，亲自去寻找子期。

刚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伯牙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正在徘徊，遇到一个老头儿。伯牙问：“请问老丈，到集贤村往哪处走？”老者说：“这里有两个集贤村，左边的是上集贤村，右边的是下集贤村，也不知先生要去哪个村？”伯牙回答不上来，老者又说：“我在这个山里住的年数较多，这些庄读书人不是

亲戚就是朋友，先生若要是去访问朋友，请你说出他的名字，我知道他的住处。”伯牙忙说：“学生去拜访子期。”

那老者一听“子期”二字，马上老泪纵横，不觉大哭说：“子期是我儿子。在去年八月十五去砍柴，他遇到晋国大夫俞伯牙先生，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就结为玉兰兄弟。临别时俞大夫赠我儿子十两金子，他就用那些钱买了些书，白天劳作，晚上苦读，累出了病，没治好，在几个月前已去世了。”伯牙听了，仿佛五脏崩裂，泪如泉涌，只大叫一声“兄弟呀”，就昏倒在地上。

钟老与童子急忙唤醒他，并扶他坐于地上。钟老询问童子：“这位先生是谁？”童子小声说：“他正是俞伯牙老爷。”伯牙醒来，痛哭难尽，直哭得口流涎沫、眼中充血，一边哭一边叫：“贤弟啊！我昨晚还怨你失信不来，可谁知你已到九泉之下！”痛哭了半天，收泪同老者行礼，问：“老伯，子期葬在何处？”钟老说：“我儿临终时，让我将他葬在马安山江边。他说与晋大夫伯牙有约，不可以失信。先生刚才路过那条小路左边的那座新坟，正是他的。今天正好是他的百天忌日，老夫我去坟上烧纸，正巧遇到您。”

伯牙也要到子期坟上祭拜，叫家童替钟老提起篮子，钟老领路，走到坟前。伯牙下拜痛哭道：“贤弟只与我见了一面，你就去了，让我失掉了世上最知心的朋友……”前山后山的百姓，知道晋国的大夫来祭钟子期，全都来观看。伯牙盘腿坐于坟前，命童子取过琴来，挥泪弹了一曲。那些山民听了琴全都嘻笑着散去了。伯牙问钟老：“老伯，我弹琴悼念贤弟，悲痛万分，众人何为还笑？”钟老说：“山野之人不明音律，误认为弹琴都是快乐的事，因而笑了。”伯牙长叹一声，说：“原来如此！我苦心悼念贤弟的琴曲，但世上却无人能懂！贤弟啊，

贤弟啊，你是我今生今世唯一的知音，你死了，我还弹给什么人听呢！”说完，伯牙大哭了三声，双手举琴，在子期坟前的石头上一摔，那琴顿时粉碎！

伯牙又是痛哭一场，取出金子让钟老改建子期的坟墓，又对钟老磕头行晚辈之礼，挥泪而去。不久，他就辞官归乡了。

从此之后，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就在四处传开了，“高山流水”也逐渐成了知心朋友的代称，一直到今天。

八、吕大郎行善保全家

浙江嘉兴府长水塘有个财主叫金钟，他有家财万贯，富甲一方，人们都称他金员外。但此人又吝啬又贪婪，数着米下锅，称着柴烧火，损人肥己的事样样干，好事善事一点不做。因此，乡邻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金冷水”，又为“金剥皮”。

金冷水最讨厌和尚来化缘，但他的家正好在寺庙附近，而他的妻子单氏又同他完全不同，一生只吃斋，信佛行善，时常瞒着丈夫偷些柴米送到庙中。所以，金冷水知道后总大骂老婆一通，对和尚恨得牙直痒痒。

单氏四十岁后连生了两个儿子，大家都说是她烧香信佛的报应，所以单氏给儿子取名为福儿、善儿，现在一个九岁、一个八岁，全已上学读书，长得又俊，人也聪明。

这天晚上，单氏又趁金冷水不在家，偷偷打开了仓库，弄出三斗米，让家人送到庙里去了。金冷水回家，看见单氏下大关仓门，地上又落了些米粒，知道她又在偷粮食给和尚。这此，金冷水却装着不知道这事，只是在心里打着一个恶念：那老秃驴不断到我家来化斋，这个臭婆娘还偷着送给他粮食，跟她吵了不知多少次也没用，如今看来只有那贼秃死了，才可以绝了这后患！

第二天一大早，老和尚就带着两个徒弟亲到金冷水家诵经作法，金冷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亲取出几文钱，到街上药铺里去买了包砒霜，又去点心铺买了几个馅饼，将毒药掺进馅里，热热地带回家。

几个和尚正在坐厅上喝茶，金冷水先堆出全部笑脸给和尚

作了一个揖，然后到房里对妻子讲：“三位师父一早到来，恐怕饿了，刚才邻居正请我吃点心，我见饼子还挺热的，就特意拿来了几个，你就让几位师父吃吧。”单氏还以为丈夫回心转意，愿干善事了，就十分高兴地将饼子放进盘子里，让丫鬟送过去。

那几个和尚见金冷水在家，也不敢久坐，也无心吃什么，看见丫鬟送饼过来，心中又不好推却单氏的好意，就将饼放进袖里，说了声“打扰”，就回庙去了。金冷水看了心中暗暗高兴。

再说金冷水的那两个儿子，放了学常常到庙里去玩。这天傍晚，两个人又来了，老和尚心想：“金家的两位小官人常到这里来玩，也没什么好东西请他们，今早晨金夫人送来的四个子，还在橱子中放着，为何不请他们吃呢？”就让徒弟把饼子送给了兄弟俩。

两个学生贪玩了半晌，肚中正饿，见了饼，就二人四个，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刚吃完，两人就大叫肚子疼，一会儿疼得在地上直打滚。老和尚一看就慌了，忙让两个和尚背他们回家。

这可把金冷水夫妇吓坏了，惊问怎么回事。两个和尚说：“刚才他俩在庙中吃了四个饼子，就大声说肚子疼。老和尚说，那饼子正是今早你家妇人送给他的，他没舍得吃，就请两位小官人吃了。”金员外明白自己做的事，只得把饼子里放了砒霜的实情讲给妻子。单氏此时也顾不上气恼，忙用凉水灌两个儿子，但哪里还灌得醒！不久，两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就全都七窍流血，变成了一对冤死鬼。

单氏紧紧抱住两个儿子，痛哭了一场。她既想骂、也想打金冷水这个丧尽人性的东西，但打了骂了，又能如何呢？单氏既气又悲且绝望，走进房里，上吊死了。

金员外也哭得黑地昏天，刚收泪，想到屋中与老婆讲话，见了梁上正吊着个打秋千的死鬼，吓得昏死过去了，不几天也就撒手归西，到阎王展去见妻儿了。

这是金冷水恶人的下场，虽世上恶人不少，善人也多，下边再讲一个做好事的人找回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的故事，也让大家知道行善同样是会得好报。

且说江南常州府无锡县东门外，有一小户人家，兄弟三人，大的名叫吕玉，老二吕宝，老三叫吕珍。吕玉的妻子王氏、吕宝的妻子杨氏都很漂亮，吕珍还年幼，没有娶亲。

兄弟三人，只有老二吕宝不学好，整日喝酒赌博。他的老婆杨氏也是个极不贤惠的女人，妯娌间闹得面和心怨。老大的儿子叫喜儿，刚好六岁。一天，他同邻居家的小孩去邻村看戏，整夜也没回来。夫妻俩着了急，差人四处去寻找，但忙了十几天，也没找回儿子。

吕玉既心疼又烦闷，在家中坐不住，就从人家那里借了几两银子，到外面去做布匹生意，也好顺便打听儿子的消息。他每年年初就出去，八九月份才回家，一连四年，虽钱挣了些，但儿子的下落却没有。日子一长，他也不将儿子的事再放在心上了。

到了第五年，吕玉同一个大布商一起去山西销货，但到山西刚卖完货，吕玉就生了一场大病，在山西一住又正好是三年，才病好返家。

半途中，吕玉走到河南陈留，一日早晨去厕所解手，突见茅坑旁有个青色布袋，拾起来，挺沉，拿到旅店里打开一看，全是些银子，大约有二百两。吕玉心想：“这么大数目的钱财，失主该是什么心情？古人说拾金不昧，我可不能要这银子。”急忙到厕所旁去等失主。但等了一天，也没见人来找，第二日，

他就随身带着那银子起身离开了陈留。

又走了三五百里，吕玉来到了南宿州住宿，店里一位客人向他闲谈，说五天说住在陈留，早晨上厕所，将一大袋银子放地上，宾听官差在街上喝三吆四的，一心慌，赶紧跑开，但忘了那布袋。那里边还有二百两银子，他直到夜里才猛地想起来的，想想已过了一整天了，再去找也无用，只得自认倒霉了。

吕玉问：“贵客贵姓？家在何处？”那客人说：“免贵姓陈，人们称我陈朝奉，家是徽州，现在扬州开一粮店。请问老兄高姓？”“小弟姓吕，江苏无锡人，到扬州也是顺路，老兄不嫌弃的话，我想跟你到你家里去看看。”那客人也十分高兴，连忙答应。第二天一大早，二人就动身一起去了扬州。

吕玉到了陈朝奉家，再次提起丢失银子的事，仔细询问陈朝奉布袋是何种模样。陈说：“是个大青布袋，一头有白线绣的个‘陈’字。”，吕玉对他讲：“小弟前些日子在陈留捡了一个布袋，同你说的相像，我拿出来你看看。”陈朝奉看了，惊奇地说：“这正是我丢的那个！”袋中的银子原封不动，吕玉就还给了他。

陈朝奉特不堵塞意，要和吕玉平分，吕玉不答应。陈朝奉说：“如不平分，你也要收我一些谢礼，我才安心。”吕玉说什么就是不肯收，陈朝奉感激难尽，忙摆酒饭热情招待他。

陈朝奉想：“难得吕玉如此的好人！还银之恩我无法报答他，我家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如果能与他做个亲家有多好啊，也不知他有否儿子。”吃饭时，陈朝奉追问：“恩兄，你儿子多大了？”吕玉一听说“儿子”两字，不觉掉下泪来，说：“小弟我只有一个儿子，但七年前丢失了，至今无下落。”紧接着，又将这些年寻找儿子的辛苦细诉了一遍。

陈朝奉听了，沉吟大半晌，问：“恩兄，你儿子是几岁丢

失的？”“刚刚六岁。”“什么名字？长什么模样？”“小名叫喜儿，白脸儿。”陈朝奉一听，连忙叫过一个仆人来，附在他耳边小声讲了几句话，那仆人连忙出去了。一会儿，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走了过来，身着青布道袍，生得眉清目秀，见了吕玉，打了个招呼，对陈朝奉说：“爹爹，你叫喜儿来有什么事吗？”“你先到这儿站着。”

吕玉听这少年的名字同自己儿子的相同，面目也与儿子相像，心中也有些疑惑，但又听他叫陈朝奉“爹爹”，明白是陈家的儿子，也不好随便问，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少年。停了一会儿，吕玉再也忍不住了问：“他是你的儿子吗？”陈朝奉说：“他并不是我的亲儿子。在七年前，有个过路人将他带到这儿，说妻子死了，只有他这个儿子，因生活贫困，去投靠亲戚，中途又生了病，现在身上分文没有，所以愿把这孩子抵押在这里，抵三两银子，等见了亲戚后回来赎。我可怜那人，就给了他三两银子，将孩子暂且留下，可谁知那人一去不回。我问这孩子，才晓得是无锡人，父亲叫吕玉，其母姓王，因看戏走失，被人哄到了这儿。我看他聪明乖巧，心里喜爱他，把他当亲儿子，让他与小儿一起读书。我几次要到无锡来，但一直没找一个方便的机会。如今听恩兄这么一说，真是太凑巧了，就让他出来，以便恩兄认个仔细。”

喜儿听了这话，哭将起来。吕玉也抽泣起来，说：“我小儿还有个暗记：在左膝下有两个黑痣。”喜儿赶忙卷起裤腿，露出了左膝，果然有两个黑痣。吕玉一见此，就猛地将喜儿抱在怀里，叫了声：“我的亲儿！我是你的亲爹！”现在顿时泪如雨下。

父子二人抱头痛哭了一场，吕玉这才止住泪，拜谢了陈朝奉说：“要不是恩人收留了我小儿，今天怎么可以让我们父子

相见？”陈朝奉说：“恩兄拾金不昧的品德实在让我很感动。今天你们父子相会也真是天意。”

陈朝奉想将女儿许给喜儿，吕玉见他是真心诚意，也就答应了。第二日清早，吕玉与儿子辞别了陈朝奉，随身携带陈朝奉送的二十两银子，雇了一条小船返家。刚走了几里，就听到江边人声喧哗，原来是一只客船坏了，所有的人都在水中呼叫救命。岸上的人叫小船赶快去打捞，谁知那些小船的人却只管讨价还价地索要救命钱，迟迟不肯开船。

吕玉想：“还是救人要紧，为何不用这二十两银子叫他们打捞。”因此就大声说：“我出钱，赶快去救！若救了这船人，我给你二十两银子。”那些小船一听有二十两银子，蜂拥齐去，一会儿就将人全部救上了岸，吕玉就将那二十两银子都分给了他们。

正在此时，一个被救起的人看见了吕玉，大声叫道：“哥哥，哥哥，你从何处来的？”吕玉一看，不是别人，正好是三弟吕珍，赶忙接他上了小船，替他换上干衣服，又让喜儿见了叔叔，就将把拾银子、巧遇儿子的事给三弟细讲了一遍，吕珍听得惊讶无比。吕玉问：“三弟为什么到这里来了？”吕珍说：“一言难尽。哥哥一出门，三年不回，有人说你已在山西去世了，我一直不相信，可二哥近日却总逼着大嫂改嫁，嫂子不听从，因此叫我到山西打听你的下落，却不想在这里遇到了。哥哥快点回家，别让嫂子再难过了。”吕玉听完，急命船主开船回无锡去。

且说吕玉的二弟吕宝居心不良，就逼嫂子改嫁，自己也好得到些财礼。吕珍走之后，吕宝更是每天催着大嫂嫁人。这几日他又赌输了钱，偶然听说有江西的客人要讨一个老婆，就把嫂子卖给了他。那客人也打听到吕大郎的妻子长得美，就情愿

出三十两银子来娶她。吕宝得了银子之后，对客人说：“我嫂子肯定不会顺从的，今天傍晚你们的轿子到我家之后，一看见戴白色发髻的，就无需说什么，抢上轿抬走就行了。”这江西客人连声说好。

吕宝回到家之后，偷偷对老婆说：“嫂子今晚就卖给江西客人，我已经约定他今晚来抢，千万不要让她知道。”正说着，突然听到窗外有一阵脚步声，吕宝还没对老婆讲发髻的事，就躲将起来。原来王氏正在窗外，听见“抢她上轿”几个字，心里生疑，进门对杨氏说：“刚才二弟说什么？你给讲明白！”杨氏红着脸道：“这是什么意思？嫂子如果要嫁人直说好啦，别赖我们！”一句话将王氏气得回房大哭了一场，想想还是死了清静，省得对不住丈夫。

王氏关上房门，打了个麻绳套子，挂在上梁，自己站上凳子，把脖子伸进绳套。但绳套太小，她的头伸进时，白色发髻正好碰到绳套，掉到地上。王氏再也顾不上发髻，猛地一下踢翻凳子，谁知，麻绳有点烂了，竟吃不住王氏的重量，顿时就断了，王氏也随之扑通一声落到了地上。

杨氏听见响声，急忙跑过来看，只见房门紧闭，知道肯定出事了，急忙用木棍将门撞开。屋中黑洞洞的，她刚走进门中，就被横躺在地王氏绊倒一跤，头上的黑色发髻也撞掉在地上。杨氏此时吓得魂不附体，爬将起来跑到厨房点上灯，回来看，只见王氏横趴在地口吐白沫，在脖子上还有条绳子。

杨氏刚解开麻绳，忽然听有敲大门的声音，知道是抢人的到了，她忙着要去让他们进来，又想自己头上已没了髻儿，怪难看的，便随手从地上拾了一个戴到头上，但谁知慌乱中捡起了王氏的那个白的。江西客人带着一伙人拥进大门，当面看见了杨氏，见她头上戴着一个白发髻，就如同饿鹰捉小鸡一般，

七手八脚地将她架上了轿。杨氏叫道：“我不是！不是！”众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捡起来飞快地跑了。

王氏待解开麻绳后，慢慢也有了些知觉，只含含糊糊听得一片吵嚷声。等声音消失了，她出去叫杨氏，但不见人影，心中明白了：肯定是抢亲的人抢错了。她害怕那些人发觉错了再回来，就紧紧关上大门，回到房中，捡起黑发髻抓在手里，也不敢睡觉。

王氏听到外边有人敲门，仔细一听，原来是吕宝的声音。王氏心中恼怒，也不去给他开，任凭他叫得口干舌燥，才隔着大门问：“谁？”吕宝一听是嫂子的声音，不禁大吃一惊，心想，这下可坏了，肯定是抢错了。他见嫂子不肯开门，就哄她说：“兄弟吕珍探听到大哥的消息回来了，你赶快开门。”王氏听说三弟回来了，连忙将黑髻戴上，开门，但哪有什么吕珍？只有吕宝一人。

吕宝询问他老婆哪去了，王氏没好声气地说：“全是你做的勾当，我怎么知道？”然后将抢亲的进来抢走李氏的事说了。吕宝叫苦不迭，捶胸顿足：“本来指望卖了嫂子，谁知却卖了老婆。如今江西客人早已开船去了，三十两银子昨夜输掉了一大半，今后别想再讨上老婆了！”

吕宝正在叫嚷，只见门外又有四五个人一拥而入。这些不是别人，正是哥哥吕玉、三弟吕珍同侄儿喜儿，还有两个脚夫，搬着行李回来了。吕宝自觉无脸见他们，从后门逃走，从此不知所终。

王氏见夫君归来，儿子也长大归家，异常欢喜。从此，一家三口人合欢团圆，日子过得幸福美满。吕玉儿子失而复回、弟弟落水复生、妻子也逢凶遇吉，全都是他拾金不昧做仁义事的好报。

九、李白醉写吓蛮书

大家都知道唐玄宗时期有个大诗人李白，他才华横溢，世称“诗仙”。

李白生得容貌清秀、身材修颀，十岁精通诗书，出口成章，人们夸他锦心绣口，如神仙再世，因此都称他李谪仙。杜甫誉他说：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李白号“青莲居士”，一生最爱喝酒，咏泊功名利禄，他的志向是游遍神州，览尽天下的名山大川，尝尽人间的美酒。他登过峨眉山，游过云梦泽，又隐居于租徕山竹溪中，同孔巢父等人日夜开怀畅饮。又听说湖州乌程酒很美，他又辞千里赶到那里，尽兴畅饮。

有人问李白：“凭你的才能，进京参考，取得功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了，但为何不去呢？”李白说：“当今朝政混乱，毫无公道可谈，如果不请客不送礼，再有才能也不会考中的，因此我不去。”人们又劝说他说：“虽然如此，但凭您的诗才名声，到了长安之后，一定会有人推荐。”李白认为这话有道理，就去了长安。

一日，李白在长安紫极宫游玩，遇到诗人贺知章。两人互报姓名，都互相仰慕已久，马上就如故交。贺知章请他到酒店中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深夜，两个人谈笑风生，甚是投机。喝完之后，贺知章就带李白到家中，让住下，结为玉兰，从此二人每日饮酒作诗，谈古论今，十分快活。

眼看考期将至，贺知章对他讲：“今年的主考是杨贵妃的

哥哥杨国忠，监考官是太尉高力士，这两个人全是贪财的人，不给他送钱，就是你学问再大，他也叫你考不中。只不过，这两个人我都熟悉，我先写一封信，先替你托托他们，或许我这点薄面子能顶用。”李白以为贺知章这种盛情不好推却，也就依了他。

杨国忠和高力士打开贺知章的信看之后，冷笑道：“贺内翰收受了李白的钱财，却写封空头信到我们这里来白讨人情。到了那天，我们看到李白的卷子，不用看，当场就叫他落榜而归。”

考试这天，李白进了考场，看了题目，也不多加思索，文章一挥而成，第一个交了卷。

杨国忠见卷子上写有李白的名字，也就不看他写的文章，胡乱一圈，说：“如此的书生，只配给我磨墨。”高力士也说：“磨墨也不配，只配给我穿袜脱靴。”两人说完全都哈哈大笑，喝令门官将李白赶出了考场。

李白怒气难平地回到贺知章家，发誓道：“我今后若得志，一定让杨国忠磨墨、高力士给我脱靴子不可！”贺知章劝他：“不要烦恼，暂且先在我家住下，等下次换了考官，你一定能高中状元。”

忽然有一日，有一个番邦的使者贡送国书到朝，皇帝叫贺知章接待来使，在国宾馆住下。第二日，玄宗皇帝命翰林学士拆开番邦国书给他念，但翰林学士一个字也不识，就拜倒在金殿上说：“启奏皇上，此书的文字都如同鸟兽的足迹，臣学识浅薄，一字不识。”玄宗交给杨国忠宣读，他也是干瞪眼儿，只认识其中一字。天子又让满朝文武看了一遍，全都无一人懂得，不知番书中所言何事。

玄宗大怒，斥骂满朝大臣：“我养了你们草包，竟没有一

个饱学之士可替我分忧。连这番书也不认识，怎么回答番邦？怎么打发那个使者呢？番邦肯定会耻笑我唐朝无人，侵我边界！你们听着，如果三天内没人认识，一律停了你们的俸禄；六天内没人认识，一律革职；九天内倘若再没人认识，将你们这些人全部问罪，我要另择良才，扶持朝政。”文武百官全低着头，没人敢说话。

散朝后，贺知章回到家，把这事告诉李白，李白微微冷笑道：“很可惜我去年没能考取做官，无法替天子分忧。”贺知章又惊又喜，说：“贤弟如此博学多才，想必认识那番书？我明天马上去皇上面前保奏。”李白点头应允。

第二天，贺知章入朝向玄宗奏道：“陛下，臣家有一秀才，人称李白，博学多才，陛下要读番书，我看非他不能。”玄宗准奏，当即派人到贺知章家宣李白上朝。李白说：“我是远方的一个平民小人，无才无识，朝中如此多的大臣官僚，全是些馆学之士，何必询问我这草莽之人？我不敢奉诏，恐怕得罪了朝中的权贵人物。”坚决不起身。

差人将李白的話回奏给玄宗，玄宗诏问贺知章：“李白不愿奉诏前来，是何意思？”贺知章回答说：“臣了解李白的文章盖世，学问惊人，只是因去年考试被考官屈批了卷子，赶出考场，如果今天让他以平民百姓的身份来上朝，他心有不甘。恳请陛下赐给他一个官员身份，再命位大臣去叫他，他一定会奉诏前来。”玄宗说：“既然如此，好吧，就赐李白进士及第，让他穿上紫袍、系上金带、戴上乌纱，来朝见朕。就由你去家里将他迎来。”贺知章领圣旨回家，详细对李白说了天子求贤若渴的急切心情，特意请李白去认番书。

李白就穿了官袍，骑马随贺知章入朝。玄宗皇上正在御座上专候李白到来。李白来到金阶前，高呼谢主龙恩，弯腰站于

阶前。

天子见李白来了，如饥似渴，对李白说：“如今有番邦送来使书，无人能识，特宣卿上朝，为朕解忧。”李白奏道：“臣因学识短浅，被杨太师、高太尉推出了考场。如今有番书，为何不让他们回答？连考官都看不上微臣，臣如何能为陛下办事？”玄宗说：“朕知道卿的意思，请你不必再推辞了。”于是让侍臣捧番书叫李白观看。

李白只看了一遍，微微冷笑，把番书用唐朝的官话顺畅地翻译了出来。原来这番书是渤海国写来的，说是唐朝要割让给他们一百座城池，否则就发兵来攻满朝文武听李白宣读番书完毕，不觉大吃了惊，你看我，我看你，都说：“这人才难得！”天子听了番书之后，沉思良久，问文武百官：“如今番国要兴兵抢我的城池，我们用什么计策对付？”两班文武都如同木雕泥塑，无人能答。

过了很久，贺知章启奏说：“我听说渤海国兵强马壮，人皆善战，现在太平日久，我们的将兵都忘了打仗是怎么回事。倘若再发动战争，我看难保胜利。愿皇上圣鉴！”

玄宗说：“如此的话，得如何回答番使？”贺知章说：“李白会有办法，陛下可问问他。”天子于是再次诏李白来问，李白奏道：“臣启陛下，此事勿需用圣上烦心，来日宣番邦使者入朝，我自当面用番语来羞辱番国，定让他番国国王拱手来降。”玄宗闻言大喜，当即恭拜李白为翰林学士，在金銮殿上设宴待他。音乐歌舞中，天子让李白不拘礼节，开怀畅饮。李白尽情大喝，不觉大醉了，天子令内官扶李白就于殿旁安寝。

第二天一早，天子升朝。太监催李白上朝，可他酒还没醒，太监不得不硬扶他上殿。百官在两旁齐站，天子命李白上前，见他还面有酒意，双眼朦胧，就叫御厨做醒酒的酸鱼羹汤送来，

很快，御厨用金盘捧来一碗，玄宗见那羹汤热气过大，就亲用手用象牙筷调了良久，才赐给李白。李白跪下接过汤喝了，顿觉清爽多了。

百官看天子如此宠幸李白，全又惊又喜：惊的是天子如此破格对待李白；喜的是天子终于找到了李白这样一个天才。只有杨国忠、高力士二人不高兴。

圣旨宣召番邦使者入朝，番使拜过了皇上，站在一旁。这时，李白穿紫衣、戴乌纱帽，飘飘然赛如神仙，手拿番使送来的番书，站在左侧大声宣读，一字不错。读完，李白对惊得手足无措的番使说：“你们小国如此无礼，但天子宽宏大量，不与你们计较。如今下诏答复你们，你可仔细听着！”那个番官战战兢兢，跪倒在阶下，面无人色。玄宗命在御座旁放上七宝床，叫人取出白玉砚台、狼毫笔、龙香墨、金玉纸，赐李白坐于七宝床上书写诏书，答复番邦。

李白奏道：“臣的靴子脏，恐怕弄脏御前的座位，望皇上隆恩，赐臣脱靴之后再登床。”天子准奏，就让一小内侍给李白脱靴子。李白又说：“臣还有一句话，乞陛下赦免臣狂妄之罪，臣才能说。”天子说：“你有何话，尽管说，朕不加罪于你。”李白说：“臣于去年考试，被杨太师、高太尉轰出，如今见他俩在眼前，我打不起精神。乞求陛下吩咐杨国忠替臣捧砚磨墨，高力士给我脱靴，如此，我才会意气风发，挥笔草诏，不负陛下期望！”

玄宗此时一心只想吓退番邦，好免战祸，仍做太平天子，对李白提出的要求，哪有半点不依的？于是立刻传旨：“命杨国忠捧砚，高力士脱靴。”

杨、高二人心中暗叫苦：“真不该考试时轻薄了他，说他只配给我们磨墨脱靴。谁知今天他仗着皇上的一时宠幸，只是以

牙还牙，报复我们。”但他俩不敢违背圣旨，只好乖乖地给李白磨墨脱靴了。

此时李白神采飞扬，坐在御前的七宝床上，杨国忠侯在候旁边替他磨墨。论地位，如果李白坐着，杨国忠不应该站着，但李白今天替天子说话，天子给了他特殊的礼遇，杨国忠不得不站立。

此时，只见李白左手摸胡须，提起那支狼毫笔在金玉纸上不停地走龙。不久，李白就起草完了一纸“吓蛮书”，笔画齐整，毫无差错，献于龙案上。

天子一看，全都是用番文写的，他可一个字也不认识，不禁感到十分惊奇。传令百官观看，个个惊骇，全都赞叹李白的才学。天子让李白用汉语读一下，李白就在御前高声朗读。“吓蛮书”中将唐朝夸张得无比强大，命渤海国赶紧来进贡，要不马上要大祸临头。书中文字的精彩华丽，语音的铿锵响亮，自就不必说了。

天子闻听后大喜，让李白再对番官读一遍。李白又让高太尉给他穿上靴子。这才走下殿来命番官听诏。李白重读了一遍诏书，吓得那番官面如纸灰，大气难出，赶紧拜谢退出。

贺知章将番官送出都门，番官私下问：“刚才宣读诏书的那人是谁？”贺知章说：“是李白，现官拜翰林学士。”番使不解地问：“那可是多大的官，竟让太师磨墨，太尉脱靴？”贺知章微笑道：“太师、太尉仅仅是人间的显贵大臣，而李白却是天上神仙下凡，赞助天朝，有谁可跟他比呢？”

番使回到番邦，向国王详细说了在唐朝的经过。国王见了李白的“吓蛮书”，大惊失措，与国人商议说：“天朝得神仙赞助，我们怎可为敌！”于是向唐朝写了降书，愿年年朝贡，岁岁称臣。

再说天子敬重李白才华，想给他加官进爵。李白回奏道：“我不愿为官，也不想金玉珍宝，只愿能跟从陛下游玩，每日喝到陛下的佳宴美酒，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天子也知道李白清高，因此也就不强要他再做官。从此，留李白住在金銮殿中，不时在宫中赐宴，还向他问些朝政之事，对他更加恩宠。

当时扬州贡送牡丹花，玄宗天子叫裁到沉香亭前，与杨贵妃赏玩，又叫梨园子弟到亭前奏乐。天子说：“今天与贵妃娘娘赏国花。不能用旧词曲？”就命梨园子弟的领队李龟年去宣李白入宫。内侍听说李学士到市上酒店去了，李龟年赶到酒店去找，听见酒楼上有个熟悉的声音在高唱，就大步径直走上楼来。只见李白独自坐在一张小桌之旁，桌上花瓶插着一枝桃花，正对花饮酒，喝得大醉，但仍拿着个大酒杯不肯放手。

李龟年上前说：“圣上如今在沉香亭召你，请快去！”李白全然不理睬，睁了睁醉眼，对李龟年说：“我醉了，想睡觉，你去吧。”李龟年见他醉得如此，就让七八个随从将他抬到酒楼门前，扶上马背，众人左右扶持着他，李龟年在后边赶着马，直跑到宫前门。天子又派人来催，听说李白醉了，特意准许李白骑马入宫。

来到沉香亭，天子遥见李白在马上东摇西晃，酒还没醒，命内侍于亭旁铺上地毯，扶李白下了马，躺在地毯上。天子见李白醉得直吐，亲自用龙袍的袖子给他擦。杨贵妃说：“我听说用凉水喷脸，可以醒酒。”天子就命内侍提来兴庆池的水，又命宫女把池水含于口中，轻喷到李白脸上。

李白在梦中惊醒，见了天子，大惊，急忙跪倒在地上，说：“臣该万死！但臣是酒中之仙，还请陛下恕臣死罪！”

玄宗搀扶起李白道：“今日与贵妃欣赏名花，不能无新词，因而召卿，你可作《清平调》三调。”李白酒还没全醒，大笔

一挥，即成三首，天子看了赞叹不已，就让梨园弟子按调唱新词。杨贵妃见诗中将她比作汉朝的美女赵飞燕，十分欢喜，亲自斟酒，让宫女赐给李白。

且说高力士，他对脱靴之事一直怀恨于心，但又无可奈何。这天，他见了李白新作的《清平调》中有“飞燕”一词。就向杨贵妃进谗言说：“赵飞燕尽管美貌，后来却不得好死。如今李白把飞燕喻为娘娘，实在是不怀好意。”杨贵妃听了勃然大怒，从此就怀恨在心，常常在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如此一来，玄宗也就渐渐疏远李白了。

李白知道天子疏远他是由于高力士谗言，就多次向皇上请求离开宫廷。天子心里是十分敬重李白的，只因贵妃不喜欢，李白又屡次请求辞去，就对李白说：“你志存高远，长期呆在宫中不免生闷气，我就特许你暂时出宫还山吧。但你对朕有大功，不能叫你空手走呢？”李白奏道：“臣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买酒的钱，能够每日一醉就够了。”

因此天子赐给李白一面金牌，牌上御书：“赐李白为天下无忧学士、逍遥秀才。遇唐吃酒，帐均由官府付。文武官员军民等人，凡对李白有失敬者，以违命论处。”另赐给李白黄金千两，锦袍玉带，金鞍龙马，随从二十。李白谢恩告辞，玄宗又赐予他金花两朵，御酒三杯，特恩准李白当着皇帝面上马出朝。

此日，朝廷特别散朝，文武百官全都来送李白，从长安街一直送到十里长亭。只余杨国忠与高力士怀恨不送。贺知章等酒友一直将李白送出百里之外，大喝三天，才恋恋而归。

十、钝秀才苦尽甘来

明朝天顺年间，福建将乐县有一人名叫马万群，官至吏科给事中，因为揭露太监王振专权误国，遭王振陷害，罢官回了老家。马万群的夫人早已去世了。只有一子叫马德称，自幼好学聪明，满肚子学问，已经中了秀才。

乡间的那些富家子弟，全都认为德称是一个官宦家的公子，才能又大，将来肯定能做大官，因此都争相讨好他。其中两个巴结得最紧的，就是黄胜与顾祥，这两个人大字不识几个，却也头顶着个读书人的虚名，他俩终日将马德称当作大菩萨供奉，今天送他些礼物，明天请他去游玩喝酒。德称是个老实忠厚的人，眼见他们如此殷勤，也就将他们当成好朋友。黄胜将亲妹妹六娉姑娘许配给德称，马德称也知道六娉是位才貌双全的姑娘，倒也十分高兴，就和她订了亲，但德称发誓考不取功名一生不成亲，所以一时也就没有完婚。

这一年，德称去报考举人，三场考试下来之后，他自我感觉很好，可结果还是榜上无名。他尽管年纪只有二十二岁，以后还有机会，但考试的失败，对他的打击毕竟也不小。他正呆在家里发闷，天有不测风云，他父亲的一门又在朝廷上告王振，王振疑心是马万群受指使的，顿时新帐旧恨一起清算，让朝中的心腹诬告马万群做官时曾犯了贪污罪，罚他一万两银子，并派奴仆立即去马家，逼着要罚款。马万群本是个清官，哪有什么银子，又被来人逼催，一气之下就病倒了，不几天就命归黄泉。

马德称万分难过，但官府还逼着要罚银，如没有银子，就

要马德称变卖掉家产。马家有一个小田庄，官府并不知道，德称找到好朋友顾祥，请求他承认那个小田庄是顾家的，正好逃避官府，又将那些价值贵重的古玩、书籍寄存在黄胜家中，只卖掉了那些实在瞒不住的田产房屋，但那些全卖了，仍不够数，官府还不停地逼要，一日，顾祥差人来告诉德称说，那个田庄也被官府查出来了，他没法隐瞒。德称没法，只好卖了田庄归官。再后来，德称才了解田庄的事竟然是顾祥举报给官府的，这样不但可以不连累他自己，还可以博得官府的欢心，马家的人全痛骂顾祥出卖朋友，要找他去算帐，可德称通过最近这些事，已经明白了如今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奸险，对这事只付之一脸苦笑。

好不容易赔完了一万两银子，马家已经穷困潦倒。官府的人走了之后，德称到黄胜家取回寄存的东西，但去了几次，黄胜都不接见他。最后，黄胜差人送来一帐单子，上面所列的都是某月某日德称因某事花了他多少银子，其实银子都是从前黄胜奉承德时花的。黄胜把古玩、书籍都扣下了，一件也不还，说是要将这些东西抵压那些银子。德称大怒，当场将帐单子撕碎，骂道：“如此的猪狗之辈，无耻的小人，我永远再也不与他再相见！”黄胜正巴不得同马家断绝关系，马上就和德称断了关系。

马德称穷苦得衣衫破烂、吃了上顿无下顿。心自忖：“父亲在世时，曾周济过不少人，如今我遭难了，却无人问，可见人情有许多势利。”奴仆老王提议将坟地上的树卖掉卖点米，德称同意了，派人伐倒一棵一看，树中心全都被虫蛀空了，不值钱；再伐一棵，还是如此。德称感叹说：“我真命苦啊！”也就不再找了，那两棵树只好当柴卖，卖不了几个钱，不几天全用完了。

家里再没其它可卖的东西，只余下一个十二岁的家童，德称让老王去卖给人家。只得了五两银子。但那有童到了人家家里之后，夜夜尿床。人家将他又退回来，把五两银子也要走了。德称没法，只好又减价二两银子，另外再找人家卖了家童。说来也怪，那家童再次卖给人家后，就不再尿床了。这尿掉了德称的二两银子。

三两银子也全完了，德称穷得吃不上饭，乡里又无人可求告，忽然想起有个表叔正在杭州府任知府，另外还有他父亲的一个学生在德清县任县令，就想去投奔他们，暗想着这两个人之中也可能遇到一个。他变卖了最后几件家具做路费，先去了杭州，但那位表叔十天前刚过世了。再去找那位县令，但县令这几天正同上级闹矛盾，推说有病关门不见客。

德称无处可投，又想起南京衙门里肯定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就去了南京城，但一个也没找到。路费已用完，他就到大报恩寺同和尚们吃斋饭度日。一日，德称在庙里见到一位老乡，就同他打听家乡中的情况。那老乡告诉他说：因为德称没及时给县令送礼，尽连他的秀才也取消了，如今之后他就没资格再参加考试了。

德称听了，气愤得差点想要寻死，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个运官粮的赵指挥要请一个文书同去北京，德称就请求庙里的主持推荐他去，也好混口饭吃，再上北京去碰碰运气。那和尚也正巴不得他这个穷鬼离开，就在赵指挥面前着实夸奖他的才干，赵指挥同意了，让德称上船同行。但谁知，船行到黄河岸口，德称乘停船的机会上岸去解手，忽然听到一巨响，他回头一看，我的妈，黄河决口了！刹那间，赵指挥的粮船被洪水冲得不知踪影，只看见一望无际的滔滔大水。

德称发了一阵呆，想起自己离乡千里，举目无亲友，张开

嘴大哭起来了，一位老大爷走过来劝他说：“看公子你年轻漂亮，气概轩宇，将来一定能干大事。不要难过，我身上还有三两银子，送给你作个路费吧。”说完去摸口袋，却摸了个空，原来不知什么时候让小偷给扒包。那老汉感叹了一阵，到熟人那里给借了五两银子赠送给德称。德称再三称谢，擦干了泪，整整衣服，继续向北京赶。

在路上，这五两银子也全用掉了，幸好他写得一手好字，就买了一些纸笔，一路卖字，饥一顿、饱一顿地总算捱到了北京。住进旅店后，他先从店主处借了京城官员名单簿子看，只见上面有两位父亲当年要好的同事，一是兵部尤侍郎；一是左卿曹光禄，就满怀希望地去上门拜访了。

德称先去拜会曹公，那曹光禄也知道他是王振的大仇家，生怕惹祸，也不敢接待他，让看门人将他赶了出去。德称无奈，只得又去见尤侍郎。这个尤侍郎也是个毫无义气的人，如今见德称衣衫破烂，但一点东西也没有赠给，只好写了个字条将他推荐给西北边塞的陆总兵。德称一路上卖字、讨饭到了西北，可谁知西北少数民族打了进来，陆总兵因为指挥不当，吃了败仗，被押回北京问罪，就连尤侍郎的官也给罢了。德称在边塞浪迹了三四个月，一无所成，只好依旧回到北京住在先前的旅店。

店主很可怜他，正好旅店前边胡同里有个刘千户，其子八岁，要聘一位老师，店主就对刘千户推荐德称。刘千户与德称讲好年资二十两银子，并先送给德称一套新衣服，然后再迎他到家里教儿子识字。德称总算不愁吃穿了，但好景不长，只教了三个月，那儿子得了一场病死了。刘千户就这一个儿子，夫人哭得死去活来。有个刻薄的小人对刘千户说：“马德称是个降祸的太岁，丧气的狗，他到何处，哪里就有灾殃。以前赵指

挥请了他，就毁了粮船；尤侍郎举荐了他，就被罢了官。他是个凶兆的秀才，你不该去亲近他！”刘千户听了，也就抱怨儿子的死是他带累的，将他辞退了，还四处说他是个晦气的人。从此之后，北京的人给马德称起了个绰号，叫“钝秀才”。只要钝秀才一上街，家家关门闭户，都将他当妖物看待，大家都躲着他走。可怜这位满腹经文、英俊潇洒的男子汉，被弄得衣食无着，没有栖身之地。有位吴监生，性格十分刚直，但他不信世上有何不吉利的人，就将马德称邀到家里去谈论学问，现见他谈吐不凡，就想留住于家里。但世上就是有如此巧的事，两人谈得正投机，突然吴监生老家来人送信儿，说吴监生的爹死了！吴监生只好把马德称介绍给同乡吕公，就奔丧返家了。吕公将德称请到家中，安排好酒饭招待，事情又真有凑巧，德称刚好拿起碗筷，吕公家忽然厨房起了火，全家人全都惊慌地乱叫乱跑。马德称也向外跑，却被官府当成放火的抓了去。幸亏吕公是个有正义感的人，花了不少银子，官府才将马德称释放了。从此之后，钝秀才的名声也就更大了，没人敢收留他。德称只好夜里在关帝庙安身，白天仍以卖字乞生。

再说黄胜，自打从马德称去了杭州之后，总怕他再回来，后来又听人传说马德称随粮船去上北京，因黄河决口，船翻人亡，也就完全放了心。他见妹妹六嫖已经长大到了出阁的年龄，就同她说马秀才已经死了，她应该另外嫁人了。六嫖是个有志气的女孩，见哥哥天天来逼她，又拿许多书信，说乡里有多少人慕她的才貌、想要娶她，就指天发誓说：“我生为马家人，死是马家鬼，如德称他活着，我一辈子等着他，若是真死了，我一辈子也不嫁人！”黄胜见她说得惊天动地，也就不敢再去逼她了。

过了一段日子，黄胜在妓院传染了性病，就到阎王爷那里

报到去了。他没有兄弟、也无儿子，因此家族中的人都来争抢他的家产。他妻子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全靠六嫖出面对付那些族人。她给黄胜立了一个继子，保全了家产，自己也从中分到几千两银子。

六嫖并不知道丈夫翻船的消息的真假，就连忙拿出银子让人到四处去打听他的消息。过了许久，才有个从北京返回的人说马德称没死，如今流落在北京，人们都叫他“钝秀才。”六嫖办事异常果断，当即收拾好银子，带上几个丫鬟与奴仆，雇条船直上北京。

到京后，六嫖四处打听到马德称正在龙兴寺替人家抄写《法华经》，就拿出了一百两银子，买几套新衣裳，写了封信，让一个老奴仆前去迎接丈夫。老奴仆到了龙兴寺，询问长老：“福建的马相公在何处？”长老说：“这里仅有一个‘钝秀才’，没有马相公。”老奴仆说：“正是他，正是他，请您快领我去见他。”和尚领他进了大悲阁中，指着马德称说：“那个写经的正是钝秀才。”

老家奴见了德称，赶忙磕头。德称此时正在贫贱落难中，终日见到的全是人的白眼，哪料到还会有人给他磕头，不禁一怔，忙扶起他问：“你何人？”老家奴说：“小的是将乐县黄家的老奴，现奉小姐之命，特来拜接相公。”就把黄小姐的信拿出来交给德称。德称问：“你家小姐如今嫁到哪里去了？”老家奴说：“小姐发誓不同别人结婚，一直等着你。听说你在北京，她亲自到这里来找你。她还给县官送了礼，已经恢复了你秀才的名号，她让你快回去读书应考。”

家奴将衣服和银子交给德称，恭请他去见小姐。德称执意不改初衷，一定要等到金榜题名后再洞房花烛、拜堂成亲。他收下银子衣服，给小姐写了回信，让小姐等候他的佳音。

六嫖听了老奴仆的回话之后，觉得德称十分有志气，就带着人启程返乡，临别时写信对德称说：“我在家乡等候你好消息，请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

马德称受了这番激励，又有了钱，就将所有事统统放到一旁，发奋读书。第二年，奸贼王振罪行败露，抄了家，凡是受王振迫害的官员全都被平反昭雪，马万群也恢复了名誉，一万两银子也发还给了德称。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年马德称的文章写得格外顺手，连科考中，授于官职。德称高高兴兴地骑了高头大马出京，回乡迎娶黄小姐。他骑马走在京城的大街上，行人指指点点，纷纷议论：“瞧，那不正是钝秀才吗？怎么如今有这么神气？难道他的运气好起来了？”“什么运气，人家是真才实学，怎么会一生倒霉？”“对，对，从今之后呀，我再也不相信什么运气了！”

德称一路走，耳听着众人的议论，心中感慨万千。这之后，德称娶了六嫖，做了几任官员，就辞官返乡，夫妻俩相敬如宾，生活美满，很受乡人尊重。至于那个顾祥呢，虽然德称也不去与他计较那些往事，但他却被乡里人看成是势利小人，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只好灰溜溜地变卖了家产田庄，搬到外县去了。

十一、唐解元化名点秋香

明朝时候，在苏州吴县有个风流才子名唐寅，名伯虎，是个聪明盖世、学问包天的人，诗词文赋，一挥成章，音乐书画，无所不通。他去参加考试，第一回就考了个解元(省试的第一名)。又上北京考试，结果遭人陷害，取消了考试资格。唐伯虎原来想做官，干一番大事业，但经过这番挫折，也看透了黑暗的官场，返回到家乡，从此再不提考试的事，终日饮酒作诗，写字画画，过起了逍遥快活自在的日子。当时的人若能得到他的字画，都如获至宝，特别是他的画，更是大家争着高价来购买的。因为他中过解元，人们称他为“唐解元”。

一日，唐伯虎刚来到苏州阊门前的游船上，就有许多富家公子慕名来拜，拿扇子请他在上边写字画画。唐解元好不容易才打发走了他们，已经很困了，就让童子端过一大杯酒来，靠着舱窗一人喝酒。忽然一只装饰精美的游船从旁边划了过来，船中珠翠夺目，美女如云。其中一位穿青衣的小丫鬟，生得眉清目秀，从船窗里探出头来，目光炯炯地注视着解元，掩口一笑。唐伯虎马上就被那丫鬟勾去了魂，呆呆地盯着那船出神。待船远去了，他才回过神来，问船夫认识不认识那条豪华的船，船夫说是无锡华学士的。

唐解元心想负一只小船去追赶，但叫了半天，方叫过来一只小船，他连童子也不带，跳上小船就去追那船。追了半天也没追上，小船却已到了无锡。唐解元弃船上了岸，却又不认识路，在无锡大街上东逛西走，也不见华府在何处。走了一阵子，穿过一大街，忽听呦三喝四的叫声，唐解元停脚一看，见十来

个仆人正拥着一顶带帘子的轿子，打东边过来，轿边还有一些使女丫鬟。

古谚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只见在使女当中，正好有在阊门所看见的那个青衣小丫鬟。唐解元心中暗喜，远远地跟着那轿子，一直到一座大楼门下，使女们随着轿子一拥而入。唐解元上去一打听，才知道这正是华学士府，刚才轿中人就是学士夫人。

唐解元将华府的地址打听清楚后，就来到一个旅店中，换了一套破旧衣帽，打扮成个穷汉模样。他走进华开的典当铺，低声下气地对铺中的主管讲：“小人名叫康宣，吴县人，善长写字，先前教书为生。近日妻子去世了，又没学生可教了，孤苦一人，无事可做，所以想投府上来当个文书，混口饭吃，不知府上能否答应？假若收用我，不敢忘记您的大恩大德！”说完就从袖子中取出自己所写的几行小楷，递给主管看。

主管一看，那字体也确实端正可爱，就说：“我晚上入府去禀报老爷，你明天再来听回话。”这晚上，主管果然将那几行字交给华学士，学士看了之后，夸道：“写得好！不像一般人手笔。明天叫他来见我。”

第二日，唐解元来到了典当铺里，主管就领他去拜见华学士。学士见他生得仪表不俗，问了他几句话，说：“在我书房中不缺写东西的，你可给我儿子作个伴读。”又问他要多少工钱，解元说：“工钱我不敢领，只要有衣服穿就行。等老爷高兴时，赏我一个好媳妇就够了。”学士也挺高兴，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华安，又让主管到典当铺里给他找来几件合身的衣服换上。

这日，唐解元就来到书房去与公子陪读子。公子让他抄写文章，唐解元原是弄文章的老手，此时见文章中有些不确的字

句，也就改动了几处。公子见他改得挺好，惊异地问：“华安你原来也如此精通文章，是什么时候放下书本的？”华安说：“我从来没停过学习，只因太穷了，只读书活不下去。”公子大喜，从此就将自己每日做的功课让他来修改；一些疑难问题，华安就讲解；公子若做不好，华安就整篇替他写。

公子的先生见公子学问长进飞快，就对学士夸奖他。学士将儿子近日的文章看了，摇头说：“我儿子肯定达不到这水平，要不是抄人家的，肯定是别人替他写的。”把公子听来问，公子不能隐瞒，说华安给修改过了。

学士闻言大惊，叫过华安来，当面出考题考他。华安略一沉思，拿起笔，飞快就写了出来，捧上文章交给华学士。学士见他手腕洁白如玉，左手还是六个指头。再看他所写的文章，字、词、句皆美，正如妙笔生花。学士更加喜欢，就留他给自己作文书，一切书信往来、文件全都由他执笔，学士从来也不用改动。

学士对华安的信任与宠爱每日加深，赐给他的钱物也比别人多很多，华安全用来买酒食同仆人们分享，华府的仆人上下都很喜欢他。华安见时机已到，就暗暗查访那青衣丫鬟。原来那姑娘名叫秋香，正是华夫人的贴身丫头，一刻也不能离开夫人，无法同她接近叙谈。

老主管突然病故了，学士就让华安暂时替他。一个月后，华安在经济上一点错也没有，学士也就十分放心，于是让他做了主管。学士怎么知道唐伯虎是为那青衣丫鬟而装穷汉投奔华府的，这天晚上同夫人商量说：“华安壮年丧妻，孤单一人，看实可怜。他也是有用的人，得给他娶上个媳妇，好让他在此安心心地住下去，以后也好让他办点重要的事。”夫人听了也赞赏，让媒婆给华安去说。华安十分高兴，给媒婆三两银子，

请她告诉夫人：“华安感谢老爷和夫人的提拔，还给我娶妻，这恩情真比天还高。但我怕娶个穷人家的女儿，不知府中的规矩，所以想找夫人的丫鬟中一个。”

媒婆将华安的话告诉了学士与夫人。学士说：“这样更好。华安刚到时，不要身价工钱，只希望娶房好媳妇，如今他正做了府中的主管，假如给他配个不好的，难保他对我没二意。不如这样，让华安到中堂来，将丫鬟们也全叫来，叫他自己挑选吧。”夫人也同意这法子。

当晚，中堂内灯火通明，夫人坐在上首，二十多个丫鬟全妆扮一新，排于两边。夫人传命华安来到中堂，华安拜见了夫人。夫人对他讲：“老爷说你做事十分小心，能顶大用，想赏给你一房妻子。这些姑娘，就全任你挑选吧。”

华安都看了一遍，尽管都是些标致的如花的姑娘，只是那青衣丫鬟秋香却不在其中。华安看毕站在旁边，默默无语。夫人说：“哪个合你的意，就配给你。”华安还是不开口。夫人不高兴了，说：“华安，你眼光好高，难道我这丫头没有一个能中你意的？”华安说：“回夫人的话，小人华安我万分感激夫人赏给我个妻子，又让我挑选，您的大恩大德，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无法报答。只不过，夫人随身的丫鬟还没全到齐。既然夫人任由我选，我想都看看。”

夫人大笑到：“你这个华安，志气倒真不小。也好，将房中那四个也叫出来，叫他看看，好满足他的愿望。”

那四个丫鬟分别是春媚、夏清、秋香、冬瑞。管家的老妈子到夫人房中叫她们，四个人也没时间换衣，都是平常的打扮，全去了中堂，秋香那是一身青衣。

华安早已看见了秋香，正是那个在大船上注视他的，对他掩口而笑的，曾让他神魂颠倒、日思夜念的姑娘，现在就在眼

前，可以让他自由挑选了！他高兴得心快跳起来了，心突突地直向嗓子眼窜。夫人又问华安：“可看中了？”华安要的当然正是秋香，但又不敢说破，只好看指了指秋香说：“若能得到穿青衣的这位小姑娘，我这一辈子就可以满足了。”夫人看了秋香，微眸一笑，让华安暂时回去。

华安回到典当铺中，又喜又怕，喜的是机会太好，挑选到秋香，怕的是这事成不了。第二日，夫人把这事给学士讲了。学士就派人替华安收拾新房。那些家童、奴仆全都奉承新主管，赶忙搬桌凳、抬箱子，将一个新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所有家具都齐备。又挑选了一个吉日，学士与夫人主婚，华安同秋香拜堂成亲，鼓乐队拥着他们进入新房，男欢女爱，乐不可支。夜里，秋香追问华安：“我觉得你好面熟，在哪里见过？”华安说：“还是小娘子自己想吧。”也不讲明。

又过了几天，秋香实在忍不住了，又问华安：“先前在阊门游船上所见的就是你吧？”华安笑答：“正是。”“如是这样，你也是贵人，为何委屈自己，到了这里？”“就是为你而来！当初你对我一笑，我永生不能忘记，所以我扮为穷汉，来到华府，想尽了千方百计才得到你。”“我当初在画舫中，看见许多公子全围着你，请你在扇子上写字作画，而你却一概不理，倚窗喝酒，旁若无人，我就明白你不是一般人物，所以才笑。”“唉！一个姑娘可以从一批俗人中认出我来，的确不简单！”“我还记得后来在南门街上，又见过你一次。”华安也笑着说：“好毒的眼睛！不错，不错。”“一看你就不像一般人，你究竟是干什么的？把真姓名告诉我可以吗？”“我正是苏州的唐解元。咱俩是前生有缘，终于能在一起了。今天既然已说明了，我们就不能在这里久留，你愿跟我回苏州吗？”“解元为了我，而不惜辱没了自己的贵身，对我如此真诚，我哪

能不听你的！”

华安第二日就把典当铺的帐目、所有用品、衣服首饰全列得一清二楚；又将老爷夫人赠送的所有物品也列了个单子，什么也没带。他将那些帐单锁进一个匣子里，把钥匙挂在锁上，又在墙上题了一首诗，诗的后两句说：“主人若问真姓名，只在‘康宣’两字头。”写毕，他就领着秋香悄悄走出了华府，雇了一条船，连夜回苏州去了。

天亮之后，家人见华安房门紧锁，急忙赶去告诉学士。学士命打开房门，走进去一看，任何东西都没动，又打开那个匣子，所有帐目也是清清楚楚的。学士沉思良久，不明白他俩因何要逃走。抬头一看，墙上还有八句诗，读了一遍，想：“原来此人不叫康宣”。又弄不明白他为啥来华府这么长时间，说是心怀不轨吧，但财物又分毫不带走。又不知为啥秋香肯跟他逃走？如今他两逃到哪里去了呢？种种疑问，真让学士百思难解。丢失了秋香这个奴婢倒算不上什么事，只是弄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他让家人们到各地去找康宣与秋香的下落。追查了一阵子，竟一点踪影也没有。又过了一年多，学士也就将这事放在了一边。

忽然有一日，学士到苏州去拜客，经过阊门，家童看见书坊中有一位秀才正坐着看书，模样也很像华安，左手是六个指头，就马上告诉了学士。学士不相信，叫家童再去看个究竟。

家童又来到书坊，只见那秀才正同一个人去潼子门上船，后边还跟随五六个仆从。家童从背后观看，那分明同华安没二样，只是不敢留然上去问。回到书坊之后他去问店主：“刚才在这里读书的是谁？”“此人是唐伯虎解元相公。文征明相公刚才邀他到船上喝酒去了。”“难道刚才与他同行的就是文相公？”正是祝枝山，也是个名士。”

家童全记下来，回去告诉了华学士。学士心中大惊，想：“早就听说唐伯虎行为不凡，难道华安是他？对了，明日我专门去拜访他，就可知道真假了。”

第二日，华学士写下了名贴，专门到吴县去拜见唐伯虎。解元亲自出来迎接，分宾主坐下。学士仔细端详，果然特像华安，又见他左手也六个指头，手腕如玉洁白，想直接追问，又怕冒犯。喝完了茶之后，解元请学士到书房去坐坐，摆上酒席。学士问：“贵县有一康宣，此人很通文理，只是没做官，您认识他吗？”解元只模模糊糊地回答。学士又问：“这个人去年曾去过我家，改名为华安，先生与小儿伴读，后来到典当铺中做了主管。因他没有妻子，我叫他从奴婢中去挑选，他选中了秋香，但夫妻俩不几天就逃走了，不知为什么原因。学生差人到四处去查访，并无此人，先生可听见过风声吗？”解元又含糊应答。

学士见他如此，胡乱答应，再难忍耐，问：“此人模样十分像先生，左手也多一根手指，不知什么原因？”解元仍是含糊答应。一会儿，解元起身到内房去了，学士见他桌上书本内也夹着一张纸，上面写的八句诗，正是去年留在墙上的那首。等解元回来之后，学士问：“这八句诗正是华安作的，这字也是他所写的，怎么会在这？”解元说：“请稍候，过一会儿会告诉您的。”

唐解元让童子点上蜡烛引路，自己陪学士来到了后堂堂中灯火通明，只见两个丫鬟正服侍着一位小娘子走过来。学士急要退避，解元忙拉住他说：“这是我的小妾，理应拜见先生，请不必回避。”解元领着小娘子来到学士跟前，笑着说：“老先生请认一认。刚才您说我很像华安，现在你看她像不像秋香？”

学士定睛一看，不是秋香又是谁！他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笑得前仰后合，笑过之后又慌忙作揖，连说得罪了。解元忙说：“应该说我得罪了您。”二人复又大笑了一回，回到书房。解元重整宴席，将在阊门见到秋香后的情况细诉了一遍，二人拍手大笑，彻夜饮酒。

学士回家将这事跟夫人一说，夫人又惊也喜，惊的是唐伯虎这样一位大名士，竟肯为一个丫鬟而委屈自己，喜的是秋香如此的美丽姑娘，终于有了最理想的夫君。因此，夫人决定将秋香认作女儿，又备了一份丰厚的嫁妆送于唐家。从此，华安和唐家成了亲戚，年年往来不止，这段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如今日仍被人们传诵着。

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明万历年间，浙江绍兴府有个人叫李甲，其父做过大官，家里很富。李甲自幼读书，但没考中秀才就给官府捐了一笔钱，上北京当了一名太学生。

一日，李甲在京城闲着没事，就到妓院去玩，在那里遇上一个名妓，叫做杜微。因她在妓院的姐妹中排行第十，因此人们称她为杜十娘。十娘自从十三岁起，妓院的老板娘就逼她卖身接客，今年年方十九岁了，七年间不知接待了多少公子王孙，凭着她的美貌聪明，那些人全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了她也不惜倾家荡产，十娘也为妓院挣了不知多少金银珠宝。

李甲虽然是个公子，但从来没见过像杜十娘如此美丽的姑娘，自从见了十娘，就把整个心思都放在她身上了。李甲长得也俊俏，性情又温顺，手里又有他父亲交他上学用的大把银钱，因此全妓院的人也喜欢他。杜十娘也与他特别要好，两人意合情投，难分难舍。

这些开妓院的婆子鸨(bō)婆，这次婆子个个贪财寡义，只图妓女们为自己挣钱，全不替她们的将来打算。因此，杜十娘早就有离开妓院这鬼地方，找个合意郎君的打算。她见李甲为人还算忠厚，心里有意同他做个长处夫妻。但李甲怕他父亲，不敢应允，只是同十娘整天厮守，如夫妻一样过日子。

鸨婆见杜十娘让李甲一个人独占着，其他的主儿想来见一见十娘也不行，甚是生气。李甲刚进妓院时大把的花钱，鸨婆也满面带笑地奉承，但等到李甲的钱包渐渐被掏空了，鸨婆就开始怠慢他，经常给他脸色看。李甲的父亲在家中听说儿子整

日在妓院鬼混，接连去了几封信催他回家，但他迷恋十娘，不肯回家。杜十娘对李甲也是真心相爱，因此鸨婆几次叫她赶李甲走，十娘就是不答应。鸨婆于是天天恶言恶语地骂李甲，但他就是不离开十娘，那婆子也没法子，只好斥骂十娘：“做我们这行的，是吃客穿客，前门送旧，后门迎新。自打李甲来了，白呆了一年多，不用说新客上门，就连旧主也不来了，这日子可得怎么过！”

杜十娘听不顺眼，反驳道：“李公子并不是白手来的，他也花过大钱。”鸨婆马上变了脸，嚷道：“彼时是彼时，今日是今日！你也不用庇护他，只让他拿出钱来交给老娘，买点柴米油盐来养活你两口子也行。要不，干脆你就对那穷光蛋说，有本事拿出银子来，就让他将你领走，我再买个几个丫头也是一样能挣钱，这样咱们两划算。”十娘一听急忙问：“你这话当真？”

鸨婆了解李甲连衣裳都送了当铺，料他也没地方去凑钱，就放心大胆地讲：“老娘何时说过谎？”你要多少银子的身价？”

“要是别人买你，那少不了一千两银子；但那穷鬼是出不起钱的，如他拿三百两银子就可以。只不过有一件，三天之内必须交割，一手交钱，一手领人。假若三天之内交不上，那别怪老娘翻脸不认人，不论什么公子不公子的，管它三七二十一，全一顿棍子，揍饱之后把那穷小子赶出门，到那时可不要怪老娘心太狠手毒辣！”

杜十娘说：“李公子独身在外，缺少金钱，三天时间恐怕太短了，就限他十天吧。”鸨婆心想：“就限他一百天，他也拿不出来。没有银子，他再厚脸皮也不好意思来上门了。到那时我还可重整家风，立下规矩，十娘也就无话可讲了。”于是也就答道：“我看在你的面子上，也就宽限他十天吧。如第十

天若交不上，就怪不得老娘无情了。”十娘于是说：“若十天交不上，料他也没脸再来；我只怕他万一交上了，你到时反悔。”“老娘今年五十岁了，还吃斋念佛，怎么会说谎呢？”

当晚，杜十娘就对李甲说：“我已经与那婆娘讲好了，她只要三百两银子，只不过必须十天凑齐。郎君可以到亲友处借一下，凑齐之后，我就是你的人了！”李甲听后异常高兴，第二日起就住在同乡同学柳遇春那里，到处求亲告友，借银子。但大家都嫌弃他，接连六天，半两银子也没有借到，李甲只好厚着脸皮再回到杜十娘那里。

十娘眼见李甲垂头丧气的样子，知道他借不到银子，就说：“我的褥子中藏有一百五十两碎银子，是我平时攒的私房钱，你拿了过去，再想办法弄到另一半，就容易些了。只剩四天期限了，请千万不要再耽搁。”说着将褥子交给李甲。李甲喜出望外，取出来银子，又回到柳遇春的住处，柳遇春听后异常惊奇，赞叹道：“杜十娘可真是个有心人啊！既然她如此真心想嫁给你，你千万不可辜负了她。”随后就出门帮她借来了一百五十两银子，交给李甲说：“快拿去吧，上次我没替你借，是因为怕妓女中没有好人，十娘是骗你的。现在见她对你一片真情，我怎能不帮你一把呢？这不是帮你，实际是十娘的真心让我感动。”李甲连连称谢，拿着银子兴高采烈地到十娘家去了。此时，离鸨婆定的期限只差一天。

十娘看见了李甲和银子，惊奇地问：“前几日你分文没借到，如今怎么借了这么多？”李甲将柳遇春相助的事细说了一遍。十娘十分激动地说：“难得柳公子帮了如此大忙，我们终于可以完成心愿了。”两个人都欢天喜地。

第二日，杜十娘早早起来，对李甲讲：“这银子交给那贼婆子，我就可以跟你走了。我昨天从姐妹处借了二十两银子，

你现在可收下做我们的盘缠。”李甲正愁路费，见了这银子，也十分高兴。正在此时，鸨婆敲门进来，说：“十娘，今天是第十天了。”公子说：“多谢妈妈，我还想去请您呢。”随即将三百两银子放到桌子上。

鸨婆见了，甚感意外，脸上马上现出要反悔的样子，十娘说：“我在这里已多年，为你拼命挣了成千上万的金银财物。今天我要嫁人，也是你亲口许下的。你看看：三百两银子如今分文不少，也没超过期限。你若失信于我，就让李公子将银子拿走，我这就去死！”

鸨婆无言可对，只得拿起银子，说：“事到如今，我料也留不住你了。只不过，你平时的穿戴、首饰，全都不能带走。“就让十娘只穿随身的旧衣，将他俩推出了房门。

十娘可一点也不在乎，在妓院门外万分欣喜地对李甲说：“好啦，如今我总算是脱了鱼钩、出了鸟笼，从此跳出火坑啦！快来吧，同我去院中姐妹那儿告别，我们就上你老家绍兴府去见爹妈！”

院中姐妹都同十娘感情很好，她们看十娘身穿旧衣，没戴首饰，就一边骂着鸨婆心狠，一边各自拿出自己的首饰与漂亮衣服，将十娘打扮得焕然一新，又摆上宴席，替他们夫妻庆贺。

宴席结束之后，众姐妹说：“十姐今日要嫁给李公子，恐今后见面就更难了，咱们给你留个纪念吧。”说着交给十娘一个锁得很紧的精美箱子，十娘也不打开看，并不推辞，只是感激地道谢了一声，与大家洒泪而别。路上十二两路费花光了。李甲心中不免发愁，可十娘却说：“请郎君不要为难，有姐妹们送的东西，一定可以帮我们的忙。”因此拿出钥匙，打开小箱子。李甲在旁边，感到自己身为一个男子汉，还要花十娘钱，十分惭愧，也不敢看箱中有何东西。十娘取出一个花红布袋，

放到桌上，说：“郎君打开看看。”李甲开开袋口一看，都是白生生的银子，数一数，有整整五十两。杜十娘又将箱子锁上，也不讲箱子里还有其他东西。李甲又惊且喜，流下眼泪：“若不是娘子，我李甲只能流落他乡，死无葬身之地了。你的恩德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又过了几日，两人乘船来长江边的瓜洲，当晚，皓月当空，十娘将酒摆到船头，同李甲开怀畅饮。

喝到兴头上，李甲举杯对十娘说道：“江清月明，夜深人静，娘子何不也唱上一曲？”十娘此时也来了兴致，因此放开歌喉，唱起了曲子。

当时，在邻船上有一个富家子弟叫孙富，是徽州新安人，祖上几代是盐商，家产巨万。这家伙天性风流，是个玩弄女性的家伙。他此时正无聊地喝着酒，忽闻邻船上传来歌声，异常美妙，不由得呆呆地站到船头上听了半晌，等歌声停了，马上让仆人暗暗查访。一会儿，仆人来报告说是那是李公子雇的船，却不知道唱曲儿的是什么人。

孙富心中自忖：“这个女子肯定很漂亮，怎么才能见她一面呢？”翻来覆去地一直挨到五更，他让船工将船靠到李甲船旁，自己穿上狐皮大衣，戴上貂皮帽子，推开船窗，假装观看江景。说来也巧，杜十娘那天正好也揭开帘子往外看，孙富斜眼一望，果然是天香国色，无比艳丽，顿时魂飞心荡，好久才平静下来。这孙富平时学了些假斯文，为了吸引邻船的注意，就诵起诗来。

李甲平时也挺喜欢诗，今天在船内猛听得有人在吟诗，不觉伸出头来想看。这一看可正中孙富的计策，他吟诗也就是想引出李甲，好借此说话。一见李甲探头出来，孙富就忙举手招呼说：“请问老兄尊姓大名？”两人就隔着船各叙了家乡、

姓名，又闲聊了一阵，渐渐熟了。

孙富说：“我想请兄长上小店里喝杯酒，请兄长千万不要推辞。”李甲说，我们二人萍水相逢，怎么好意思给您添麻烦呢？”“哪里，哪里！头回生，两回熟，四海之内皆兄弟。”孙富说着，就拉李甲上了岸。

只走不几步，就有一个酒楼。两人寻到一个靠窗的地方坐下吃酒，孙富满嘴尽说好听的，同李甲越谈越投机，渐渐也就成了知心朋友。

孙富待酒喝到了八成，忍耐不住低声问道：“昨日晚上您船上那唱曲儿的是谁？”李甲也正想夸耀，就说：“她正是名妓杜十娘，如今已成为我的小妾了。”

孙富一听，心中既羡慕又妒嫉，既脸上却挂着笑容，继续又问道：“她是如何嫁给老兄的？”李甲就将前后经过说了一遍，孙富又问：“老兄得到如此的美人，当然是好福气，但不知道您家里人会不会同意一个做过妓女的进家门呢？要是反对，你又该带她去哪里呢？”

李甲一听心中也有点急了，说：“我父亲肯定会生气的，我也没好办法，这几天正在发愁呢。你有好主意吗？”

孙富装模作样想了一阵，说：“主意我有是有的，但我们才刚认识，我不该如此说的……”李甲急忙说：“请讲、请讲，我一定要听。”

于是，孙富显得特别关心地说：“我替你想过了，你的父亲大人如今是做大官的，最怕家中的名声坏了。你上妓院他都要生气，难道答应你娶妓女回家？你如果不回家呢，一来对不起父母，二来钱也会花完的……”

李甲此时五十两银子也快用完了，一听此话，也不由得“唉”地长叹一声。

孙富看见李甲已经动摇了，马上就趁热打铁，又说：“说真的，妓女全不是好人，今天同你，明天又不知道跟谁了。杜十娘还是个名妓，更加容易变心。你因为这么一个女子而让生你养你的父母伤心，想想也实在是不值得。因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是什么好主意？快讲，快讲！”李甲眼睛都快发光了。

孙富诡意地笑了笑，低声说：“那好。假如你能忍痛割爱，将十娘让给我，我情愿赠送你一千两银子。这样，你回家见了父亲，只讲在北京事多，以致没能及时回来，根本没去过妓院，也从没花过冤枉钱，他一定相信。从此之后，你们仍然还是父子骨肉。这主意如何？”

李甲原本是没主心骨的人，又十分害怕老子责怪，被孙富这样一讲，连忙起身行了个礼，感激地说：“兄长的话使我全明白了，你真是我的大恩人。但是十娘千里相随，如今马上抛弃她，情义上也说不过去。待我回去同她商量商量，再给你回音。”孙富皮笑肉不笑地说：“这是肯定，不过你给她讲这事时，要委婉一些。她要是真心爱你，就不会忍心让你父子分开，一定会成全你们的。”二人又喝了一会儿酒，各自回到自己船上。

且说杜十娘早在船上摆好了酒菜，专门等李甲回来，等了整整一日，不见人影，又点上灯等。李甲回来后，十娘忙起身迎接，看见他满脸愁容，就问：“郎君你怎么啦？何事不高兴？”李甲只不停地叹气，始终不答话，十娘心中产生疑惑，坐在船头上也不去睡。

一直到了半夜，十娘又问：“郎君有何难处，如此叹个没完？”李甲禁不住扑簌簌掉下泪来。十娘看见了，实在想不清楚，也就加重了语气，十分诚恳地说：“我们相亲相爱已快两

年多了，历尽千辛万苦，还走了几千里路，才盼到今天这即将出头的日子。你先前从来不哭，今天为何这样伤心？我同你是夫妻，生死相依的人，有什么话还不能明讲？”

李甲终于壮起胆子，将孙富的话说了一遍。他以为十娘肯定会大哭大叫，谁知十娘听完，竟一动也不动，只是用一双明亮犀利的眼睛盯住他，问道：“那么，郎君又是何意思呢？”

“我……我……”李甲再也不敢看十娘的眼睛，垂下了头，声音小得如蚊子叫：“我也没其他办法，看来只好……只能按孙富的话去做……做了……”

十娘听到这里，不由得“哼”地冷笑一声，她又看了看李甲，纵声大笑起来：“替你出这计谋的人，可真是个大英雄啊！你既然能得到一千两银子，又可以甩掉我这个大包袱，真是一举两得！好，你干得真好！一千两银子在哪里？”李甲马上涨红了脸，低声道：“没你的同意，我没要他的。”“那明天一大早你就去答应他，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一千两银子一定要让他交足，放到你手中，我才去跟他走！”

十娘说完，就再不理他，自己去睡觉了。第二天一早，十娘就起床了，她点起灯，对着镜子，认认真真地梳妆打扮了一番，来到船头，看上去真是光彩照人，美如天仙。李甲走过来，说已经同孙富说过了，孙富也已经给了银子。十娘斜眼一看，孙富果然已站在旁边的船上，一双狗眼正睁睁看着自己。

十娘轻轻冷笑一声，也没去搭理他，只是将李甲拿来的一千两银子又数了一遍，交还给他，说：“银子一两也不少，那人真是又大方、还守信用啊！”

李甲见十娘态度异常，正张大嘴也不知该说什么，但又见十娘朝孙富招招手，将自己随身带着的那度金小箱子放在他能看清楚的地方，然后慢慢地取出钥匙开锁。箱子打开了，里面

全是一排小抽屉。

十娘让李甲亲自抽出一个抽屉来看，只见里边全都为宝石翡翠，能值几百两银子。十娘手一扬，马上将它投到江中。李甲、孙富及两船上的人全都惊叫“别扔”，十娘又让李甲再抽出一个抽屉，现在里边是纯金笛子；再抽出一个，是金银首饰……孙富、李甲他们看得眼都乱了，还没回过神来，又见十娘又是连连挥臂，将这些价值好几千两银子的珍宝全扔进了江里。这时，岸上已经挤集了无数的人在那观看，都连声说“可惜、可惜！”在一片嘈杂声中，只见十娘抽出了最后一个小抽屉，其中是一个更小的金匣子。匣子一打开，顿时闪射出万道光芒，众人先是一阵花眼，再定神一看，里面都是他们连名字也说说不出的珍珠宝贝，都是无价之宝，也不知要值几千几万两银子。

十娘举起匣子又要向江里扔。李甲此时见十娘有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心里万分后悔，现在见十娘又要扔，慌忙抱住她的手臂，大哭了起来。孙富见了，正想上船来劝上几句，十娘猛然推开李甲，跑过去双手指着孙富骂道：“你这卑鄙无耻小人！你拆散了人家夫妻，还挑拨离间，花言巧语，梦想霸占我，我就是死了，也不会饶你！”

李甲又哭哭啼啼地追上来拉住十娘的袖子，十娘转身猛地甩开他的手，指着他大骂道：“假心假意的东西！我对你可一片真心，因而积了这么多财宝，假意说是姐妹们送的。原指望和你回家，将财宝献给你父母，你父母也许能让我进门，我也可以和你终身厮守一起。但谁知你为了一千两银子，就变了心，将从前发的誓全忘了！如今你看吧，一千两银子，我才不会稀罕呢！这里所有的人全都可以为我作证，并不是我背叛你，是你背叛了我！”

十娘说毕，抱起珍宝匣子，直向船边扑将过去。在一片惊口乎声中，只见十娘已跳入江中，一阵浪涛打涌过，顿时没见了她的身影！

“打！打死两个恶贼！”呆了一会儿后，岸上的人都像猛醒过来似的大叫起来，一个个咬牙切齿，争着要跳上船揍李甲和孙富。两个家伙都吓坏了，连声大叫：“开船、开船！”扯起船帆如飞一般地逃跑了。

但两人尽管逃脱了一顿狠揍，却又逃不脱老天的惩罚。孙富自那以后，一合上眼就看到杜十娘在指着他骂，提心吊胆地又过了一个月，就病死了。李甲呢，虽不像孙富死得快，却也吓出了一身病，而且一辈子也治不好，活得比死了还难过。

这两个家伙落到如此下场，当然是罪有应得的。人们全只是替杜十娘叹息：如此年轻貌美，这样的一腔真情，但认错了人，走差了路，没找到一个好人终身为伴，而葬身于滔滔江水中化为冤魂，这真是太可惜、太让人悲伤了！

十三、王娇鸾百年长恨

明天顺初，河南省南阳有个军官叫王忠，官至千户，他有两女儿，大的叫娇鸾，十八岁，小的叫娇凤，十六岁。娇凤自小在姑妈家长大，也就嫁给了表哥，娇鸾还没许配人家。娇鸾的一位姨是个寡妇，没子女，娇鸾的妈妈周氏就让她来陪女儿，全家都叫她“曹姨”。

娇鸾自幼聪明好学，诗文能举笔成章，人又长得美丽，所以选夫婿很慎重，妹妹都有孩子了，她还没有婆家。娇鸾也为此常常对着月亮叹气，可家里除了曹姨之外连父母都不理解她的心思。

清明节这日，娇鸾、曹姨同丫鬟明霞到后花园去荡秋千。正玩得高兴，突然看见墙头缺口处有一穿紫衣的美少年正在探头观看，而边看还连声喝彩。娇鸾顿时羞得满脸通红，推着曹姨的背赶忙回房去了。

那青年见园中没人，就跳墙过来，他看见秋千架子旁有块香罗帕，如获至宝般地拿起来放进袖里。刚刚藏好，又听见有人来了，他就重新跳到墙外，仍于墙缺处观看。来人是丫鬟明霞，她正是来找那刚丢失的香罗帕的，美少年见她转来转去地寻找，笑着叫道：“姑娘，手帕已被人拾走，你到何处去找？”明霞抬头一看，是个秀才，便打了个招呼，说：“想必是被相公捡到了，请你归还给我家小姐。”

小秀才说：“既然是小姐的东西，那得她自己来要我才会还给她。”明霞问：“你家住在哪？”小秀才答道：“我家同你家只有一墙之隔，我名周廷章，苏州吴江人，父亲在这里做

司教官。我这里有一首诗，请你转交给小姐，我就归还她的香手帕。”明霞本也不想答应他，可手帕在他手上，又不好走开，只能盯着他从缺口处跑走了。

不多久，周廷章拿来一首写于桃花笺上的诗，打缺口处交给明霞，说：“让小姐看过，我听了她的回音之后，才能将香罗帕归还给她。”明霞没法，只好回房去见小姐。

且说娇鸾小姐，自打见了那美少年，就产生了爱慕之心，心想：“如此俊俏的公子！若我能嫁给他，也算没白活一生。”她正胡思乱想，却见明霞气呼呼地走来，就问：“怎么噘着嘴？手帕找到了？”明霞说：“已被那喝彩的人拾走了，他不肯还，要我捎给小姐一首诗，说要听了小姐的回话后再还。”娇鸾拿过一看，写的是一首短诗，句子挺美，诗中的意思，是想同她会会面。娇鸾看了，心中又是欢喜，又是害羞，但又不好意思答应，她也给周廷章回了一首诗，好言劝告他不要胡思乱想。谁知周廷章眼见小姐的诗写得比自己还出色，对她更加入迷了，他捎给明霞一个金簪子，又求她给小姐捎去一首诗。娇鸾见他如此痴情，就又回了他一首。这样一唱一和，诗也越写越多，明霞不断地帮他俩传来递去。

一日，曹姨走进小姐闺房，看见了周廷章送给她的信，大惊说：“你既然同周公子早有来往，这事怎可瞒我？”娇鸾羞答答地说：“我也没别的，只不过写些诗罢了，我又没有瞒着阿姨。”曹姨叹了口气，说：“算了，周廷章可是江南有名的秀才，同你门当户对，倒不如叫他找媒人提亲，也是一件好事。”娇鸾点头应答，随之写信告诉廷章，让他找媒人说亲。

周廷章看了信，马上就求一位先生来到王千户家求亲，说是他父亲周司教的意思。王千户虽也看上了周廷章的才貌，但他也十分疼爱自己的女儿，加之自己又年老了，家里的所有书

信都靠她来写，不愿将她嫁给江南人，省得周司教离任之后她也走江南，这样，他就没同意这门亲事。

周廷章眼看这门亲事无望，难过极了。他见娇鸾送给他的诗中有一句“此生只做干兄妹”，突然心生一计：娇鸾的妈妈与我同姓，也姓周，我为何不拜她作姑妈？这样也可以与王家来往自由，跟娇鸾见面就方便多了。

周廷章就对他父亲讲：“王家园子十分清静，在那里读书最好。我很想去住，但是跟人家非亲非故，不好去，我想让他家夫人为我姑妈。”周司教听他说得很有理，就同意了。廷章因此求人给王家说了这个意思，王千户看在周司教的面子，也答应了。

周廷章择了个吉日，备下了礼物，写了一个侄儿的名帖，上门认亲。王千户将他请进中堂，叫夫人、曹姨都见过了，娇鸾是表妹，也让她过来见见。会面之后，王家在后堂设宴招待周廷章，廷章同娇鸾各自暗暗欢喜，在席间就眉来眼去，只是不好说话。

第二天，王千户在园子中收拾了一所小屋，接周廷章过来读书。但千户又将园门锁上，不允许小姐丫鬟随便进园。从此，娇鸾反而更无法见到廷章了，心里十分苦闷，生起病来，求医问卜，全不管用。周廷章跟王千户说，他曾在江南学过医，可给娇鸾看看。王千户对夫人讲了，夫人又让明霞传达给小姐，小姐点了点头，才让廷章进去看病。

周廷章坐在娇鸾床边，假装给她拿脉，将她的手握了半晌，王千户和夫人全在屋里，所以不好与娇鸾说什么，只好对王千户说：“表妹的病，主要是因为精神闷闷不乐造成的，让她常去外边散散步就会好的，也不用吃药。”王千户就把园门的钥匙交给了曹姨，叫她陪小姐任意到园中散步。

娇鸾每到园中，廷章就和她同行同坐，娇鸾有时也到廷章的书房中喝茶。两人渐渐地亲近了起来，经常靠背挨肩地坐在一起说一些悄悄话。廷章瞅了一个空，向小姐恳求，要到她房中看看。娇鸾低声说：“钥匙还在姨妈那里，你去求她。”

第二日，廷章取出金钗一副，绫匹两块，让明霞交给曹姨。曹姨也明白廷章的心事，对娇鸾讲：“你二人的心事，我很明白。你们尽管往来，我不会泄漏。”就将钥匙交给了明霞。娇鸾大喜，让明霞去告诉廷章，今晚可到她房中去。

廷章得了信儿，大喜望外。天刚黄昏，就悄悄来到了后院，找到娇鸾的房间，钻进去就想搂抱娇鸾，娇鸾将他推开，让明霞去叫曹姨来，又对廷章讲：“你先别急，你必须向神明发誓，今生绝不变心，和我白头到老，我才能答应你。”

正说着，曹姨过来了。廷章就请她作媒，赌咒发誓地说一辈子也不变心。曹姨说：“二位要让人来作媒，我答应。但你们要先写四张婚书合同，一张先烧给鬼神天地，另一张给我做个媒证，你二人再每人一张，留着做一个凭证。婚约上写明：王娇鸾同周廷章，因父母不同意此门亲事，只能私下结为夫妻。但不是公开结婚，两方要永远相爱，不得反悔。今后，若女负男，被雷震死；若男负女，乱棒亡身。”他俩看曹姨说得入情入理，也满心欢喜，因此就按她说的，写了四张誓约婚书。当晚，廷章和娇鸾就私下做成了夫妻。

这样过了半年多，周司教的任期已满，升任为四川峨眉县县令。周廷章因迷恋着娇鸾，不肯同他父亲去四川，就推说有病不可以远行，要求继续留下。周司教也信以为真，把儿子托付给王千户夫妇，就起身赴任去了。

又过了半年多，周司教因病辞官，返回老家吴江了。廷章得到消息：也想回家去看看父亲，但又恋着娇鸾，不忍分离。

他正在为此左右为难，娇鸾知晓了这件事，就劝说他回去，尽尽做儿子的孝心。曹姨也过来劝他说：“你们俩如此偷偷来往，也不是个长久的办法，不如回去，一面探望你父亲，另一面找机会求他前来提亲。两人说了大半天，终于说服了廷章。临行那天晚上，曹姨又再次邀廷章到娇鸾房中，娇鸾让他重申誓约，二人万语千言，一夜没睡。娇鸾又问清了廷章的家庭具体住址，廷章说：“请你不要担心，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我一定会拿着父亲的帖子到你家求婚，绝不让你久久等待。”两人抱作一团流泪，一直哭到天快亮了，娇鸾方才勉强收住泪，将廷章送出园去，让他起程回家。

周廷章坐船回到了吴江家中，见过了父母，全家不尽欢喜。这时，周司教在家中已给儿子商定好了婚事，正是魏同知的女儿，因此就催儿子快点完婚。廷章开始还不同意，后来听说魏姑娘美丽无比，魏同知还是个百万富翁，嫁妆很多，就变了心，娶上了魏姑娘，将王娇鸾忘得一干二净。

再说，王娇鸾劝廷章回家看望父亲之后，虽然觉得这本是一个贤惠、通情达理的妻子该做的，但廷章不在了，她总不免天天思念。这天，正好有公差要去吴江，娇鸾就给廷章写了一信，请公差捎去，信中叙述了自己的离别之情，让廷章早回南阳，迎娶她一起回吴江。但是，那信去了七八个月，竟一点回音也没有。

娇鸾又听到一个张客人要到苏州收货，就写了一封信，让家人小孙九去送给他，请他捎给廷章，另外还赠给他一副金钗。张客人也是个诚实的人，到苏州收完货，就亲自跑去吴江找周廷章。他来到吴江问路，正巧问到了是周廷章，两人一叙话，周廷章就明白对方是娇鸾派来捎书信的。他怕张客人了解他已娶妻的事，也不敢请张客人到家里，将客人让进一家酒店，他

在店中给娇鸾写了封回信，推托父亲病还不好，所以一直没能回去，但不久就将回南阳，叫娇鸾不要多心。张客人带着回信返回南阳，交给孙九，孙九又转送给小姐。娇鸾看了信，尽管上边没有写回来的日期，但心中也安慰了许多。

又过了三四个月，但还是没有周廷章的消息。娇鸾对曹姨说：“看来周廷章一定是在欺骗我！”曹姨说：“有他的婚约誓言在此，皇天在上，她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娇鸾每日伤心流泪，不睡不吃，人也渐渐消瘦下去，得了一场大病。父母要给她找婆家，但她坚决不肯。曹姨劝她说：“周郎看来不能再指望了，是他不讲信用，你也不必死守着他，还是出嫁吧，别误了自己的青春。”但娇鸾坚定地说：“人若无信，那就是禽兽。宁可让周郎欺骗我，我也绝不能违背对神有立下的誓言。”

光阴似箭，转眼又过了三年，依然没见周廷章的踪影。娇鸾对曹姨说：“我听说周郎在吴江已结了婚，但不知真假。得不到个实信，我终归是不死心。”曹姨就派孙九带上她同小姐的信，亲自到吴江走一趟，假若周廷章没变心，就让孙九等他一起回南阳。

孙九一路夜宿晓行，到了吴江，找到了周廷章的家。周廷章一看见孙九，满脸通红，一接过孙九捎来的信，就藏到袖中也不招待孙九，竟回到房中去了。不一会儿，周廷章取出香罗帕、婚书，让家童拿出去对孙九说：“相公如今娶魏家小姐已经两年多，南阳路又远，他已不能去了。这回信也难写，叫你捎个口信，这块香罗帕正是初会小姐的东西，另外还有婚书一张，让你送还小姐，不要让她再等下去了。这五两银子送你作路费，以后也不要再来了。”

孙九听了，怒不可遏，把银子扔到地上，走出大门，骂道：“就你这种负心薄情的人，禽兽也不如，皇天不会饶你！可怜

小姐一片真心实意，却养了你这负心贼心。”说罢，大哭而归。路上的人都问是怎么回事，孙九就一一地逢人便讲，从此，周廷章的臭名就在吴江就传开了。

再说孙九返到南阳，先见到明霞，竟一句话没说，就难过得大哭起来，明霞问：“是你在路上吃了苦，还是因为姓周的死了？”孙九只是摇头，过了半晌，才说：“他连回信没写，只将手帕和婚书送还，好让小姐死了这条心。我现在也不去见小姐了。”说完就把手帕和婚书还给了明霞。

明霞来到了小姐房中，也不再隐瞒孙九的话，将那条罗帕和婚书给了小姐。娇鸾见了罗帕，顿时怨气填胸，浑身发抖。曹姨听说之后，忍着气跑过来劝她，她哪里肯听。娇鸾整整哭了三天三夜，想自杀，可转念又想：“我好歹是有才有貌的名门闺秀，难道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死了，那不便宜了那负心贼？”因而写了《绝命诗》三十二首同《长恨歌》一篇，连同那两张婚书，一起装进公文信封，让千户门下的公差，直接送到苏州府吴江县衙，让县令当堂拆阅。

当晚，娇鸾哄明霞出来煮茶，换上衣服，穿戴整齐，关上房门，用一条白绢挂到梁上，将那块手帕扣于咽喉上，就含恨上吊了。当时她刚好二十一岁。

明霞端茶进来时，见房门紧闭，敲不开，慌忙去告诉了曹姨和周老夫人。两个人推开房门一看，顿吓得脸色发白，差点昏死过去了。王千户也赶来了，全家大哭了一场。王千户还不知女儿因啥寻死，啼啼哭哭地买了棺木，万分悲痛地把女儿埋葬了。曹姨也有口难言，只能偷偷流泪。

且说吴江县知县拆开娇鸾派人送来的公文信封，仔细看了那些《绝命诗》同那首《长恨歌》，还有那两张婚书，正在感到奇怪，正直京城的樊大人前来本县视察，知县就把那些东西呈

给樊大人看。樊公万分怜惜娇鸾的才华，痛恨周廷章的负心，立刻派人将周廷章抓来，亲自升堂审问。

周廷章被押到公堂，起始还想抵赖，但后来见了那婚书，不得不低头认罪。樊公命先打他五十大板，押进监牢，然后派公差前到南阳，查问王千户的女儿王娇鸾是否如《长恨歌》上写一样上吊自杀了。

不日，南阳公文到来，称娇鸾已死。樊公就命人从狱中押出周廷章，大骂道：“你这个坏蛋！你调戏良家姑娘，此为一罪；你先有婚约但又再娶，是二罪；你逼出人命，此为第三罪。婚书上你自己所写的‘男若负女，乱箭亡身’，我现在也没箭来射你，就用乱棍打死你吧，给那些负心男人来个警戒！”喝令衙役用黑红棍乱打，打死收尸。众公差得令，棍棒齐下，瞬间周廷章就成了一摊肉酱。吴江人听说之后，无不拍手称快。消息传入周家，周司教顿时气绝身亡。

十四、两知县齐心助孤女

五代南唐国时期，德化县有一任知县叫石璧，四十来岁，夫人死了，只留下一个八岁的小女儿月香，让一个使女抚育着。石知县因为月香没娘，也很疼爱她，一有空闲就抱她坐在膝盖上，教她识字，让使女与她下棋玩耍。一日，月香和使女在院子里踢小球玩，小球滚进一个深洞里，使女急得团团转。石璧也想借此试一试女儿的智力，就问她有何办法把小球取出来。月香顽皮地歪着头想了想，说：“有办法！”叫使女提来一桶水倒进洞中，小球就浮了出来。从此，石璧也就更加喜爱自己的小女儿了。

石璧在德化县做了三年知县，他为人清正廉洁，但却遭了横祸。一天夜里，县中的仓库忽然失火，烧毁了千余石官粮。那时正值战乱，军粮很贵。依南唐的法令规定，官仓的粮食假若毁掉三百石，主要负责人就会被处死。石璧只因是大家公认的清官，上级也替他说好话，才被免了死罪。但被撤掉了职务，还要将赔偿烧掉的粮食。

粮食折价高达一千五百多两银子，石璧将家产全卖了，还没到粮价的一半，因而他被关进监狱，生了一场大病，不几天就呜呼了。女儿月香同使女也被官府捉去，准备卖掉了抵粮钱。

在德化县有一商人叫贾昌，前些年遭人诬告，被判死罪，多亏石知县到任后再此审清他的冤案，才得以释放。这活命之恩，贾昌正愁无法来报答，一听说石知县已死在狱中，马上跑到监狱，抚着石知县的尸首放声痛哭了一场，然后置买了寿衣、棺木和坟地，带领全家人披麻戴孝将石知县安葬了。

贾昌又听说石小姐和使女已被卖，就赶忙带上银子到了管买卖人口的李牙婆家，问清了两人的身价：使女刚十六岁，值三十两银子；月香才十岁，值五十两银子，因为她年龄虽小，但容貌秀美可爱。贾昌也毫不犹豫地取出八十两银子交给李牙婆，又送了李牙婆五两银子，将石小姐和使女领回家。

月香自打死了父亲，整日哭啼，现在又不知贾昌为何将她买走，怕日后受欺负，一路上更加哭个不停。使女担心小姐被贾昌打骂，再三劝说她，但贾昌却是一片仁义之心，将他俩领到家，对妻子道：“这是石知县恩人的女儿，那一位是服侍小姐的丫鬟。要不是石知县，我早被处死了。现在见了石小姐，就如见到恩人石知县一样。你赶快收拾好房间，让她住下，用好茶饭全心招待她们，不能怠慢。如果石小姐有的亲戚来领，就给人家，也算尽了我的一点点报答恩人的心；假若没有亲戚来领，等她长大，给她找个户对门当的人家嫁出去，恩人的坟墓也就有人看管了。那丫鬟仍让她专门服侍小姐，也不用干别的。”月香看贾昌这样嘱咐老婆，就含泪跪倒于地，向贾昌夫妻拜了拜，请求收她为干女。贾昌也马上跪倒在地，让妻子快快扶起小姐，说：“小人正是石知县的子民，我这小命全是恩人给的，还不要说小姐，就连这丫鬟我也不会怠慢！小人哪敢妄自尊大！”他坚决不做月香的义父，让家中男女仆人都来见小姐，称她为“石小姐”，月香则称贾昌夫妇“贾公、贾婆。”

贾昌的老婆其实是个不贤惠的女人，当初听说月香长得漂亮聪明，而自己也无儿女，所以心中打算收她做个女儿，高兴了一阵子。现在听说丈夫要称月香为小姐，将她当作贵宾，在心里就不耐烦了。月香住下之后，起先她还看在石知县的面子上，勉强较好招待她俩。后贾昌外出经商，每次回家都先问石小姐好，买回的衣料也首先给石小姐穿，贾婆心中也就渐渐不

痛快了，贾昌一旦外出，石小姐同使女的茶饭就不像样了。那婆娘还常让使女去干杂活，一刻也不让她闲着。到后来，就连石小姐也不得清闲，老让她做钱线活，稍做慢了，贾婆就会鸡骂狗地口里不干不净。

这让使女气忿不过，对小姐说：“贾婆如此对待我们，等贾公回家之后，得告诉他。”石小姐就是不肯，说：“贾公当初把我们买来，咱并不想他家好好看咱。贾婆尽管不好，但看在贾公的面子上，还是忍耐为好。”

一日，贾昌回到家，看见使女正在提水，脸也黑瘦了许多，在腮边还有泪痕，问话也不答，就进屋去询问老婆：“石小姐和使女有事吗？”婆子说没有，贾昌也就没放在心上。又有一次，贾昌回到家，看到家里这么多现成的肉鱼，却让月香同使女吃咸菜，心中勃然大怒，跟老婆闹了一场。那婆娘叫道：“你将那石丫头养得如此白白胖胖的，是想收她当小老婆？”贾昌骂道：“你放屁！从没见过有你这样如此无恩无义的东西！我没工夫同你计较，从明日起，我专门派几个厨子、丫鬟带她们做饭、送饭，也不关你什么事。”

石小姐在贾昌家呆了五年，贾昌见她也长大了，也不同老婆商量，就替她准备好了嫁妆，想替她选个好对象嫁出去。但贾昌费了很大劲，对象却不好找，因为那些高贵出身的不愿娶一个百姓家的小养女；而出身低微的吧，贾昌又怕对不起石知石。贾昌一时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且不能老在家里呆着，只好出去经商，临走时对老婆专门嘱咐，说：“石小姐人虽然小，可比你有骨气得多，你可要好好对待她，要不然，我回来就休你，不要你了。”

贾昌在家中时，老婆拿月香没办法，他一出门，那婆娘就摆出一个主母的架势来，有事无事打骂仆人，指桑骂槐给月香

看脸色。月香经常吃不上饭，而挑水烧火的活全包在了月香的使女身上，那婆娘还恶意吩咐所有的人不能叫月香“小姐”，还将她房中的衣服全搜去了，月香也不敢做声。

一日，贾婆想：“我将月香也折磨够了，丈夫回来知道了准要骂我。倒不如先下手为强，索性将她俩都卖掉，省得我今后再为她们受老东西的气！”当即让人找到张牙婆，把月香卖给了知县钟离义，做他女儿的使女。这个知县还无儿子，只这一女儿叫瑞芝，不久嫁给德安县知县的大儿子了，所以陪嫁的使女要挑漂亮些的。月香的那个使女则让贾婆子给了张牙婆的那三十多岁的外甥赵二作媳妇。贾婆同张牙婆讨价还价，最后月香还是被卖了五十两银子，同买来时一个价。将月香的使女卖了二十两。

钟离义在本县任知县一年多了，他的前任马知县正是石知县的后任。德安县高知县有两个儿子，大儿高登十八岁，二子高升十六岁。瑞芝要嫁的正是高登。

先不说月香的使女被卖给张牙婆的外甥当了媳妇，只说月香，县里派来轿子将要抬她走，她并不知道要抬她何处去，一路放声痛哭。张牙婆说：“贾婆将你卖给县衙了，做县太爷女儿的陪嫁使女，你哭也无法。”月香被抬到了县衙，只得收泪，拜见过了钟离义与夫人、小姐，被派往后院服侍小姐瑞芝。第二日，夫人让新来的婢女月香打扫中堂。月香拿了把扫帚，呆呆地站在院子中不动，钟离义感到奇怪，过来一瞧，原来院中有一个深洞，月香现正对着那洞流泪。钟离义再三追问她，她方才说出了小时候她的父亲在此教她踢球，小球滚到洞中，她用水浇出的事。钟离义惊得马上瞪大了眼睛，问：“你父亲是谁？你怎么会到过这个地方？”月香说：“我父亲叫石璧，在六年前在这里做知县，因为烧了粮仓，朝廷革了父亲的职，让

赔粮食，父亲死于狱中。”又将自己如何被卖，又如何让贾公买去了抚养，后来又被贾婆子到此处的经过说了。

钟离义听了之后，十分感叹，暗想：“我同石璧都是知县，只因为他遭了灾，亲生女儿才被如此卖来卖去，落得这样一个下场。我对石璧的女儿假如不管不问，那么石公在九泉之下把我当成什么人？”急忙去将月香的来历告诉了夫人。夫人听完说：“这么说：“她同样也是县令的女儿，怎能让她去当使女？但是，眼看女儿的婚期已经到了，又该怎么办？”钟离义说：“找个使女的事我自会有办法。今后月香同女儿姐妹相称，不要让她再伺候了。”并且写了一封信，让人送到高知县家，信中说：“替女儿买的婢女月香竟然是前任知县石璧的女儿，我不知道也罢了，既然知道了，就要将她当亲闺女嫁出去，然后再让瑞芝出嫁，这样方才对得起我的前任。因此，瑞芝的婚期只好推迟了，还请高知县谅解。

高知县看了信，也十分感动，自言自语道：“钟离公可真是 一个宽厚仁的人啊！我也是个知县，这样的好事，我不能让他一人干，也得出一点力才对。”因此，他马上给钟离义回信，说钟离公既然将石知县的女儿当为自己的亲女儿，为了不变大儿子高登的婚期，他愿意娶月香作自己的儿媳，瑞芝小姐还可另选婆家。

钟离义看了回信，同夫人商量：“高亲家愿娶孤女月香作儿媳，尽管是仁义的做法，但我瑞芝女儿早已同他儿子高登定下婚约，岂能随意换人？还是等我将石小姐嫁出去后，再让女儿出嫁。”夫人也说好，钟离义知县将这个想法再次写信告诉了高知县。

高知县拆开信看了，说：“这全是我一时没全面考虑，不如这样，钟离公的瑞芝女儿仍配我大儿，婚期也不变；石小姐

嫁我二儿高升，同一天娶过来。这样岂不是两全齐美？我也算做了一件千古美谈的好事。”就又写信将这个意见告诉给钟离义。

钟离义见了信，高兴得手舞足蹈，不断称赞高短县主意高。他立即叫夫人将女儿的那套嫁妆平均分成二份，再多添了些衣服首饰。到了迎娶那天，高知县派了两顶花轿去接两位新人，这两对儿小夫妻个个如花似玉，两对知县夫妇四人也是欢天喜地。

再说贾昌从异地经商回来，不见了月香同使女，听说被臭婆娘卖了，气得他差点死了过去，跟老婆大闹了几场。直到后来打听到月香被钟离公当女儿已嫁给了富家才放下心来。贾昌还想将那使女买回来再去伺候月香，但使女与赵二结婚后感情欢好，不想离开，结果这夫妻俩双双当了月香家的男女二管家。

从此之后，钟离知县和高知县争相做好事的事迹就传遍了，上司一再举荐，两人全做了大官，高知县的两个儿子、媳妇也恩爱有加，白头终老。

十五、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也说在东汉光武年间，天下太平，万民安居乐业。朝廷采用“举孝廉”的办法来选拔人才，凡地方官员发现孝敬老人、顺从兄长、廉洁清正、有才德的人物，就向皇上推举，报告给朝廷，让他为官。如被举荐的人名不副实，举荐人要受到严厉惩罚；相反，则会奖赏。

当时会稽郡阳羨县有人叫许武，在他十五岁时，父母双亡，两个弟弟许晏、许普，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全天只会跟着同许武哭闹。家里尽管有不少家人奴仆，但大小事情还全要许武操心。但白天同奴仆一起带着两个弟弟下田耕种，晚上将弟弟叫到跟前一字一句地教他们读书，并结合书本传授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做完功课再和两个弟弟睡在一张床上。弟弟们如不听话，许武并不严厉地训斥，而只和他们一起跪在家庙中，责备说自己没尽到责任，希望父母的在天之灵能教导弟弟，一直说到两个弟弟认错。

许武如此辛苦了八九年，两个弟弟也已长大成人，家庭渐渐兴旺起来。有人劝许武娶妻成家，许武不愿，说：“若我娶了媳妇，容易只顾夫妻恩爱而忘了兄弟之情。”许武的事迹在乡间被广为流传，人人都称他是“孝悌(悌 tì，兄弟友爱)许武。”

不久许武就被举荐到朝廷，朝廷封给他“议郎”的官，上任之前，许武嘱咐两个弟弟在家中要勤奋耕田读书，让奴仆们要全心全力听从主人的吩咐。把家事安排好之后，他带上一个家人，雇上了辆车，到长安任职去了。

朝廷的大臣、名流早就耳闻了许武的事迹，都来拜访他。

还有几个大臣打听到许武没娶妻，都争相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但许武想：我娶个官家的女儿，她肯定仗着自己的出身骄气十足，日后我那两个弟弟若娶的是农家的姑娘，妯娌间也不好相处。但这话又不好说出口，只能对那几位大臣说自己在家中已定了亲，是庄户人的女儿。大臣们听了，就更加敬重他，朝廷中的大事，如公卿大夫们不能决断，都来请教于他。他讲的话，大家都认为千真万确。不几年，许武就升职做了御史大夫。

许武在京都为官几年，想到两个弟弟正在家刻苦耕读，学问也肯定有很大长进，但不见州郡推荐他们，不知为了什么，就想回家去看一看。因此许武向皇帝请假，皇上准了假，并赐给他黄金二十斤，并让他回去娶妻，还用官车送他，文武百官都送他到郊外。

许武回到家中，先去拜了父母、祖先的坟墓，然后把两个弟弟叫来，询问他们的学业进展，果然全都有长进了。他又查了查田宅财产数目，比他刚出时多了好几倍。许武十分高兴，又四处打听乡间有哪些好姑娘，首先选了两个最好的给弟弟定了亲，然后才自己娶妻，接着也给两个弟弟将媳妇娶回家里。从此，许武就推说有病，也不愿外出做官，向朝廷写了辞呈。

兄弟三人也全娶了媳妇，只在一起过了几个月，许武就对两个弟弟讲：“我们全成了家，家产也不太少，理应分家单过，自立门户。”两个弟弟自小敬重大哥，虽然不愿和他分家，但并没有反对。这一日，兄弟三人准备好酒席，请来了全体家族成员，提出来要分家的事。许武的分家意见正是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他将家中的所有良田美宅全分归自己，却将那些薄地、小宅院分给弟弟，还对两个弟弟讲：“我做过高官，门户也需体面些，你们种田的，拥有些茅舍小屋就够了。而且我客人多、交游广，开销也较大，所以田地少了也不行。”

不但如此，许武还将那些健壮聪明的奴仆全都分归自己，对兄弟们说：“我跟随出入，需要如此的奴仆，你们致力于耕田，只要些愚笨的就够了。”许家的亲属们都没料到“孝悌许武”会在分家问题上处处占便宜，一点也没谦让，一份家产他竟占了大半，都气愤不平，还有几个刚直性格的半途就离席走了。但许晏、许普两位兄弟没有一点不平的意思，他们自小接受哥哥的教诲，知书达理，事事都服从哥哥，倒认为哥哥这种做法是理所当然的。

许武住在正房，两个弟弟则住左右偏房，兄弟俩每日仍下田耕种，有时间就读书学习，不懂的就请教哥哥，三个妯娌之间也如他三兄弟一样相处和睦。乡间、家族的人都纷纷指责许武，可怜他的两个弟弟，私下都纷纷议论：“许武真是假孝廉，许晏、许普才算是真孝廉。他们俩是看父母的面上，事事都听从哥哥的，难道这不是‘孝’吗？他们二人重义轻财，分家一点不争，难道这不是‘廉’吗？”以后乡间就不再说“孝悌许武”了，而改为“孝悌许家”，许晏、许普的名声也就渐渐大了起来。

当时，朝廷十分重视公正清明的社会清论，汉明帝即位后，下诏求贤。许晏、许普也不争家产、听从哥哥、勤奋耕读的事迹，是大家所公认的，因此两兄弟都被乡间父老推荐到县里，县令亲自来到许家拜访，一直举荐到朝廷，皇上对许晏、许普谦让孝悌的美德也十分欣赏，征他们到长安去任职。不几年，两个人全都升了高官。

一日，许晏、许普收到哥哥的来信，说：两个兄弟由平民百姓一跃而升为朝中高官，也算为人生的极大荣幸了。但你们既然没有杰出的才能，还不如急流快退，辞去职务，让位贤才。读了信之后，许晏、许普立刻向朝廷辞官，皇上不准许。二人

再三请求，皇上也不明白他们为何不愿做官，就询问宰相：“许晏、许普这个年龄就位居高官，我待他们也算挺不错了，为什么再三要求辞官不做？”宰相回答说：“许晏、许普兄弟，最看重的兄弟感情，现在许武久居乡中，而他俩在朝廷为官，大概是心中难安吧。皇上可以准他们改任地方官，并许他们上任前先返家看看，这样既可使他们重温兄弟之情，还能显示您的爱贤之心。”皇帝觉得很有理，就拜许晏、许普为丹阳、吴郡两个大郡的太守，并赐给他们二十斤黄金，并放假三个月，准他俩回乡与哥哥相会。

许晏、许普回到阳羨老家，都去拜见了哥哥，将皇帝赐给的黄金全交给他，许武不收，让他们各自收藏起来。第二天，许武在家杀猪宰羊，兄弟三人前去父母坟上祭奠，又宴请来乡间与家族中有名望的人，三个人都双手捧杯一个个对他们敬酒。

酒过三味，许武说：“我心里有话要对父老乡亲们讲。”还未开口，泪水就先流了出来。众人都十分惊惶，两个弟弟赶忙跪下问道：“哥哥为何这样悲伤？”许武接着说：“我的心事已藏了多年，现在该是说出来的时候了。”指着许晏、许普说：“原先因为你二人没有成名，我想提高你俩的名声，做出了违心的事，对不起列祖列宗，被父老乡亲笑话，因此心里很难过。”说完，拿出一簿子给大家看。

一看，原来那簿子上记录的全是许家所有田宅和历年来粮食与布匹的收入数目。大家全都不明白许武的用意，只听得他说：“我当初做了高官之后，看见两位兄弟在家勤奋耕读，却不能推荐，就心想举荐他们，但又怕别人说他们是靠了我才做了官。因此，我提出来分家，故意将良田大宅都归了我自己。我了解我兄弟的品行，他们肯定不会跟我争的，这样我暂时蒙受着贪婪的名声，而我两个兄弟就会有谦让的名声。现在，乡

间父老果然都评价他俩为‘孝廉’，举荐他们做了大官，也算达到我目的了。”许武再次敬大家喝了一杯酒，接着说：“这些田地与房产，奴婢仆人全都是我们兄弟三人的，哪能归我自己？这几年所有收入的东西，我也没敢乱动，都写在这个簿子上，今天就交给两位兄弟，也让大伙儿明白这件事。”

众乡亲方才明白许武当时的一片苦心，都不由得个个称赞许武的远见，从前对他的不满顿时全不见了。许晏、许普哭倒在地，说：“哥哥如此含辛茹苦，我俩才有今天。是我们自己不争气，使哥哥拖累了，这些家产，全是哥哥苦苦挣来的，理应归你。我们够穿够吃就行了，怎能再多要财产？”兄弟三个再三推让，谁都不让步，众父老见他们如此，人人都十分感动，商量了一阵，劝道：“若老大收了，就显不出他成全兄弟的一片苦心；两兄弟收了，又会辜负了兄长的美意。不如将财产平均分为三份，这样哥哥的友爱与弟弟的谦恭全都体现出来了。”

兄弟三人还想推让，父老中有一位性格直爽的说：“你们再推让，就显得矫揉造作、沽名钓誉了。快拿过那家产簿子来，我替你们三份分开！因此把许家的所有家产都按三份分了，三兄弟心中还是感到心里不安，又都拿出部分田地分给贫苦的乡邻，许家兄弟的名声从此也就更大了。

三个月后，许晏、许普假期已满，但他们不忍同哥哥分别，都表示辞掉太守官，每日陪伴着哥哥。许武再三劝阻，他俩才各自带领妻小去上任了。

朝廷的大臣都说许武德行超人，不应该长期留在乡间，因此大家联名举荐他出来做官。许武接到皇帝的旨意，却上书推辞不去。别人问他为何，他说：“两兄弟在朝廷为高官时，我曾写信劝他们应知足而止，急流勇退；我今天反去做官，这就是自己说话不算数了，倒不如就这样在家种田反而更安闲自在。”

许普、许晏到职后，业绩颇大，名气也越来越高，但两人后来见哥哥一直不愿出来做官，也全辞官回家，每天都陪着哥哥耕种、游玩，一直终老。

十六、灌园叟遇花逢仙女

宋仁宗时期，在江南平江府东门外有一个长乐村，踞城只有二里地。村中有位老汉叫秋先，膝下无儿无女，老伴也死了，他孤单一人靠着几亩土地、一所草房，度过了多年。

秋先老汉自小就喜欢栽花种果，在老伴死后，他田也不种了，专心伺候地中的花木果树，渐渐地竟入了迷。他若偶然能找到一种奇花异草，一定会比得到珍宝都高兴；若有事外出，在路上只要遇到谁家的树开花了，他就会向人家点头哈腰赔笑脸，再进去观赏一阵子，就把要紧事丢在脑后；若遇到一种名花，或是家里没有的或家里虽有但已开过的，他会依依不舍地观看得忘了回家；假如遇到卖好花的，他身上没有钱，就会脱了衣服去当铺当了买。卖花的都知道他是个花迷，有人故意提高价格，他也不讨价还价。还有的人为了挣他的钱，到其他地方折些好花枝，再用泥土包个假根儿骗他，他也会买下来，可说来也奇怪，经过他的手拿家来栽上，那些没根的花枝也会活了。日积月累，他的家园成了一个大花园，人们因为他如痴如醉地爱花，都送他“花痴”绰号，也就是花呆子。

他这个大花园四周没有围墙，只是栽一些竹子和带刺的花木作为篱笆，在篱笆上还缠些蔷薇、木香、凤仙等花。开花时，整个篱笆墙如同灿烂的锦绣屏障一般。朝南的两扇园门也同样是名贵花木编的，进门之后的路两旁是整齐的小柏树，再向后便是三间草房。尽管是草房，却也宽敞明亮，十分整洁，在堂中挂着几幅小画，屋中有一张小床，几件旧家具。整个园子有数不尽的奇花异木，一年四季会都有花开，真是四季常春，香

飘十里。

园门正好对着一个大湖，名叫朝天湖。秋先老汉就在湖边种些芙蓉，湖堤上全栽了无数桃树、柳树，在湖中种了不少荷花、菱角之类。那些前来湖边游玩的、捕鱼的、喝酒的，整日笑声不断。

秋老汉每日清早起来，总是先将花下的落叶扫净，然后浇一遍水，到晚上再浇上一遍。如果有要开的好花，他就高兴得如个孩子似的，先对花作揖，道三声“花万岁”，然后拿酒到花前来守着，直到盛开；再到花谢时，老汉也守着，成天叹息着，常常掉下泪水来。花落到地下，他就马上收集了放进瓮中，瓮满了之后，就捧着它埋到湖堤上，美曰“葬花”。

他最恨讨厌攀枝折花的人，常说：“那花一年就开一次，这一次又只开几天，这几天之中，又是含苞，后是凋零，盛开的时间就更加短了。它熬了一年的日子冷暖，才得到这短暂的风光，方可随风而舞，迎人而笑，就如人熬了半辈子，好容易扬眉吐气一样。若是将这辛辛苦苦开出的花摧残折损了，它能不伤心？你又于心何忍？且说，栽花人付出许多汗水，才让花开了供人玩赏，一旦被折断，再也接不上了，像人死后不能再生一样，岂不叫人伤心难过？”如果谁要送给一朵掐来的鲜花，他绝对不收，说折花是天生罪过。假如谁到他园中折花，他就垂首下拜，替花请求饶命。因此，大家都可怜他对花的一片诚意，也不忍心去折他的花。

他有这样一个大花园，免不了会招惹一些鸟来，只吃些果实还不要紧，但最怕的是那些鸟啄伤了花蕊。秋先就预先在空地上撒上些粮食让它们吃，并向鸟祈求不要毁他的花。时间一长，那些鸟好似也懂人性了，吃饱之后就在花间轻歌曼舞，也不去啄他的花。每当何种水果熟了，秋先总是要先祭花神，然

后再自己尝，又送给左邻右舍一些尝鲜，余下的才卖掉。他一年下来，卖水果的收入也还不少，但他并不攒钱，除够自己吃穿花费之外，余下的全都周济村中贫苦的人家。因此全付人都敬重他，尊称他“秋公”，他自称为“灌园叟”。

秋老汉自打在花中找到了乐趣，自小到老，五十多年，每天都摆弄那些花木，一点儿也不认为倦怠，筋骨也就更加强壮了。

且说城中有一个官宦子弟叫张委，待人残忍刻薄，奸猾诡诈。他凭仗着自己家的权势，专门欺压乡邻，鱼肉善良人家，谁如惹了他，定会让你倾家荡产。他手下养了一些无赖子弟和一帮恶仆，领着他们四处闯祸招灾，受他们所伤的人不计其数。有一次，张委不巧碰上一个比他更狠的人，设法将他捉去，打了他个半死，他去打官司，人家又在官府中做了手脚，张委输了。他自觉无脸见人，就带上几个家奴同一班恶少，暂时来到他家的农庄上去消遣解闷。

那农庄就同长乐村相邻，离秋公家较近。一日，张委喝得醉态百生地的长乐村游荡，走到秋公的柴门前，只见篱笆上花枝鲜艳，那班恶少都说：“这地方真的很幽雅是谁的？”家奴说：“这里是有名的花痴秋无的园子。”张委眯着鼠眼，满嘴喷着酒气说：“我先前听说庄边上有个秋老儿，栽了不少好花，原先就在这里，我们何不进去看看？”一个家奴说：“这老儿有些古怪，不让人看。”张委瞪着小眼说：“不许别人看，难道也不准我看？快去敲门！”

秋公正在花间饮酒，自得其乐，猛然听到一阵敲门声，马上放下酒杯过去一看，有五六个凶神恶煞的人站在门口，满嘴酒气冲天，大声小叫的。他猜到他们进了园准没好事，就隔着柴门问：“各位有何事？”张委蛮横地说：“难道你这老儿不

认识我？我正是城里有名的张衙内，你看那边的张家庄就是我的。听说你园子里有许多好花，特来游玩。”秋公几乎有哀求的语调说：“回告衙内，我这里并没什么好花，全是些桃杏之类，并且早已谢了。”

张委一听不让他进去观看，睁开醉眼喝斥道：“你这老家伙真可恶！我进去看看有什么打紧？难道会吃了你的？”说着，撞开柴门，将秋公当胸推了个踉跄，众人一拥就进。秋公也没办法，只好掩上柴门，跟随他们进来。

那班人看见牡丹开得最盛，齐声赞扬说：“真的是好花！”张委抓过一朵花来闻香味，秋公平时最恨别人这样，忙说：“衙内站远些看，请不要动那花。”张委正恼他刚才不让进园，要找茬闹事，听他如此说，喝道：“你这老家伙住在我庄边儿，难道没听说我张衙内的来头吗？有这好花，你还要说没有！我不同你计较就算便宜你了，还敢多嘴！难道我闻闻就会给你闻坏了？”说完，干脆将那朵花摘了下来，将整个鼻子放上边，令哼哼地嗅。秋公站在那里也敢怒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

张委又赌气叫仆人，回去拿些酒来，坐下慢慢赏花。那班人四周围坐，行令猜拳，小叫大呼，十分得意。秋先在一边只有憋气的份。

喝了一阵，张委见园子里的繁盛花木，就想据为己有，斜着一对醉眼对秋公说：“真看不出你这蠢老儿倒会种花，过来，我赏你一杯酒。”秋公没有好气回答他，气愤地说：“老汉天生就不会喝酒！”张委问他：“你卖这园吗？”秋公听了此话，十分惊讶，答道：“这园子已是我的命根子，谁卖？”张委满不在乎地说：“什么命根子不命根子的，你要卖给我，若没地方去，就连你本人也归我，也不让你做别的事，只替我种种花。”那帮随从全嬉皮笑脸地说：“你这老儿也真可恶！肯

还是不肯？为何不说话？”秋公没好气，说：“我早说过不卖，你再问还是不卖！”张委发怒道：“放狗屁！你若再说半句不卖的话，我马上写个贴子，送你到县里去打板子。”

秋公想顶他几句，又一转念：这东西是个有权势的赖皮，怎能同他一般见识，不如暂且哄他出去，就说：“衙内如果要买，也不要这么急。”那帮人说：“这还算是一半句人话，就在明天吧。”全起身要走，秋公怕他们折花，就预先在花旁防护着。张委果真走在前，登上块石头想要采，秋公拉住他说：“采下来这不是罪过吗！”张委甩开他的手，吼道：“胡说八道，有什么罪过？你等明天卖了，就全是我家的了，我就将花全砍了，与你何干！”秋公又拉住他，死活不放，哭诉：“衙内就是杀死了老汉，这花也绝不能让你摘！”爪牙们大声道：“这老儿真是可恶！衙内采几朵花又算什么大事？难道会怕你就不摘了！”于是一起上前，在花园中乱摘一气。秋公急得叫苦不迭，顾东顾不了西，不久那些鲜花就被采得乱七八糟。

秋公心疼得想死，就什么也不顾了，骂道：“你们这贼人，没事来欺负我，我同你们拼了！”朝张委跑过去，撞了他一个满怀，将他撞倒在地。那伙无赖揪住秋公正准备打，其中有一个有点见识的，看秋公年纪大了，怕打出人命来，就劝住了那些人，扶起了张委。

张委爬起来后，恼羞成怒，奔进花园中，将那些牡丹打了个稀烂，但还不解恨，又到别的花坛中践踏了一阵子。秋公带气连疼，抢地呼天，满地打滚哭叫。邻居们听到之后，急忙跑过来，一看此情景，都大惊失色。有两三个租种张委家田地的佃户，知道张委不好惹，急忙替秋公向他赔不是，小心翼翼地将张委一伙送出门外。张委恼恨地说：“你们告诉那老家伙，乖乖地将园子送给我，便饶了他，若说半个不字，让他没好下

场！”说完，甩手走了。

邻居们将秋公扶起来，安慰了一通，给他关上篱笆门，走了。秋公心里舍不得那些残花，一点点全都捡起来，凄惨地哭道：“花啊！我一辈子都没有损坏过一瓣，哪知今天会遭此大难！”

正在那哭得伤心，忽然听见背后人有问道：“秋公为何如此痛哭？”秋公回头一看，竟然是一位天仙般的美丽姑娘。就问：“小娘子是何处的？你到这里来有啥事？”那姑娘回答到：“我家就在附近，听说你园子中牡丹盛开，来看看，谁想都谢了。”秋公听她提到牡丹二字，忍不住又痛哭了起来。那姑娘问：“老人家到底为什么如此悲伤？”秋公就向她把张委打花的事说了。那姑娘笑着说：“原来就为了这事。那又算不了什么，你想让这些花再上枝头吗？”秋公说：“请小娘子不要开玩笑，哪有落花还上枝的理！”姑娘又是微微一笑：“我有落花以后返枝的法术，不妨给试你看。你去端一碗水来。”

秋公半疑半信，就去端来了一碗水，但不见那姑娘了，只见地上没花瓣了，全上了枝头，碗中的水变成了阵阵水雾，洒在花上，那些花也变得比原来更鲜艳了。

秋公又喜又惊，急忙找那女子拜谢，但不见她的踪影。他打园子里一直找到门口，看见两个老邻居虞公单老，一打听，二老都说：“我们俩在这里已站了多时了，并没看见有位姑娘从这里走过去。”秋公将刚才那姑娘使落花上枝的事讲了一遍，二老进园一看，果然没错，都特别惊奇地说：“这准是因为你平日心诚爱花，感动了下凡神仙，不然，凡人哪有如此的法力！”秋公也觉得是神仙相助，就马上点起一炉香，对天叩拜。拜完起来，他顿时心胸开阔了好多。

第二日，张委对手下说：“昨天反遭那老贼撞了一跤，难

道就轻饶了他？今天就逼他的那个园子，他若不给，将他那些花全部打烂，才能出我这口恶气。”说园，就领着那一帮恶仆，径直来到园门口。此时，花园的柴门大开，园子中男男女女川流不绝，都在一起讨论昨天那神仙下凡的事。那伙人撞进园子里，见所有花光彩倍增，朵朵都如在对人笑一样欢喜，完全全没有星在被打烂过的迹象。张委且看且听，心头异常震惊，忽地起了恶念，对手下说：“我们暂且先回去，现在不要同他计较。”

那帮无赖回去后，都不解地问：“衙内为何不同他要那园子？”张委奸笑着说：“我已想出了一条好计，根本不用同他要，那个园子自然就归我。”“有什么妙计？”张委诡秘地说：“如今有个叫王则的人谋反，他是懂的妖术的，官府现在下令捕拿妖人。明日，我就以‘落花上枝’为由，让张霸到县里去告那老儿，说他用妖术骗人。让他进了监狱，他那园子少不得还是我的。”当下就写好状子，就叫张霸明天一早到官府去告秋先。张霸是张委手下最能出坏点子的家伙，衙门中他也熟。因此张委挑中了他。

县令也正四处捉拿妖人，看见了张委的状子，立刻差捕快跟着张霸一同去抓秋先。张委也派人给县令送了大量银子，让他好好地惩办秋先。

秋公还以为是那些看花的来了，谁知捕快们一起上前，将他踢翻在地，还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秋公怒斥道：“我犯了什么罪？请你们给说个明白！”

他们也不回答，只骂秋公是个妖人、反贼，将把他从地上一把拎起来，连推带搯地带回县上了。

秋公被抓走之后，张委派用人用一把大锁将他的园子封了起来。衙役们将秋公押到公堂上，县令命他跪下，问道：“你是

何方的妖人，竟敢用妖术煽动百姓？你还有多少同党，快给我从实招来！”秋公也不知从何回答他，说：“小人世代居住在长乐村，并不是妖人，更不懂得妖术。”县令拍了一下惊堂木，喝道：“你胡说！前天你明明用妖术将落花上枝，还敢抵赖！”秋公方才明白是张委告的状。就将张委要霸占园子，打毁花木同仙女下凡的事向县官细说了一遍。

县令怎肯听他的，让衙役们用夹棍把他夹起来。那班如狼赛虎的衙役正准备对秋公用刑，县令忽然一阵头晕，差点儿从座位中跌下来。就吩咐先给秋公戴上了枷锁，押进监狱，明日再审。过了一会儿，虞公、单老齐来探监，对秋公说：“哪有如此冤枉的事！你放心，明天我们全村人联名担保你，会没事的。”

夜里，秋公捆在囚床上，一动也无法动，心想：“神仙姑娘救了我的那些花，但被那贼人借题发挥陷害了我。神仙真若可怜我，也显显灵，快来救救我吧？”心中想着想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睡梦中，他又见到昨天晚上那位仙人果然又来了，急忙叫道：“求大仙快救救弟子！”仙女上前只用手一指，秋公身上的枷锁、绳子就全断了。秋公爬起来急忙磕头，问道：“请问大仙姓氏。”姑娘回答：“我本是瑶池里王母娘娘驾下的司花女，因为你对花的一片诚意真心，所以叫那些落花都上了枝头，谁知你却被那奸人陷害。你不用怕，张委损坏花木，诬陷好人，我已对上帝奏明，剥夺他的寿命，他的爪牙们也会要降给他们大灾。”说完，又飘然飞去，秋公一觉醒来，仍被死捆在囚床上。

张委看见县令将秋先当作妖人关了起来，心中十分高兴。心想，他那园子现在就是我的了，今天为何不到园中尽情玩赏一回。于是让家人准备酒菜，送到秋老儿园子里去喝。一帮人

亚以秋公园中，走进去一看，但那些牡丹枝头上一朵花也没有了，只有落花满地，同前日打落时一般。张委说：“看来这老贼果然有些妖法，知道我们前来赏花，故意用这妖法来羞辱我。也好，我们就来赏这落花。”就与同伙们席地而坐，大吃大喝起来。

一直喝到月亮西下，忽然地刮起一阵狂风，将地上的花都吹得直竖起来，一眨眼间全都变成了一尺来高的小姑娘。张委一伙吓坏了，正想逃走，那些小姑娘迎风一晃，全变成了五尺来高的大姑娘，都容貌美丽，华贵衣饰。其中一穿红衣的说：“我们姐妹在此几十年，深蒙秋公对我们珍重爱惜，谁知却遭到这秋狂奴的玷污摧残。如今仇人就在眼前，姐妹们为何不奋力报仇，承上报秋公知己之恩，对下雪这伙贼人的摧残之侮！”

众姑娘全愤怒地说：“妹妹说得十分有理，赶快下手！不要让他们跑了！”一齐挥长衣袖扑来。张委一伙大嚷有鬼，扔下杯盘，四下拼命逃窜，有的被树枝刮破脸的；有被石头绊倒磕掉牙的，还有刚爬起来又跌倒的。乱了一阵子，待逃到村外，一查人数，只不见张委、张霸二人。此时风停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伙人个个抱头鼠窜，各自回家。

家奴们跑到家后喘息够了，才又找了几个强壮的庄客，打起了火把，回到园子中去找张委二人。只听到一棵大梅树下有一人呻吟，举起火把一看，正是霸被树根绊倒了，打破了头，流血不止，爬不起来了。两个家奴扶张霸回到家，其余人继续找张委。在园子里找了一遍，也没见他的影。

整个园子都静悄悄的，牡丹枝头繁花盛开，没一瓣落地。庄客们又寻找了一阵子，仍没见张委的踪影，都感到奇怪：难道会被风刮跑了，被女鬼吃了？他们正准备回去，只听一个庄客在东边墙角大声叫道：“衙内找到了！”庄客们都跑了过

去，只见一棵槐树上面挂着张委的帽子，沿着篱笆墙找去，在一个拐角中有个大粪坑，有一人两脚朝天，不歪不倾，正好倒插在粪坑中。庄客们都认得这衣服鞋袜，正好是张委！众人将他从粪坑里拽出来一看，张委早已成了一具又臭又硬的尸体。当晚，张霸也因打破了头，失血过多，五更时死了。

第二天，县令病也好了，正想提审秋公，公差前来报告说：“原告张霸与主人张委昨天晚上全死了。”县令大惊，怎么也不相信有如此奇怪的事。不久，又见一百多个村民一起联名写状纸来，诉说秋公平日如昔爱花行善，并不是妖人。张委用阴谋陷害他，天神报应，昨天被风刮死了，请求县令明断。

县令方才明白昨天审问时，为什么突然头晕起来，在心中暗自庆幸当时没对秋公用刑，要不然神仙就要重罚自己了。看完状纸，县令命把秋公当堂释放，又让人在秋公的园门旁贴出告示，从此不许任何人来损坏他的花木。

秋公回到园中，邻居们全带来酒菜给秋公洗尘压惊，第二天，秋公也准备了几桌酒席来答谢邻居。从此以后，秋公又像以前相同，又在花丛中自得其乐地生活起来了。

又过了几年，一日，秋公正于园中浇花，忽听见空中音乐了亮，一朵彩云飘到园子上空，异香扑鼻，云中站着司花女神，两旁正是仙女奏乐。秋公忙跪在地上迎接。司花女落于地面，说：“秋先，如今你功德已满，我奏请于上帝，封你为护花使者，专司人间百花。有人爱惜花木的，就给他赐福；有损坏花朵的，就给他降灾。”

秋公接连叩头谢恩，随着那些仙女登上云头。彩云托着他们包括秋公的花园，一起冉冉地升入天空。

十七、钱秀才代兄相亲

太湖中有一座洞庭山，山上住有一户人家，主人叫高赞。高赞从年轻时起在水上贩卖粮食，到中年时，也挣了一个很大的家产，成为了洞庭山的首富。妻子生下一双儿女，女儿叫秋芳，他弟弟叫高标。高赞请了个塾师教他们姐弟俩读书识字，秋芳姑娘天资聪颖，什么一教就会，长到十六岁，已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少女。高赞看了心头欢喜，心想一定要给女儿找个才貌双全的对象，差一样也不行。

天天都有豪门富家的子弟前来高家求亲，高赞不是嫌这人才不服众，就是嫌那个貌不超群，全看不上。后来，高赞被媒人缠烦了，就对他们说：“今后你们再不必将男孩夸得如何，若是果然才貌出众，领来让我看看，我相中后，就定下来，他有钱没钱，我倒不在乎，只要人品好就行。”从此，媒人再也不敢轻易上门了。

在苏州吴江县有个秀才叫钱青，此人自幼熟读诗书，有一肚子学问，又生得一表人才，但可惜从小死了爹娘，家里又穷，所以不得不寄住在表哥家读书。他的表哥名颜俊，家庭富足，妻妾成群，父亲早死，家中只有老母。钱秀才与表哥同岁，都是十八岁，颜俊年长三个月。

这个颜俊生得极丑，同他名字大不相符，全身上下没一点儿俊的地方，但他找对象眼光却很高，给他介绍了十几个他都看不上，发誓要找一个举世无双的绝世姑娘，所以还没成亲。他酷爱打扮，整天穿红着绿的，自以为很美。另外，他尽管没学问，但常在人前高谈阔论，出尽洋相自己还不知道。他同钱

青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只是钱秀才是个老实人，从来不讲表哥一句坏话，所以表兄弟俩也还算合得来。

颜俊有个远房亲戚名叫尤辰，常借颜俊的一些钱做小买卖。这一日，尤辰从洞庭山贩回来一批新鲜水果，先送上一大筐给颜俊尝鲜。二人坐下后，尤辰偶尔对颜俊讲起高赞选女婿的事，可谁知说者无意，听者却有心，颜俊听说过高家的女儿，生得那么标致，整夜也没睡着。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找尤辰，让他去高家提亲。

尤辰听后，咯咯地大笑了一阵，说：“大官人可不要责怪小人直言，假若是别的人家，小人我这就说去；但那个高家，我可不敢去。那高赞老儿很古怪，别人是相来媳妇，他却要相女婿，只有他当面看过了满意才可。”颜俊不肯承认自己模样丑，说：“这好说，我又没残疾，他要看就让他看个饱好了。”尤辰不禁哈哈大笑，说：“大官人，你虽长得不太丑，但有比你强好几倍的，他都还看不上眼呢！你不见面还好，若一见面，一点儿机会也没有。”颜俊满不在乎地说：“常言说，无谎不成媒。你只说我有十二分的漂亮，牛皮吹得好，或许高老头就信了，也不用相看；万一他一定看不可，你可先答应下来，回来我们再商量。你若说成这个媒，我赏你二十两银子，媒人的钱还在外。”

尤辰只好同意去说。颜俊生怕他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又派了个家童小乙驾着一只快船和他同去。二人乘着风平浪静，半天就到了洞庭山。高公听说有人对秋芳小姐提亲，就将他们请进堂屋。尤辰坐下之后，将个颜俊夸得像一朵花，说他是天下少有的英雄男儿，学问又大，家产颇多，正是门当户对的大好姻缘，所以才斗胆前来提亲。

一席话，说得个高赞心花怒放，说：“颜大官人假若果真

像你所说的那样，老夫怎能不从命？但我没亲眼看见，总是不放心。你若能够领他来见一见，那我就没啥说的了。”尤辰忙说：“我说的可一点儿不假，您以后就明白了。他可是个读书的小官人，十分怕羞，不一定会来。”高公说：“我是个做事小心的人，一定要去亲自看看。颜大官人若不愿来，我可到他家去见见。”尤辰害怕高公到吴江去，打听到颜俊的底细来，只好硬着头皮说：“如果您一定要看，我就回去跟他说说。还是我让他来吧，怎敢劳您老去呢。”高公答应了，还送给尤辰一封金子为操心钱，尤辰就上船回去了。

颜俊听了尤辰的回话之后，想了半天，觉得凭自己的模样实在没有把握，就生一计，对尤辰说：“我表弟的才貌要比较强，我可以叫他帮我去相亲。明天你带他到高家去走一回，将他说成是我，高家准会答应。只要哄过了这一时，待订了婚、送了礼，那时再说穿了，也不怕他高家再赖婚。”尤辰说：“钱秀才去的话一定可以，只怕他不愿去。”颜俊说：“我去同他说说，他会去的。”

夜里，颜俊在钱青的书房中摆了一桌酒席，钱青十分惊讶地问：“我住表哥家，每天给你添麻烦，为什么还要摆酒？”颜俊将尤辰去高家说媒的事说了一遍打算请他去替自己相亲。钱青听了十分为难。去吧，这明明是骗人；可不去吧，又怕得罪表哥，在他家又读不成书。他正在左右为难，只听得颜俊又说：“怕什么，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你去就是了，出了事还有我！”钱青再三推辞，颜俊急得就要给他下跪，钱青回想起表哥往日的好处，只好勉强答应了。

颜俊一大早就让家童取出一皮箱衣服，把钱青打扮起来，又给他二两银子，说：“这小意思，就算是给你买笔墨的。这套衣服也送给你。今天我就去跟尤辰说定，明天你们一大早就

去。”钱青说什么也不收他的银子衣服，颜俊再三要送给他，钱青说：“衣服我先让穿一穿，银子绝不要。”颜俊只好收起银子。

第二天，颜俊备船送钱青同尤辰上路，又派两个书童侍候，小乙也跟着，并交代他们只说钱青正是颜大官人，不可露半个钱字。

一行五个人到了高家门口，小乙将贴子送上，说尤辰已领颜小官人前来拜见了。高赞连忙叫“请”，因此假颜俊在前，尤辰在后，走进了中堂。高赞一眼就看那小官人衣冠楚楚，相貌堂堂，打心中就有几分欢喜。在坐下之后，又见举止言谈谦逊文雅，甚是满意。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放心，又叫老师陈先生来试探假公子的学问，结果二人谈下来，连陈先生也赶不上假颜俊的广博才学，他喜得脸上生花，手舞足蹈，大声命家人准备酒饭。不一会儿，宴席就好了，原来高赞的老伴一听说媒人领“颜大官人”到来，就从窗外张望，看见了钱青一表人材，心想这婚事一定能成，早就事先准备好了酒席。吃饭后，高赞要留他们住几天，钱青哪里肯多留，只说了几句客气话，就起身告辞。高公再次送给尤辰一封金子，将他拉到一边说：“颜小官人的才貌，自然好得不用说了，若成就了这门亲事，我真是万分感谢。”说着，满脸笑容地将他们送上船，望着船远去不见了，方才回家。

钱青同尤辰上船后，因为风向不顺，深夜才到颜家。颜俊在家中点上灯坐等佳音，听说亲事大功告成，乐得他一跳老高。账在之后，他备好彩礼，请尤辰给高家送去，并要就在腊月初三娶亲。

谁知，高公因为选到了这么好的佳婿，高兴得见人就说，说得连亲朋好友都有点不相信了，私下里议论道：“世人怎会

有这么好的人材？老头子肯定吹过头了。”高公听说了，正在想办法让众人口服心服，恰好尤辰过来了，他就一口答应了婚期，只是提出一条，要女婿亲自上门来迎接新娘，那天他要大摆酒席，遍请亲朋好友，让大家看个明白。尤辰听他说要男方先去迎亲，心中吓了一跳，可也没理由来拒绝，只好当面答应了，连夜赶回去找颜俊商量。

颜俊听了尤辰的回话，却满不在乎，说：“此次迎亲，少不了我亲自去。”尤辰直跺着脚走圈了，连说：“不行，万万不行！相亲是钱秀才过去的，他们将像都画了。假若迎亲又换了一个，这让我这媒人该怎么说？婚事肯定成不了，还要连累我挨骂。”颜俊听了，倒又抱怨起媒人来，说：“当初我就说过，该是我的姻缘，自然成。如果让我去相亲，哪会有今天的困难？也是我命中注定该为高家的女婿，又不是钱表弟！何况高公已收下了我的彩礼，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人，我就是亲自去迎亲，难道他还赖我的婚事不成？”尤辰将头摇得像货郎鼓，说：“你千万不行！你想，新娘子还在他家中，那高公一看已换了人，还会交出女儿来？”颜俊急了，说：“那就多带些人，若他不交，咱就抢！”尤辰冷笑着，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你又能带多少人？洞庭山上可全是高家的人哪！只怕新娘子还抢不来，倒又要吃官司！我看哪，还不如去求求钱秀才，让他好事做到底，帮你去迎亲。只要骗了新娘子进到你家的门，天大的事也没有！”

颜俊口中嘀咕了几句“是我成亲，却让表弟露脸，也太让他占便宜了”，但想想也没有别的办法，也就告别了尤辰，去书院去找钱青。钱青被他纠缠不过，后悔当初，现在事情到了此，不答应也不好，只得勉强答应了。

腊月初二，颜俊派了两只大船，一只用来接新娘，另一只

坐新郎和媒人。还备了四只中型船载仆人，四只小船用来做杂事。大小十只船组成迎亲船队，风风光光，一路鞭炮，向高家驶去。

船队于离高家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尤辰先去通报高家。钱青打扮好整齐，上轿，随从们簇拥着轿子，齐鸣鼓乐，来到高家。洞庭山附近的人家，都听说高家这位才貌双全的女婿前来迎亲，都争相来观看。一见钱青的外貌，果然盖世超群，不由得个个喝彩。高赞家中早已是亲朋满座，新郎下了轿，傧相一路请进高家，让新郎同高公见了礼，然后与亲朋依次相见，亲朋们也是众口称赞，高公得意得脸上放彩。接着，新郎与媒人进入宴席，亲朋们欢天喜地，开杯畅饮。

这顿酒席喝得好热闹，一直到夜里四更天才散席。钱青心想：“这场戏还不知是个什么结尾，我如同在梦中一样。可不能误了表兄初三上午同新娘拜堂，得马上动身！”五更天一到，他就催高家将嫁妆抬上船。新郎新娘正准备上轿，船上的人飞跑过来说，湖面上风大得很，不能行船，停一会儿再走。

天亮了，风刮得更加猛了，加上乌云密布，天又下起了大雪。人们议论纷纷：“即使没风，这大雪天也不能行走。”“这场大雪，恐怕湖南要结冰了。”待吃过早饭，风雪更大了，眼看着今天已不能过湖了，但腊月初三是吉日，过了这一日，腊月里就没好日子了，难道婚礼还要推到下个月？这也太不吉利了。高赞同尤辰都急得直转圈子。

一个高家的邻居周全是很有威人的老汉，平时最善于处理邻里间的难事，他看高公无计可施，就对他讲：“已经选定了日期，不能更改！反正新郎在这，为何不就此结亲？你可以一边继续摆宴席，另外一边收拾洞房。待风雪停后，再从容地回去，岂不美满？”众人都说这是好法子。高赞原也有这个念

头，听周老汉一讲，马上就吩咐家人准备好洞房花烛，就让新郎、新娘在高家拜堂成亲。

钱青眼见风雪不停，急得直要哭，又听见周全与高公说就要在这里收拾洞房好成亲，更是暗中叫苦。他想让尤辰去推辞，但尤辰已喝得烂醉，只好自己去对高公讲：“这是百年大事，不能草草在此结亲，还是另接个日期，再来迎接吧。”高公哪里肯依从，说：“我们已是一家人了，不分什么这里那里！”说完就忙去了。钱青又向各位亲友再三央求，说不想在高家成亲拜堂，想让他们去劝劝高公，但那众人们全是奉承高公的，都说在这最好，没一人理他。

当日午饭过后，高公又重新大摆酒席，亲朋们也照旧在座。一会儿，宾相披红上高堂，主持婚礼，让新郎、新娘登堂，照常礼一拜天地，二拜父母，再夫妻对拜。行完大礼，众人押送新娘进入洞房。亲朋们则继续喝酒直到深夜，高赞夫妇亲送新郎进入洞房。伴娘侍候新娘先睡下，又催新郎上床马上去睡。钱青心里既紧张又懂乱，只好于床外侧和衣睡下，闭了眼不敢看，就连新娘头朝哪个方向也不知道。

第二日，雪住了，风还不住。高赞再摆酒席，让钱青他们住下。钱青一坐到深夜方才进洞房，新娘又先自睡了。钱青依旧和衣而眠，连新娘的被窝也不敢去碰。

这样又过了一晚，钱青早早起来，见风势渐小了，就要起身，高赞一定要他留下，说过了三天后方才能走。钱青没法，只得又留下再喝了一天酒。新娘秋芳见新郎生得文雅漂亮，心中暗自欢喜，但不知新郎为何两夜都不说话，而只是和衣而卧。到了第三晚，秋芳叫丫鬟们先侍候新郎睡下，钱青依旧不解衣服，胡乱钻进被子，贴进床边睡了。

到了第四日，天气晴和，高赞同老伴也备了几条船，亲自

送女儿过湖。所有船都披红挂彩、鼓乐齐鸣，热热闹闹驶向吴江县。快靠岸时，小乙一人驾了只快船，先走一步去告知颜俊。

且说颜俊在吴江，见初二夜里刮起大风，天又下起雪来，不由得在心中暗暗担心。初三这日，他换上新郎服装，花烛宴席全准备齐全，只等表弟将新娘迎来，谁知一直等到第四天。这天他正在家发呆，见小乙飞跑来说新娘已到了，忙问：“已经错过吉日了，他家怎会放新人上船？”小乙说：“高家生怕错过好日子，一定要在他家成亲，钱大官人已代你做三天新郎了。”

颜俊一听，一下子跳起脚来：“那家伙三天都睡在新房？！”小乙忙是点头，又是摇头：“是是……不不，我听钱大官人说，他每天是不脱衣服睡的，就连新娘的头发也没碰……”颜俊大吼一声：“你放屁！你信他？世上哪有如此老实的人？花一样的新娘在身边，他会不动心？我的老婆肯定被这小子骗去了，我同他拼命去！”说完大叫“来人”，带着几十个仆人飞奔出家门，直冲码头。

他们赶到码头，正好迎亲船也到了，钱青远远望见颜俊，急叫尤辰陪着高公，自己抢先跳上岸。他自觉问心无愧，笑嘻嘻地跑过去要与颜俊说话，谁知颜俊见了钱青，如同见了仇人，没等他开口，就狠毒地抓住他的头发乱踢乱打，连声大斥：“天杀的！你大快活了！我费了钱财，你享受！”钱青不好分辩，只得大叫救命。

送亲船上高家的人，眼见一个丑汉痛打新郎，也不知什么事。高赞仔细盘问颜家的家人，那家人料想再也瞒不下了，只好把钱青代替相亲、迎亲的实情全说了。高公顿时怒气冲天，大骂尤辰，抓住他就打了起来。高家送亲的急忙救新郎，一起动手打那丑汉颜俊，颜家的家人看见了，同高家送亲的打了起

来。一时间，整个码头上乱作一团，旁边看热闹的越聚越多，连路都塞住了。

事正凑巧，本县知县此时正打这里经过。看风街道堵塞，友头上震天动地地吵闹，就停下轿子，喝令公差将闹事的拿下。众人眼见知县抓人，吓得四散逃开，只有颜俊扭着那钱青，高公则扭着尤辰，七嘴八舌地向知县诉由。县官一时也听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命将他们都带到公堂审问。

回到了大堂，高赞年长，知县让他先说。高公气愤的把对方如何弄虚作假，代替相亲、迎亲的事叙述了一遍。知县令媒人尤辰上来，斥骂道：“你这个枉法的媒人，弄假成真，搬弄是非，全是你捣的鬼！你要如实招来，才能免受大刑！”尤辰怎敢狡辩，赶紧讲了实话，知县点头说：“几个人的口供相同，看来全是实情了。”又问过了颜俊，他也不敢说谎。一五一十一招供了。

最后让钱青上来，知县见他年轻美貌，又遭打，便对他产生几分爱怜，问道：“你是个秀才，应该读书知礼，怎么替人做这种事，同谋骗人？”钱青擦了擦嘴角上的血水，说：“这事并不是学生乐意做的。只因颜俊是我表兄，我全靠在他家来读书，他再三求我去，我不敢不去。”知县又问：“你当时答应就在高家成亲，难道就无私心，没想占新娘的便宜？”钱青说：“请大人问高赞就知道了。我先是再三推托，高赞不答应。我若再推托，又怕高家生疑，误了表兄的好事，所以只能答应拜堂。但我尽管三夜与新娘同床，却并没任何不轨行为，你问高家小姐就明白了。”

知县又问高赞：“你愿将女配给谁？”高赞答道：“回大人的话，相中的是钱秀才，后来女儿又同他拜堂成了亲，虽钱秀才同小女无夫妻之情，但如今定下了夫妻之义。假若要女儿

另嫁颜俊，不但小人不乐意，我女儿也不会同意。”知县说：“这话同我想的一样，我看也只有这个秀才配得上你的小女儿。”

钱青却不同意，说：“我去迎亲，的确不是为自己。假若将这新娘子归我，那我对表兄的真心实意全无了，别人也不会谅解我。我可不能这样惹人议论。”知县说：“你若心要报答表兄，那这心意大家会明白，不会有什么议论。你表兄做蠢事自己倒霉，与你无关，不用担心。你要是推托这门亲事，还让高姑娘嫁给这个既丑又凶的东西，那才是推托这门亲事，还让高姑娘嫁给这个既丑又凶的东西，那才是大错特错！”

说罢，提起笔来就写下判辞：高家女儿许配给钱青；颜俊玩虚作假，本应严惩，因高家女儿还未被他骗到，姑且免打，但送到高家的彩礼都不许讨回，需转送给钱青；而尤辰搬弄非，重打四十大板。

判毕，知县让公差高声宣读了，推翻尤辰，重责了四十板。尤辰爬将起来，同颜俊二人抱头鼠窜地逃跑了。

高赞辞谢了知县，离开大堂，带上女婿钱青、女儿秋芳，快乐无比，登船举帆，回到洞庭山去了。

十八、卢秀才高傲遭横祸

明朝嘉靖年间，在河南省浚(xùn)县有一个大才子，人称卢楠，这人生得潇洒大方，气宇轩昂，八岁时就会写文章，十岁精通做诗，人们都称他为“小李白”。他家是个大财主，财产可与王侯家相比，来往的都是出名的人物，他家的房屋十分豪华，花园中有数不尽的四季名花，仆人、歌女更是不计其数。

卢楠自认为自己学问大，考试做官如弯腰捡东西一样简单，但是考了几次，文章就是不对考官的意，连连落榜。这一来，他对当官的事也就灰了心，整日与一些文人剑客谈诗论道、喝酒取乐，倒也逍遥自在。他酷爱喝酒，若有个朋友来访，他一定要留下人家大喝一场，不醉不罢休；假若遇着个又能喝，谈话又投机的人，他会成年累月地留下人家喝酒谈诗，讽评世上的不公。为此，卢楠后来终于遭受到一场横祸。

浚县新任的知县是汪岑，这县官年纪不大，但很贪婪钱财，性格又刻薄，但也有一件事，他与卢楠是相同的，就是嗜酒不要命，一端起酒杯来，整天整夜地喝也不醉。自从到了浚县，汪岑还真没遇到一个能喝酒的对手，听说卢楠是个才子，又十分好客，酒量也不小，很想结识于他，因而就差人请他到县衙相会。可谁知卢楠又与别人不同，生就一副傲骨，不要说是知县，就是王侯将相，如果你不来拜访他，他也不会巴结你。汪知县接连请他五六回，他只当耳边风，一点也不领情。谁知，卢楠这个清高古怪的人，偏偏碰上了这个怕麻烦的汪知县，请他不来，就情愿到卢家去拜访。

汪知县生怕卢楠外出，就预先派人送了一张贴子，并定下

拜访日期。那差人拿着帖子来到了卢府，看门的领他进花园去见卢楠。差人来到园中，看那园中的美景，禁不住睁大了眼睛，心想：“难怪县太爷要来游玩，这地方真如仙景——我今天能看看，也算没枉活一生！”他将县太爷的帖子呈给卢楠，卢楠自忖着：“他虽是个俗气的贪官，却知道尊重有才能的人，甘愿来拜访我，这一点还可以。我若不答应让他来，外人会说我心胸狭窄。”但转念又一想，如果他来了，我跟他谈什么呢？谈学问，他肯定不配；他若会喝酒就好了，还能去掉些俗气。因此就问差人：“汪知县能喝酒吗？”差人说：“酒是老爷的命！拿起酒杯就喝个没完，谁也不知他有多大的酒量。”卢楠一听，心中就宽慰了几分，因而写了个回帖给汪知县：“请明日梅花盛开时来。我备酒迎接。”

汪知县见了回帖，正在高兴，突然有人来报，新上任的按院大人明日要到县里视察。汪知县只好准备迎接上级，让人通知卢楠不去了。

按院大人走之后，汪知县因没能按时赴约去赏梅花，心里不高兴。眼看又到了早春二月，百花开得正欢，他又想去卢家花园去游玩，但仍然先派人告知卢楠。卢楠对来人讲：“明天来吧。”

天下偏有这样凑巧的事，第二天，汪知县刚准备动身到卢园里春游，汪夫人突然晕倒在地，流血难止，也不知为什么。慌得个知县六神无主，四处求医，哪里还有心思去喝酒赏花。最后，卢楠又白白等候了一场。

一转眼间到了六月中旬，汪知县如同着了魔一样，还果想到卢家去看看。他又令人到卢家传话，说要来赏荷花。差人来到卢家，看门老头儿第三次领差人进花园中去见老爷。只见卢楠正光着脚，叙靠在石床上，面前放着古书，手里拿着个酒杯，

一边盘子里放着水果。家童们在他身旁有捧壶的、有打扇的。他看几行书，就喝一口酒，正如神仙一样自在快乐。

卢楠见了县上的差人，眯逢着眼说：“你们县大爷真好笑多次约了却不来，现在又说来观荷花。我可没如此多闲工夫同他纠缠。这样吧，他何时高兴来就来吧，不要再定时间了。”差人急忙说：“老爷久仰您的大名，恨不得早一天来请教。前几次确是有急事耽搁了，请相公还是定个日子，小的我回去也好交代。”卢楠见差人说话实在，怒气也消了一些，就说：“那好吧，就在后天。”

到了后天，汪知县坐上轿子到卢家去。正值三伏天，热得让人眼里冒火，口里生烟。刚走到半路，汪知县觉得天旋地转，从轿上栽了下来，随从知道他中暑了，急忙将他抬回到县里治病，不得不另派差人去辞了卢楠。

汪知县病了将近一个月才好。那是九月的一天，他呆在县中无聊，猜想此时卢园的菊花肯定盛开了，就又打算到他花园中去。正好在江南的亲戚送来了两大坛惠山泉酒，汪知县就让人给卢楠送去一坛。卢楠看见了美酒，无限欢喜，说：“别的不说，就凭这坛美酒，汪县令就算是明白我的人了！”卢楠是个性格豪爽的人，见汪知县多次要前来拜访，确实对自己有敬慕之意，心中就产生了同他交个朋友的念头。因此，他就写了个请帖交给送酒来的人，请汪知县次日来赏菊花，还派一名奴仆亲到县里说明。汪知县见了请帖，十分高兴地对卢家仆人说，“烦转告相公，明天我会早去领教。”

县令说“明天我早去”，只不过是随口的话，那个回告卢楠说，知县明天“一大早”就来。就因这一句小错话，后来将卢楠天大个家产全都开弄光了，卢楠还差点因此丢了性命。

卢楠心想，汪知县说一大早就来，大概是想于园子里玩一

天吧。因此叫厨师早点备好酒席。厨师怕误事，头天晚上就手忙脚乱地收拾。第二日一早，卢楠就关照看大门的：今天如有其他人来，一律给我辞了，我专等汪知县来赏菊。

再说那汪知县，这天早晨处理完了紧要的公事，正准备上轿去卢家赴宴赏菊花，忽然本县巡查人员将九名强盗押到县衙，还搜出了许多赃物。还有一个随从附在知县耳朵上说：“这是一个在团伙的强盗，很多赃物，也无失主。”汪知听了大喜过望，一心想将赃物据为己有，早把去卢家的事抛到九霄之外，立即对盗贼严刑拷问。

有一个盗贼，一给他上夹棍，他就马上乱说这里藏了几千两银子、在那里还藏了几万。汪知县让人到他所说的地方去挖，但连个狗屁也没找到。汪知县做了大半天发财梦，一听没钱，顿时勃然大怒，将那些盗贼全押到堂前重新打了一顿，关入牢里，此时已经是午后了，这才想起要去卢家赴宴的事。大小随从们都簇拥着县令，浩浩荡荡走到了卢家大门。

再说起卢楠，从早上一开始摆好宴席，专等汪知县到来。可等正午，也没见来。又派人去请，回来说汪知县正在堂上用夹棍拷小偷要赃物。卢楠禁不住大怒，说：“这个贪婪的蠢才，我竟差点儿错认了他！幸亏还没同他交往。”就叫家人马上撤去下面的一桌酒席，自己则走到主桌前，坐在中间，叫道：“快拿大碗的酒来，‘好让我洗洗俗气肠子！’”

家人们人都说：“如县太爷来了，怎么办？”卢楠张红着脸喝道：“去！还提什么太爷！这酒能给那俗气的家伙喝吗？他好几次失约，今天肯定又不会来了。”于是脱了礼服，光着脚丫、蓬松着头，自己开怀畅饮。不觉就大醉了。他让家人将菜肴撤去，只留果品，再猛吃了几杯，喝得烂醉如泥，趴在桌上，就呼呼地睡着了。家人也不敢去惊动他，就站在两边呆着。

直到了傍晚，家人们听说知已到了门口，都慌了手脚，但不敢喊醒主人，个个都四散躲开。

汪知县到了大门口，但不见卢楠来迎接，也无家人来迎候。他也不管这些，径直就进了花园，还没见有一个人影。汪知县就在一所大堂前下轿了，只见堂前有菊花无数，非常壮观。走进堂内，哪里有什么酒席，只见一个蓬头光脚的人正趴在桌子上打呼噜，此外再也不见一个人。那个常到卢家送帖的差人，辨认出这个人的正好是卢楠，慌忙出来报告：“太爷，这个就是卢老爷！”

汪知县顿时气得满脸涨红，火冒三丈，心中骂道：“这个家伙竟如此无礼，故意将我哄上门来羞辱！”想立刻叫人将他的花木砸烂，又怕丢了做官的体面，只好忍着一肚子恶气，上轿回县府去了。一个随从说：“卢楠说到底最终还是个百姓，怎么竟敢如此藐视官府，真还没见过！”汪知县在轿里听到这话，更加的恼怒。心想：“他就是真有才，也是受我管的。我曾多次请他，他还不肯来；我心甘情愿去拜访他，够委屈自己了，他如此欺侮我！更何况我还是父母官，就是一般朋友，他也不应该这样无礼！”越想心中越气，不由得咬牙切齿起来。

卢楠趴在桌上直睡到深夜了才醒。家人们满脸惊慌地说：“县太爷来过了，看您正睡着，就起身走了。”卢楠问：“他说什么了吗？”众人说：“我们全躲到一边去了，没听到他说什么。”卢楠忿忿地说：“何该不理他！”就命令将看门的打了三十板子，问他为什么不早关门，让那俗气的家伙进来践污了地面。又命令管园子的，明天一大早挑水进来，将知县走过的地方全部清洗、打扫一遍。

且说汪知县回到县衙之后，夫人见他怒气冲天的样子，问：“你去赴宴，怎么会这样气恼？”汪知县将刚才在卢家的事

说了，夫人责怪他说：“你这也是自找的，怪不得其他人！你是个父母官，到哪里没人巴结奉承？为什么那样没出息，反去请教一个刁民。他有天才，对你有何好处？看看，看看，今天讨了没趣吧！”

汪知县遭夫人如此一数落，更是气上加气，坐在椅上，气得半天不说话。夫人又劝他说：“何必这样跟自己过不去，你大权在握，难道还怕整治不了他！”汪知县听了夫人这话，方如梦初醒，心中顿时产生了要谋害卢楠的想法。就将心腹人谭遵找来商量。

谭遵是个公差头子，多次与县令一起作恶分赃，也是个老滑头。他听了县令的叙述，说：“老爷要同卢楠作对，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小人同卢楠是乡邻，知道他同大官多有来往，还有天大的家产。他尽管平时傲慢，却没有听说他有违法的行为。老爷若无故将他抓起来，也不好把他怎么样，还倒显得老爷有些公报私仇，反而还不好。”停了一会儿，谭遵眯起一双小眼睛，诡秘地说：“按小人之见，要寻找一件让他无法躲过的大罪，载到他头上，才能结束了他的性命！”

汪县令说：“你说的也是，但他如此放肆，平时准有些不轨的行为，你调查后再来告诉我，我自有法子来收拾他。”

谭遵四处查访卢楠的罪过，但一连几个月也没找到一件可给卢楠定罪的事。汪知县心中焦急，只管催问，弄得谭遵十分为难。这一日，他正在家闲坐，仆人纽文的兄弟媳妇金氏急匆匆地赶来，问他：“我家大伯哥在哪里？”谭遵回答说：“纽文正在县门口。有什么事这么急来找他？”这事说给您听听也好。事是这样：我丈夫纽成在前年借了卢老爷的仆人卢才二

两银子，两年来也归还了些利息。我丈夫也在卢家做长工，前两天刚领了工资出门，卢才就拦住他要原先借他的二两银子。

如今正当年底，我家全依那点工钱来过年，我丈夫不肯还给卢才，二人争吵了起来，他被卢才兄弟几个痛打了一顿，还被他们扯掉了衣服，又冷县气，回家发起烧来，如今已经八天滴水没进了。医生说已治不好了，只得在家中等死，所以我找大伯哥商量这事该怎么办好。”

谭遵听了这件事，十万分高兴，对金氏说：“如果你丈夫有个三长两短，你就马上来告诉我。这事全包在我身上，我给你出气。你还可得到一笔钱财，完全够你下半辈子享用的。”金氏感激地说：“如果有您给我们作主，那我就放心了。”正说着，纽文回来了。金氏将刚才的话又告诉他，两人一起回家了。

金氏同纽文回到家中，到床前一看，都吓了一大跳：纽文成直挺挺地躺着，不知死了多久了。金氏抱着丈夫大哭，纽文连忙劝住她，说：“你先不要哭快回县报告给谭老爷。”金氏急忙收住泪，锁上门，又跟着纽文到县里找谭遵去了。”

且说那天卢楠知道了卢才打架的事后，对卢才擅自放债，盘剥小民的行为异常气愤，当即命人把卢才打了三十板子，赶出卢家，不再录用他，另外又追出借银的单子，只等纽成来报告时就还给他，哪里料到纽成竟死了。卢楠听说纽成已死，又马上差人去抓卢才送归官府，但卢才早已畏罪逃跑了。

再说纽文、金氏一口气跑到县中，把纽成已死的事报告给谭遵。谭遵先将这事悄悄地去告诉给了汪知县，又教纽文、金氏在大堂上如何讲。两人依照谭遵的吩咐，各捡起一根木柴，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个县衙前的大鼓乱敲一通，大叫冤枉。汪知县击鼓升堂，问明情况，当场差人火速去抓卢楠到县，谭遵又叮嘱捕快说：“老爷恨透了卢楠，你们一到他家后，凡是他家的男人，全部抓来。”

四五十个如狼赛虎的捕快，全举着火把，一齐拥进卢家大门。家人们也不知怎么回事，吓得四处乱逃乱窜，东逃西藏。使女们全以为是强盗来了，只叫：“大王爷饶命！大王爷饶命！”捕快吼叫道：“胡说八道！什么大王爷，我们都是本县太爷差来辑拿卢楠的。”每个房间搜查一遍，把些宝器、古玩随手全都拿走了。卢楠此时正在花园里陪客人们喝酒，捕快们蜂拥过来，用铁链套住他脖子，叫道：“快点走！”卢楠怒目圆睁，愤怒地道：“我犯了什么法？你们如此无礼？”一个差人嘿嘿净笑，说：“先前老爷请你请不动，今天来抓，倒是能抓去的！”不由卢楠分辩，牵着铁链，推的推、揉的揉，连同卢家的十几个仆人，一起被带到县衙。

此时汪知县满脸杀气，如同个阎王老子，不在大堂上威风凛凛地等着彻夜审问。两排衙役都如同牛头小鬼，全公堂上下，灯笼火把，照得如似白昼。

捕快们杀气腾腾地将卢楠同十几个家人全带到公堂。让他跪下，此时卢楠挺直腰板，说什么就是不下跪。汪知县见他不跪，冷笑了一声，说：“你这土匪！见官府还这样无礼，可见你平时在乡里横行到什么地步了！我也不同你计较这些，请你到监狱里去坐坐。”卢楠倒退了二步，横着身子质问道：“到监里去也不打紧，你可得说明白，我到底犯了什么法，你们深夜抄家抓人？”知县大声叫道：“你想强占良家妇女不成，就因此打死了纽成，这罪还不够大吗？”

卢楠据理力争，指责汪知县公报私仇强辞夺理，将纽成的死硬网在他头上。汪知县咬着牙齿说：“你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打死平民，还说家人打死的；现在你又污蔑本官，拒不下跪。别的先不讲，就这条抗拒父母官的罪名也不小！”喝令手下，拉下去痛打。衙役将卢楠按倒在地上。卢楠大声道：“大

丈夫可杀而不可辱，你们要杀就杀，我绝不受你打板子的侮辱！”衙役们谁也没听他的，强按住他，恶狠狠地打了三十个大板，然后把他和十几个家人一起关进监牢里。

当地有几个名望的朋友听说之后，急忙赶往县衙探望卢楠，眼见卢楠被打成这样，惊讶地问：“这是为何？”卢楠说：“没别的事。是汪知县借故泄私愤，想借家人卢才的人命案前来治我死罪。”朋友们气愤地说：“真是太冤枉，我们明天一起联名请求释放你。”卢楠说：“这倒不需要，只请弟兄们给我家里讲一下，叫他们多送几坛酒到监狱里来。”朋友们着急地说：“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要喝酒！”卢楠嘿嘿一笑，说：“难道因为他想害我，我就不喝酒了？”

第二天一大早，朋友们都来请求释放卢楠，但知县只推有病，不来接见。到了午后，汪知县叫将卢楠、纽文和金氏带到公堂来审问。验尸官也明白知县的意思，把纽成的轻伤讲成重伤，汪知县就下令再次重打卢楠，把他打昏了，拿着他的手在判决书上偷按手印。并因此判了卢楠死刑，再给他上了木枷押进死牢里。家人们也全都被打了三十大板。判刑三年。汪知县将证人的证词、卢楠的假口供同他抗拒公堂的事等，一齐整理成材料，报告给上级。

卢楠在狱中，伤口处生了一大脓疮。家中人赶忙买通了狱卒，让医生给他调治。这事被汪知县知道了，将卢楠又打了二十板子，打得他皮开血流，几个狱卒也跟着受了罚。

卢楠在家中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如今比在地狱中还难熬，恨不能马上长出翅膀飞出监狱。心想：“我卢楠做了一辈子好汉，谁知却落入这个恶贼手里。我朋友满天下，做官的也不少，难道他们也见死不救？或许还不知道我的冤案。”因此分别给他们写了信，让探监的家人带回家去，四下分头送出。

他的那些朋友接到信之后，都十分惊讶。有人给汪知县写信，要他马上释放卢楠；有的请求上级重新审理此案。没几天，上面果然给汪知县发来了通知，要将卢楠提走。汪知县明白上级有意要释放，既惊又怕，心想：“这个卢楠果然神通不小，身还在狱中，就能打通了各个关节。我若放走他，他岂能饶过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个斩草除根，尽快结果了他，以除后患。”当即命谭遵写了个卢楠病死狱中的材料，让狱卒蔡贤将卢楠带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杀死完事。

县中有个小官叫董绅，为人十分正直，他也知卢楠冤枉，但自己官小，帮不上大忙，只好经常借到狱中巡视的机会，安慰卢楠。这日，他又去狱中去巡视，却没见卢楠。再三拷问狱卒，那狱卒才领他来到一个小夹道里。只见卢楠手脚全被捆着，全身血迹，脸上还压有个土袋子。再压上一阵，他就要快没气了，董县丞赶忙拿掉土袋，唤醒卢楠，给他解开绳子，扶人回到监里，又喂了他点热汤，卢楠方才会说话。

这么一来，汪知县就知道卢楠暗中有人保护，不敢再动脑筋去害他了。但汪知县也不是好对付的，他又生出一计，将卢楠的什么“杀死平民”“抗拒官府”的罪名全写在许多纸上，让人去京城里四处张贴。京城的官员不明内情，都说汪知县能惩办土豪，是个有很大才能的好官，保荐他升了官，卢楠当然也就更不能释放了。

过了一年，有个官员认为卢楠实在太冤枉了，想替他翻案。汪岑立刻给上司送礼行贿，上司反说那官员受卢家的贿物，报告皇帝，免了他的官职。从此，谁也不敢再提卢楠的案子了。

卢楠在狱中熬着、熬着，直到头发白了，人也全黑瘦了，家财也花光了。一直熬了十五年后，浚县知县已接了两任，汪岑也退休了，连纽文、金氏也全死了，才有一个青官大着胆子，

将卢楠释放出狱。

卢楠回到家里，花园早荒了，花早枯死了，他自己也衰老了，从前的潇洒豪迈之气也全无了。一个才华富有的人，就这样在黑暗的旧社会、黑暗的制度中被摧残了。

十九、李勉穷途遇侠客

唐玄宗时代，长安有一个读书人名叫房德，人生得身材高大，方面大耳，也是一表人才。只可惜他尽管从小读书，但一直到三十多岁也没弄到一官半职。家里十分贫穷，全靠妻子贝氏纺线织布，挣几个钱打发日子。

天日，都深秋天气了，房德还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夹袄，他对妻子要件衣服，却被她骂了个狗血淋头。房德羞得满脸通红，厚着脸皮说：“你的布就算我借的，等我将来升官发财了，再报答你。”贝氏“呸”的一声，啐了房德一脸口水，说：“你也不去撒泡尿照照自己，都这么大年纪了，连个官屁也没捞到，还说将来什么升官发财！除非从天上掉下来，要不去偷去抢！你别指望要有衣服过冬！”房德敢怒不敢言，只好憋了一肚子气，跑出家门，去找认识的人借钱。

谁知借了半天，也没人愿借给他一文钱，这时候老天又偏偏同他作对，忽然间刮起风下起雨来，冻得他全身发抖，急忙跑到一个名叫云华寺的庙里避雨。他见到墙上画着一只无头的鸟，感到非常奇怪，心想：“掌常听人说，画鸟要先画头，这画怎么单单不画鸟头？”一面想，一面看，认为这无头鸟画得还挺可爱，就自言自语地说：“虽然我不懂画画儿，但这鸟头也不难画，我何不自己动手呢？因而向和尚借了笔墨，将鸟头给补上了，自己再看，画得还不错，就拿着笔站在那自我欣赏。

这时，一个大汉向他走了过来，笑着对他讲：“秀才，我们找个地方去说几句话。”房德十分不解地问：“你是谁？有何见教？那人说：“请秀才不必细问，同我去，肯定有好处。

“房德正穷得要死，听说还有好处，就同那汉子离开云华寺，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小村。

那汉子来到一个小门前，正好敲了三下门，又有一条大汉给开了门。在里面是一个破花园。只拐了几个弯子，来到一破亭子中，里边是十四五条壮汉子，面目狰狞。房德正在害怕，只见他们全都满脸堆笑，让房德坐到椅子上，问：“秀才贵姓？”姓房，各位有什么话要说？”领他来的那大汉说：“我们都是江湖上的好汉，专做没本钱的买卖。但大伙儿全都只会杀人，是不会动脑子的人，前两天还差点儿出事，所以我们求了老天，请老天替咱们找一个足智多谋的好汉，听他指挥。在那庙墙上的无头鸟，正是我们兄弟画的，说好谁如果能补上那鸟头，就是我们的头人。我们等了好几天了，今天也真是老天开眼，派来秀才你这样威武的人，从今开始，你就是我们寨主了！兄弟我们任你调遣，保你享一辈子快乐。”于是，大汉们纷纷宰羊杀猪，准备祭拜天地。

房德暗自叫苦，心想：“哎呀！原来这是一伙强人！我可是个清清白白的人，怎能同他们干这样的事？”就转身对他们说：“各位壮士，我只是读书人，巴望今后可以出人头地，怎敢干这犯法的坏事呢？”一个强盗对他冷笑了一声，说：“秀才你想错了！如今宰相杨国忠只管捞钱，只要有钱便能做官，看您模样也不像个有钱的，还有什么希望？倒不如跟了我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有银子大家共享，还有整套的好衣裳，多么快活！”

房德听了，还是犹豫难决，那大汉又说：“你若不同意，我们也不想勉强。只不过，我们的事却不能让你说出去，得将的头留下！”说完，从皮靴中拔出一把尖刀，房德吓得魂难附体，又后退了几步，连声说：“请各位不要动手，再商量商量！”

强盗们都说：“同意不同意，只有一句话，商量什么？”

房德也琢磨着：“在这荒僻的地方，假若不答应他们，就白送了命，倒不如先答应下来，再找一机会逃走。”就说：

“既然如此，那只得听从各位了。”强盗们高兴得如同得了求星似的，连忙收起尖刀，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家兄弟了。快拿来衣服给大哥换上，我们兄弟来拜天地！”马上七手八脚地给房德穿上一套崭新的锦绣衣掌，帽子、靴子也都是现成的上优的货色。穿戴十分整齐，强盗们兴高采烈地叫唤说：“大哥这样一身打扮，皇帝老儿也不如！”

房德原本是个穷人，长了这么大岁数也没穿过如此华丽的服装，加上这些强盗又跑前跑后地侍候，开口闭口叫大哥，弄得他心中暗自得意起来。他再仔细琢磨这强盗的话，也觉得有些道理：“难道不是吗？如今杨国忠当道，也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我学问又不高，钱也没有，还能做什么官？再说连老婆都不肯给弄件衣裳，相识亲朋了不愿借钱，还是这班兄弟讲义气。倒不如依了他们，先弄上些财物，然后再送礼给杨国忠，弄个官做做，万一被官府抓住了被杀头，也总比现在冻死饿死强。”

他正胡思乱想着，强盗们早已摆好了宴席。众人一同喝起酒来。在喝到高兴的时候，一个强盗说：“大哥今天刚到，弟兄们今夜就大干一场，好让大哥看看咱们的本事，怎么样？”众人随声说好，但只是想不出去何处抢劫，房德说：“长安最富的是王元宝，他家现在城外，没有巡逻，路我又熟，就抢他家！”强盗们齐声叫好，酒也不喝了，就扎好腿脚，拿起家伙直奔王元宝有。

但谁知，王元宝家在三天前刚遭小偷偷了，官府已派出三十名壮丁，没日夜给王元宝护家。房德他们刚撞进去，顿时被

一网打尽，壮丁们拿了他们，第二天一早就送进衙门。

衙门里派出长安县尉李勉前审问这伙强人。这李勉为人正直，审案子很少对犯人乱用酷刑，而注重调查了解，很少办过冤案，是个清官。犯人押上来后，他见房德像个读书人的样子，暗想：“这样一条汉子怎么会当了强盗？其中必有缘由。”当审问到房德，房德就将在庙里画鸟头、被强盗威逼入伙的事讲了一遍。李勉认为他说的是实，有心释放他。可是如只放他一个，也不好向此有交代，社会舆论也不会允许。李勉就想了一个办法，让自己信得过的监狱长王太把房德放掉，一切责任全都推到王太身上，然后将王太藏在自己家里。夜里，王太把房德领到了一个僻静地方，向他讲明李县尉的好意，又将县尉赠的银子给了房德。房德千恩万谢地说：“请监狱长哥哥转告李相公，小人若今生不能报答他这再生父母大恩，在死后变牛变马也会报答！”王太说：“这只是相公的一片诚心好意，谁指望你报答？就替房德打开了枷锁，又拿自己的衣服让他换上，推开监门，放他逃了。”

房德在黑夜中也找不到路，只管胡乱跑，边跑边暗自盘算：“多谢李县尉的救命大恩，但家里是不能回去了，现在投奔哪里呢？有了！就去靠投安禄山！现在这个人手握雄兵，镇守北方，野心勃勃只想造反，肯定会重用我。”

打定主意之后，房德就来到安禄山的驻地范阳，在城里正好遇到了老朋友严庄，他正是安禄山的亲信，就带房德去见安禄山。安禄山看房德长相出众，说话也相投，正是他需要的那种人，就将房德留在部下。过了几日，房德又暗中将妻子儿女接到范阳。

李勉让王太把房德放走后，上司向皇上告李勉失职，皇上大怒，免了李勉的官。李勉只好收拾行李，将王太藏在女人群

中，带回了老家。

李勉是个清官，也没什么钱，在家中呆了三年，更贫穷了，只好告别了夫人，带上王太和两个仆人，去拜访老朋友常山太守颜杲(! o)卿，也想找他救济救济。主仆四人一路北行，这天，他们路经柏乡县时，看见前边一队人马过来，大声吆喝着：“县令来了，统统下马！”王太一看，那位骑高头白马的县令很像当年所释放的犯人房德，就去告诉了李勉，李勉也觉得挺像，兴奋地说：“我说他一定是个没遇到好机会的豪杰，果然不错。这不，现在他已当上官了。”王太要上前去打招呼，李勉急挡住他说：“不要去，他会认为咱们知道他在这里做官，有意来讨好处。”因此两人都下了马，还转过脸去不看那县令。

那县令正好是房德，尽管李勉和王太背着身站着，但他还是认出来了，真是既惊又喜，急忙跳下马来，向李勉行礼，说：“恩人看见了房德，为何不叫一声，反而转过头去？我几乎错过了”。李勉也还了个礼，说：“本来不知道您在此做官，怕妨碍了您的公事，因此没敢惊动您。”房德说：“说哪里话！恩人快请来县衙里说话。”马上将李勉一行四人领到了县衙。

房德将他们让进后堂一个书院里。只因为房德来到了这后，常冒充是已去世的宰相房玄龄的后裔，今天李勉到来，怕他提起当年曾做强盗的事，无脸做官，所以不让随从进门，只留下心腹陈颜守在门口侍候。

房德请李勉坐定之后，拜倒在地，谢恩再三。李勉急扶起他，说：“您怎么能行这样的大礼？”房德的眼角挂着泪，说：“当年我是个等死的囚犯，只因您救了我，我才有今天。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怎能不拜？”站起来又擦了擦眼泪，问：“恩人路过这里，是升任到哪里？”李勉叹了口气说：“我因为释放你，已被罢了官。在家无聊，心想去常山拜访老朋友颜太守，

谁知遇到了你。”房德激动地说：“原来相安是因救我而被罢官的，而我在这里做了官，心里真是不安！”又将自己投奔安禄山并已升任县令的经过说了一遍。

李勉被房德留下住了十余天，房德每天殷勤招待，李勉倒觉得很过意不去，就起身告别。房德留了半天，见留不住他，就说道：“恩公既然一定要走，我也不好再挽留。只是这一别，也不知何时方能相会，请您再住一日，后天走吧。”

房德回到家中，准备要赠送李勉些礼物——可谁能料到，因为这礼物，李勉竟差点丢了性命！

房德的妻子贝氏是一个十分小气的人，听房德说要给送礼，当然舍不得。房德再三劝说：“他是我的大恩人，这就要走，怎能不送他礼物？”贝氏听得心中不耐烦，说：“行了，行了！就送他十匹绢吧。”房德嫌少，贝氏故意说：“那送他一百匹怎么样？”房德笑着说：这一百匹也只够送王太的。”贝氏大怒，咬着大牙说：“那一千匹怎么样？”房德点头说：“这还差不多。”贝氏向房德脸上啐了一口，骂道：“你是疯了吧！你才做了几天官？交给了我多少银子？就是把老娘我卖了，还不够你要的一半！”房德就哭丧着脸说：“那我只好从县库里拿了。”贝氏又指着丈夫的头皮大骂了一顿：“我看你肯定是活够了！县库是朝廷的，你敢去乱动？”

贝氏看老公坚持要送李勉礼物，真比割自己的肉还要疼，心中顿时起了个罪恶的念头，对房德说道：“自古道‘无毒不丈夫’，大恩不要报，杀了他们，岂不十分干净！”这句话把房德气得耳根都变红了，大叫道：“好你个泼妇！当初跟你要件衣服你都不肯给，弄得我被强盗骗去，差点儿枉送了命！若不是这恩人舍了官职来释放我，哪会有今天的夫妻团聚？你不报答倒还罢了，反让我伤害恩人，你还是个人吗？”

贝氏见老公真的生了气，忙又赔笑脸说：“我这是为你好，你倒气成这样。你先听我说，假若有理，你就听，没理，你就不听。”“你说说，有什么道理？”贝氏振振有词地大声说道：“李勉原本与你一点就不认识，怎会舍了自己的官，来放走一个重犯人！他放你，肯定是因为听说你是个大强盗头，定有好多赃物，想让你暗中去孝顺他。要不，他怎么只放你一个人？他只是没有料到，你是个初犯的大穷鬼，放掉你就溜烟跑远了。这不，他如今打听到你在这里做官，就找上门来了。”

房德本是个没主意的只，听老婆如此一说，心里也疑惑了，默然不言。贝氏见火候已到了，就接着说：“这恩也不能报；你若给他少了，他就会翻脸，将你做强盗的事说出去，那样你不但官做不成，只怕性命也难保。若你给他多了，他又会经常来要，你拿不出，他还会照翻你的老底。古话说得好，先下手为强。你依我说的去办，要不，将来后悔也晚了。”

房德听了老婆的这些话，早将报恩的想法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急忙说：“还是夫人说得有道理！不过他们的尸体怎样处理掉？”贝氏说：“这好办，先将他们灌醉，派人杀了，然后再放把火将书院烧掉。天明之后，找些骨头，装进棺材，假哭一番，就什么事也没有。”房德这就准备去动手，贝氏留下他说，“天色还早，停一会儿再去。”

他们谋划和正起劲，可谁知隔墙有耳，房德的随从路信正好呆在房外，听得清清楚楚。这路信可是个最讲信义的人，听这两个狗男女竟然想出这么恶毒的主意，竟不由得怒火中烧：“我的主人原来也干过强盗，多亏这客人搭救了他。今天他却丧尽天良，恩将仇报。他对自己的大恩人还如此，我这样的奴仆，也不知啥时候会被他害死了。我得叫上那四位客人，一起逃走，决不能让好人如此死得冤枉！”

路信偷偷闪出县令私衙，来到书院，看见李勉正坐在灯下看书，就径直走到他身边，低声说：“相公，你已大祸临头了，还不快走！”李勉惊问：“是什么大祸？”路信将他拉到僻静的地方，把刚才所听到的房德夫妇的话细说了一遍。李勉顿时气得上下牙直打架，急忙对路信行了个大礼，说：“要不是您仗义救我，我今晚肯定葬身火海了，你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会忘。”于是，路信、李勉与王太还有两个仆人，悄悄从马棚里将马拉出来，一起出了城门，骑上马直向常山奔去。

再说房德被老婆留下，又坐了约莫一个时辰，才离开私衙去书院，路上正好遇到陈颜。陈颜说：“刚才我在西门遇到路信，还有李相公同王太他们，一行五个人，跑得飞快，说是要去什么地方拜客。”房德一听，料想肯定是路信走漏了风声，心里慌作一团，急忙跑回去告诉老婆。贝氏也感到十分吃惊，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但也不必急，自古说‘一不做，二不休’，我想他们也走不多远，你快叫上几个心腹来，扮为强盗，连夜追上去，全都杀了，岂不干净。”

房德忙叫陈颜来商量，陈颜说：“小人有一办法，管叫他们谁也逃不脱。”房德赶紧问：“有什么办法？快说！”陈颜说：“小人家的隔壁，在上个月住进一个剑客，能飞剑取人头，又能顷刻间就飞跑出百里。他极讲义气，曾多次帮人报仇。相公可以备好礼物前去见他，只说同李勉有深仇大恨，求他给报仇。”贝氏在里间听到了也说：“这个好办法！快去求那人杀了他们。”房德于是准备了三百两银子，同陈颜一起出门去了。

两人走到剑客家，房德弯腰对他人下拜，又说了一通客套放。剑客说：“我又不是什么义士，请你不要认错了。”房德说：“下官专门来拜访您，怎么会认错呢？”就让陈颜陈上礼物。剑客说：“咱虽穷，但绝不收没来路的钱财。你不说明白

有啥事，我绝不会收。”

房德就装模作样地大哭了起来，跪在地上说：我遭仇人陷害了多年，如今仇人就在眼前。听说义士除暴安良，帮贫扶危，所以特来求助。若义士不可怜我，我这仇就一生无法报了。”说罢，禁不住地哭泣。剑客还以为他真有大冤情，说：“你有什么仇，快细细说来，让我听听看。”

房德就凭空捏造出一段谎话，就说李勉诬陷他是强盗，严刑拷打，投进了监狱，曾还多次派王太谋害他，幸好都被人发现了。后来有一个好官释放了他，李勉还与王太来向他敲诈金银，还串通了家奴暗地刺杀他。事情败露之后，他们逃往常山去了。

那剑客听了勃然大怒说：“这事全包在我身上，我马上就起身去到通往常山的路上寻找那贼，替你报仇。你在衙中听好消息吧。”房德说：“多谢义士了。事成之后，我还有厚报。”合客生气地说：“我一生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谁要你厚报？就连这银子你也要拿回去的！”说完，如一阵风似的出了门，转眼就不见了。

且说李勉他们，飞马跑了六十多里，来到了一个小村镇。路信说：“恐怕他们也追不上了，先找个旅店住下，明天再走吧。”五个人就到店住下。店主看他们五人深夜前来投宿，又没行李，怀疑他们是盗贼，待他们住进房后，就进来盘诘。李勉正好一肚子恨，于是将房德怎么做强盗，自己又怎么让王太放走他，并为这丢了官，去常山的路上又遇到房德，房德又怎么听老婆的话要来烧死自己，幸亏有路信告知，方才脱离虎口……前前后后仔细说了一遍。

店主听后，骂了一顿房德正准备出去，只见床底下钻出来一条大汉，手持短刀，杀气腾腾，威风凛凛。李勉他们全都吓

得跪下叫喊：“好汉饶命！”那大汉上前扶起李勉，说：“不要怕，你的话我在床下全听到了。咱是义士，杀的是天下忘恩负义之人。刚才是房德捏造事实，并反说你诬陷、谋害、行刺他。这个贼子可真是狼心狗肺！幸亏你刚才讲出了真情，要不，咱差点误杀了好人。”李勉慌忙对他叩头称谢。那大汉说：“先不要谢，你们歇息，我一会儿就回来。”说完，飞身上屋，如飞鸟般地去了。李勉不知他再来还会有什么事，饭也吃不下，又不敢睡觉，只好和路信他们坐着等。

再说房德的老婆，看见丈夫回来说事已办成，连礼物也没收，十分高兴。两人就备好酒宴，点上灯，只待那剑客回来。到了三更时分，听到见院子里鸟叫，那剑客早已一步跨到堂中。房德赶忙上前迎接，那义士也不搭理他，气忿忿地坐下，飏地一声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指着房德骂道：“好你这个狗贼！李县尉是你的救命恩人，而你却听信妇人的话，要谋害他，还捏造假话，让我行刺，差点让我害了大好人！我就是刚你一万刀，也难解我心中的怒气！”说罢跳起来就一刀挥去，房德还没来得及再讲什么，头早已落地了。

房德的老婆平时巧言伶语，此时却吓得浑身筛糠，半句话也说不出。义士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用刀尖指着她的脑门大骂道：“你这个泼贱的狗女人，不劝男人做善事，反叫他害恩人，我倒想看看你长的是那种的心肺！”把贝氏一脚踢倒，左脚踩住她的头发，右脚踏住她的大腿。那婆娘连声叫饶命，义士说：“只怕我饶了你，你不肯饶人！”“噗”的一声，剖开了那婆娘的胸膛。义士将她的头也割下来，连同房德的头，全装进一只皮袋中，擦了擦手中的血，收好匕首，提起皮袋飞身出了县衙。

李勉他们在店中还只坐到五更时分，一道金光飞进屋里，定睛一看时，正是义士。义士将皮袋丢到地上，说：“那负心

狗贼已被我宰了！”又用踢了踢那个皮袋，说：“呶！这是那狗男女的头。”李勉既惊又喜，急忙对那义士下拜说：“您是千古罕有的大义士！请说出姓名，日后我好报答。”义士大大笑着说：“我从来没名字，也不要谁报答。这样吧，我从床底出来，以后见了，就称我‘床底义士’好了。”说完，飞身屋檐，顷刻间就消逝于夜色中。

李勉面对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发了一阵呆，想想这里也不宜久留，就连夜带上路信、王太他们，悄然离开了客店，又赶路上常山了。

二十、蔡小姐忍辱报仇

在明代宣德年间，淮安府有个武官叫蔡武，人称蔡指挥，家中金银无数、妻妾成群。这个人平时只有一大嗜好——喝酒，他的酒比命都要紧，一刻也离不了酒，人们都叫他“蔡酒鬼”。就因为他全天没命地喝酒，结果官丢了，赋闲在家。他的妻子与他一样，也贪杯中之物，二人倒如同一对酒友。

蔡武有个十五岁的小女儿，因生她时有一道彩虹罩于屋顶上，因而给她取名叫瑞虹。瑞虹长得特别美丽，且又心灵手巧，家中的事情都由她掌管。她见父母终日贪杯，时常劝解他们，蔡指挥哪里肯听，整日除了喝酒还是喝酒，从来就不问家事。

新上任的兵部尚书赵贵同蔡家是好朋友，因此赵贵一上任，就提升蔡武为湖广荆襄的镇守将军。蔡武高高无比地准备上任，女儿瑞虹却担心他整天喝酒，怕他当这个镇守军官会误事，连性命也难保全，劝他不要到任，还是在家安闲自在。蔡武不听，因而瑞虹就说：“如果爹爹要去，得先把酒戒掉，女儿才能放心。”蔡武只答应今后少喝，但不肯戒。

蔡武让家人租了一只民船，将金银财物都搬上去，又买了许多好酒带去在路上喝。全家人与童仆丫鬟都随着去任所。这船上的船老大是陈小四，是淮安府人，三十多岁，他雇了七个水手替他帮忙，他们叫白满、李！籛# 子、沈铁鬃、秦小圆、胡蛮二、余蛤吧、凌歪嘴。全都是些牛头马面的凶恶之辈，专于水上抢劫，蔡武也活该晦气，正好撞到他们手中。

陈小四知道蔡武是一个富人，见有这么多行李，还有瑞虹这个如此美艳的姑娘，他早动了打劫的歹念。船行了三天，陈

小四对水手们说：“舱中的这一大笔财物千万不可错过。今晚就行动，他是个出了名的‘蔡酒鬼’，没什么用，一会儿，待他喝个差不多的时候，就砍他娘的罢了；只不过要留下那小姐，我要留她做押舱娘子。”

这日正好是正月十五。天刚到黄昏，明月就已照得如同白昼一样。船来到空阔处，陈小四说：“弟兄们，就在此下手吧！”七八个人都低低地应了一声，各操起凶器，奔向后舱。

迎头遇到了蔡家的一个家人，那家人一看苗头不好，忙转头对后舱大叫：“老爷，不好了！”还没叫完，头上早挨了一板斧，顿时倒下不出气了。那些家人全吓得抖成一团，任凭强盗们刀砍斧劈，动也动不了。这伙贼人成排地杀将过去，直杀进后舱。蔡武刚上船那两日，酒喝得还少一些，后来觉得无聊，夫妻俩就又大喝起来，女儿又劝不住，正喝到酒有八九成了，听到丫鬟喊：“老爷，杀人了”，几个强盗已钻进舱来。蔡武还在醉眼朦胧地大声叫“有我在，哪个敢放肆！”沈铁髯早把蔡武一斧砍倒，趴在地上也不能动弹了。蔡武全家男女都跪下说：“金银你们拿走，只求饶命！”强盗们说：“这两样全要。”陈小四在行李上擦干净了大刀上的血，说：“我看在同乡的情分上，就饶他们砍头，给他们全尸罢了。”让拿绳来，把蔡武夫妻同两个儿子一起捆起来，只留下那瑞虹姑娘。蔡武悲凄地对女儿说：“后悔不听你的话，落到今天如此下场！”说罢，纵身跳向江中去了。蔡武妻子同儿子也跟着蔡武跳进了江中。其余的丫鬟奴婢，全一刀一个，杀了个干干净净。

瑞虹眼看全家被杀，只不杀她，料到这伙贼肯定会污辱她，就奔向舱口，也要去投江自尽。陈小四扔下了大刀，抱住她说：“小姐请不要惊慌！我们还要过快活日子呢。”瑞虹大骂：“你们这帮狗强盗！害死了我全家，还敢再污辱我吗？快放我去死！”

陈小四强在瑞虹脸上亲了一口，百颜无耻地说：“你这么漂亮的妞儿，我怎舍得让你死？”把她抱进舱中关着。瑞虹骂不停口，坐在舱中想，我若死了，一家的血海深仇谁来报？还是暂且含羞忍辱，等报了仇再去死也不晚！

强盗们将蔡家的箱子统统打开，就准备分赃。陈小四说：“弟兄们先不要忙，趁今天正月是十五团圆之夜，等我与这小娘子成了亲，尔后再分，岂不更美？”因此强盗把蔡武带的好酒打开了几坛子，又取出他的许多金银酒器，大喝了起来。陈小四又将瑞虹从后舱抱出来，让她坐到身边，说：“小姐，我同你郎才女貌，真是天生的一对了。今夜与你成亲，图个白头到老！”瑞虹只是哭，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父母兄弟报仇。陈小四喝了一会儿，说到：“各位请多喝几杯，我就不陪了。”抱起瑞虹就进了后舱。

且说强盗们在前舱行令喝酒，李簌子说：“常言说的好，斩草不除根，萌芽还会发。杀了她全家，这小娘子已恨不能将我们活吞了，她怎能安心与陈四哥做夫妻？倘若到了人多的地方，她一叫喊起来，我们的性命不就完了。”另一个说：“明天跟陈四哥说，杀了她，岂不干净了。”又一个说：“四哥今晚得了那小娘子的大甜头，怎会杀她。我们倒不如分了东西，悄悄走吧！”强盗们都同意最后一个家伙说的，就趁陈小四睡着，打开箱子，将金银、衣服、首饰全均分了，一齐上岸，四散而去。

陈小四在内舱中迷恋瑞虹，睡到天大亮方才起床。到前舱一看，一个人也没了，箱子也全都空了，已知道他们分了东西跑了。暗想自己一个人又开不动船，倒不如斩草除根，杀了她赶路。他提起板斧想要去杀瑞虹，到船中一看，只见瑞虹泪流满面，更生得娇媚动人，不由得也手软了，斧子也扔了。呆了

一阵，陈小四还是觉得如不除掉她终究是个祸根，就狠狠心，找了一根绳子，打了结，套在瑞虹的脖子上用力一牵。瑞虹难忍疼痛，跳了几跳，就直挺挺地躺在船板上不动了。陈小四以为她已死了，跳上岸就跑。

原来陈小四将绳索打了个单结，放开手之后，结就松开了。陈小四也渐渐苏醒过来，喘了一阵，勉强挣扎起来，拉下绳子，又痛哭了一场。她想，我如今死倒也容易，只是冤沉海底，死也不瞑目。正在惶惑，突听到船头有人大惊小怪地说：“这是到何处去的官家，被人打劫得如此干净，一个人也没留！”瑞虹听到这一句话，知道并不是贼人，就高呼救命。

只见一人跨进舱中，众人都说：“老爷进来了”，瑞虹料想这肯定是个有身份的人，就哭倒在地。那人急忙扶起瑞虹说：“小姐有话请起来说。”瑞虹将全家被杀的事说了，又求那人说：“求老爷大发慈悲，救救我这苦难中的人。您的大恩大德，一生不忘！”那人说：“请不要悲伤，我想那强盗也走不多远，现在我就到官府去告他们，命人四处追拿，他们自然逃不了。”瑞虹含泪答谢。那人吩咐说：“快扶小姐去我们船上。”两个随从就带着瑞虹上了他们的船。

原来那人是卞福，是个江湖商人，挣下了大家业，造了两只大船来做买卖，水手们全是他的家人。他见那条船上只有一个美女，顿时起了歹心，用假话将瑞虹骗上船，哪里会真心替她申冤？

卞福又甜言蜜语地劝了一回，说：“官府也不是几日五天就能审清的。小姐倒不如先跟我去，等我把这些货物处理好，然后同你一起去告状，就是告上几年，也不要紧。为了行走方便，小姐若不嫌弃的话，我俩就结为夫妻。报仇的事，包在我身上，一定将那些强盗们一个个全都捉到，给你出气。”

瑞虹听了这话，也暗自伤心：“我这苦命呀！又落到了这个人的圈套中，料想也摆脱不开他。自己的事小，父母的冤仇事大。也罢，等报了仇之后再说吧。因此对卞福说：“官人果真愿替奴家报仇雪恨，我情愿给你做妻。”

卞福最怕家中的老婆，船到了他老家汉阳，他不敢领瑞虹回家，就偷偷租了一所房子把她安顿下。这事被卞福的一个手下人告诉了他的老婆，那婆娘怒气冲天，想出一条毒计。她也不同卞福闹，而是暗中找到人贩子，讲好价钱，将卞福骗上人贩子的轿子抬跑了。

人贩子将瑞虹抬到江边，带上船，瑞虹纵声大哭，就向江里跳。人贩子忙拉住她，不许她动一动。到了武昌，人贩子就将她卖给了一家妓院。瑞虹无比悲愤，心想：“我如今落到这般田地，报仇的事看来已没希望了。还活在世上做什么？”决意要寻死，也不肯接客。老板娘见她死活哭闹着不去接客，也不能给妓院挣钱，就想再把她卖掉。

正好有一个名胡悦的绍兴人，是武昌太守的亲戚，在武昌整日喝酒下妓院，他也见过瑞虹几次，对她十分着迷，就情愿出高价将她买了下来。

胡悦把瑞虹娶回住所，花言巧语地靠近她。但瑞虹只是哭泣，不让他来亲近。胡悦再三劝慰她说：“这府中的太守就是我的亲戚，他有什么心事就跟我说，我代你去办。”瑞虹一听武昌太守是他的亲戚，就将全家被杀的血海大冤告诉了他，说：“官人要是能替我申冤报仇，不要说夫妻，就是要我做奴婢也心甘。”说完又大哭。

胡悦听了，说：“原来你还是个良家女子，遭此大难，真是太可怜！等我叫太守马上发个通缉令，再到你老家淮安府去告官，将强盗的家属抓到府衙，案子肯定会有下落。”瑞虹揩

干泪水，拜伏在地，说：“官人如肯用心，我小女愿生生世世报答你。”胡悦高兴地说：“既然已是夫妻，也就不用客气了。”说完就扯着瑞虹的手进房去了。

谁知胡悦也是一片假义假情，什么事也没替瑞虹办，几天过去了，他骗说托太守捉拿凶犯了，骗得瑞虹对他百般依顺、千恩万谢。但过了些日子，瑞虹看案子没有一点进展，心中急了，追问胡悦，胡悦只花言巧语，没有一句准话。瑞虹知道再次上当了，但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其他办法可想。

胡悦也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又没有学问，只相信有钱就能买官做。他准备好了银子，带上瑞虹上了北京，去投奔一个认识的官员，谁知那官员一月前已经死了。胡悦在街上遇到一个同乡，这个同乡也是前来买官的，正缺少银子，就哄骗胡悦说：“我事就包在我身上。”胡悦也正活该倒霉，把银子全给了他，那人却拿胡悦的银子买了自己的官，偷偷地一溜烟去上任了。

胡悦落得个两手空空，回不了家，就打瑞虹的主意。他将瑞虹说成是自己的妹妹，准备假装将她许配给人家，然后得了彩礼就逃跑。瑞虹开始也不同意，后来听胡悦说拿了钱就可以回家，方才勉强答应了。胡悦就与北京的四个流氓光棍合谋，让他们去替瑞虹找主儿。

温州府有个秀才叫朱源，已四十多岁，也正在北京读书，因老婆一直不生孩子，家里人劝他娶个偏房小老婆，朱源就叫人打听一个合适的。那四个光棍听说之后，找上门来说亲。朱源去看了瑞虹，暗自喝彩说：“好一个美貌姑娘！”瑞虹见朱源人材出众、举止又文雅，心想：“这位官人果然是一个斯文君子。他也真是晦气，钻进了胡悦的网里。”心中后悔不该帮胡悦骗人，但又没机会说明。

胡悦跟朱源讲定好一百两银子的彩礼，早上送彩礼，晚上就将瑞虹娶过去。胡悦告诉瑞虹说：“五更时，我同四个光棍一起冲进朱源的住所，说他强占了有夫之妇，要拉他去见官，他定怕误了自己的前程，肯定会把你放走的。瑞虹心中坚决不同意，说：“我遭这么多难，如今怎会去做这伤天害理的事？

“胡悦朝瑞虹跪下，强缠死逼。瑞虹被逼得无奈，只得依了他。

朱源将瑞虹迎到住所，看她一句话也不说，而只是哭泣，就说：“小娘子，你我千里来相逢，算是天地之合。你有什么心事，能说给我听听吗？”瑞虹想，这个秀才可真是个好人，我当初若遇到他，父母的冤仇早可以报了。胡悦这人靠不住，我为何不将计就计，就跟上这位秀才，或许能报我父母的冤仇。因此就把自己家庭的不幸遭遇同胡悦五更来抢人的事都告诉了朱源。朱源听了之后，大吃了一惊，说：“原来如此！我有一个相识，离这里挺近，我们暂

且到那里避一夜，明天再想办法。”就让家人点起灯火，同瑞虹一起悄悄离开了住所。胡悦当夜闯了进来，扑了个空，只好垂头丧气地另想办法回家去了。

朱源自打娶了瑞虹，夫妻二人很是相敬相爱。这年朝廷举行考试，瑞虹日夜向神灵祈祷，心愿丈夫金榜题名，早为蔡家报仇。考试结束，红榜下来，朱源果中了第六十九名进士。恰好武昌县缺知县，朱源就托熟人讨了这个职位，对瑞虹讲：“我这回上任，离你的仇人就不远了。只怕他们都死了，没法替你出气；若还活着，我肯定一个个抓来，用他们的血来给你父母祭奠。”几日后，朱源到朝廷上领上了官印、证件，带上瑞虹出发到武昌赴任了。

一路来到了山东临清，朱源与瑞虹去码头雇船，看见了几只船，只有一只还算满意，就让随从仆人把行李搬上去。瑞虹

住进舱中，听到一个带淮安口音的人在说话，很像是陈小四。她大吃了一惊，偷偷从舱窗里对外张望，见那人相貌也挺像陈小四。正好那船主的老婆进来拜见官奶奶，瑞虹就趁机打听她的家事。那婆娘说：“我前面的丈夫大病身亡，亏得有现在的丈夫相助，小妇人孤身无靠，也就跟了他，让他顶上了前夫吴金的名字，在此做渡船生意。”

眼见得这个名叫吴金的就是陈小四那个大贼头，真是冤家路窄！瑞虹对丈夫讲了这事，朱源说：“在路途中，请不要轻易惊动他，暂且忍耐到了地方上再来抓他，还要在他身上挖出余党。”瑞虹只好在船上又忍耐了三天。这日，船靠了岸，忽听岸上吵闹，正是船主“吴金”跟两个汉子打架。

朱源看瑞虹气闷，正想借机去打那贼头陈小四的板子，出出气。事到现在，也等不了到武昌了！当即令手下：“将他三人全拿下！”随从们即蜂拥上岸，把陈小四和那两个汉子都捆了起来。朱源问那两个：“你们是谁？”那两个还没开口，陈小四就替他们回答道：“他们一个叫沈铁鬃、一个名叫秦小圆。”

瑞虹听了这两个名字后，赶紧派丫鬟叫过丈夫来说：“那两个人正好是跟陈小四一伙的贼人，就是杀害我全家的凶手！不要让他们跑了！”朱源说：“原来正是他们！”叫手下先将他们三人各打了三十大板，打得他三个人都死去活来，喊爹叫娘。然后将他们一串儿捆牢，还写了个帖子，暂且交给扬州太守去审问，并写信让太守追查他们的余寇。

太守坐在公堂审问，将他三个贼人押上来。太守问道：“陈小四！”陈小四突然间听太守叫出他的真名，这一惊不小，只吓得尿了一裤裆。”你们还记得三年前有关蔡指挥的事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你还有何话说！”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无话可说。太守又问：“杀害蔡指挥一家的还有你们

的同伙五人，如今他们都在哪里？”秦小圆料无法抵赖，说：“当初在船上分了财物，四散走了。后来听说李（籟）子、白满跟山西客人贩卖绒货，胡蛮二、凌歪嘴、余蛤蚧三人早逃到黄州撑船度日。小的也就没见过他们。”太守把这三个强盗又痛打了一阵子，然后录下他们的杀人供状，通通判了死罪。

太守又向四处发去通缉令，请求缉拿其余杀人同案犯。除余蛤蚧一年前已病死外，其余四个都抓了来。每人也先打他们一通板子，然后同那三个一起杀头。到此，杀害瑞虹一家的强盗全被处死，蔡家的仇终于报了。

瑞虹因自己多次遭人污辱欺骗，原本打算等为父母报仇的心愿一了，就马上寻死。但正在此时，她发觉自己怀了朱源的孩子，想起朱源对自己情深义重，又没有小孩子，自己怎能让他断子绝孙呢？于是只得再苟活下去。朱源看透了她的心思，对她百般抚慰开导，在一年后瑞虹生下了孩子，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对生活的勇气，从此一家人和和美，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

二十一、文若虚遇巧洞庭红

明成化年间，在苏州阊门外有一人叫文若虚，天生聪明人，学什么会什么，琴棋书画样样皆通。但他却有一件事不会，那就是挣钱谋生，祖上留下的一个大家产，经他随手乱用，渐渐花得差不多了。后来，他也有些心急了，见别人能经商挣钱，就生起了做生意的念头。

一日，他听人说北京扇子好卖，就雇了一个伙计，在苏州买了一些精制的扇子，还给文衡山、祝枝山那些画家送了礼，请他们在扇面上画几笔、写几个字。他估计每把一定能值几两银子，因此选了吉日，将那些扇子装了箱，北上去了北京。

谁知，北京那年自入夏以来，连阴不晴，天压根儿就不热，文若虚的扇子没卖出一把。眼看到了天气转晴，一些摆阔气的公子要买扇子装斯文了，他再慌忙开箱一看，哎呀，那些扇子全都打不开了。原来连日阴雨，扇上胶墨受潮，粘在一起了！文若虚还没死心，用力揭开，结果都是东粘一层，西缺一块，将那些带字画的扇子全毁坏了。文若虚只好卖了几把没字的白扇子回家，本钱全赔了。从那以后，他多年做买卖，都如这次卖扇子一样，不仅自己折本，谁与他合伙，也跟着倒霉。因而，人们送他个外号，叫做“倒运汉”。

不几年，“倒运汉”就将家业全弄光了，连妻子也没能娶上。他生来有个优点，就是能说会笑好逗乐，朋友也喜欢他，所以游乐的地方，全少不了他，填饱肚子倒也还不愁。不过，这样只好跟着人家混口饭吃，倒运汉想想也认为自己没出息。

这天，他的邻居张大、李二、赵甲、钱乙几个，找了四十

多个人，准备出海去贩货。文若虚听说之后，心想：我一辈子倒运，无事可做，还不如今天跟他们去航海吧。既可观海外风光，还省得在家里愁柴愁米的。

正想着这件事，恰好张大过来了。原来这张大叫张乘运，专门做海外生意，认识些奇珍异宝，性格又豪爽，肯帮助人，乡里送给他起个外号叫“张识货”。文若虚看见了他，就把要跟他们出海的想法讲了。张大说：“好，好。我们在船上也挺寂寞，老兄若要去，说说笑笑的，日子也会好过些，大伙都会喜欢的。要是你没有货物带去，空跑这一回，也怪可惜的。”就回去帮他凑了一两银子。

文若虚称谢不止，接过了那一两银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心想：“这两银子又能买啥东西！”他随意走到街上，见满街全是成筐成篓的洞庭山桔子。这种桔子名为洞庭红，颜色、香气都同别的桔子相同，但只是刚摘下时酸些，要过段时间才会变得甜美可口，因而价钱只不过是其他桔子的十分之一。文若虚心想：“我这一两银子还能买上百多斤，在船上既可以解渴，还可以分给大伙儿。”就买了一大竹筐，雇主挑到了船上。众人看见，都拍着手笑道：“文先生的‘宝货’来了！”文若虚也知道自己又做了一件蠢事，无比羞惭，只低着头上了船，再不敢提买桔的事。

船出了海，谁也不知道行走了多少路程，一日来到一人烟密集城墙高大的外国京城，名叫吉零国。明朝的货物拿到这里，一倍可以卖三倍价，再用钱换回那里的货，带到中国，也能一倍变成三倍。这样一来一回，能赚八九倍的利息，因此不少人拼命闯这条路。在船上的众人上岸后，因为他们来的次数也就多了。各自有自己的联系户，就全联系销货去了，只让留下文若虚看船。

文若虚坐了一阵，猛然间想起自己有一篓红桔，自打弄到船上，就再也没看过，也不知烂了没有，就乘众人不在，叫水手从舱底搬了出来。打开篓一看，那些桔子隔了较长日子，都熟了，上面的都鲜红可爱，文若虚看了十分高兴，又不放心里边的究竟怎样了，就索性全部摆到船板上检查，摆得满船都红艳艳的，远远地望去，有如万点红光。

岸上的人看见后，全过来问：“这是什么好东西呀？”文若虚也不答话，只是找个熟透的，掰开来就吃。岸上看的人更多了，都十分吃惊地嚷道：“原来这是吃的东西！”一个人问：“多少钱一个？”可文若虚听不懂他的话，船上的人听懂了，就撒个谎，伸出来一个指头，说：“一个钱一个”。那问的人从腰中摸出一个银钱来，说：“我买一个尝尝。”文若虚接过来银钱，掂了掂，大约有一两重，心中笑道：“这个银钱可以买一筐哩。”就拣了个既红又大的递给了他。

那人接到手中，笑着说：“真的是好东西呀！”噗的一声就掰开，香气扑鼻。旁边人闻到了，全喝彩叫好。那人交桔子去了皮，整个的全塞进嘴里，甜水顿时充满了咽喉，将那人舒服得哈哈大笑，道：“妙啊！好啊！”又接连摸出十个银钱来，说：“我买十个献进宫里去。”文若虚高兴极了，忙拣了十个给他带去。

那些看的人见了，也有买上一个的，也有买三个两个的，全是一个银钱一个，不久，那篓桔子就卖了三分之二。那些身上没有带钱的，急忙回家去取钱来买。文若虚见桔子也不多了，就装腔作势地说：“我留着自己吃，不卖了。”有个人情愿加价，四个银钱买上了两个，叫道：“真晦气！来晚了！”旁边的人都埋怨那加价的人说：“我们都正要买哩，怎么给他提了价？”那人说：“难道你没听他刚才说不卖了？”

正在议论着，只见先前那买十个的那个人，骑着马飞奔过来，分开人群，对船上大叫道：“不要零卖，我要全都买下！我家头目要去进贡大王哩。”文若虚也是个聪明人，看那来人的劲头就知道好事来了，急忙把篓里的都倒出来，装着不舍得的样子说：“刚才我说了，要自己吃，不卖了。你若肯加价钱，就再卖给你几个吧。刚才我已卖到两个钱一个。”那人从马背上取下来一个大钱袋子，文若虚数了数桔子，还剩五十个，就算了他三个银钱一个，整整地收了那人一百五十个银钱。那人又丢下一个钱，连竹篓也要了，拿篓子拴到马上，笑哈哈地跨上马走了。

文若虚见人已散了，忙到舱里拿一个银钱称了称，大约有七钱八分重。一共卖了一千多个银钱，得了八百多两银子！他将银子收藏好，正在欢喜，船上的其他人找到了买主，都回

到船上来发货。文若虚将卖桔子的事对他们讲了一遍，众人惊喜地说：“你真好运气！我们都说水果容易烂掉，没有一个卖水果的，可谁知道你的桔子又正好不烂！我们一起来，倒是你这没本钱的先发了财。”大家都劝说他用这些银子在当地买些土产品，带回去卖，文若虚不肯，说：“我是个倒运的人，每次做生意，全是连本都赔进去。今天托各位的福，偶然得了这银子，已是天大的好运气了，我不能再不守本份。”

众人卖了货，又买了一些当地货物，开船归国。行了几日，忽然狂风大作，恶浪翻滚。船夫扯起半帆，也不问东西南北，让船随风飘荡。漂泊了半天，隐隐望见前面有一个小岛，就将船靠到岛边。原来这里是一个无人的荒岛，树木参天，荒草满地，也不知是哪国的边界，是否有人来过。

船夫将船稳好，对舱中众人说：“安心等一等，看看风势再说。”文若虚有了银子，恨不得插翅飞回家，在船上坐得十

分焦躁，对众人说：“我想到岛上看看。”众人说：“一个荒岛有何好看？”文若虚说：“反正闲着也是无聊。”众人被风浪颠得头晕，人人哈欠连天的，都不愿与他同去。文若虚就一个人抖擞抖擞精神，跳上了荒岛。那岛虽不算高，可是荒草蔓延，沿有半点路径，文若虚费了好大劲儿，才登到顶上。四下一望，满目凄凉，他不由得又掉下泪来，心想：我聪明一世，但命运不好，家业全没了，好容易身边有了这几百两银子，却又身悬海外，命还如今在龙王爷手里捏着呢！

他伤心了好一阵子，向前望去，只见远处草丛里有个突起的物件，走到跟前一瞧，却是一个有一张床大的乌龟壳！文若虚不禁大吃一惊说：“真的不信天下会有这样的大龟！世上的人谁在哪里见过？我出了这一次海，也没买一件外货，何不将这稀罕东西弄回去，也好让大家看看！”因此把裹腿布解下来，接成一长条，穿在龟壳中间，打个结儿，拖起来就走。

来到船边，文若虚笑着对众人说：“大伙快来看看，这就是我的海外货了。”大家抬头一瞧，好像一张大床，都吃惊地说：“好大的乌龟壳！你拉它来做什么？”“也是个稀罕物，还回去好让邻居看看。”大家都七嘴八舌，笑话他拣了个大废物，文若虚说：“也不管它有用没用，可是个稀罕物，而且又不费本钱，还是带回去吧。”

龟壳被众水手抬进船舱，就更显得大了，要不是这大海船，也装不下如此笨大的东西。众人又取笑了他一回，说：“到家后要是有人问，我们就说文先生做的是大乌龟买卖。”文若虚也不理会他们取笑，自管去弄来水，将那龟壳里外洗了一遍，擦干净，将钱袋同行李放进壳内，两头再用绳子一拦，就成了一个大皮箱子，说：“这不，眼前就有用途了。”大家又笑起来，说：“算计很好！文先生可真是个聪明人！”

第二天海风住了，船又起锚归航，几天后到了福建海岸。众人下船，来到了一个熟识的波斯人店里。那波斯人见是海客来了，急忙迎接，让厨师备了十几桌酒席。这个波斯人的名字叫玛宝哈，专门与海客兑换珍宝，也有不知多少万的本钱。文若虚不认识他，抬眼一看，那波斯人穿戴与说话同中国人没大的区别，只是深眼窝高鼻子，使没见过外国人的文若虚看了甚觉古怪。

不久酒菜齐了，波斯人将他们都请到大厅来喝酒。他店里的老规矩，凡海客一到，也不管将来买卖成不成，总是先请他们好好吃上一顿，然后再谈生意，海客中谁的货物贵重，谁就坐上席，货少货差的则依次坐在后面桌上。船上的人都明白自己与别人有多少货物，就各自坐在自己相应的位子上，只有文若虚一个人呆呆地在那里站着。

波斯人指着文若虚说：“这位老兄还没见过面，恐怕是新出海的吧，有多少海货？”众人答道：“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是到海外去玩的。但他不做生意，身上也有银子，却没购货，只得委屈他坐末座了。”文若虚听了，满面的羞愧，低着头就坐在最后一个位子上。

宴席开始之后，众人全对波斯人夸耀自己的珍宝，只是文若虚默默无言。波斯人可是个老生意人，看出文若虚了不快活，也不愿冷落他，对他劝了几杯。一会儿宴席散了，众人告别了波斯人，约他明天到船看货。

第二日一早，波斯人来到了船上，才登上船头，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大乌龟壳，大吃了一惊，说：“这是哪一位客人的宝货？为何昨天酒席上没提起，莫不是不想卖？”众人全哄笑起来，一个说：“这可是文兄的宝货。”另一个说：“又是难卖的货！”

那波斯人可气得满脸通红，埋怨众人道：“我与各位相处多年，你们为何这样戏弄我，让我得罪了贵客，让他坐个末座，是何道理？”说着一把拉住文若虚，对众人讲：“你们先不能发货，等我上岸再向文先生谢过罪再说。”张大等十几个人觉得这事挺奇怪，就跟着波斯人与文若虚回到店中。波斯人端过来一把交椅，让文若虚先坐下，也不去看张大他们一眼，嘴里只是说：“我昨天得罪了，请你先坐一坐。”就到后边去吩咐厨师准备酒席。文若虚心中七上八下的，想：“不信那龟壳真的还是宝贝！我难道有如此的好运气？”不一会儿，主人出来，让他们到先前的宴厅里。里边早就摆好了酒席，那首席一桌较先前的更丰盛。波斯人对大家说：“文先生正右该坐这一席，先前是我对他失敬了。你们那一船货也值不上他的龟壳！”

众人都半信半疑的，吃了几杯，波斯人问：“请问文先生那宝贝肯卖吗？”文若虚也是个聪明人，随口回答道：“只要你的价钱合理，我怎么不卖？”波斯人见他愿卖，真是福从天降，笑逐颜开地对他说：“那好！你就出个价。”

文若虚也不知得那龟壳值多少，要少了又怕人家说他不在行，要多了又怕人家笑话，想了一阵子，已是面红耳热的，说不出一个价来。张大对他使了个眼色，就伸出三个指头，文若虚伸出一个指说：“这个数也还说不出口哩。”波斯人看见了，问：“究竟要多少？”张大就装出懂行的样子说：“看文先生的手势，想必是要一万哩。”

波斯人哈哈大笑说：“这是不想卖，是哄着我玩！这样的宝物，怎能只值一万两银子？”众人听见了，个个目瞪口呆，一起站起身拉文若虚到一旁，商议说：“这不得了！值大钱啦！我们又不知道那东西到底值多少，文先生就不如来个狮子大开口，让他还价。”文若虚不好意思，想说又不说，波斯人走

过来催问：“说一说怕什么？”文若虚就来个五万两银子。

波斯人说：“罪过，罪过！哪里有这话！”就拉过张大来，私自问：“人都叫你张识货，哪能你不懂这宝物的价值？肯定是看不起我，不想卖。”张大忙说：“告诉你实话，文先生同我们去玩，那龟壳是从一荒岛上捡的，所以不知道价钱。若给他五万两，也就够他富贵一生了，他一定心满意足。”

波斯人手舞足蹈地说：“那好，那好！你就做个我们的大保人，我自当有重谢。千万不可反悔！”就让店小二拿来笔墨，写了两份合同文书，文若虚同玛宝哈双方画了押，张大等作为中间人也签名各人一份。波斯人走进来，叫仆人先抬出一千两银子，对张大说：“这是我谢各位老客的，分给他们吧。”众人看了这白花花的银子，才相信是事实了。文若虚如梦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也不说话。

波斯人笑嘻嘻地对文若虚说：“五万两银子全是现成的，但这也不算个小数目了，搬动较困难，文先生要马上带这些银子过海回到苏州，恐怕有诸多不便。”文若虚想了想，说：“说的也是。您说应该怎么办？”波斯人说：“依我看来，文先生家中反正没别人，暂时就先不要回去。离这里半里地，有我的一个绸缎铺，里边大约有三千两银子的本钱，一共有大小楼房厅屋百多间，大约值二千两银子，将那个店铺写个文契，作价五千两，全都交给你，你就留在这里做绸缎生意，那四万五千两我再慢慢搬到你的店铺中，你觉得如何？”

文若虚想：“我家中也没老小，况且家业全没了，要是带着这些银子顺利回家去，也没有地方安顿。我就依了他的话，在这里立个家，有什么不可？”就高兴地对波斯人讲：“先生的话句句有理，你说的办法可真是个万全之策，小弟怎能不听！”

波斯人领着文若虚同张大他们去了那绸缎铺，大家一看，

的确是个豪华的地方，远远值五千两银子，波斯人对店伙计说：“从现在起，这文先生就是你们的主人了。”又让他们悄悄地把四万五千两银子搬到店中。文若虚藏好银子，同张大他们回到船上，将那个大龟壳搬出来送到波斯人店里。

波斯人收下龟壳之后，众人问道：“如今龟壳归您了，我们也不会再反悔。我们只是不明白，这个龟壳有何用处？请玛宝先生说。”玛宝哈哈大笑道：“各位在海上走了这么多年，难道真的不知道它的价值？这是一种名叫鼉(tuó)龙的动物的壳，这壳二十四肋，在每条肋的中间都有一颗大珠。那珠子是无价之宝，全有夜光。我今日巧遇各位，得到了这宝物，可真是万幸哪！”

众人听了，全都似信非信。只见玛宝哈走进去，又拿了一颗，笑嘻嘻地走出来，说：“请各位看看。”众人一看，果然是一颗光彩夺目的大明珠，放到黑暗中会闪闪发光。波斯人又说：“就这一颗，到我们国家就值上五万两银子！”大家听了，都显出后悔的表情，但又不能再说什么。波斯人看出来了，急忙收起了珠子，进了屋，让仆人抬出一箱绸缎，他又拿出十来串细珠，全都分给他们，张大他们这才无话可说，道了谢，同文若虚一起回到船上。

文若虚对张大他们讲：“我有今天的富贵，全是靠了大家。”就将卖洞庭红的那一千多个银钱也分给了他们。众人高兴万分，辞别了文若虚，驾船回苏州去了。

文若虚留在福建，在那里娶妻生子，经营着绸缎，慢慢成了当地有名的大富翁。

二十二、怀私怨恶仆告主

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在浙江温州府永嘉县有一人名叫王文豪，他一家三口人，妻子刘氏不仅年轻貌美，而且勤俭持家，小女儿刚两岁，聪明活泼可爱，他自己也刻苦读书，也颇有财产。这一家日子过得挺美满，也算是小康之家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这年春天的一天，王文豪被几位朋友拉到郊外去踏青游春，在外边喝了个大半醉才回家。他来到家门口，只见两个家童正同一个人吵嚷着。那个人姓吕，是湖州人，总是在城里提着个竹篮子倒卖姜，这次是因姜的价钱在同家童争执。王文豪问明了原因，对那人说：“你这人如此好笑，我们出的这价也可以了，你不卖也就拉倒了，怎么总在我家门口吵？”

那人也是个直性子，就强头强脑地说：“我做的是小本生意，他少给我怎么可以？相公你应该宽宏大量一些，不该如此小气，还让我赔本！”王文豪禁不住勃然大怒，趁着酒兴骂道：“哪里来的这秃驴！如此放肆，敢胆冲撞我！”上前把那卖姜的连打了几拳，又推了一下。不知这个人已到中年，又生个痰火病，一跤跌倒于地，顿时昏了过去。

王文豪见他昏倒在地，酒也全吓醒了，连忙让人扶他到屋里，灌下一些米汤。忙了好一阵，那人才醒了过来。文豪接连向他赔了不是，还弄了酒饭让他吃了，又赠给他一匹白绢权当作看病的钱财。那人变怒为喜，谢了王文豪一向，出门向渡口那边走去了。

卖姜的走了以后，文豪心中仍在突突地跳，进房对妻子说：

“我差点就闯下祸来，真是万幸！”这时天已晚了，刘氏让丫鬟做了几个菜，温了酒，替丈夫压惊。

文豪刚喝了几杯，猛听得急促的敲门声。文豪吓了一跳，点上灯去看，看是渡口撑船的周四。他一手提着竹篮，一手拿着匹白绢，慌慌张张地对文豪讲：“相公，你闯下祸了！怎么会弄出这样的人命事来！”吓得个王文豪面如纸灰，心直向嗓子眼跳，上下牙打着架，问周四发生什么事。周四说：“相公，你可认识这白绢与竹篮吗？”

王文豪看了，说：“今天有一个卖姜的到我家来过，这白绢正是我送给他的，这个竹篮正是他用来盛姜，怎么会在你这里？”周四说：“今天下午，有一个湖州姓吕的客人，要乘我的船过河，来到了船上，痰火病发作，已快不行了，他对我说，是你打坏了他，要让我替他告官。他将这白绢和竹篮交给我作证据，还让我到湖州去告诉他的家属，好让他们来申冤。说完，他就咽气了。如今他的尸体还在我船上，我已把船撑到了你家门口，你快去看看，这件事该如何处理？”

文豪听了，惊得目瞪口呆，吓得手脚发软，几乎要瘫倒在地上，但还硬撑着胆说：“哪有这样的事？”忙叫人到船上去看，船头上果然还躺着个死尸。文豪急忙跑回家向妻子说了这事，刘氏更慌了，只管说：“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文豪说：“事到如今，说其他也没用。只能买通船主周四，让他乘夜将尸体丢掉了。”

“文豪拿出来一包碎银子，大约有二十两，来到外屋，交给周四，说：“你先不要声张这事。事情是我做的不好，但也是无意的。看我们是同乡，何必要替个外乡人申冤？再说，即使告了我，对你也没什么好处，不如这样，我出些谢礼送给你，你将这事瞒住，把尸首运到别处扔掉，反正是夜里，没人知道。

“周四说：“抛到何处去呢？明天若有人发现尸体，我也要会受连累。”

文豪说：“到这里没几里，就是我家的墓地，在那里很僻静，你也知道那地方，趁夜中没人，就麻烦你将船划到那里，悄悄地埋掉了尸首，人不知，鬼不晓，天大的事也没了。”周四想了一阵，说：“我可以帮你办，但一条人命，难道就值这点银子？今天正巧，他死在我船上，也算老天爷给我个机会，让我发点财，你让我办，肯定少不了一百两。”

王文豪只求没事，也不敢跟他讨价还价，只好点头答应，到屋中又拿了几十两银子，再加上些衣服、首饰，一起捧出来送给周四，说：“这些东西差不多也值上一百两银子，我家没现钱，请你多包涵点吧。”这周四见有这许多的东西，不由得笑眯了眼说：“罢了，罢了。相公也是个读书人，以后只要经常照顾我，我也不同你计较多少了。”文豪悬着的心方才放下了些，又摆出来酒饭让周四吃了，然后再叫来几个家人，其中有个叫胡阿虎的，也是个又凶狠又有力气的家伙。文豪让他们带着铁锹、镢头，与周四一同上船。几个人来到了王家坟地，找块空地将那尸体掩埋了，然后又趁着天黑返家。周四自己则开船走了，几个家人回来将事情报给了王文豪。

文豪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谁知自那以后，周四不时地以探望为名，来要这索那，文豪也不敢冲撞他，总是殷勤招待。周四将王家的财产骗去了很多，就卖了渡船，开了一家店铺，日子过得十分美满。

真是祸不单行。刚过了一年光景，王文豪那三岁的女儿又出了水痘，请医求神全不中用，眼看着只能等死了，忽然听说本县有一个姓徐的小儿科大夫，拥有起死回生的医术。文豪就同妻子商量，写了一个请贴，让胡阿虎明天一早就去请徐先生来

看病。

第二天，王文豪一早准备好午宴，等徐先生来到，但等到傍晚也没见来。拖到第三天，小女儿终于病死了。

王文豪夫妻俩痛哭得死去活来，到了下午，胡阿虎方才回来：“徐先生不在家，因此今天才回来。”文豪大哭着说：“这样不凑巧！可见我女儿命该如此！”也没有怪胡阿虎什么，但过了几天，一个仆人对文豪讲了实情：原来胡阿虎那天根本就沒去请徐先生，只因他在路上喝醉了酒，丢了请贴，因此谎说徐先生不在家，一直挨到第三天下午才回来。

文豪听了，勃然大怒，顿时将胡阿虎叫来，拿出竹板要打。胡阿虎十分不在乎地说：“我又没打死人，你凭什么要打我？”文豪听了这句话，更加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让家童们把他拉下去，一气打了他五十多板才住手。打得个胡阿虎皮开血流，一瘸一拐地回到自己屋中，恨恨地说：“你女儿的痘子原就是没救的，难道会是因为我没请来先生才死的？就值得这样毒打我吗？真可恨！可恨！”他咬牙切齿地嘀咕了一阵，暗自想出一条奸计来，心中说：“我不怕，他的把柄在我手里！待我伤好了后，就到县里告他打死了湖州客人！看看最后是井落到桶里，还是桶落到井中！”

旦说王文豪，女儿已死了一个多月，亲朋好友每日都来劝他，他也就渐渐不放在心上了。忽然一天，他正在院子里散步，突见一班县衙门的捕快一起拥进家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条麻绳已套在了他脖子上了。

文豪吓了一大跳，气愤地问：“我也是个读书人，你们为何这样凌辱我？”一个捕快“呸”了一声，说：“好个杀人害命的读书人！你快到县太爷那里去讲理吧。”也不由分说，那一班如狼似的人就前推后搡，将他带到了永嘉县大堂。

王文豪跪在大堂右边，左边正跪着原告，文豪抬头一看，那原告可不是别人，正好是自家的奴仆胡阿虎。顿时，他一切全明白了。只听得知县问：“现有胡阿虎告你打死了湖州姓吕的姜客，是有这事吗？”文豪急忙说：“青天大老爷，请不要听他胡说，你看我这个文弱书生，怎么会去打死人？胡阿虎原是小的家人，只因为他前些日子犯了错，我用家法痛打了他一顿，他就怀恨在心，就来告我，望大人明察。”胡阿虎也叩头说：“老爷请不要听他一面之词。那湖州客人的尸首就埋于他家坟地的左边，还请老爷派人去挖，是真是假不就明白了。若挖不到，小人我情愿认诬告罪。”

知县马上派人跟着胡阿虎去挖，挖不多时，果然就将尸体抬到县中。知县亲自去看了，正准备对王文豪用刑，只听王文豪叫道：“老爷请稍慢用刑，听我说！那尸体如今已腐烂了，可见不是刚打死的，那么，胡阿虎为啥在当时不告，现在才告？分明是他不知从何处找来这尸体，是平空诬陷小人的。”县太爷说：“这话也是。”胡阿虎急忙说：“这尸体的确是一年前打死的，只由于主奴之情，小人当时没忍心来告他。如今家主他仍行凶不改，小的恐怕他会再打出人命来，因此来告他。老爷若不信，叫几个邻居来问问，在去年某月某日，他打死过人没有。”知县又命人叫来了王文豪的几个邻居，依次地问，果然都说在去年某天有个卖妻人让王家打昏，暂时救醒了，以后就不知如何了。

文豪听了众人的证词，马上就变了脸色，说话也吞吞吐吐。知县喝道：“如今人证物证都在，你还有何话讲？看来不给你用刑，你是不会招供！”两旁的打手都吆喝一声，把王文豪拖翻在地，打了二十大板。文豪受不了刑，只好承认打死了人。知县让人录下口供，说：“人尽管是他打死的，但没人来认尸，

如今还不能定他的罪，先把他押进监狱，等候发落。”胡阿虎泄了私愤，甚得得意，他也不敢再回到王家，就搬到别处去了。

王家的家童去县里打听消息，得知主人已被关进监狱，吓得脸色都发白，急忙跑回家告诉主母。刘氏一听，大哭了一声，就昏倒在地上，丫鬟们七手八脚地将她救醒。刘氏醒过来，又放声大哭了两个时辰，方才收住泪，急忙收拾了些零碎银子，叫一个丫鬟跟着，由家童领路，去县城探监。夫妻俩在牢中相见，大哭了一场。文豪说：“全是胡阿虎这个奴才害苦了我！”刘氏拿出一些银子交给他，让他分给那些狱卒，免受些苦，又安慰了丈夫一番，时间已到了，只好回去。

王文豪在监狱中，终日同那些牛头马面般的犯人呆在一起，板子打的伤口又疼得十分厉害，又不知县里究竟如何给他定罪，连愁带苦，又在狱中呆到半年，生了一场大病。刘氏求医送药，也不见好，眼看马上要死了，文豪有气没力地对送饭的家童说：“眼看我也活不了几日了，你快让你主母来见我一面。”

刘氏听了，赶忙雇了顶轿子来到监狱。王文豪悲哀地对妻子说：“是我误伤了人命，身陷狱中，我真对不起你啊！我不行了，见你一面后，死也甘心。只是胡阿虎这个奴才，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不会饶了他！”刘氏又再三劝慰了他一番，抽泣着回去了。

这日，王家的童仆们正在院中做事，只看见一个半老的人挑着一扁担，径直走到王家门口，放下担子问：“相公在家吗？”那些家童又仔细一看那人，都大叫道：“有鬼！有鬼！”吓得西藏东逃。你说这人是谁？正是一年前那卖姜的那个湖州吕客人！那客人一把拉住一个家童问：“我来这里拜访你家主人，怎么还说我是鬼？”

刘氏听到后又走了出来，吕客人对她打了个招呼，说：“我

就是湖州那个卖姜的，去年相公还用酒饭招待我，并且送给我白绢，我十分感激。分别后我就到其他的地方做生意去了，今天正好路过这里，带了一些土产，来看望看望，不知他们怎么都说我是个鬼？”刘氏说：“如此说，你不是鬼喽。你害得我家好苦啊！”说着，就大哭了起来。

吕客人大吃一惊，问：“这话可从何说起？”刘氏就将先前发生的事细说了一遍。那客人听了，立刻捶胸顿足地说：“可怜！可怜！天下怎会有这样冤枉的事！去年我自你家走后，去渡口坐船，船主看了我的白绢，问我从哪里来的，我就把相公打我，赠送白绢的事向他说了。他就说要买那白绢，我一看价钱还行，就卖给了他；但他又说要我的竹篮，我就给了他当作渡船的钱。谁知他弄到我那两样东西，竟设了这样的毒计！”

刘氏擦干泪水，激动地说：“今天要不是老客人来，就连我也不知道丈夫是被冤枉的。白绢与篮子是周四骗去的，可那死尸他是从什么地方弄的？”吕客人想了一阵，说：“对了！我上他的船时，只见水面上漂着一个尸体，我见他看了好久，还认为他是随便看看的，谁知他会想出这样的奸计来！真狠毒！太可恶！快让夫人与老汉一起到县里去诉冤！”

刘氏立刻同湖州客人同几个奴仆赶到县里喊冤。知县升堂，又问明了经过，问吕客人：“莫非你是刘氏买通来谋造假供的？”吕客人当即叩头道：“老爷，小的是湖州人，叫吕大，在这里已做了多年生意，有不少认识的人，怎么会瞒过老爷。我当时若真的死了，何不找个相识的见一见，托他报仇，而托一个船家？我要真死了，这一年多，难道家里没人来找、来告？”知县说：“你既然在此有相识的人，那么把他们的名字全报来。”吕大掰着指头数上了十来个，知县让文书都记下来，命捕快把他们全带来。

不多时，那些人都来齐了，他们老远看见吕大，都一齐叫道：“这不正是湖州的吕大哥吗？怎么会在这里？一定是去年没死。”知县又让王文豪的邻居来辨认，那些邻居都惊骇地说：“莫非我们眼花了！这不正是湖州的卖姜人吗？”这时，知县心中已明白了，叫捕快立刻将周四和胡阿虎全抓来，明天一起听审。

刘氏带上吕大去监狱探视了王文豪，文豪悲喜交加，病也马上好了七八分，说：“我当初只是怪胡阿虎，却没想到周四这个家伙会如此狠毒。今天要不是老客人到来，就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被冤枉的。”

第二天，县太爷让把周四先押到大堂。周四抬头看见了吕大，顿时两耳通红，心中打鼓，吕大说：“船主哥，自打你买了我的白绢和篮子，这些日子生意也还好吧？”周四像个呆木鸡，哑口无言。又命把胡阿虎带上来，知县叫他仔细认眼前的这个吕大。胡阿虎感到十分奇怪，犹豫了一阵子，一时也不能回答究竟是谁。知县指着胡阿虎大声骂道：“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奴才！为何与周四同谋，弄来假尸，诬陷人命？”胡阿虎说：“大老爷，那尸首可真是我主人王文豪打死的，小人我并没虚告。”

知县大怒，吼道：“你小子还敢嘴硬！吕大要死了，堂下跪着的那个人是谁？”喝令手下，将他用夹棍夹起来。胡阿虎被夹得鲜血四下直流，嗷嗷大叫，说：“小人真的没有同谋，当时家主将吕大灌醒，送给了他白绢，送他走了；夜里周四撑来了个尸体，我的确也不知道那尸体的真假。今天要不是吕大来了，连小人也不知道主家是冤枉的。那个死尸的来历，全在周四身上。”

知县命录下他的口供，斥令他退下，又命周四上前来问。

周四见吕大已在旁边，不敢再胡说八道，口里只吞吞吐吐。知县命给他上夹棍，夹得他叫娘喊爹，只得全部招认。最后说道：“小人只不过想诈他几个钱，并不是有心伤害他，望老爷从轻处罚。”

知县指着周四的鼻子大声斥骂道：“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狗东西！你贪他的钱财，几乎害得他家破人亡，像你这种凶狠狡诈的小人，谁知陷害过多少好人。我现在要为永嘉县除害！”当即喝令手下：“把周四乱棍打死；把胡阿虎重打四十！”胡阿虎的伤寒病尚没好，琿没打到四十下，就呜呼哀哉了，周四直打到七十多棍也一命呜呼，两个坏蛋都当堂死于棍下。

知县将王文豪释放回家，又从周四店中抄出了些布匹，估价一百两银子，发还归他。从此之后，王文豪改掉了使性子打人的坏脾气，变成了一个对乞丐也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

二十三、潘富翁炼丹赔金银

古代，有一个骗子，叫“丹客”，专门拿炼丹药、炼汞(水银)来骗人，说用他们炼出的丹药来点铁成金，变汞为银，银子还可以再生银子。因而有不少贪财的人，信了丹客的话，白白将自己的银子送给了他们，明代松江就有一个姓潘的大富翁，被丹客坑骗了好几回。

这个富翁迷信丹术，因此那些丹客都闻风而来，不断骗取他的银子，但他并不因此后悔，仍坚信世上肯定有这样的法术，总会有一天他会寻到真正的丹客，他把家的银子炼成十倍百倍，将他家的铁块全变成金子。

这年秋天，富翁到西湖游耍，住所隔壁是一个远方的客人，这位客人自己带着年轻美貌的妻子和丫鬟奴仆，还雇了一只大船在湖上游玩，每日都是花天酒地，弹唱歌舞。富翁十分羡慕他，就问那客人：“您天天如此花费，除非是家里有银海金山，要不然怎么会有花不完的钱？”客人笑着说：“金山银海也还有用完的时候，但我却有个用不完的法儿。”一句话说进了富翁心中，他忙问：“是什么法？”客人说：“我有‘九还丹’，是可以点铅汞为黄金。只要炼出这金丹，黄金就如瓦石一样，要多少有多少。”

富翁一听他可以炼丹，顿时就兴奋了起来，说：“先生原来也会丹术，那就是我最尊重这样的人了，请将那法术传给我吧。”丹客说：“这哪能轻易传人？不过，我还可以让你看个小小法术。”于是吩咐小童烧起炉火，将几两汞熔化，又从怀里摸出一个纸包，打开之后，用小指甲挑出了一点白色药粉，

弹进炉中，忽然间汞水就不见了，炉内全是些雪白的银子！

这显然是丹客玩的骗人把戏，但富翁一看，信以为真，天真地想：“难怪他如此富贵，原来银子来得如此容易！我炼了这些年丹，总是赔本，总算今天遇到一个有真本领的人。”因此问丹客：“你这丹药是如何炼成的？”丹客诡秘地说：“这叫母银生子。先拿一些银子作为母银，把银子入进炉中，再用药来炼。等火候足了，母银上就会生出黄芽，再结成白雪一般的丹头。再扫下这些丹头来，就可以用它来点铁成金。”富翁听得两眼放光，又问：“这需要多少母银？”丹客笑了起来：“当然是越多越好，母银越多，丹头也就越精。若炼出半小盒丹头，那么，所点出来的金银就无数啦。”

富翁几乎用哀求的语调对丹客说：“我家还有几千银子，正可炼丹，请先生来我家去炬一炬吧。”丹客还假意推辞了一番，说：“我这炼丹术可是不随便传他人的，但看你如此诚恳，相貌上还真有些仙气，只好为你做一做。”

富翁大喜过望，当日就请丹客一家来到湖中饮酒，二人谈得十分投机，只恨相见太晚。第二天，富翁就雇了两只大船，把丹客一家请上船开往松江。丹客那漂亮的小娘子也随之在船舱中，隔着帘子只半露着脸儿，富翁偷看了一眼，是个他平生从也没见过的大美人，不由得连魂也飞了。

两只船一到达松江，富翁就将丹客一家殷勤地领进家中。酒肉以后，富翁说：“家中往来人杂，不方便动炉火，离这里不远，有我一个农庄，先生同尊夫人可先到那里安顿下来，您看如何？”丹客说：“炼丹的事，最怕外人触犯，去庄上也是最好。”

因此，富翁就与丹客先去看了那家田庄，的确是一幽雅清静的好地方，丹客十分高兴地说：“这地方正是炼丹的最佳处

所，又方便安顿小妾。我可以放心地为先生做事了。看来您的福还真的不小。”

富翁又打发女仆将丹客的小娘子也接过来，那小娘子生得体态轻盈、艳妆打扮，真的是举世独有的美女。富翁馋得直咽口水，恨不能马上上前抱住她亲一下。倒将炼丹的事放在第二位了。他两眼直勾勾地看了一阵，回家拿了一对金镯子，交给丹客说：“这点薄礼，算送给尊嫂作个拜见之礼，请不要嫌少。”丹客一看还是纯金的，心中十分高兴，但嘴上假意推辞说：“多谢您的厚赠。但这黄金之物，我很容易弄到，而先生却来之特别难，我决不敢收。”富翁再三相送，丹客才收了，叫丫鬟送给小娘子，又让小娘子出来拜谢富翁。

富翁心想：“我虽然破费些，能多见几次这美人儿，也还是值得的。假若能勾搭上这小娘子，我就心满意足了。等我慢慢来，先一边炼凡，再一边找机会勾引她。就对丹客说：“我们何时点炉？”丹客回答说：“只要有母银，不管什么时候动手都行。”

第二日，富翁从家中拿来二千两银子，让丹客送进炉中炼丹。丹客说：“如今我炼的这丹名叫‘九还丹’，需花九九八十一天才能开炉，那时丹炬成了，先生的大功就告成了。”富翁再三道谢，欢喜不已。

丹客让小童点火，将那些银子放到炉中，又将几样稀奇古怪的药料也放进炉里，让富翁亲自封上了炉，然后又地家人说：“我在此处耽搁三个月，你们先回去告诉老奶奶一声吧。”于是，丹客所带来的那些仆从，只余下一个烧火的，其他都回去了。

从此，小童每天炼炉，丹客也不断到炉旁观看火色，就如此烧了二十多天，突然一个戴孝的人闯了进来，全身是汗，神

情十分悲哀。大家一看，正是丹客打发回家的一个家人。那人见了丹客，叩头痛哭说：“老奶奶已去世了，您快点回去吧！”

“丹客闻听大惊失色，哭倒于地。富翁也惊慌了起来，赶紧扶起他来，再三劝慰。”

过了一阵，丹客方才收住泪说：“我本想替先生完成这件美事，但家里出了丧事，我必须回去了。小妾尽管是女流之辈，但她跟了我很久，也懂得炼法，如今只好留下她看炉。只是她年少无人管束，留下恐怕不太方便。”富翁赶紧说：“这地方并无闲人往来，尊嫂留下，我还可以派几个老成的女仆陪伴她，没有什么不好的。”丹客还假意犹豫了一回，说：“看来只好留下她看火候了，我回去料理完丧事之后，就赶来开炉。”

富翁见丹客愿意留下小娘子，高兴得心花怒放，满脸堆笑说：“尊嫂留下也最好。”丹客嘱咐妻子和家童说：“只能守炉，千万不能打开，否则到时后悔就晚了。”富翁问：“万一您回来晚了，耽误了八十一天该怎么办？”丹客说：“如果多在炉里烧几天，丹头会更好，晚几天打开也不要紧。”又同小娘子说了几句悄悄话，就上路返回了。

富翁自以为丹药会炼出来，也不去担心炉子的事了，一心想着该如何勾引这小娘子。他丧魂失魄地正在思考如何下手，正好那小娘子的丫鬟来报告说：“我家主母请先生前往丹房看炉。”

富翁高兴得几乎马上跳起来，急忙整理衣服，跟着丫鬟来到了丹房，拜见了小娘子。那小娘子对着他微微一笑，两人眉来眼去，富翁恨不能将这美人一把搂过来，只可惜还有个烧火的家童在房中，连句调情的话也不能说。呆呆地站了一阵，富翁厚脸皮说：“先生不在，娘子肯定感到寂寞吧？”那小娘子也不答话，只是微笑。富翁眼见了，心里更痒痒的，想：“我

明天要法将这家童调开，才好行事。”就吩咐家人，明日弄一桌酒饭请小童，一定要将他灌倒。

第二天早上，家人依照富翁的吩咐，将那家童请了去。家童整日这在炉边，早就不耐烦了，见了酒杯不肯放手，喝得酩酊大醉，倒伏在桌旁睡了。富翁就走了丹房，小娘子听到后，来到炉边，没看见烧火的家童，就假装惊讶地说：“怎么没人了？停了该火怎么办？”富翁也不答话，笑嘻嘻地抱住她就要亲热。小娘子一把推开他，满脸严肃地说：“你可是个炼丹学道的人，怎么如此不正经？”富翁急了，立刻跪下来抱住那小娘子的腿，苦苦哀求。小娘子上去扶起他说：“丈夫的家规很严，我可不敢乱来，但你如此情真意切的，就晚上请上我房中来吧。”但富翁已经忍耐不住了，马上就要同她亲热，虽然小娘子说“这里可是丹房，恐怕触犯了神灵道气，你后悔不及”，但他哪还管这些，一把抱住小娘子就滚作一团了。

从此，富翁得到了这小娘子，还自以为是天下奇遇，兴奋异常，只盼望丹客永远不回来，哪怕是炼不成丹也没关系。他同小娘子鬼混了十余天，丹客突然回来了，说是丧事已经料理完，要开炉了。他进房同小娘子说了一阵子话，出来对富翁讲：“小妾说丹炉并没动过，现在八十一天已过来，下好开炉来看。今天已经太晚了，明天拜神打开炉取丹吧。”

第二日，两人祭了神，走进了丹房。但刚踏进房门，丹客就马上黑了脸说：“丹房中气色为何不对头？”打开炉鼎一瞧，顿时大吃惊，顿着脚说：“坏了！坏了！真丹已经走失了，连母银也变成糟粕了！这里旨定有人做了肮脏的事，以致触犯了神灵道气！”富翁听见丹客说出了真相，吓得面如土色，两腿发软，但又没法开口说话。

丹客一副恼怒异常的样子，牙齿咬得咯咯响，怒问烧火的

家童：“这房中还有谁来过？”家童说：“只有潘先生同小娘子天天来看一次。别人都没来过。”丹客大声吼道：“这丹是怎么坏的呢？快去将小娘子请来！”家童忙将小娘子叫来，丹客厉声问道：“你在这做了什么事？，丹会坏了！”小娘子说：“我天天同潘先生来看炉，炉鼎原封不动，不知什么原因坏的。”丹客又追问家童：“潘先生与娘子来看炉，你每次都在这里？”小童说：“只有一次不在。”

丹客冷笑道：“对了！对了！”急忙走到行李边，抽出来一根皮鞭，对小娘子讲：“一定是你这个贱货在炉旁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鞭子打过去，小娘子眼快，转身躲开了，哭着说：“我原说这做不得的，都是潘先生害了我呀！”富翁听了，既惊又悔还怕，只能干瞪着眼无言以对，恨没个地洞钻进去。

丹客转身盯视着富翁，说：“你请我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我走后不久，你就干出此种见不得人的事，原来你真的猪狗不如！你这样的人怎么能配炼出丹药来？”富翁吓得两腿发软，跪下说：“都是我干错了事，那炉中的二千两银子我情愿不要了，请你恕我吧。”丹客鄙夷地说：“银子坏了，那本是你自找的。但我的爱妾是让你玩弄的吗？我今天我要杀了她，让你偿命。”富翁连连叩头说：“小生情愿赎罪。”就让家人到家中拿来两个金元宝，交给丹客。

丹客假装没瞧在眼中，说：“金银我挺容易得到，哪里在乎这个！”富翁只好财磕头，又添加了二百两银子，说：“这些银子也足够你娶一位夫人的了，实在是我错了，请你宽恕尊嫂吧。”丹客说：“我本来不稀罕你的银子，但你这种人，不让你失些财，你是不会改掉臭毛病。这银子我拿走了，我是不会用的，拿它救济穷人吧。”就将那两个金元宝和二百两银子装进了箱子，收拾好行李，带上小娘子同家童丫鬟，怒气冲天

地走了。

富翁被吓得魂难附体，他只怕闹出一些人命来，看见丹客走了，方才松了口气，虽然损失了些银子，还觉得万分的侥幸，一点也不觉得吃亏。至于炉中的银子，他还真的以为是自己与那小娘子做了坏事后弄坏的，全然没想到是丹客设的圈套。原来，丹客所说的回家发丧全是假的，他走时将炉中的二千两银子趁机带回去，又留下那女人，命她勾引富翁，让富翁最后自认不是，乖乖地交出金银来。

潘富翁遭了此一骗，还不醒悟，接着又接连被骗，手中渐渐没钱花了。他又怒又羞，还想着如今之后能遇到一个真会炼丹的人。

猛然有一天，富翁从苏州阊门外的人群中，发现几个先前借口炼丹、骗走他银子不归还的人。他正想发作，那伙人却不急不忙，满面春风地让他到一个酒店喝酒。喝了几杯，一个人说：“我们正是干骗子这一行的，是对不起先生，还请先生宽宏大量，谅解他们。我们有一个方法，可补偿您的那些银子。”富翁问：“何法子？”那人说：“您的那些银子，我们早就花掉了。在山东有一个大户，约我们去炼丹，但我师父远游去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回来，您如果能冒充做我师父，去逛骗那大户，骗到的银子我们就还给您，您看如何？”

富翁急于要得到银子，也就依了他们，一同去了山东。那大户将他们迎进家里，拿出二千两银子来请他们炼丹。谁知那伙人让富翁在堂上陪大户谈话，他们却偷偷地趁夜将银子弄跑了，只撒下了“师父”。

那大户本自以为有他们的师父在，不会出事，想不到那伙人却偷了银子溜跑了。就抓住“师父”要一起去告官。富翁也傻了眼，只好哭诉实情，还好，大户问清了他的来历，知道他

真是松江富户，同自己家老辈还有来往，就放了他。

富户没有了路费，只好一路乞讨。一天，他来到了临清码头上，见一只大船内有一个美女，正掀开舱门的帘子往外看，富翁认出那人很面熟，像是先前那丹客的小娘子，赶忙走到船边仔细打听，才知道那是河南某个举人包下的妓女。那美人看见了富翁，叫人去问他：“你可是松江姓潘的吧？”富翁吃了一惊，连声回答是。那美人就叫人把富翁请到舱边，对他说：“我就是前天丹客的那位小娘子。我实际上只是河南的妓女。正是那丹客包了我去骗你的。你为何落到这个地步？”富翁把连连被骗的经过讲了一遍，禁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那美人说：“我送你些盘缠，你赶快回家吧。”于是拿出了三两银子给富翁，对他又说：“以后倘遇到丹客，千万别信他们的。我与他们一起骗过人，深知他们的伎俩。”

富翁这才明白是那丹客包了个妓女，用美人计将他骗了。他连连称谢地接过了三两银子，搭船回到码头，从此再也没有谈起炼丹的事了。

二十四、郭刺史船破变艚公

唐朝末季，江陵有一人名叫郭七郎，其父是江湘一带的大商人，家资达巨万，还有鸦飞不过的田宅、贼扛不动的金银。郭七郎自幼常随父亲在商船上走动，他父亲死后，整个硕大的家业就全交到了他的手上。

在南方的不少大商人，全都是借他家的本钱做买卖的。不过，郭七郎的银子不是好借的，利息高，他还用小秤借给人家，用大秤收还，但借他本钱的商人都忍气吞声，不敢说什么，生怕他将本钱收回去，买卖就无法做了。

那时有一个大客商，以前借了郭七郎几万银子上京城做生意。已去了几年，如今杳无音信。郭七郎在家想，那笔大本钱到如今还没收回分文，是该去讨了，倒不如自己到京都走一回，一来可讨债，二来到那里的花柳之巷逛一逛，三来若有机会，也可以花把钱弄个官做做。

郭七郎还没娶妻子，家中有老母和一个弟弟、一妹妹，奴婢无数。他吩咐弟弟妹妹好好照顾老母，看好家业，自己就带上几个以前出惯远门的家人北上去了长安城。

那借郭七郎本钱的大商人名叫张金，这时在京城已开了几处当库同绸缎店，他对官吏们放债，因此经常与大人物打交道，在京城里是八面玲珑，谁要想买个官做，只要他从中间说说，没有办不到的。几年下来，张金得了个外号叫张多保，京城人没有谁不认识他的，郭七郎进京后，挺容易就找到了他。

张多保见七郎到来了，想起当初自己进京时，还多亏他这个债主的几万银子本钱，才弄成今天如此大的场面，所以对他

热情款待，摆起了酒席，又用轿子请来几个京城中有名的妓女陪伴。酒散之后，张多保又留下一个国色天香的妓女王赛儿在七郎房中住下，对他尽了十足的殷勤。

第二天，张多保没等七郎开口，连本带利将十来万两银子全搬出来，交还给了七郎，七郎见他如此干脆，很是高兴，接连道谢，又说：“我刚来到京城，还没安顿下来，麻烦老兄帮我找个住所怎么？”张多保说：“这好说，我这里空客房多的很，不必到别处去寻找，你尽管放心住下就可以了。”七郎大喜，就在张家的大客房中住下了。

当晚，郭七郎又置酒请了张多保，两个人高高兴兴，喝得大醉而归。王赛儿见七郎有好多银子，就拿出自己的手段来，百般媚态，不到两天，七郎就陷进了她的迷魂阵，一刻也不离开她了，竟不放王赛儿返家。王赛儿又不断接来其他妓女，轮番着给七郎陪酒逗趣，欢喜七郎赏给她们无数银子。从此，包括妓院老板娘过生日，妓院买东西、还债都少不了要花上七郎的银子，这七郎挥金如土，也不吝惜。

七郎在长安住长了，又有一大帮闲汉引诱他到别的妓院。包括什么陈娇、黎玉、张小小、郑翩翩等等，每到一处，郭七郎都是一样的大手花银子。那些闲汉又去领来一些王孙贵族，去找七郎赌博，做好了圈套，也不知骗了七郎多少银子。

七郎尽管吃喝嫖赌，风流快活，但他最终是个当过家的商人，如此在京城混了两三年，一想张多保还给的本利已花去了一大半，心中也有点不安，就同张多保商量，要回家去。张多保说：“如今正当王仙荣造反，四处兵荒马乱的，路上很危险。你又带着这么多银子，千万不能回去，不如再留些日子，等路上平静后再走。”七郎只好又住下了。

有一天，一个名叫包大的闲汉来找七郎，说朝廷现用兵紧

急，而且缺少钱粮，正下令如果谁缴纳银子，谁就可以去做官，银子越多，所给的官越大。郭七郎听后也动了心，问：“要是纳几百万钱，可获个什么官？”包大说：“现在朝廷的大官十分糊涂，你正正当地交上钱，可不一定买到大官，你这几百万钱，要是私下去送给主管这事的人，去买通了他，那就可以当个刺史什么的官了。”

七郎吃了一大惊，问：“刺史那可是一个州的父母官呀，如此重要的官，也可用钱买来？”包大说：“现在这世道，有了钱什么都可以去做。难道你没听说崔烈花了五百万，买了一个一品的大官吗？所以只需要打通关节，刺史也并不难弄到，我包你能做得来。”

正在说着，张多保也来了，七郎十分高兴地告诉他刚才的谈话。张多保微微一笑说：“官的确是能买到，我也替其他人买过几个，不过，我可不想让兄长去做那官。”七郎说：“这是为什么？”张多保说：“现在的官是好买不好做，他们那些做官的，全是有根基、有靠山的，满朝都是亲戚，到处全是党羽，根深蒂固。谁越有钱赚，谁官就做得越大，随便你去剥削百姓、欺压小民，贪污无耻，只要你有人情、有关系，包你什么事也没有。但兄长不过是个平民百姓，哪怕是弄上大官，没有靠山是吃不开。还有如今朝廷专会占人便宜，都知道你是用钱买来的，等你上任不到一两个月，就会找借口罢你的官，再转手卖给别人，兄长岂不枉费了这些钱？因此，这官还是不做为好，如果好做的话，我也早就去做了。”

七郎说：“说的也是，但我有的是钱，缺的只是官，何况身边还有许多现钱，又不方便带回家，为何不用在这上头？得个官，腰佩金鱼，身穿官服，也不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家原本不稀罕这些钱，哪怕只是做上一两个月，也落个荣誉。

小弟主意已定，请兄长不要扫兴了。”多保说：“既然兄长坚持要如此，我愿效力。”

多保就同包大商议，商定下了走门路的办法。那包大官路挺熟，张多保也是个做惯大事的人，有什么事弄不来？在唐朝通用铜钱，一千个铜钱合一缗，一缗相当一两银子，张多保和包大就将七郎的五千缗钱偷偷送到主管官员任命的人家中。

无巧不成书，正好还有个叫郭翰的人，刚被任粤西的横州刺史，可没动身赴任，就得病死了，官印如今还在朝廷上没有发出。那个官员收下了郭七郎的钱，就将这位置给了他，将郭七郎改名为郭翰。

郭七郎受到横州刺史的文书官印，异常高兴，包大又叫来了戏班子，张多保则备了酒席，全都来为七郎庆贺。那一帮闲汉知晓郭七郎得了刺史，都前来贺喜，大吹大擂，喝了一天酒。七郎当日就换上了官服，只感到飘飘然，头重脚轻，连身子也麻木起来。第二天，马上就有一班人来投靠他，甘为爪牙，跟在他身后耀武扬威。

郭七郎忙着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几天之后就择定了回家的日期。临走那日平时同他来往的那些妓女、闲汉全来送行，七郎又赏给了他们不少银子，之后带上原先的几个家人和新投靠他的不少仆人，威风凛凛地上路了。

郭七郎返回到故乡江陵，举目一看，大吃一惊，这一带人烟稀少，满目疮痍，到处都是尸骨和断壁残垣。原来，这里前一阵经历了一场战争，乡中的人口百无一存。郭七郎听到这情况，心里怦怦地狂跳个不停，赶到了自己家门口，只见已是瓦砾一片，那些高房大厦连一间也不见了，母亲、弟弟、妹妹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他慌慌张张地让人四处寻找了两三天时间，才遇到了一邻

居，问明了一些情况，知道弟弟已被杀，妹妹已被抢去不知死活，只剩下老母和一个婢女，寄居在古庙旁的茅屋中。他的家人早逃散了，家产也全抢光，老母同那丫鬟只好给人家做针线度日。七郎万分悲痛，领着从人，找到母亲。母子相见，痛哭一场。七郎擦干了泪，说：“是孩儿不孝，让母亲受苦了。事到现在，悲伤也无益。还好儿子已得了官，母亲放心，以后还有富贵日子的。”他母亲问：“你得到的什么官？”郭七郎十分得意地说：“官职也不小，可是横州刺史。”他母亲一听，顿时惊叫了起来：“哎呀！怎么会得这么大的官？”七郎就将得官的过程又说了一遍，再叫从人取出官服来穿上，向母亲拜了四拜，又命那些家人给老太太磕头，尊称她为太夫人。

他母亲眼见这光景，虽然也欢喜，但又叹了口气，说：“你如果不买这官，多带些钱回来也好。”七郎说：“现在儿子做了官，也不愁没钱！如今做官的家里谁没有千万百万的？甚至连地皮也可以卷了回家。儿子这就同母亲一起去上任，不到一年两年，肯定能重振门户。在儿子身边还有二三千缗，真够现在用的，母亲请不用担心。”

他母亲听了，方才转忧为喜，马上笑逐颜开地说：“多亏得儿子有了前程，真是谢天谢地！如不是你回来，我已经活不了几天了。儿子何时动身上任？”七郎说：“明日就雇个大船上路。”

第二天，郭七郎收拾好行李，雇上一只大船，带着母亲同许多家人，再次神气十足地上路了。一路经过长沙，来到永州。天晚了，他母亲见江边有一个佛寺，说：“今天可在这停船过夜，也好到庙里去烧烧香。”七郎于是就下令停船，船夫将缆绳拴在岸边一棵大榕树上，又在船旁钉上了大木桩。

七郎同母亲到寺庙进香，随从们撑起伞盖跟随着。和尚见

是官员来了，急忙出来迎接、献荣，一打听还是横州刺史，于是更加恭敬，陪着他们四处游玩。那老母一见到佛像就磕头，一直玩到傍晚，他们母子才返船回去了。

黄昏之后，只听见树梢呼呼作响，不久，天昏地暗，风雨大作，众人眼见风势这么大，全都心惊肉跳。艄公本以为风势虽大，但船拴在这么大的树上，牢得如同生根一样，肯定会万无一失。谁料江浪漫过了江岸，土又疏松，风又大，又被这只大船拉着，那大树怎会不倒！众人正在睡梦中，忽听见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那棵大树就不偏不斜，重重地砸倒在了船上。

船上人全惊叫起来，艄公同七郎奔出船舱，用足力气拖住了缆绳，把船头靠了岸边，七郎再次跑回进水的舱中，找到老母，背到岸上。母子二人侥幸保重性命，但船底已被打散，后艄的那些行李还有熟睡的家人奴婢全沉没到水中让江浪卷得无影无踪了。

七郎母子同艄公跑到那庙前叫门，但此时已经是深夜，庙门紧闭，怎么也叫不开。三个人只好穿着湿衣服，捶胸顿足地大声叫苦，老太太则放声大哭，冻得直发抖。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庙门打开了，三个人匆忙走进去，找到昨天的那老和尚。和尚眼见他们浑身是水，全是慌乱沮丧的样子，忙问：“莫非大人遇到盗贼了吗？”七郎就将树倒船毁的事叙述了一遍。

老和尚急忙派几个和尚前往船舱寻找东西，但什么也没找到，就连刺史的官印也没了。和尚们只好把他们在庙里安顿下来，商量了好一阵，才决定到附近的零陵州刺史那里去讲明情况，请他给出个失事的证明，七郎还可以上任。那老和尚与刺史挺熟，马上就派人去了。

七郎的老母不久前在家乡就已遭受到家破人亡的打击，如今哪还能随受这夜的惊吓，进庙后就面色蜡黄，饮食不进，不

到两天，老人家就带着满肚遗恨离开了人间。七郎大哭一场，却无法可施，又同和尚商量，和尚说也没其他的好办法，七郎只好自己到零陵州去哀求那刺史。

那刺史前几天见了那张和尚送到的失事报告，已经知道横州刺史郭翰的船出事是真实情况，等七郎一到，就马上派人去替他安葬老母，还赠给七郎一些盘缠，送他出了门，但七郎上任的证明，他却无权开出，七郎因此成了个身份不明的人。

和尚眼看七郎没了根基，也就渐渐怠慢起他来，不肯让他再住在庙里。七郎想返回故乡，但又无家可归。出了庙，他找了个旅店住下，整天呆呆地发愁，也不知该如何办。刺史给的盘缠渐渐用完了，店主人看他付不出钱，不免摔盆打碗地给他脸色看。七郎说：“我好歹也还是一州之主，也算是一路诸侯，你为何这样对我无礼？”店主人说：“就连皇帝失了势也同样要忍饥挨饿呢，何况你还是个还没上任的官？就是上任了，我们又不是你横州的老百姓，难道该来供养你？”七郎无话可答，眼泪汪汪，只好含羞忍耐。

过了两天，店主人又同他吵闹，七郎说：“我实在没其他办法，请你帮忙指个混口饭吃的路吧。”店主人十分蔑视地说：“像你这样的人，作个烧火棍又长，作个拴门棍又短，郎不郎秀不秀的，要找衣食，先要将那个“官”字放一边，像常人一样出力干活，方可度日，你肯做吗？”

七郎一听让他出力做活，就气愤地说：“我好歹也是一方官员，怎能做这下等的事！”离下店主，又到零陵州刺史那里去求告，结果被刺史数落了个灰头狗脸，有气无力地又返回到了店里。店主人对他说：“你不要在傻了。当今的时势，就是个空名的宰相，也就不值钱了。更何况你只是个空名的刺史？我看本州刺史是不会再去理你了，你想活下去，除非依靠你个

人的力气，挣一口饭吃，别的路没有！”

七郎问：“我干什么好呢？”店主人说：“你想想自己还有什么本事？”七郎想了大半天，说：“我没有别的本事，小时候跟父亲在船上跑江湖，那些当艄拿舵的活，还略懂得些。

“店主人高兴地说：“那好。这里正好有不少来往的船只，但都缺少艄公，我推荐你去，好歹还要吧挣几个钱，也饿不死你。”

七郎没有其他办法，只好依从了。从此，他就在船上给人家当艄公度日，七八年一下来，这个当年的长安富少爷、没上任的横州刺史，就变成了一个与普通水手没两样的粗汉子了。

二十五、崔俊臣重见芙蓉画

元代，有一叫崔俊臣的读书人，家住在江北真州，很富有，又娶了个年轻美貌的娇妻，日子过得挺美满。有一年，朝廷让崔俊臣到浙江永嘉县当县尉，俊臣就带上妻子王氏和仆人，雇了一条大船，将家当行李全装在船上，出发到了永嘉。

那船主是个姓顾的苏州人，在船上还有五六个壮汉，按顾船主说是他兄弟和儿子、侄儿们。俊臣看他们是一家人，也没什么可担心。他与夫人一路上游览风景，异常愉快。

船到苏州，俊臣让船停在一个热闹地方，他同妻子在船上一边观赏那繁荣的市面，一面饮酒作乐。两人喝到高兴时，将箱子里几只名贵的金银酒器全部取出来，摆在桌上，斟上酒痛饮起来。那酒器银光闪闪地很是耀眼这一切。早被船主看到了。这个船主也是个坏蛋，当初看到崔俊臣的行李很沉重，就起了歹心；如今又见了这些酒器，也就更加眼红，就与那些水手小声密议了一阵，到船尾对崔俊臣说：“天如此热，我们将船停到风凉的地方如何？”

当时正好是七月，天气很热，俊臣又多喝了几杯，心情很烦躁，就答应船主找个凉快地方。王氏说：“这里尽管很热，但安全；假若到空旷风凉的地方，晚上肯定不保险。”俊臣说：“这里是内地，船主还是当地人，也不会有什么事的。”就叫船主向旷野地方开去，不久船停泊到了一处芦苇丛旁。

崔俊臣原是江北人，也不知道苏州附近贼寇多。刚到了黄昏，船主同那五六个虎狼般的汉子抡斧提刀，一齐奔向舱中，迎面先将一个家人砍倒。崔俊臣夫妻吓得面色苍白、浑身筛糠，

急忙磕头求饶说：“所有东西都拿去，只求饶命！”那伙人恶狠狠地说：“不仅东西要，性命也要。”举刀就要向他们砍，船主连忙摆摆手，指着王氏说：“你不必慌，我不杀你。其余的人，我全不饶。”崔俊臣料想再难免一死，只好哀求说：“可怜我只是个读书人，留给我个全尸吧，不要砍头。”那伙人说：“也罢，姑且就饶你一刀，赏你个全尸”。船主跨上一步抓起崔俊臣的腰带，将他拉出舱门，“扑通”一声就丢进了水里。

船上的所有仆人们全杀了，王氏放声痛哭，跑出舱门也要跳江，那贼头船主拦住她说：“你先不要怕，我的二儿子还没媳妇，现在他到徽州齐云岩进香去了，回来后就与你成亲。我们是一家人了，你先安心住着，会有你的好处。”

王氏起初害怕那贼来污辱她，只求一死，听他说这话，心想：“这贼们一时半会不会侮辱我，我若现在死了，谁来报这深仇？不如苟且活下来，再寻找机会报仇。”就止住哭泣，对贼头说：“若你饶了我的性命，我就情愿做你儿媳妇。”贼头说：“我是个老实人，从不说假话。你若不信，那我就发个誓。”王氏急忙说：“公公果然有真心，也不用发誓了。”这“公公”二字，将那贼头哄得满心欢喜，连声说：“好，好！这才是一家人所说的话。”

那伙贼将舱中的金银财物全收拾好，将船又移到自己村中停下。从此那贼头也就管王氏叫儿媳，王氏将计就计，假心对他百依百顺，那老贼慢慢地就不提防她了。

度过了一月，正好是中秋节，那老贼让王氏操办酒席，召集船夫大小饮酒赏月，人人喝得烂醉如泥，东倒西歪。王氏想：此时不逃走，还等何时？这时正好船尾靠着岸边，王氏大着胆子极力一跳，跳上岸去，趁着明洁月光，一口气跑了二、

三里路，立住脚四面望望，全都是水，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往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她此时也顾不得了，拔腿奔上小路，路滑草深，十分难走，她只怕贼们追来，拚命地一步一跌地往前走，不敢停脚。东方渐渐发亮了，远远看到前边树林之中有个院落，王氏总算松了口气，说：“谢天谢地，终于有了个人家！”走到眼前一看，原来这是一所寺庙，她不知里边究竟是男僧还是女尼，就躲在一旁观察。

不久，看见一个女童出来挑水，王氏知道这里正是个尼姑庵，心中十分高兴，径直走进去求见院主。女院主问：“小娘子从何处而来？一大早到这里有什么事吗？”王氏不敢说出真情，对院主说：“我是永嘉县崔县尉的小老婆，家在江北真州。我家大娘子十分凶悍，我经常遭她打骂，所以这次崔县尉离任返家，将船泊在前边，我就乘他们熟睡，逃了出来。”

院主说：“如此说来，娘子是不敢回船去了？但你离家又远，又孤单一人，你想怎么办？”王氏说甘愿留下做个尼姑，院主见她举止端庄，肯定不是个惹是生非的人，就留下她当徒弟，并给她剃了发，起法名叫慧圆。

从此之后，王氏就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整日与几个老尼姑在一起读经烧香。王氏精通文字，又天资聪明，在尼姑庵里还不到一月，就通晓了许多佛家经典。她为人又和善，因此院中尼姑都很喜欢她。王氏在庙里住了一年多，忽然有一天，还有两个人来参观佛寺。女院主认出他们是当地人，就留下他俩吃了斋。这两个人也是偶然到寺庙来散步的，身上没带什么东西，回敬寺院，吃了这斋，心中有些过意不去，所以第二日送来了一幅画，画的是芙蓉花。院主谢了，收下画装裱好，挂在庙中。

王氏看到这幅画，大吃了一惊，又仔细看了看，急问院主

这画是哪处来的，院主说：“这是本县的顾阿秀兄弟两人布施的。”王氏又问：“他俩是做什么的？”院主说：“原是个船户，近来不知为何发了起来，听人说他们抢劫了客人，不知是真是假。”王氏问明后，就记住了顾阿秀这个名字，在那幅画的下边写了一首诗，暗暗诉自己的悲惨遭遇，院主看不明白那词的确切含义，自认为王氏偶然写着玩，也没放在心上。

这幅画原来这正是崔县尉画的，就是在船上被顾阿秀那老贼劫去的东西。王氏知道了贼人的踪迹，但恨自己是个弱女子，已做了尼姑，一时无法去申冤，不得不忍耐着。

事有凑巧，苏州城中一个叫郭庆春的人，家中很富，他最好结识官员，也十分喜欢字画。一日，他到寺院游玩，看见了这幅芙蓉画，下边还有题词，字画都美，就对院主说要买下来。院主同王氏商量，王氏心想这幅画留在这里也无益，若是让有心人看出了这字画的含义，追根溯源，或许还能查出贼人，就让院主卖给了他。

当时正有个退休的御史大人，名叫高纳麟，家住在苏州，最好字画。郭庆春想讨好他，就把那幅芙蓉画送了过去。高御史见那画十分精美，叫人收下。客人走之后，他也没看下边的题词，就交给书童，让他挂在书房内慢慢欣赏。

又一日，高公在门口散步，有一人拿着四幅草书过来说要变卖，高公一看字写得确实很好，就问那人：“是谁写的？”那人答道：“是我写的。”高公抬头一看，那人长相不凡，果是一表人才。就问他：“你姓什么？哪里人？”那人禁不住掉下泪来，说：“我叫崔俊臣，家住真州，去年带着家属到永嘉县上任，谁知在船上被人劫掠，贼人将我抛下水，幸亏我生在江边，懂得水性，潜在水中多时，估计贼人走远了，才爬上岸。我财物同妻子都被劫走，身无半文，到官府去告，官府又不当

回事，已经一年多了也没查出贼人的影子，我只好卖字度日。”

高公看他是遭难的县尉，十分可怜他，就将他留下，让他教孙子们识字读书。

这一日，高公领他来到书房中喝酒，崔俊臣一眼看见了墙上的那一幅芙蓉画，脸色顿时蜡黄，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高公惊讶地问：“先生看了这幅画，为什么这样伤心？”崔俊臣哽咽着说：“这画也是我画的，同样也是船上被劫走的东西，也不知高公是如何得到的？”站起身再看那画，只见下边有一首词，愈加惊讶，说：“真是太奇怪！这下边的词正是我妻子王氏作的。”高公问：“你如何知道的？”俊臣流泪道：“她的笔迹我十分熟悉，况且词的意思同样也是苦诉我家不幸的，肯定是她写的无疑。这词是船被劫之后写的，这说明她还活着，也请高大人替小人追查一下这画从哪而来，就明白了。”高公说：“这事先暂且不要泄露，我定要用此画给你申冤报仇。”

第二天，高御史暗中叫仆人将郭庆春请来，问：“你赠送我的那幅芙蓉画是从哪里来的？”郭庆春说：“是在尼姑庵买的。”高公听了，马上又让人到寺院中去仔细查问这幅画的来历。王氏看见是御史府中的人来问这事，知道会有机会能破这起抢劫案了，就让院主对他说真话：“画是本县的阿顾秀先生布施的，画上的词是尼姑慧圆题的。”

仆人将这话回复了高公，高公心想：“只要将慧圆叫来，这事就会有着落了。”于是他同夫人商量好，隔了一日，派管家叫了两个轿夫，抬着一顶轿去了尼姑庵。管家对院主讲：“高府的夫人喜欢读佛经，但苦于没人作伴诵读，现听说贵院的小师父慧圆精通佛经，想请她到我们府中住下，拜她为师父。”

王氏听说高府有人来接，也正想到官家走走，一心想寻机报仇，更何况前日来打听芙蓉画的也正是高府的人，就对院主

讲：“官府来请，怎么能不去？如果推托，惹出事来可就麻烦了。”院主也想巴结官员，就答应了，王氏坐上轿，去了高府。

高公暂且不同她相见，让人将她抬到内宅，去拜见夫人，夫人留她住在房中，高公到其他房里暂住。夫人同王氏谈起佛经，王氏是问一答十，夫人也十分尊敬她。闲谈了一阵，夫人问：“现听小师父口音，似不像本地人。你是从小出家的呢，还是曾有过丈夫，半道出家的？”王氏听了，泪如雨下，回答说：“我是真州人，丈夫为永嘉县尉，名叫崔俊臣。这话我一直没敢对人讲，今天在夫人面前，我想讲出来也没事。”于是就将自己家遭劫的经过述说了一遍，一面说，一面禁不住啼哭不止。

夫人见她哭得十分伤心，气忿忿地说：“这伙强盗把人害成这样，老天肯定不会放过他们的！”王氏又哭诉说：“我已在寺院中住了一年，也不见外边有什么消息，前些日子突然有人送给寺院一幅画，我一看正是船上被劫的东西，就向院主打听那送画人的姓名，说是本县的顾阿秀。我记起我们雇的那只船，船主也正是姓顾的，这强盗不是顾阿秀又会是谁呢？我当时就将船上遭难的意思写了一首词，题于画上。”王氏哭诉了一阵，又对夫人跪拜说：“强盗就在这附近，请地人转告贵相公，替小尼查访，报仇申冤，相公与夫人的恩德我永世不忘！”

夫人说：“既然已有线索，就不难去查访了。你且放宽心，我与相公说就行了。”夫人把王氏的话全告诉了高公，高公兴奋地说：“她说的所有这些，同崔县尉说的相同；崔县尉又识得是妻子的笔迹，由此看来这个慧圆尼姑正是崔县尉的妻子无疑了。请夫人暂且不要对她说破这事，待我慢慢调查一下再说。”

这时，崔俊臣又已多次请高公帮他查访芙蓉画的线索，高公只是说还没结果，也从不提起慧圆尼姑的事。暗中却派人调

查了顾阿秀兄弟的行迹，并且已了解到他们确是强盗。高公很想马上讲穿了，但又怕自己只是个退休的官，去报告官府，官府会不重视，只好先忍耐着等机会。他对夫人说：“崔县尉的事调查得差不太多了，不久就能叫他们夫妻团圆。只是慧圆还是个削发的尼姑，夫妻地人不好相见，你先去劝劝她留起头发，改成俗装之后才好。”

夫人就前去劝王氏留发，王氏不肯，说：“丈夫已先去了，我愿终生做个尼姑。”夫人对她讲：“相公前日已查了，你丈夫大概还活着，这个案子不久就可以查明。”王氏心想强盗们那夜将他扔到江里，他自小就会水，或许也还活着，就依了夫人的话，留起了头发。

不久，朝廷派薛御史来到苏州。这个薛御史原先正是高公的部下，他来到苏州之后，先去拜望高公，高公就将崔县尉的案子交托给了他，连顾阿秀的住址也一并告诉了他，薛御史答应马上去逮捕顾阿秀一伙强盗。

再说顾阿秀，这天正同家里喝酒，一队官兵将他家包围起来，先抓起顾阿秀，其余强盗依次追捕，一个也没跑掉。官兵又将顾家搜查了一遍，所有赃物和强盗们全部押到衙门。

薛御史当堂审问，顾阿秀开始还想抵赖。薛御史将从赃物中所找到的崔县尉的官印拿到他面前，这贼人只能低头认罪。薛御史喝令衙役们先用乱棍打了他们一顿，然后重判了他们死罪，赃物则归还失主，叫来崔县尉照帐收了。

崔俊臣见官印、赃物已追了回来，但没有妻子的下落，又放声痛哭了起来，心想：“官印如今还在，现在还能去上任，既然找不到妻子，留在这里也再无益。”于是，他辞谢了高公，就要去永嘉县上任。高公说：“上任也是件美事，但你没妻子，怎么好独去？待我给你说个媒，你再带上新娘同去也不迟。”

崔俊臣说：“我遭如此大难，不知妻子死活，但依据芙蓉画上的题词，想必她还活着，哪能另娶？”

第二日，高公设宴为崔俊臣饯行，邀请了苏州的一些官吏。高公举杯对众人讲：“老夫今日且让崔县尉夫妻团圆。”众人都不知高公的意思，崔俊臣更加觉得奇怪。只见高公传令后堂，请夫人让慧圆出来。崔俊臣还以为高公要硬让他娶哪位姑娘，既惊又呆，在梦里也不知道妻子叫慧圆。

到了此时，夫人对王氏方说明了后果前因，并且说高公要让她同丈夫团圆，一同去上任。王氏如梦方醒，万分感激高公夫妇的大恩大德，随夫人去见丈夫。崔县尉一看正是自己的妻子王氏，既感动又喜悦，跪在地上再三向高公夫妇磕头，然后夫妻二人抱头痛哭了一场。

众官员看了同样十分感慨，议论纷纷。

高公让家童把那幅芙蓉画拿来，对众人道：“各位要知道这事，只要看看这幅画就明白了。”众人都争相去看，却看不出里边有啥缘故。高公就将得到这幅画、留崔县尉在家、把慧圆请来、调查强盗的过程全讲给大伙听。崔、王二人听了，又哭着向高公跪拜了一回，在场的人没有不称赞高公美德的。

第二日，高公送归他们上路，赠给了他们许多盘费，崔俊臣夫妻十分感谢高公的大恩大德，不堪分离，一步一回头地哭泣着分开了。

二十六、守财奴到头一场空

在宋代曹州的曹南村周家庄有一秀才名叫周荣祖，先祖给他留下许多的金银珠宝，家中只有妻子张氏同年幼的儿子长寿，一家三口还有一些奴仆丫鬟，小日子过得十分美满。

周秀才读了很多书，学问长进不小。这一年，到了考期，他就要上京去应试，但家中里里外外舍由他一人掌管，又舍不得年幼的儿子和年轻貌美的妻子，所以两口子商量好，把祖上留下的一碇碇的金银，在园子后边的土墙上挖了一个坑，埋在里边，周秀才身上只带些零碎的银子，同妻儿一起上路，家里的房屋宅基只留下一个奴仆看守。

曹州有个穷光蛋贾仁，是个光棍，过着衣难遮体、食不饱肚的生活，每天依靠给人家干些脱坯打墙、担水运柴的杂活打发生活，晚上就在破窑中安身，人都叫他“穷贾儿”。

“穷贾儿”这人性格也挺古怪，看到别人家富有，日子过得滋润，心里总难服气，常常恨恨地说：“都是十月怀胎，父母养的，为什么我偏偏这样穷苦！”这一日，贾仁从窑洞里走了出来，搓了搓眼睛，伸了几个懒腰，想到街上找个人家干点杂活好混口饭吃。也恰好周荣祖秀才家的奴仆，因主人进京应考，长久没回来，他在家里也无法生活下去，晚上又让贼把家里的东西偷了个精光，现在也已无东西可卖，只有后园的一段旧墙无用，就想将那些泥坯卖了，以弄点钱打发日子。那奴仆在街上看到贾仁，也知道他常给人家挑土打墙，就让他把那段墙坯卖了个人家。贾仁说正好也有户人家垒墙要泥坯，于是那仆人同贾仁讲好了价钱，也就随他自掘自挑。

贾仁找来镢头、铁锹、土筐工具，就动起手来。刚扒一半，只见墙脚的泥土直往下掉，下边好像是空的。他挖开泥土，下面是片石板，再撬开石板，下边有一个石槽，满槽子全是成块成锭的金银。贾仁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擦了擦眼，再看，又没错！他还以为自己在梦中，用手指甲掐掐肉皮，痛，也不是做梦！贾仁一阵心惊肉跳、欣喜万分之后，慌忙将金银放满一土筐，上边再用泥土盖上，剩下的还用石板、泥土盖好。他挑起土筐，好似脚底生风，径直挑到窑洞里，将金银埋好，再来挑第二批，真是神不知鬼不晓。这样一连运了有一两天，石槽中的金银才运完。

贾仁也是个有心计的人，不敢去冒富，他先用一些小块银子买了一房子住下，然后将窑里埋的全搬过去，安顿停当，然后假装再做些小买卖，让人看着觉得他是慢慢才富起来的。这样不几年，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盖起了一大片的高房宽屋，并开起了典当行、粉坊、磨坊、油坊、酒坊等，还有车，又有船。这时候，再没人叫他“穷贾儿”了，都称他“贾员外”。

但贾仁生性小气吝啬，尽管这样天大的家产，但一分一文也不舍得花。他聘了一位记帐先生叫陈德甫，在当铺中管帐。他对陈德甫说：“如今我空有如此大的家产，但没有人继承。你如在街上遇到了卖小孩的或者肯过继的，不管男孩女孩，给我找一个来，也好叫我们两口子心中踏实。”原来这贾仁娶妻多年，妻子也没生个一男半女，陈德甫答应下来了，并又告诉酒店的小二，让他也帮着打听点儿。

且说秀才周荣祖，考试没考中，就带着妻子儿子返回家。只见家里的东西全被人偷光了，只有一所空房子，他并不在乎，去后园墙下找那埋藏的金银。谁知到那里一看，墙也没了，只

剩下一个空石槽。周秀才发了一回呆，心想也没办法，索性将那所房子也卖了，一家三口又到洛阳去投奔亲戚，但到了洛阳一问，那家亲戚不知搬到哪儿去了，三口人只好又回到曹南村。进村那天正好赶上连日下雪，三口人还穿着单衣，身上的盘缠也早就用完了，没法再往前走。妻子张氏说：“又饿又冷，没法走了，先找个地方避避雪、暖和暖和吧。”三口人就来到了一个酒店里。

店小二问：“你们是来喝酒的吗？”秀才回答不是。店小二又问：“那不喝酒到这里干啥？”秀才就将自己的苦处讲给小二听。三口人全冻得发抖，嘴唇青紫，店小二也十分可怜起他们来，将供财神的三杯酒让他们每人喝了一杯，说：“看你如此艰难，不如将孩子卖给人家，省得这样跟着大人挨饿忍冻的。”秀才沉吟了半天，说：“也只有这条路了。”秀才妻子也哽咽痛苦说：“只要人家能养活这孩子，送给了人家，也总比冻死饿死强。”小二说：“我们这里正好有个大财主，无儿无女，正想找一个小孩。你们先在店中坐着，我去叫个人来，说一说这事。”小二就将陈德甫叫来了。秀才同陈德甫相见后，讲明了自己要卖孩子的原因，陈德甫就带上他们一家三口去拜见贾员外。

贾员外见长寿这孩子生得又俊，人也机灵，非常高兴，就对陈德甫讲：“这孩子我要了，只不过，要立一个文书，这样写：立文书人谁，因无衣食，情愿将亲儿某某，过继给财主贾老员外为儿。”陈德甫说：“写员外就足够了，还加‘财主’两个字做什么？”贾员外板着脸道：“我不是财主，难道还是窜汉？”陈德甫明白了有钱人的心理，就顺着他说：“好，好！写上，写上。”贾员外又说：“另外还有一条最要紧，后面还必须写上‘立约之后，谁要后悔，必罚一千贯钱给不反悔的人’”

用’。”

陈德甫按照他说的写完了，又十分不解地问：“您花这么多钱买孩子，难道不写上？”贾员外说：“这你不用管，只按我说的写就行了。我财主的脾气你还不了解？我指甲里弹出来的东西，他秀才也吃下了，随他要多少吧。”陈德甫出来对秀才讲了贾仁的话，秀才问：“怎么连正经的卖价不写上，却写罚钱？”陈德甫就照实回答他：“员外说，他连指甲里弹出来的也够你用的，我想亏不了你。”周秀才是个书呆子，就同意了他这样写，他怎知道这是贾仁设的圈套。

周秀才也就在文书上签字画押，陈德甫再拿去交给贾员外收下。贾员外将长寿领给老婆看，贾婆对长寿讲：“今后有人问你姓什么，你就讲姓贾。”长寿这时已七岁了，能听懂话，摇头说：“不，我姓周！”贾婆说：“好儿子，明天我做花棉袄穿。如有人问你，你只说姓贾。”长寿还是摇头：“就是做大红袍给我穿，我还是姓周。”

员外听长寿如此说，心里就有些不高兴，动不动不去打发周秀才走，陈德甫来催，员外说：“他将儿子留在我这里，走就是了。”德甫道：“但你还没给他卖小孩的钱，他怎能走？”员外装着不明白他的意思，说：“什么钱？随便他给我多少都行。”陈德甫慌了，忙说：“请员外不要说笑话。他因没有钱，才卖小孩，怎么倒向他要钱？”贾仁满脸正经地说：“他无法养活孩子，才过继给我的，如此孩子得在我家吃饭，我不向他要钱，也就便宜他了！反正已立下了文书，也不怕他不肯！他若反悔，叫他拿一千贯来，领孩子走。”

如今陈德甫这个中间人可作难了，近乎用哀求的口气对贾仁说：“员外最好还是给他钱，打发他走，才是个正理。”贾仁摆出很慷慨的样子，说：“陈德甫，我看你的面子上，给他

一贯钱。”陈德甫说：“这样好的一个孩子，怎能只值一贯钱？”贾仁瞪起了眼珠：“你这穷人，怎么倒将钱看得这样容易？我这富人，花了一贯钱如同挑了一根筋！”陈德甫又再三央求，贾仁就是不加。

陈德甫只好拿着一贯钱去见秀才。秀才娘子见了哭着说：“我将孩子养这么大，怎么只花一贯钱？就算是个泥娃娃，一贯钱也买不去！”陈德甫又将秀才娘子的话转告给贾仁，贾仁说：“泥娃娃还不会吃饭呢！俗话说的好，有钱不买张嘴货。既然你陈德甫再主情，我再添一贯，不再添了。”陈德甫还要再说什么，员外十分生气地说：“你无论说什么，我是坚决不会再添了！你有钱，你就给他去。”

陈德甫没办法，只好对员外说：“在我工钱中扣两贯，凑成四贯，先打发他走吧。”贾仁十分得意地说：“你两贯，我两贯，那孩子是谁的？”陈德甫说：“当然是员外的。”贾仁啧啧说，“啧啧！你出了一半的钱，孩子归我，你是个好人。”说完，还笑逐颜开地拍了拍陈德甫的肩。

陈德甫拿着四贯钱去交给周秀才，对他说：“这个贾员外，可真是个吝啬鬼、铁公鸡！他只给你两贯钱，再也不肯添了。我用了自己的两个月工钱，凑成四贯，送给先生。你儿子也算是落到了一个富人家中，先生就不要计较钱了吧。”秀才说：“哪能还让先生你出钱？”德甫忙摆摆手说：“不用客气，只要今后还记得我陈德甫的名字就可以了。”秀才忙说：“先生的恩德，小生怎敢忘记！”让陈德甫喊出长寿来，一家三口，抱头痛哭一阵，陈德甫哄住了小孩，秀才夫妇方才一步一回头地抹着泪花走了。

如今贾仁花了两贯钱买了一个小孩，十分高兴，从此就叫孩子为贾长寿，不许任何人在孩子面前提起以前的事，也不许

秀才通任向消息。那长寿长大之后，把小时候的事全忘了，只认贾员外作他的父亲。

这个长寿同贾员外大不一样：员外半文钱也不舍得用，他却大方得很，将银子看得像土块一般。人都因为他有钱，能花钱，称他“钱舍”。

这一年，贾员外的老婆死了，贾员外也因此一病不起，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了。长寿就到东岳庙去烧香，让神灵保佑他父亲。这天正好赶上庙会，店上的人也很多，傍晚时，贾长寿想寻找个廊下干净的地方先住下，但已有一对讨饭模样的夫妇住在了那里。

这对讨饭的可不是别人，正好是长寿的亲父母——周秀才夫妇，夫妻俩在卖了儿子以后，十多年以要饭为生，想去贾家去打听儿子的消息，路过这里，所以住在了庙里。长寿早已没了父母的印象，让家童赶他们走开。因此家童向秀才喝道：“穷鬼，快走开，让我们住！”周秀才问：“你们是谁，让我走开？”家童上前对秀才的胸口就是一拳，说：“钱舍难道你们也不认得？还问什么人！”秀才说：“刚才我已问了庙官，是他让我住这里的。”长寿见他不愿离开，喝叫家童再打他，两个人就厮打在一处，庙官出来问：“什么人敢在这里无礼？？家童这才放开周秀才，说：“俺家钱舍想在这里休息，这穷鬼不肯让开。庙官，我们有钱，送给你一贯，借你这里歇着。”和尚听说有钱，就让秀才夫妇离开。秀才没法，只好走开。第二日，长寿烧完香又回到家里，贾员外已死了。从此，长寿就做了小员外，掌管家业。

周秀才来到了曹南村，正好遇到当年的陈德甫，二人叙了旧情，陈德甫十分兴奋地说：“你儿子如今已长大成人，老员外死了，他做了小员外，继承了全部家业。他为人大方、仗义

疏财，可不像老贾员那样吝啬刻薄。”说完，就领秀才夫妇去看长寿。

陈德甫先找到长寿，将他的身世一五一十地告诉他。长寿虽已多年没听人提起过，但也还隐约记得些幼年的事情，急忙去拜爹娘。长寿看见了秀才夫妇，心中大吃一惊，正好是前几天在庙里所打的那个人，周秀才此时也认出了长寿就是庙中的那个钱舍，不由得生出万千感慨。长寿急忙跪伏在地上，说：“孩儿当时不识爹娘，罪该万死！望爹娘恕罪！”眼泪早已扑嗒扑嗒地下来了。说着就拿出一匣子金银送给爹娘，说：“这算是儿子赔罪的钱吧。”秀才夫妇也早已哭也了泪人，扶起长寿说：“自己一家人，还赔什么礼？”长寿急忙又跪下说：“若爹娘不收下，儿子心里难安。”秀才只得收下。

周秀才打开匣子一看，大吃一惊，银锭上全刻着“周奉记”三个字。秀才这才惊异地对陈德甫说：“这银子不全是我家的吗？我祖父名周奉，此字是他当年刻下的。我去进京考试那年，亲手将银子藏在后园墙下的石槽里，但回来后竟一点儿也没有了！”陈德甫说：“贾仁原来是个大穷鬼，给人脱坯垒墙，但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就暴富了，想必是被他挖去了。难怪这个守财奴竟一文也不舍得花，原来他只是替你看守着！这不，还是物归原主了！”

周秀才从匣中取出来两锭银子，送给陈德甫，谢他当年的两贯之恩，陈德甫推辞不了，不得不收下了。周秀才还想着当年卖孩子时，店小二送给的三杯酒，让人将小二叫来，也赠给了他一锭银子。秀才又将匣中剩下的金银全分给那些贫困的邻居。长寿将父母接到家里安顿好，一家三口又团聚在一起，重新过起了好日子。

二十七、十三郎五岁见天子

在宋神宗时期，有一大臣叫王韶，后人尊称他为襄敏公，全家居京都开封。一年元宵节，因为当时正好是国泰民安、万民乐业的太平时代，所以千家万户都点花灯，庆贺节日。十五这晚，皓月当空，各种各样的花灯互相辉映，十分壮观，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到处热闹非凡。

王襄敏全家老少，全都打扮得整整齐齐，奴仆婢女也背着小孩、护着女眷，到街上去看灯游玩。襄敏公最幼小的儿子名南陔(g i)，排行十三，刚好五岁。这孩子聪明乖巧，长相很帅，非常讨人喜爱。王襄敏夫妇十分珍爱他，特意吩咐家人王吉，注意小心背着十三郎。十三郎头戴帽子，那上边有豆大的珍珠和宝石，装饰得十分耀眼夺目，不知值多少钱，因此夫人再三叮咛王吉要看好这顶帽子。

王吉背着十三郎，狠命挤到宣德门前，正好神宗皇帝登上门楼，楼上灯水辉煌、钟鼓齐响，楼下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王吉背着这小公子在人群中钻来挤去，腿也酸了，腰也软了，肩膀也麻了，累得直喘粗气。但过了一会儿，不知怎么搞的，王吉只觉得身上轻松了好多，他伸了伸腰，活动活动腿，感到异常舒服，就对楼上皇帝的龙颜呆呆地看。一直到皇上下楼去了，王吉一回神，猛然想起小公子，一摸背，早不见了，再四下里张望，也全无公子的影子。这下可吓坏了！可急得个王吉脸色煞白，用尽全力向人群外挤，直累得骨软筋麻，好不容易挤到人稀的地方。

他看见王家府中的一大群仆人，就慌张地问：“你们看见

小公子了吗？”仆人们说：“小衙内不是你背着，怎么问我们？”王吉更加慌了，说：“刚才人实在太挤了，也不知谁从我背上接走了。或许可能是咱府中的弟兄，见我费力，就替我背着。难道你们都没见到？”府中的人全惊慌起来，指责王吉说：“你究竟是怎么搞的，为何不小心？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快分头去找！”

十来个人同王吉又挤进人群，四处狂呼乱叫，但在这喧闹的人海之中，这些人喉咙都喊哑了，眼都看花了，也找不到小公子。找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聚在一起，你问我、我看你，都慌作一团，一个说：“或许被谁抱回家去了。”一个说：“我们全在这里，谁抱他回去？”王吉说：“快到家报告夫人再说。”一个老家人说：“一定不会在家里。他帽子上的东西是那么耀眼，肯定是被歹人连人一起偷去了。我们先不要惊动夫人，还是先去禀报相公，趁早派人捉拿盗贼吧。”

王家府中的人全奔回家，襄敏公见到他们如此惊慌的样子，问：“你们才去了不久，为何都跑回来了？这样惊慌失措的，难道出了什么事？”众人忙将王吉在人丛中丢了小公子的事讲了一遍。王吉跪伏在地上，只是叩头。襄敏公却毫不在意，笑着说：“何必要这样着急？他自然会回来的。”众人说：“小公子肯定是被歹人拐走了，怎么会回来？相公还是让开封府官吏赶快追捕吧！”襄敏公摇摇头说：“不必。”众人见如此火急的事，襄敏公却看得十分平常，一点也不动声色，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只好硬着头皮报告了夫人。

夫人听了之后，差点儿昏过去，马上含着泪找丈夫商量。襄敏公说：“要是其他儿子丢了，是应该急忙去找。现在是十三郎，他肯定会自己回来的，也不必忧虑。”夫人抽泣着说：“虽然他聪明伶俐，但也只不过是四五岁的孩子，在如此多

的人当中丢失了，怎么会自己回来？”奶妈们也讲：“听说那些歹人将小孩拐去后，有砍掉脚的，还有弄瞎眼的，千方百计将孩子弄残疾，装成叫花子来讨钱。老爷还是赶快想主意吧，假若不急速去找，恐怕小衙内会遭到毒手。”说着都哭泣不止。夫人见王襄敏还中是摆头，急得直哭，说：“如此活蹦乱跳的一个孩子丢失了，你怎么也不当回事？”襄敏公劝她说：“你不要性急，全包在我身上，我还你的十三郎就是了。”夫人哪里肯听，丢下丈夫，自己去召集全部家人、奶妈，让他们统统出府去找小公子。

且说这天晚上，南陔在王吉背上正看着拥挤喧哗的人群，突然有个人挤到王吉身边，轻轻伸手将孩子接了过去。王吉也没觉察，南陔看热闹看得也眼花缭乱，不知不觉被那人背在身上，就在人群里乱挤了一气。南陔过了一阵，觉得不对劲，忙叫：“王吉！你为什么乱走？”那人也不讲话，低着头只顾走。南陔仔细一看，那人可不是王吉，他年纪虽小，但心里却明白，知道是贼人要将他拐走，想喊叫。可周围又没认识的人，就想：“这个人肯定想要我的帽子。我先将帽子藏好，不怕他会对我怎么样。”因此把帽子藏到袖中，也就不说话，也不惊慌，任由那贼人背着走。

那贼把南陔背到了东华门，南陔看见前面过来四五顶轿子，知道轿中肯定会有官员贵人，待轿子到跟前，就伸手抓住了轿子，大叫：“有贼！有贼！救人！救人！”那贼听他如此叫，吓了一跳，恐怕被人捉住了，赶忙扔下南陔，钻进人群中去了。

轿中人听见孩子的叫喊，也掀开轿帘一看，见是一个可爱的男孩，就忙下了轿，抱起他问长问短。南陔讲了事情经过，那人看这孩子说话响亮明快，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挺逗人喜

爱的，就摸他的头说：“乖乖，你不用怕，走跟我去玩。”将他抱到轿中，放在自己膝上，进了皇宫。

那个轿中人正好是皇宫里的中大人，也就是太监总管。皇帝要从宣德楼回宫，这四五个大太监预先返回宫中摆宴等候，在路上听到南陔叫喊，就将他带进了宫中。中大人很喜欢小孩，叫随从领他来自己房中，送给他果品哄他玩，让他不用害怕。

第二日一早，四五个中大人全来到皇上面前，跪下禀道：“万岁爷，小的们昨日观灯回来，在东华门捡到一个男孩儿，领进宫来。这可是万岁爷就要得龙子的好兆头，小的们不胜欢喜，特前来报告。但也不知是谁家的上孩，不敢随便处理这事，特请皇上指示。”

神宋这时还没儿子，也正在为这事心烦，听说捡到一个小男孩，觉得真的是个好兆头，就让把那小孩带过来看看。中大人回去，将小孩抱起来，对他说：“现在皇上要见你，你不要害怕。”南陔听说要他去拜见皇上，不慌不忙，从袖子中拿出自己的宝石帽就戴在头上，跟着中大人去了。

这小孩子尽管不懂礼节，见了皇上，但也会作揖磕头，一点也不怯场，皇上看了笑得前仰后合也十分欢喜，问：“小家伙，你是谁的儿子？知道自己姓什么吗？”南陔站起身答道：“小儿姓王，是臣王韶的小儿子。”神宗见他声音尖亮、说话得体，甚是惊异，又问：“你为何到了这里？”南陔又朗声回答：“昨日观灯，儿因为想瞻仰圣容，混乱中被贼偷到东华门，看见了皇家的轿子，我就大呼救命，那贼吓跑了，中大人就将我带到这里。”

神宗对中大人说：“这孩子实在聪明，王韶真是有福气！他家如找不到孩子，一定很惊慌，朕想把他送回去，只可惜还没有抓到那贼人。”南陔听了，说：“皇下要查那贼不难我母

亲在我帽子上插了一根带有针的彩线，昨天窗里，我把它取下来，偷偷缝在那贼的内衣领上，做了一个记号。陛下要查那贼，只需派人查衣领上有彩线的，就肯定能捉到他。”

神宗大惊产：“真太奇了！这么小年纪，却有这样的大见识！朕要捉不到那贼人，就会连这孩子也就不如。朕一定要先捉拿到贼人，再送你回家。”又命人请皇后来，对她说：“你替朕看养几天这个孩子，也好做个得子的征兆。”皇后领南陔去了宫中，神宗就马上写密旨给开封府大尹，限期让他捕捉那贼。

开封府大尹接到密旨，也不敢怠慢，马上叫来巡捕，吩咐说：“现在接到了密旨，限定我们三天内解拿到元宵节作案的那贼人，你们立刻去办。”接着就小声对他们讲了衣领上有彩线记号的事，并让他们不要声张，要秘密查访。

原来元宵节晚上窃南陔的那贼名叫“雕儿手”，他们一伙共有十-几个人，是专门趁热闹日节在人群里作案的。当时，雕儿手是在王府门口偷看，只见小公子被背了出来，头上珍珠宝石亮闪闪的，就一路跟了过去，并趁乱挤乱嚷的时候偷走了南陔。直到后来南陔叫嚷起来，雕儿手一时慌忙，丢下就跑，也不知衣领上给作上了记号。雕儿手逃脱后，空手去见同伙，说了没有得手的原因，众贼说：“你要孩子来干什么？拿了他的珠帽来不就可以了？”那贼说：“他一身衣服上也有许多珠宝，手脚上都有金镯子，还有，将这孩子卖了，好歹也值两贯钱。因此，我不舍得放了他。”众贼笑他说：“你是雕儿手，真是贪多嚼不烂，什么也没有雕来。幸得没出事，喝酒去！”于是，这伙人来到街上，一个人请一天客，在各家酒楼中大吃大喝起来。

这日，那伙贼正是在玉津园旁边的一个酒店中猜拳行令。

巡捕李云听见里面大呼小叫，进门一看，看见这伙人举止可疑，就悄没声地依次把他们看了一遍，只见其中一个衣领上正挂着一个一寸来长的彩线头。李云走出门一招呼，几十个巡捕马上走了过来。李云指着中人说：“贼就在这里头动手吧！”众巡捕全拥进酒店，转眼工夫就将十几个贼全捆了起来。

那伙贼被押进开封府见大尹。大尹升堂一审，见一个贼衣领上果有彩线头，就喝令用刑拷打，命他们从实招供。那些贼还不肯招，都大叫大嚷：“有何证据，说我们是贼？”大尹冷笑一声，指着他衣领上有彩线的贼喝问：“你身上为何有段彩线头？”那贼也不知怎么回事，只是信口胡说，大尹笑着说：“你们这个恶贼，却遭个小孩子算计了。你可记得元宵节夜中在轿边喊救人的小孩子吗？你身上已被他作了记号，还想抵赖！”那贼人听之后，吓得面如土色，只得讲了实情。其他贼见他招供了，也无法抵赖，只好招供。原来这是一伙惯偷，他们四处流窜，还贩卖过妇女小孩，伤害性命，罪大恶极。他们作恶多年，但从没露过马脚，想不到会在今年元宵节载在了一个小孩手中，个个都哀叹死罪难逃。

大尹写奏章上报了神宗，神宗看了之后，知道已将那伙贼人全都抓到，高兴地笑着说：“这小孩子的办法果然很妙！”于是下令开封府马上把那伙贼全部法办。

再说，那天皇后将南陔领到宫中，仔细询问他的来历，十三郎对答如流，说话响亮清晰，就如在自己家里一样，喜得皇后心花怒放，将他抱在自己膝上，叫宫女给他梳头洗脸，打扮一新。妃子们也听说皇上给皇后送来了一个小孩，都来到娘娘西宫，看到是一个眉清目秀、乖巧伶俐的小孩，都高兴地逗着他玩，急着拿出自己的珠宝玩物给南陔作见面礼。那些东西全塞到他袖子里，袖子中装不下，皇后就叫一个老妈子替他收好，

又让妃子们领他到各宫中去玩。一连几天，各宫的妃子们将十三郎你抱过来，我接过去，好不热闹快活。

十三郎就这样在皇宫中住了十来天。皇上怕他家中焦急忙乱，就传旨让十五晚上抱他进宫的那个中大人护送他马上回家，皇上还赐给南陔一个金犀牛，算是压惊。皇后还有些不舍得那孩子，抱在怀中好一会儿也不忍分手，又把宫中赐给的那些宝物，装到一个匣子里，交给中大人。中大人就带上圣旨、孩子和匣子，一同去了王襄敏家。

且说王襄敏家，自打十五晚上丢了十三郎，全家上下除了襄敏公，没有不忧愁哭泣的。这一天，大家正在唉声叹气，突然门以来报，说中大人正在门口宣读圣旨，襄敏公马上出门迎接，只见中大人抱着一个孩子，再仔细一看竟然是儿子，也不由得笑了起来。众家人看见了小公子，先是吃了一惊，随后都高兴得手舞足蹈，泪水纵流。中大人喝道：“王韶听旨。”王襄敏跪听了圣旨，叩谢皇恩，然后再起身，同中大人叙了礼，请他来到堂上坐下。中大人笑嘻嘻地说：“王大人如要知道儿子丢失后的情况，只需这案卷就明白了。”说着从袖子中取出一卷文书来，就交给王襄敏。襄敏公接过——看，原是开封府审讯盗贼的案卷。襄敏公看了一遍，既是欢喜，又是感慨，对中大人说：“这小孩子竟如此惊动天子，让老臣粉身碎骨也难报些龙恩万一。中大人笑道：“那贼人可是十三郎自己捉到的，没有麻烦圣上。”说着又将宫中赐给同陔的珍珠、金银、宝物转交给襄敏公，那些东西都散放在堂上，光彩夺目，价值百万。中大人又抚摸着南陔的头说：“哥儿，这够你买果子吃的了。

“襄敏公赶忙叩头谢恩。

送走了中大人，王府全家都欢庆一堂，笑声连连。王公说：“我让你们不要慌，这不，我十三儿又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

许多皇上的恩赐，又将贼人抓到了。有如此聪明的儿子，你们明白我当初为啥不着急的内情吧？”大家齐声说道：“还是相公的见识高，真是知子莫若父啊！”说完又是一阵欢笑。

南陔后取名叫王案，高中进士，做了大官。

二十八、赵县君假意送黄柑

南宋时候，有人名叫吴约，官职为宣教郎，人称吴宣教。他家中很富，又久在南方做官，珠翠之物更是不少。在任期满以后，他就带了大笔钱财，来到南宋的国都临安，在京城找了个客店住下，准备花钱再弄个大官做做。吴宣教到了临安之后，时常进入妓院，花大把银子，又衣冠楚楚的，很令人注意。客店对门外一个小宅院，吴宣教来后不久，宅院门口就张挂起了青布帘子，帘内经常有个少妇站在那里，看着街上的人做买卖。吴宣教不免留心观察，时常听到那少妇娇声娇气地说话，却看不见她是个何模样。吴宣教听得心中冲动，恨不能马上走过去揭开帘子看看。

那帘内的少妇偶尔还唱上一两句，嗓音美妙动听，如百灵一般。宣教听了，魂灵早飞入帘入，痴痴地叹气说：“竟想不到世间会有这样的妙人儿，再听她的歌喉，也知模样肯定很俊俏，但是没法子见一见她！”

这日，吴宣教正靠在门口呆呆地坐着看那帘内，有个人挑有两篮黄柑子打店门口经过。宣教问：“你用柑子赌博吗？”那人说：“也好吧，我正想赌几个钱用呢。”宣教赌了两三个时辰，一算，竟输了一万个铜钱，羞得满脸通红，恨恨地说：“真倒霉！毁了我十千钱，竟一个柑子也没弄进口。”想再去赌，又恐怕白扔钱，要停住手，输了这么多，还不肯甘心。正在烦恼焦躁，忽见一青衣童子，手捧着个盒子，向店门口走来，对宣教道：“官人，请找个地方对你说句话。”吴宣教不知他有什么事，将他领到一边，小童把盒子交给宣教，说：“这正

是我家县君(古时对富贵人家的妇女的尊称)赠送您用的。”

宣教不知发生怎么回事，怀疑他是否送错了人，打开盒盖一看，原来是十多个黄柑子，问：“你家县君是什么人？与我素不相识，因何忽地送这柑子？”小童指着对门讲道：“就是对门赵大夫的小妾。刚才她呆在帘内看见您输了这么多钱，也没赚到一个，因而连她也过意不去，所以专门叫我把家里的几个柑子送给您。县君说，很可惜只余这几个，请官人不要嫌少。”

宣教也是喜出望外，忙说：“感谢县君一番美意。你家赵大夫在哪里？”小童说：“大夫到南京去了，已有两个月还没回来，不知什么时候到家。”宣教听了，心中美美地想：“这小娘子有这份美意，更何况她丈夫也不在家，真是天赐良机！我一定有好事了！”就欢天喜地捧着盒子走进房里，将柑子收好，取出一两银子赏给了小童，又打箱子里拿出两匹四川彩锦来，对小童说：“我在此多谢县君送给柑子，旅途中没什么回赠，这两匹粗锦，聊表小人寸心，恭请县君笑纳。”小童接过来，就走进对门去了。

不久，小童又将彩锦送了回来，说：“县君讲，区区几个柑子并不要紧，还要您如此重谢？决不敢收。”宣教说：“县君假若不收，那就是羞死小生了！那黄柑子我也就不敢领了。你回去对县君如此说，她肯定会收下的。”小童只好又回到了对门，再没见他出来，吴宣教心想县君肯定是收下了，也就满心欢喜地等着下一步。

第二日，那小童果然又捧来几盘精美的小菜走进店，对宣教说：“县君多谢你的彩锦。恐怕此客店没什么可口的饭菜，她就亲手做了几个送来给您下酒。”宣教心中美滋滋的，心想，县君有如此知趣，肯定对我有意了，我要想办法赶快将她弄到手。这个童子肯定是那小娘子身边信得过的人我要靠他与县君

勾搭，千万不能怠慢了这个小家伙。因此，他就在店中摆起鱼肉果品，要同小童喝酒。

小童说：“小人只是赵家的奴仆，不敢同官人同坐喝酒。”宣教拉着他手坐下说：“好兄弟，你可是县君的心腹人儿，我哪能拿奴仆看你？你放心喝吧。”喝了一阵，小童要走，宣教又取出一些珍珠翠玉请他带回去，答谢县君的好意。

隔了日，小童又来了，宣教也依旧请他喝酒。着喝着，宣教慢慢问起县君年龄，小童说二十三岁，问县君的长相，小童说如同天仙一般。宣教心中更痒了，装得喝醉了说：“小……小兄弟，我真想见见县君，行……行不？”小童说：“这个嘛，也不知她肯不肯，但我可以帮你去问问。”宣教高兴得连装醉也早忘了，跳起来马上取出一把银子，塞在小童手里，连声说：“我的好兄弟，你一定要问，一宁要问个仔细明白！”

第二日，小童过来说：“县君说，您真要见的话，见见也无妨。只是非亲非故的，只不过是是个对门，没个好借口，突然相见，恐怕惹人说闲话。”宣教说：“这也是，也是。那这样好吗，我就说我是一个来卖珠子的，如何？”小童笑了笑又说：“让我再去问问县君。”

小童去了一阵，回来说：“县君说可以，但只能在客厅上见见。”宣教就如同得了军令一样，连忙整了整衣帽，拿着珠宝，同小童去了赵家客厅。小童便进去禀报了一声只见县君从从容容地走将出来，如花似玉，亭亭玉立，好似仙女下凡，并且举止端庄。宣教双目盯着县君，浑身酥麻，连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宣教双眼直勾勾地看了一阵，才回转过神说：“多次蒙受县君厚意，小人无报答，只有心感而已。”县君说：“哪里，哪里。”宣教就取出宝珠，捧在手上，说：“听说县君要挑选

珠宝，特地送过来，让您挑选。”说后，又呆呆地站着看她，只希望她伸过手来接。可谁知县君站着不动，而且叫小童接过去，说：“看看再来讲价钱。”只说了这一句话，就转身回去了。

宣教尽管见到了人但没能说上一句调戏打诨的话，心里甚是激动，又是遗憾。他回店来，想着那仙女一样的县君，吧口气说：“不见罢了，这一见，定想死我喽！”这以后，他又以卖珠子为由上对门与县君见了几次面，但县君仍然表情庄严，一笑也没有。宣教一点便宜也没占到，心里更是火燎火烧，整个魂魄全跑到县君那里去了。

吴宣教在临安有个多年相好的妓女，人称丁惜惜。这些日子他只想着盼着县君，把丁惜惜丢在脑后，没到她那里去，丁惜惜就请两个帮闲的汉子去叫宣教。宣教本不肯去，那两个汉子再三说他，将他强拉了去。到了那里，丁惜惜对他百般温存，但宣教却只一心想着县君。他在惜惜家中勉强住了一夜，恐怕丢了同县君勾搭的机会，第二天一大早就溜了回来。

吴宣教在客店中又苦苦地等候了好多日子，突然有一天，小童过来对宣教讲：“明天正好是我家县君的生日，官人既然想与她来往，不妨置办些礼物去祝贺，看起来显得面子上好看。”宣教高兴地说：“我的好兄弟，亏得你告诉我，要不然就错过了这个好机会。”赶忙备下彩帛二匹，还有些时令鲜水果、熟鸡鸭，让家人跟着小童给送了过去，说好明天去登门拜谢。县君又让小童过来推辞了一番，但最后还是将礼物收下了。

第二日，吴宣教收拾整齐，去了赵家。县君较平时妆扮得更迷人漂亮，但只出来对小童说了声“留宣教喝寿酒”，就转身又回内房去了。宣教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知该怎么是好，只顾呆呆地坐着，双眼直勾勾地望着里边。

一会儿，两男仆抬出一桌酒菜，请宣教喝酒。宣教小声问小童：“没人陪我？”小童说：“县君马上就来。”县君果然出来了，说：“今日丈夫不在家，只好由我来陪贵客。”宣教心中大喜，以为这回定能眉来眼去，说说几句挑逗的话了，不料县君却只敬了几杯酒，就起身说：“官人慢慢喝，奴家不便久陪。”吴宣教直恨不能一把将她抱在怀里，但又不敢强留，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进内屋了。

宣教这次又只看了个眼饱，心中十分扫兴，又喝了几杯，就悻悻地溜回店来。这一夜，他整夜失眠，翻来覆去地想：“县君假若是对我无情，怎么会两次三番答应见面，还留下喝酒，并且还出来陪酒？”假若说有情，但从她表情上为何一点也无法看出来？总是没个笑脸儿。”又想，县君也还懂得诗文，为何不给她写首诗，也抒发自己的爱慕之情？因而写了一首长诗，连同十九颗宝珠一起装进一个精制的小匣子中，找到小童，请他送给县君。县君也就写了首诗回赠。宣教仔细揣摩她诗中的含义，越想越觉得她肯定是对自己有情的。

果然不出宣教所料，第二日傍晚，小童忽然笑嘻嘻地跑过来说：“县君请大官人过去讲话。”宣教听了，高兴得跳了起来，暗想，这回她叫人来请我，一定有好事。就追问小童：“县君怎么对你说的？”小童现在卧室里梳洗好了，就叫我悄悄过来请你来她房中相见，千万不可声张。”

宣教此刻心血小涌，万分激动，对小童说：“按你这样说，这回肯定能成好事喽？”小童说：“我看此时也差不多。不过，我家人口众多，这回直到县君卧室去，一定瞒不过这许多人，万一露了馅，该如何是好？”宣教忙问：“那依你说怎么办？”小童说：“常道，有钱能让鬼推磨。世上谁不爱钱？你多给我一些银子，我回去再分给家里那些人。那些人得了钱，就是

撞见你们，也不会说破。”宣教说：“说的有道理。”当即就拿出来二十两碎银子交给小童。小童将银子揣进怀里，说：“我先行一步，安排好了，再来叫你。”吴宣教嘱咐了声：“请你快点儿”，赶忙换好衣服，眼巴巴地等那小童回来。

不久，小童回来说：“我已安排好了。我们可以直接到县君卧室去。”宣教万分欢喜，心都快要跳到嗓子眼儿了。两人走出了客店，进入对门，宣教跟随着小童，拐了几个弯，到了县君内室门口，小童就转身走了。

县君早已站在门口等候了。看见了宣教，满脸笑颜，说道：“请官人到里边坐。”一个丫鬟掀开门窗，宣教随县君走进了屋。县君让丫鬟热酒，自己亲自举杯相陪。宣教喝了几杯，心里七上八下，脸白了又红，红了又白，连筷子也拿倒了，酒杯也握不稳，手脚也忙乱起来。趁丫鬟走出去，他瞅了个空，跪在县君面前，说：“县君可怜我，救我吧！”县君扶起他，说，“先不要性急，待人静后，我也不会让你白来一趟就行了。”

正说着，突然听到外边喧闹，好似有人喊马叫的声音。一个丫鬟匆匆忙忙地撞进屋来，气喘吁吁地说：“大官人回来了！大官人回来了！”县君大惊失色，说：“这该如何是好？快收拾掉桌上的酒席！”宣教也害怕了，说：“我躲在何处？”县君吓得一副晕头转向的样子，拉起宣教的手，指着床底下，说：“出门已经来不及了，你就藏在这里边，不要出声。”宣教看了看房中，实在也没别的地方藏身，没办法不得不钻进了床底，颤抖着趴在里边。

不久，只听见赵大夫正夸大踏步地走进房来，说：“我这一走，在外边呆了好久，家里没什么事吧？”又听见县君牙齿直打架地回答：“家……家……家中没事。你……你……你怎么今天才回来？”赵大说：“家里真没什么？你怎么见了我这

样慌张？”“没……没……没什么事。”赵大夫又询问丫鬟：“县君为何这样啦？”丫鬟说：“果……果……果然没怎……怎的。”宣教在床下着了急，恨不能帮她俩说话。赵大夫迟疑了一会儿，说：“真是奇怪！”县君定一定神，问：“你今天从何处起身？怎么夜中才到家？”赵大夫说：“我离家已多日，不太放心，正好有事到南方去，就顺路回家看看，明天五更就要动身过江。”宣教在床底下听了，又喜又惊，心想，原来他还要离开，真是我的运气。县君又询问丈夫：“吃晚饭了？”赵大夫说：“已在船上吃过了，只要拿热水来洗洗脚就行。”

县君让丫鬟端来一盆热水，大夫就洗起脚来，泼得满地全是水，一直流到床下，吴宣教蹲在里边，见水已流了进来，恐怕弄脏衣服，将衣服东收西扯，不想弄出声音。

这下可坏了，被大夫听到了，说：“奇怪！床底下有声音？是老鼠吧？快拿灯来照照。”丫鬟还没来得及回答，大夫已经穿上鞋到桌上端来灯，对床下一看，不禁圆睁怒目，大吼了一声道：“这是什么鸟人？敢躲在床底下！”县君支支吾吾地说：“可能是一个贼。”赵大夫一手将宣教拖出来，说：“你看！难道还有这样穿戴齐整的贼？原来你刚才这样慌张，是因为你在家养着个奸夫！我才走了多少时间？你竟做出这种丑事！”一巴掌打过去，将县君打得腮上红肿，哀哀地哭泣起来。赵大夫让奴仆们把吴宣教捆了，说：“今晚先将他吊起来，明天再送临安府告官。”

大夫又拿一条绳子把县君了捆起来，说：“你这个不要脸的淫妇，我也不会轻饶了你！”县君只是哭，不敢多说一句话。大夫又说：“可恨！可恨！拿酒来，给我解闷。”丫鬟们急忙热过了酒，大夫一边喝了一边骂，喝了几大杯酒，已不觉睡着了。

县君悄悄对宣教讲：“谁知道事情会这么不巧！假若是去告官，两下都会不好，怎么办呢？”宣教叹气道：“哎！没碰到你一根汗毛，事情已败露了。我这一见官，前途就肯定断送在你这冤家手上了。”县君道：“你先不妨求求他，他正是个心软的人，或许还能放了你。”

大夫不久醒来了，叫道：“小的们，快将这狗贼吊到厢房去！”众人答应了一声，就要动手，宣教急了，急喊道：“请大夫息怒，容小人说一句话。我确实分毫就没碰县君一下，若到官府，罪也不会大，只是我这小官难保而已。望大人高抬贵手饶了我，我愿拿钱来赎罪。”赵大夫冷笑道：“我同样是个官，能用小妾换钱吗？”宣教说：“毁了我这小官，对你也没好处。不如这样，我情愿拿出五千两银子了结这事。”赵大夫喝道：“没这和便宜！你的一个官，我一个妻子，难道就值五千？”宣教见他讲价。”知道有门了，忙满口答应说：“再加一倍，那就一万两吧。”大夫还在摇头，县君在一旁哭诉着说：“我只因买这官人的珍珠，所以约他来讲价，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他一听你来了，吓得急忙钻到了床底。今天送他到官府，我也要出丑，连你的面子也不大好看。请你看在我们夫妻的面上，宽恕了我，也请放了这官人吧。”

大夫冷笑着说：“难道他就没玷污你？”众丫鬟都说，宣教的确没有碰县君一下。大夫沉默了一阵，指着县君说：“为了你的名声，我也只好忍了，算了，算了！”小童忙跑到宣教身边说：“大夫已松口了，快点添钱，了结了此事吧。”宣教说：“钱好说，松绑要紧，手脚全麻木了。”大夫说：“要我饶你，你至少不了拿两万。”

宣教连声说：“好说！好说！两万就是两万。”大夫让给他松了绑，拿过了纸笔来，让他写一人个不愿见官、愿拿二万

银子的字据，还用一条绳子拴着他的脖子了，让几个家人把他押到对门店中，取足了两万银子。此时已是深夜了，宣教手下的人全睡熟了，赵家的那些家人见东西就抢，将宣教带来的东西全抢了个精光，仍将他押到大夫面前。大夫见已给足了钱，指着他头骂道：“真便宜了你这龟孙子！”喝令手下将他打出去。吴宣教只得抱头鼠窜，跑回了店里。

宣教折腾了大半夜，闷闷地倒头便睡，这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晌午才醒过来。他睁开惺忪的双眼，磨蹭出店门，往对门赵家一看，也奇怪！只见那边门也没关，帘子也不放下，一个人也没有。他让家童过去看看，在里面只有空房子，哪里还有个人影，连家具也没一件了。宣教左右邻居打听了，才知道这赵家并不知是从哪里搬来的，也不知在这里住了不久，这房子是租的，并不是他自家的。

宣教如同做了一场恶梦，还以为赵家怕名声坏了才搬的家，心里还惦念着县君那俊俏的模样，也闷闷不乐的，就到丁惜惜家去解愁。丁惜惜笑着将他迎进屋里，说，哟！什么风将你吹来了？”摆了酒来招待他。吴宣教喝了几杯，不住地叹气唉声。丁惜惜问：“你如今有了心上人，把我冷落了这么久，今天到这里，为何这样垂头丧气的？”宣教正求之不得把苦闷讲给人听，就将与县君往来、被她丈夫当场捉住、花钱才脱身的经过仔细说了一遍。

丁惜惜听了拍掌大笑起来：“哎呀呀！你这么大的大笨蛋，落人家的圈套里啦！这事你若早时对我说，就不会吃这么大的亏了。我那年也有一次，几个光棍将我包了去，带到扬州，说是大商人的爱娇，套住了一个少爷，抢了他一千两银子。啥啥！这把戏我也玩过。如今你那可心爱的县君又该不知套哪个傻瓜去了。”

吴宣教这才知晓自己中了美人计，满脸惭愧，悔恨交加。离开了丁惜惜家，他仍不死心，可满城打听，就没有县君那伙人的影子。不几日，他就花光了剩下缺乏个钱，也没法再弄官做了，只好灰溜溜地搭了条小船到老家去了。

二十九、女秀才移花接木

且说四川省成都府绵竹县有个军官叫闻确，官至参将，家中豪富，有一个女儿十七岁，名叫蜚娥，生得美如天仙，自小习武，骑马射箭，样样皆通，赛过男人。当时的社会重文轻武，武官遭人歧视。蜚娥姑娘自忖，家里得有个读书的男子，同那斯文的士大夫交友，才不会被人欺负，可是弟弟年幼，要等他长大还早，看来只得靠自己了。因此，她便女扮男装，也上学堂念书，改了名字叫闻俊卿。在读了几年书后，中了秀才，县中府里听说，都来闻参将家贺喜，参将也因武官人家考个秀才很不容易，因此也就将错就错，开宴大大庆祝了一场，并没说出俊卿就是蜚娥，是个女孩。从此，俊卿也就帮父亲在官衙里走动，日子久了，家中人也忘了她是个女孩子，大小事都要问她拿主意。

俊卿有两个同窗好友，一叫魏撰之，一个叫杜子中，全是英俊少年，学问超人，俊卿和杜子中都十七岁，魏撰之比他俩大两岁，三个人如同亲兄弟一般。杜魏二人不知道俊卿是个女孩子，但俊卿却早有意在他俩中间选一个作丈夫。她将他俩对比，觉得杜子中和自己的年龄相同，模样也更标致些，仿乎较合心意些，但又觉得魏撰之也不赖，想来想去，一时也决定不下选谁好。

一日，俊卿返回到家，换上了女装，登上小楼，只见一只乌鸦从窗前飞过，落到了百步外一棵大树上，对着窗户哇哇地叫个不停。俊卿认出那棵大树是学堂书斋前的，心想：“这个不吉利的家伙叫得直讨厌，得让它吃我一箭。”她下了楼，跑

到书房中拿来弓箭，再跑上楼来，那乌鸦还在那大叫。这时，一个念头猛跳进了她的脑子里：“嗯，我要用这乌鸦，来决定一件我的大事。”

她弯弓搭箭，轻轻说了声“千万不要误我”，只听飐的一声，那乌鸦早被射中落地。俊卿也急忙着跑下楼，换上男装，直奔到学堂去了。

再说，杜子中这日正在书斋之前散步，听到那只乌鸦哇哇直叫，心中正烦，忽听，“噗”的一声，乌鸦落地上，一支利箭已射穿了它的头。杜子中急忙拔下箭来，说：“真神，恰恰射中了头。”又见箭杆上刻有两行小字“箭不虚发，每发必中”，不由得大笑起来说：“哪个人如此夸口？”

魏撰之也同在书斋里，听到后也跑出来：“拿过来我看看。”就从杜子中手里将箭接了过去。此时正好杜子中家里有人来叫他，他也就丢下箭回家了。撰之仔细观看那箭，见八个字下边还另有“蜚娥记”三个小字，心想，这可是个女人的名字，难道女子中也有如此的神射手？

正在沉思，俊卿过来了。她见魏撰之拿起这支箭，忙问：“这箭可是你拾到的吗？你在想什么？”撰之说：“正是我拾的，你看，这上面还有‘蜚娥记’三个字，蜚娥肯定是个女人，所以我在想，难道这射箭的是个女的不成？”

“蜚娥是我姐姐，”俊卿讲起了假话，“她长得和我差不多，但还没婆家呢。”

魏撰之一听，眼睛马上发亮：“是真的吗？那肯定很美。兄弟，你能同你父母说说，将你姐姐许配给我吗？”见俊卿笑着点点头。魏撰之十分高兴地说：“俊卿愿去说，这事十有八九成希望了。想不到我的运气就在这支箭上。”就将这支箭藏到袖子中，另外拿出一件玉雕递给俊卿，说：“这叫玉闹妆，

是我的传家之宝，你将它交给你姐，权当个信物吧。”俊卿接过来，就随身挂在了腰上。

这一日，魏撰之也读不进去书，只是呆呆的出神。一会儿杜子中回来，他也没敢再提这事，因为箭是子中先捡到的，他怕子中知道之后会同自己争夺那位美丽的小姐。

俊卿回到家中，也有心思重重。原来，她在射乌鸦前就想好了，两人中不管是谁拾到箭，她就嫁给谁，省得没日没夜地烦恼。但等见到魏撰之拿着箭，俊卿就认定这是老天的主意，再没话要多讲了，于是也就答应把“姐姐”许配撰之。俊卿没想到箭其实是杜子中先捡到的，心里尽管舍不得他，也只好暗自叹口气，默念道：“一马跨不得双鞍，我只能听从天定的良缘，有机会再帮子中选个对象吧。”

第二天，闻俊卿对撰之说：“我对父亲与姐姐说了，他们全都同意，你送的那个玉闹妆也送给我姐姐了。我父亲的意思是等秋试之后，你考中了举人，再说婚事。”魏撰之欢喜地说：“真的？你家可不能反悔。”俊卿忙说：“有我在，哪会呢！”

秋试时间很快到了，杜、魏二人要接俊卿一块去，参将对俊卿说：“女孩子家考个秀才玩玩也就够了，假若中了举人，让上边知道，可不得了啦。你这次千万不能去。”于是，俊卿就对他俩推说有病不去考试。

杜、魏二人全中了举人，俊卿知道后十分高兴，准备等撰之到家之后，将他求亲的事告诉给父亲。不料这时家里出了大事：闻参将的上司因为参将不同流合污，就诬陷他贪污公款，妄报功劳，把闻参将抓进了监狱。

闻俊卿心中十分难过，就去成都替父亲申冤投诉，并邀杜、魏两个新举人同见成都太守。太守说这可是上级的指示，他不敢做人情，三个人也没有其他办法。魏撰之想，闻家出了这种

事，求婚的事只好先不提了，且等到北京会试后再说吧。魏、杜二人临行前对俊卿讲：“我们三人都是知心的同学好友，你家遭此大难，我们现在匆忙进京，真有些不忍心。我俩假若能考中，一定会尽力相助，替参将大人来申冤。”杜子中又说：“这里官官相护，做好圈套来陷害人，你只在成都奔走，我看未必有用，倒不如到北京托人告状。”三个人商量好一阵子，洒泪而别。

他两个走之后，俊卿凑了些银子，分别送给官府上上下下的人，那些贪官得到了好处，就将案子搁下了。闻参将在牢里同女儿商量说：“他们现在并不急着审理，我们正好趁机到上边去申诉。我已写好了申诉状，只愁没有能干的人去。”俊卿说：“我去就可以。子中和撰之临行时也让我进京去告，他俩如有一个考中，就更加方便了。”

“万里路途，我怕你一个女孩家十分不方便。”

“我一向都是男子打扮，且还会射箭防身，再带上家丁闻龙夫妻俩同去，他俩同样也会骑马射箭，我再将闻龙的妻子打扮成男的，就更另万无一失了。”

参将听她讲得有理，就同意女儿去了。俊卿正准备进京，听到街上送喜报的叫唤说，子中和撰之全考中了进士。俊卿更加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地与闻龙夫妻上路了。

走到成都，天已晚了，闻龙去寻了一家干净的旅店住下。闻龙妻子则要了几个小菜，让俊卿对着窗子来喝酒解乏。真是“无巧不成书”，隔壁的一个窗口同这窗口正好相对，两边只隔一个小天井。

俊卿正喝着，突见那边窗口有一姑娘对着他目不转睛地看。俊卿抬头看她时，那姑娘马上就闪了进去。但又遮遮掩掩的，只是不走开，俊卿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极其美貌的妙龄少女。

俊卿想：“总是看我干啥？我同你一样，也是个女孩子。”正在私自暗笑，只见门外一个老妈子提着一个包走了进来，对俊卿说：“隔壁的景家小姐见相公一人喝酒，特意送来这果子来。”俊卿打开一看，是黄柑与紫梨，各十来个，就说：“小生偶尔到此，与姑娘非亲非故，怎么敢接受如此美意？”老妈说：“姑娘说，这里去去来来的千万人，没有一个如你这样英俊标致的，肯定是贵家出身的公子。一打听，原来你是参将府中小官人。姑娘又说，这小店一定没啥好吃的，就叫我送这果子来给您将就用些。”

俊卿问：“那小娘子是何人家，就住在这隔壁？”“她父亲也是个做官的，后来夫妇俩全死了，她就住在外公家。她家中有万贯家产，她外公也是这里的财主，这城中的客店，大多都是他家的。因为这里清静，姑娘就住在这里。姑娘找婆家的事，她外公也不愿作主张，怕落个抱怨，就让她自己选中意的。这姑娘也十分古怪，见了那么多人，全不中意，可刚见到你，心中就十分乐意了。”

俊卿微笑着说：“小生哪有如此福气。”老妈子说：“好说，好说，我马上去说。”一转身就走了，俊卿也不由得笑了，自言自语说：“但这小娘子看上了我，岂不是枉费她心思。”第二天一大早，老妈子又来了，并送来四个剥净的熟鸡蛋和一壶茶，送到俊卿面前，说：“请你用点心吧。这是姑娘昨晚吩咐的。”俊卿看她缠得紧，但又不能说自己也是个姑娘，就对老妈子讲：“多谢景小姐的美意。不是小生无情，但我已有妻子了，也不敢痴心妄想，请你去告诉小姐，这段姻缘放在来世吧。”老妈子说：“既然如此，我就去告诉她，免得让她想坏了。”

俊卿正准备动身启程，那老妈子马上笑嘻嘻地过来说：“你

这样小小年纪，倒会说谎。小姐让我问了你的两位仆人，你还没订婚。景小姐也满心欢喜，并对她外公说了，一会儿员外就过来说亲。花一般的姑娘到了你身边，为啥推着不要？”俊卿急了，忙让闻龙快跟店里结帐。三个人收拾好行李刚要出门，店家进来说：“员外前来拜闻相公。”

只见一七十多岁的老人，满面红光地进屋来，看见闻俊卿，就异常高兴地问：“这位小相公一定就是闻相公吧？”老妈子也一同跟了进来，说：“正是这位。”老员外将提亲的话说了，俊卿说：“一是因为景小姐出身高贵，我高攀不起；二来我正要进京替父亲申冤，所以这事需择日再定。”老员外说：“为何不先定下亲，待你到京办完了事，再回来迎娶？”

俊卿心生一计：我同魏撰之已经说定了，这天赐良缘，倒不如转送给杜子中，也算我对他尽了一份友情。主意已定，她就对员外讲：“既然老人家同小姐对小生如此厚爱，我哪敢不从命。在这里有件玉闹妆，就作为聘礼吧。等小生从北京回来，一定来上门迎娶。”说罢，从腰带上取下那玉闹妆送给员外，员外接过，就欢天喜地地去了。

俊卿一路风餐露宿，来到京城，上闻龙去打听子中和撰之两位新进士的居所，结果只找到了杜子中的寓所，而魏撰之却已经请假回家去了。

杜子中说俊卿也来了，心中十分高兴，忙让奴仆把他们接到住处。俊卿说：“小弟正是专为父亲的事来了。我听说你们俩都考中了，特前来拜托帮忙，谁知撰之回去了，幸亏你还在。”

两个人商量了好一阵子怎样替闻参将辨冤，又讲起撰之回家的事，子中说：“我问他有何急事，他也不肯说，你知道他回去是干吗？”俊卿也明知道撰之是为婚姻之事而回去的，但

对子中却只能说自己不知道。

杜子中让仆人备酒，为俊卿接风，又命打扫俊卿的卧室，好让自己在晚上同俊卿对床说话。俊卿听了，胸口猛地突突直跳。暗想，平时与他同学，也只不过在白天相会，如今却要在一屋里睡，要露出马脚怎么办？但要推却又没理由，看来只得自己谨慎些，但愿能遮掩过去。

然而，世上的事可真是假难真，是真难假。当晚，两人对床讲了一夜的话，杜子中还是看出了俊卿的破绽，觉得这个“男同学”实在有点不对头。也巧，第二天俊卿关门，忘了锁上在桌上的小匣子，子中打开一看，里边有一张祈拜神灵的草稿，写着：

成都绵竹闻氏女，焚香恳求天神保佑：愿父闻确早日洗清冤屈，小女子能安稳还乡，竹箭闹妆之约，各得如意。敬拜。”

子中看了，心中恍然大悟，拍手说：“这下可是真相大白了！我是白做了个男人，让她瞒了这许久。今天也不怕她飞上天去。不过，后面两句有些不明白，难道她许了人家？”正激动不已。俊卿回来了。子中将她拉到屋里，看着她只是笑。俊卿将自己上下左右看了一遍，大惑不解地问：“你笑什么？”子中说：“我笑你可瞒得我好。”就从袖中摸出匣中的那张纸，说：“这可是你写的吧？”俊卿马上羞红了脸，坐下来低头不语。子中凑过去坐在她的身旁，笑着说：“你不是男的，我俩岂不是天生的一对？这可真是老天爷做主的大好事。”

俊卿避开他说：“既然被你看破了，我也就不再抵赖了。只是有一件，我已属于撰之了……”于是，将射箭许愿的事讲了一遍。子中听完，大笑了起来：“若这样说，你本应该属于我的。那天我在书斋前，是我先拾到的那支箭的箭杆上有两行字，我正在观看，撰之就接了过去。当时家中正好有人来叫我，

我就把箭给了他。不信以后问问他，他也不能不承认。”俊卿问他记得箭杆上的字没有，子中大声说：“我当然记得，是‘箭不虚发，每发必中！’”

俊卿见他讲得一字没错，心也软了，说：“果然如此的话，你我也真算是天定的姻缘了。只是让撰之空想了多时，以后见到，真不好意思。”子中说：“这可是终身大事，该怎样就是怎样，怎可以因为‘不好意思’就随意变了呢？况且你也原该是我的。”

俊卿再也无话可讲，只好含羞地对子中说：“其实我也更喜欢你一些，如今把终身托付给你，也算得上心满意足了。只是哄了魏撰之，该如何回答他？”说到这里，她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将手往床上一拍，非常高兴地说：“有办法了！”杜子中吓了一跳，问她有何办法，闻小姐就把在成都客店遇到景小姐的事对他说了一遍，又说：“我差点儿将这好事忘了。我当时就想，我同撰之有竹箭之约，害怕冷淡了你，那小姐才貌双全，也是配得上你，就留下了那边的姻缘。现在可以把景小姐说给魏撰之，真是两全齐美！何况我当时只给撰之讲是我姐姐，他也不知道我是个姑娘，这也不算骗他了。”子中说：“这个主意真妙。魏撰之要是得到景小姐这样的姑娘，他肯定会心满意足的。”

俊卿又同子中商量她父亲的事，子中说：“我如今打算找个熟人，他有权调动官员，只要让他将参将大人的那个对头调到广西去，我趁机再去讨了他的官职，就可以回成都将案子了结掉了。”闻小姐听了高兴得跳起来。

子中将事情办妥，换上一身全新的官服，同闻小姐一路平安回到成都，此时闻参将对头已经调走，子中一上任，就将闻参将释放回家。俊卿将子中为参将奔走的事对父亲说了，参

将感激不尽，说：“如此的大恩，该如何报答他呢？”闻小姐又将被子中看出自己是个姑娘，两人先前已订了婚约的事讲出来，参将也欢喜地说：“这正是郎才女貌，配得很不错。你就快改了女装，我送你过门去吧。”

俊卿说：“让我见了撰之后再改。”参将说：“我还想对你说，撰之从北京回来，不知为何，只管叫人来打听，说你有一个姐姐，他想求婚。我一问，他才说是你许他的。我不知是怎么回事，也不好回答他。”正说着，撰之真的来了。两个人高兴地见了面，撰之询问俊卿：“老弟，你姐姐怎么样了？我是专门为了这件事请假赶来的。”俊卿说：“你放心，包管你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好夫人。你去问问子中就知晓了。”

撰之心中疑惑，去问子中，子中将俊卿射箭许愿，他在京中认出俊卿是女的并已结为夫妻，以及俊卿在成都见到景小姐，并已预定下婚姻，前前后后仔细说了一遍，又对撰之说：“景小姐才貌非凡，与你真是大好姻缘。”撰之说：“怪不得俊卿说她自己不讲，原来这里边有许多道道。”

过了几天，杜子中就带着闻小姐到成都去拜见景小姐的外公，好替魏撰之说亲。

那员外一听有新进士来拜，也不知啥事，大吃了一惊，慌忙迎进到家里。子中说：“学生从此经过，听说您有外孙女景小姐才貌超众，我有一位朋友，也为新科进士，要来向员外求婚，所以特意来拜访。”员外说：“我的外孙女如今已许配给闻相公，两方都情愿，并已留下信物。”子中说：“闻相公正是我的朋友，但他说不能娶你外孙女了。”

员外去给景小姐说，景小姐自然不高兴，说：“就算是闻相公真的负心，我也要见他一面，还了他的玉闹妆再说。”子中听了员外的传说，说：“我不瞒老先生说，那玉闹妆正是我

的那朋友魏撰之的，闻相公因为已订了婚，才替撰之订下景小姐的。”于是便让俊卿去看景小姐。

景小姐出来相迎，闻小姐笑着对景姑娘讲：“你还认识闻相公？”

景小姐见模样十分像，还以为她是闻相公的姐妹呢，笑问道：“小姐与闻相公的什么人？”俊卿说：“小姐眼睛难道如此差？你再仔细瞧瞧，你闻相公就是我。”景小姐大吃了一惊，仔细一认，又果然一毫不差，就连那老妈子也在旁边拍着手说：“是呀！是呀！我刚才正说这模样熟得很，谁知就是前日的相公。”景小姐惊诧地问：“那你前日为什么女扮男装？”俊卿说：“老父有难，我要去进京辩冤，男装便于上路。”

景小姐问替谁说亲，闻小姐说：“是我的一位好同学。他同我丈夫的相貌、年龄都差不多，也是新科进士，叫魏撰之，同小姐真是天生的一对。小姐若跟了他，也就做夫人了。”景小姐听她如此介绍，自是乐意，把这话又告诉了外公。员外也十分乐意，设宴谢了媒人，约定先让魏撰之送彩礼，同意自选个吉日迎娶回家。

几日过后，魏撰之与景小姐、杜子中与闻小姐同日举行了婚礼。从此之后，两对夫妇更加亲密无间，每年往来不断，胜似了骨肉至亲。